

读客经典文库



023

罗生门

らしょうもん

[日]芥川龙之介 著

(1892—1927)

鲁迅 文洁若 文学朴 译

在人类文学史上

日本近代文学大师

芥川龙之介

擅长以精悍的短篇小说解剖人性

使日本文学走向了一个新高峰

日本纯文学至高奖项芥川奖

以他的名字命名

读客经典文库

100个书单丰富你的灵魂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らしょうもん

あくたがわりゅうのすけ



那老嫗，將松明插在樓板的縫中，向先前看定的死屍伸下手去，正如母猴給猴兒捉蟲一般，一根一根地便拔那長頭髮。

——《羅生門》

平安京鸟瞰图

平安京作为日本平安时代的首都，位于现在的京都。其规划以中国唐代的都城长安为蓝本，轴局方正。罗生门（也称罗城门）便位于平安京的中轴线——朱雀大路的东南端。



目錄

譯序

鼻子

羅生門

竹林中

地獄變[1]

父

猴子

菸草與魔鬼(%%/%)

文潔若 譯

大石內藏助的一天[1]

戲作三昧[1]

毛利先生

橘子

龍

蔥

阿律和孩子們

河童[1]

某傻子的一生

點鬼簿

人生

芥川龍之介別冊

譯序

文潔若

短篇小說巨擘芥川龍之介是日本大正時代的一位重要作家，是新思潮派的柱石。這個流派表現了20世紀初日本小資產階級不滿現實而又苦於無出路的心情，在藝術上則突破了長時期作為日本文壇主流的自然主義文學，正視社會現實，既有浪漫主義色彩，又有現實主義傾向。

芥川龍之介的創作生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背景下開始的。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工人運動、社會主義運動和反戰運動蓬勃發展。1923年反動當局利用關東大地震之機對廣大革命群眾及進步組織進行血腥鎮壓，日本國內的階級矛盾日趨尖銳。1927年發生了金融危機，中小企業紛紛倒閉。現實社會的這種緊張沉悶的氣氛使芥川感到窒息，資本主義社會的醜惡現實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他的作品中。魯迅先生指出：「芥川龍之介的作品所用的主題最多的是希望已達之後的不安，或者正不安時的心情。」

芥川龍之介，號柳川隆之介、澄江堂主人、壽陵餘子。能賦俳句，俳號我鬼。他於1892年3月1日出生在東京，因為恰好趕上辰年辰月辰日辰時，故名龍之介。原姓新原，父親經營牛奶業。生後九個月，因母親精神失常，被過繼給住在本所的舅父做養子，改姓芥川。芥川家世代代都有人在將軍府任文職，明治維新後，養父在東京府做土木科長，他雖然有自己的房屋，退休後僅僅靠養老金餬口，生活並不寬裕。芥川在《大導寺信輔的前半生》中寫道：「他們的貧困並不是住在連簷房裡的下層階級的那種貧困，而是為了保持體面不得不忍受更多的痛苦的中下層的貧困。」養父母對詩書琴畫無所不通，家

庭裡有著濃厚的傳統文化藝術氣氛。本所區又是文人墨客薈萃之地，保留著使芥川神往的江戶情趣。芥川在這樣的家庭和社會環境影響下，自幼受到中日古典文學(包括《西遊記》《水滸》和瀧澤馬琴、式亭三馬、十返舍一九等江戶時代作家的小說)的薰陶。他生性異常聰慧敏感，體質雖纖弱，但學習成績總名列前茅。上中學後廣泛涉獵歐美文學，喜讀易卜生、法朗士、波德萊爾、斯特林堡等人的作品，深受19世紀末文學的影響。他曾引用法朗士的話說：「我不是通過與人接觸，而是通過與書接觸才瞭解人生的。」明治時代的作家中，他最喜歡幸田露伴、泉鏡花、樋口一葉和德富蘆花。

十八歲時，芥川作為優等生免試進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文科，1913年入東京大學英文系。讀書期間，成為第三次和第四次復刊的《新思潮》雜誌的同人。1915年發表《羅生門》，但當時並未引起文壇重視。大學畢業之前，在第四次復刊的《新思潮》上發表《鼻子》(1916年2月)，備受夏目漱石的讚賞，《芋粥》(同年9月)和《手絹》(同年10月)接連問世，從而奠定了他作為新進作家的地位。大學畢業後，在鎌倉海軍機關學校教過三年書。1919年3月入大阪每日新聞社，1921年以該社海外特派員身份到中國十餘個城市遊覽，回國後寫了《上海遊記》(1921)、《江南遊記》(1922)等。

芥川龍之介是新思潮派的代表作家。新思潮派是從日本大正中期到昭和初年，繼白樺派之後興起的一個文學流派，又稱新現實主義或新技巧派，通常指第三次(1914)和第四次(1916)復刊的《新思潮》雜誌的同人。代表作家有芥川龍之介、菊池寬、久米正雄和山本有三等。他們大多是東京大學的學生，深受夏目漱石和森鷗外的影響，並得到武者小路實篤的啟發。當這一派作家躋身文壇時，日本自然主義文學已經衰落，取而代之的是白樺派文學。

白樺派作家所主張的理想主義、作品中所表現的人道主義以及他們所追求的個性的自由發展等，有的脫離了當時的社會現實。新思潮派的作家們儘管沒有什麼鮮明的文學主張，不像過去的自然主義、浪漫主義那樣具有明確的文學理論和見解，但在創作上卻顯示出共同的傾向：既反對自然主義那種純客觀的描寫方法，又懷疑白樺派文學的理想主義；認為文學作品可以虛構，強調題材的多樣性，並且十分講究寫作技巧，注重藝術形式的完美。然而，這派作家的創作又不同於永井荷風、谷崎潤一郎所提倡的新浪漫派，乃至唯美派或頹廢派文學。他們認真地審視人生，把握現實，在反映現精深洗練，意趣盎然。

芥川龍之介早期的作品以歷史小說為主，多是借古喻今，以嘲諷的筆觸鍼砭時弊。它們可分為五類：

取材於封建王朝的人和事，其中《羅生門》和《鼻子》是通過大約成書於12世紀上半葉的佛教故事集《今昔物語集》改編的，揭露利己主義在社會上的風行。芥川很重視細節的真實，字字句句苦心孤詣，一絲不苟。例如，為了寫羅生門上的屍體，他曾專程到醫科大學的解剖室去取經。

那些屍體的拇指上都掛著穿了鐵絲的牌子，上面記著姓名、年齡等。他的朋友彎著腰，靈活地運用解剖刀，開始剝一具屍體臉上的皮。皮下佈滿了美麗的黃色脂肪。

他望著那具屍體。為了完成一個短篇——以王朝時代為背景的一個短篇^[1]，他非這麼做不可。可是，像腐爛了的杏子一樣的屍臭是難聞的。

（《某傻子的一生》九《屍體》）

《地獄變》寫一個藝術至上主義者為了追求藝術上的成就而獻出生命，並指出暴君把人間變成了地獄。

取材於近世傳入日本的天主教，如《菸草和魔鬼》(1916)、《信徒之死》(1918)、《眾神的微笑》(1922)等。

描述江戶時代的社會現象。如《戲作三昧》《大石內藏助的一天》(均1917)等。在《戲作三昧》中，作者借主人公瀧澤馬琴的內心活動，闡發了超然於庸俗醜惡的現實生活之外的處世哲學。

描繪明治維新後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社會的小說，如《手絹》《舞會》(1920)等。《手絹》辛辣地諷刺了日本明治時期的思想家新渡戶稻造對武士道的鼓吹。

取材於中國古代傳說的作品，如《女體》《黃梁夢》《英雄器》(均1917)、《杜子春》《秋山圖》(均1920)等。

十月革命後，無產階級文學開始萌芽。芥川也在時代的影響下，著重寫反映現實的作品，題材頗為廣泛，其中比較典型的是：以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頹唐消沉為對照，歌頌一個農村姑娘淳樸善良的《橘子》(1919)，表現現代男女青年苦悶的《秋》(1920)，刻畫少年心理的《手推車》(1921)，描寫農村中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一塊地》(1923)，嘲諷乃木希典的《將軍》(1920)以及批判軍國主義思想、對下層士兵寄予同情的《猴子》(1916)和《三個窗》(1927)等。

芥川晚期的作品，反映了他對貧富懸殊的社會現實的幻滅感。1927年初，發表《玄鶴山房》，通過老畫家之死，揭露家庭內部的糾葛，反映了人生的慘狀和人們的絕望心情，暗示了舊事物的衰亡和新時代的來臨。寫這篇作品的時候，芥川已萌生自殺的念頭，而後的作品《海市蜃樓》等充滿了陰鬱氣氛。遺作《齒輪》和《某傻子的一

生》(均1927)描寫作者生前的思想狀態。評論集《侏儒的話》(1923—1927)闡述了他對藝術和人生的看法。

《竹林中》(1921)堪稱芥川歷史小說的代表作，結構謹嚴，技巧純熟，手法新穎，寓意深刻，發表後獲得好評，已在日本被搬上銀幕。樵夫在竹林中發現了武士的屍體。武士那個年輕貌美的妻子以及凌辱她的強盜都分別供認自己是凶手。死者的亡靈則借巫婆之口，說自己是憤而自殺的。樵夫、雲遊僧、捕役和武士的岳母各站在不同的立場上為案情提供線索。每個人講得都能自圓其說，但把七份供詞對照一下，便發現此案撲朔迷離，讓人摸不著頭腦。作者要寫的顯然不是什麼情殺案，作品也不著重於通過曲折情節發現元凶。芥川在此作中想表達的是這樣一個觀點：客觀真理是不容易搞清的。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信口雌黃，顛倒黑白，捏造事實。三個主要人物，只要有一個說的是真話，其他兩個便是在扯謊。作者故意留下伏筆，發人深思。

芥川的反映現實的作品中，《阿律和孩子們》(1920)寫得比較成功。作者圍繞著患十二指腸潰瘍、命在旦夕的阿律，細緻入微地刻畫了人員雖簡單，關係卻很複雜的一家五口人的心理活動。阿律的丈夫賢造是一家小針織廠的老闆，他和前妻生有一女，叫阿絹，嫁給了綢緞莊的少東家。阿律和前夫生的大兒子叫慎太郎，賢造和阿律又生了個叫洋一的小兒子。這二男一女，根據每人在家庭中所處地位的不同，對賢造和阿律的感情有著微妙的差別。甚至對嬸嬸(前妻的本家)、數名店員、靦腆俏麗的女用人，以及為同行的誤診打圓場的醫生，作者也都用極凝練的筆墨描繪得十分逼真。日本人把寫幾代人歷史的長篇鉅著稱作「大河小說」。這種作品讀了有時令人不免感到水分太多。芥川則將可以寫成一部長篇的題材壓縮成精緻的短篇，文無虛筆。作者通過洋一的耳聞、阿絹的寥寥數語就勾勒出了這個正在受著經濟蕭條威脅的中等商人家庭。

《河童》(1927)是芥川膾炙人口的晚期代表作。半個多世紀來，日本文藝界每年都在他的忌辰(7月24日)舉行「河童祭」的紀念活動，藉以悼念這位為日本近代文學留下許多珍品的天才(或者照日本人的說法——鬼才)作家。

《河童》是一部寓言體小說，作者通過一個精神病患者口述他在河童國的見聞，抒發他對社會、對人生的觀察和看法。發表後不久，作者就自殺了。作者描寫的當然是個虛構的世界，色調頗晦暗，反映了作者當時的精神狀態。芥川借河童國來諷刺現實社會的各個方面，從政治、經濟、法律、文藝、哲學、宗教以至風俗習慣。例如在小說的第八段描述河童國有個奇怪的法律，叫作「職工屠宰法」，凡是被解僱的職工，統統殺掉，河童肉則作為副食品出售。當主人公表示驚訝時，河童資本家嘲笑說：「在你們國家裡，工人階級的閨女不是也在當妓女嗎？吃河童職工的肉使你感到憤慨，這是感傷主義。」芥川在這裡犀利尖銳地抨擊了人吃人的資本主義制度。作品對於資本家發戰爭財，士兵受虐待，當權者對文化藝術橫加壓制等，也予以揭露和批判。因此，這部小說可以說是芥川對社會的總批判。作品對人生進行哲理的探討，諧謔中寓有辛辣的諷刺。

20世紀20年代末期，日本社會的階級鬥爭更加尖銳。芥川是個「神經脆弱到連門前有人咳嗽都會大吃一驚」^[2]的人，動盪的局面使他深感不安。他越是接觸社會，越憎恨現實生活中的醜惡現象。他雖對現實不滿，卻又不肯放棄既有的生活方式。他曾這樣自我反省過：「你為什麼要攻擊現代的社會制度？」「因為我看到了資本主義的罪惡。」(《某傻子的一生》)然而另一方面他又害怕流血的革命。他寫道：「總之，我認為要是能像現在的英國那樣一點不流血就進入社會主義，那可太好了。」^[3]他對階級是有些朦朧認識的，他寫道：「從各方面來說，我們大家都生活在激盪的過渡時代，從而矛盾重

重。……我們不可能超越時代，而且也不可能超越階級。……我們的靈魂上都打著階級的烙印。……」(《文藝的，過於文藝的》，1927)

芥川這樣描述自己道：「……我在氣質上是一個浪漫主義者，在人生觀上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在政治上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他·其二》，1926)他關懷尚處在萌芽狀態中的無產階級文學，在藝術上對它要求很高。他寫道：「我對無產階級文藝也滿懷期待……昨天的無產階級文藝認為社會覺悟是作家的唯一必要條件。……批評家們對資產階級作家說：‘你們必須有社會覺悟。’我不反對這一點。但是我想對無產階級作家說：‘你們必須有詩的境界。’」(《文藝雜談》，1926)

他依稀看到未來是屬於無產階級的，他說：「貴族不是已經讓位於資產階級了嗎？資產階級也遲早要讓位於無產階級。」(《文藝的，過於文藝的》)他甚至承認：「社會主義不是是非曲直的問題，而是個很簡單的必然問題。」(《澄江堂雜記》，1918—1924)然而他又堅持自己的悲觀論點：「我相信，在任何社會組織下，我們人類的痛苦也是難以解救的。」(《文藝的，過於文藝的》)

芥川在這種矛盾心情和「對未來的模模糊糊的不安」(《給一箇舊友的手記》，1927)中，在年僅三十五歲時人為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此事在日本知識界引起巨大的震動，作家們更是紛紛撰文對這位為藝術嘔心瀝血的「典型的浪漫主義者和藝術至上主義者」^[4]的死表示惋惜。日本評論家中村真一郎認為：「芥川龍之介作品的主要特徵就在於反映人們錯綜複雜的思想意識。當我們閱讀他的全部作品或是他的一部自選小說集時，展現在我們眼前的是接近於西歐20世紀的作家^[5]所刻畫的複雜的內心世界。……讀者一篇篇地讀他的作品的時候，會產生這樣的感想：人們是用不同的眼光看待社會的，人們對待社會的心理狀態是各種各樣的。這無疑就是芥川的作品吸引當代讀者

的最大魅力所在。」^[6] 他還寫道：「芥川龍之介復活了自然主義時期以來日本近代小說所失去的浪漫主義，而且大大發展了日本近代小說的傳統。他成功地完成了這一任務。……他有意識地創造了文體——不是司空見慣的文體，而是消除了庸俗氣味的藝術文體。在文學史上，這是極其重要的一件事。……在當前的現實中，我抱著很大的共鳴來回顧扭轉日本文學方向的芥川十年的業績。」^[7]

為了紀念芥川，日本文藝春秋社於1935年設立了「芥川文學獎」，每年頒發兩次。七十五年來，許多日本作家都是在獲得這個最高文學獎後成名於文壇的。芥川在世期間就已經受到國際上的重視。早在1923年，魯迅先生就翻譯了他的《羅生門》和《鼻子》。他的另外一些短篇小說也相繼介紹到我國來，還出版過幾種小說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的作品被譯成英、法、德、俄、西、意以及世界語等多種文字。本集選收了芥川在不同時期的十八篇作品，足以顯示這位「鬼才」作家妙趣橫生的風采。

[1] 估計這個短篇指《羅生門》。見吉田精一的芥川龍之介解說。[《芥川龍之介全集》第二卷第982頁，春陽堂1967年4月版]——譯者注(若無特殊說明，本書註釋均為譯註)

[2] 進藤純孝：《芥川龍之介傳記》，第613頁，六興出版社1978年版。

[3] 森本修：《芥川龍之介》，近代文學資料(五)，第58頁，櫻楓社1974年版。這裡的「社會主義」是指英國的費邊主義，即改良主義。

[4] 小宮豐隆：《芥川龍之介的死》，《中央公論》1929年4月號。

[5] 此處指愛爾蘭的喬伊斯(1882—1941)及法國的普魯斯特(1871—1922)等小說家。

[6] 《芥川龍之介的魅力》，《芥川龍之介介紹》第50頁，巖波書店1955年版。

[7] 《芥川龍之介入門》，《芥川龍之介集》第481頁，講談社1960年版。

鼻子

魯迅譯

一說起禪智內供的鼻子，池尾地方是沒一個不知道的。長有五六寸，從上脣的上面直拖到下頰的下面去。形狀是從頂到底，一樣的粗細。簡捷說，便是一條細長的香腸似的東西，在臉中央拖著罷了。

五十多歲的內供是從還做沙彌的往昔以來，一直到升了內道場供奉的現在為止，心底裡始終苦著這鼻子。這也不單因為自己是應該一心渴仰著將來的淨土的和尚，於鼻子的煩惱，不很相宜；其實倒在不願意有人知道他介意於鼻子的事。內供在平時的談話裡，也最怕說出鼻子這一句話來。

內供之所以煩膩那鼻子的理由，大概有二：其一，因為鼻子之長，在實際上很不便。第一是吃飯時候，獨自不能吃。倘若獨自吃時，鼻子便達到碗裡的飯上面去了。於是內供叫一個弟子坐在正對面，當吃飯時，使他用一條廣一寸長二尺的木板，掀起鼻子來。但是這樣的吃飯法，在能掀的弟子和所掀的內供，都不是容易的事。有一回，替代這弟子的中童子打了一個噴嚏，因而手一抖，那鼻子便落到粥裡去了的故事，那時是連京都都傳遍的。——然而這事，卻還不是內供之所以以鼻子為苦的重大的理由。內供之所以為苦者，其實卻在乎因這鼻子而傷了自尊心這一點。

池尾的百姓們，替有著這樣鼻子的內供設想，說內供幸而是出家人；因為都以為這樣的鼻子，是沒有女人肯嫁的。其中甚而至於還有這樣的批評，說是正因為這樣的鼻子，所以才來做和尚。然而內供自己，卻並不覺得做了和尚，便減了幾分鼻子的煩惱去。內供的自尊

心，較之為娶妻這類結果的事實所左右的東西，微妙得多多了。因此內供在積極的和消極的兩方面，要將這自尊心的毀損恢復過來。

第一，內供所苦心經營的，是想將這長鼻子使人看得比實際較短的方法。每當沒有人的時候，對了鏡，用各種的角度照著臉，熱心地揣摩。不知怎麼一來，覺得單變換了臉的位置，是沒有把握的了，於是常常用手託了頰，或者用指押了頤，堅忍不拔地看鏡。但看見鼻子較短到自己滿意的程度的事，是從來沒有的。內供際此，便將鏡收在箱子裡，嘆一口氣，勉勉強強地又向那先前的經几上啣《觀世音經》去。

而且內供又始終留心著別人的鼻子。池尾的寺，本來是常有僧供和講論的伽藍。寺裡面，僧坊建到沒有空隙，浴室裡是寺僧每日燒著水的，所以在此出入的僧俗之類也很多。內供便堅忍地物色著這類人們的臉，因為想發現一個和自己一樣的鼻子，來安安自己的心。所以烏的絹衣，白的單衫，都不進內供的眼裡去；而況橙黃的帽子，壞色的僧衣，更是生平見慣，雖有若無了。內供不看人，只看鼻子——然而竹節鼻雖然還有，卻尋不出內供一樣的鼻子來。愈是尋不出，內供的心便漸漸地愈加不快了。內供和人說話的時候，無意中扯起那拖下的鼻端來一看，立刻不稱年紀地臉紅起來，便正是為這不快所動的緣故。

到最後，內供竟想在內典外典裡尋出一個和自己一樣的鼻子的人物，來寬解幾分自己的心。然而無論什麼經典上，都不說目犍連和舍利弗的鼻子是長的。龍樹和馬鳴，自然也只是鼻子平常的菩薩。內供聽人講些震旦的事情，帶出了蜀漢的劉玄德的長耳來，便想道，假使是鼻子，真不知使我多少膽壯哩。

內供一面既然消極地用了這樣的苦心，別一面也積極地試用些縮短鼻子的方法，在這裡是無須乎特地宣告的了。內供在這一方面幾乎

做盡了可能的事，也喝過老鴉腳爪煎出的湯，鼻子上也擦過老鼠的尿。然而無論怎麼辦，鼻子不依然五六寸長地拖在嘴上麼？

但是有一年的秋天，內供的因事上京的弟子，從一個知己的醫士那裡，得了縮短那長鼻子的方法來了。這醫士，是從震旦渡來的人，那時供養在長樂寺的。

內供仍然照例，裝著對於鼻子毫不介意似的模樣，偏不說便來試用這方法；一面微微露出口風，說每吃一回飯，都要勞弟子費手，實在是於心不安的事。至於心裡，自然是專等那弟子和尚來說服自己，使他試用這方法的。弟子和尚也未必不明白內供的這策略，但內供用這策略的苦衷，卻似乎動了那弟子和尚的同情，駕反感而上之了。那弟子和尚果然適如所期，極口地來勸試用這方法。內供自己也適如所期，終於依了那弟子和尚的熱心的勸告了。

所謂方法者，只是用熱湯浸了鼻子，然後使人用腳來踏這鼻子，非常簡單的。

湯是寺的浴室裡每日都燒著，於是這弟子和尚立刻用一個提桶，從浴室裡汲了連手指都伸不下去的熱水來。但若直接地浸，蒸汽吹著臉，怕要燙壞的。於是又在一個板盤上開一個窟窿，當作桶蓋，鼻子便從這窟窿中浸到水裡去。單是鼻子浸著熱湯，是不覺得燙的。過了片時，弟子和尚說：

「浸夠了罷……」

內供苦笑了，因為以為單聽這話，是誰也想不到說著鼻子的。鼻子被湯蒸熱了，蚤咬似的發癢。

內供一從板盤窟窿裡抽出鼻子來，弟子和尚便將這熱氣蒸騰的鼻子，兩腳用力地踏。內供躺著，鼻子伸在地板上，看那弟子和尚的兩

腳一上一下地動。弟子常常顯出過意不去的臉相，俯視著內供的禿頭，問道：

「痛罷？因為醫士說要用力踏。……但是，痛罷？」

內供搖頭，想表明不痛的意思。然而鼻子是被踏著的，又不能如意地搖。這時抬了眼，看著弟子腳上的皸裂，一面生氣似的說：

「不痛。……」

其實是鼻子正癢，踏了不但不痛，反而舒服的。

踏了片時之後，鼻子上現出小米粒一般的東西來了。簡括說，便是像一匹整烤的拔光了毛的小雞。弟子和尚一瞥見，立時停了腳，自言自語似的說：

「說是用鑷子拔了這個哩。」

內供不平似的鼓起了兩頰，默默地任憑弟子和尚辦。這自然並非不知道弟子和尚的好意，但雖然知道，因為將自己的鼻子當作一件貨色似的辦理，也免不得不高興了。內供裝了一副受著不相信的醫生的手術時候的病人一般的臉，勉勉強強地看弟子和尚從鼻子的毛孔裡，用鑷子鉗出脂肪來。那脂肪的形狀像是鳥毛的根，拔去的有四分長短。

這一完，弟子和尚才吐一口氣，說道：

「再浸一回，就好了。」

內供仍然皺著眉，裝著不平似的臉，依了弟子的話。

待到取出第二回浸過的鼻子來看，誠然，不知什麼時候已經縮短了。這已經和平常的竹節鼻相差不遠了，內供摸著縮短的鼻子，對著弟子拿過來的鏡子，羞澀地怯怯地望著看。

那鼻子——那一直拖到下面的鼻子，現在已經誑話似的萎縮了，只在上脣上面，沒志氣地保著一點殘喘。各處還有通紅的地方，大約只是踏過的痕跡罷了。這樣，再沒有人見笑，是一定的了。——鏡中的內供的臉，看著鏡外的內供的臉，滿足然地眨幾眨眼睛。

然而這一日，還有怕這鼻子仍要伸長起來的不安。所以內供無論唸經的時候，吃飯的時候，只要有閒空，便伸手輕輕地摸那鼻端去。鼻子是規規矩矩地存在上脣上邊，並沒有伸下來的氣色，睡過一夜之後，第二日早晨一開眼，內供便首先去摸自己的鼻子，鼻子也依然是短的。內供於是乎也如從前的費了幾多年，積起抄寫《法華經》的功行來的時候一般，覺得神清氣爽了。

但是過了三日，內供發見了意外的事實了。這就是，偶然因事來訪池尾的寺的侍者，卻顯出比先前更加發笑的臉相，也不很說話，只是灼灼地看著內供的鼻子。而且不止此，先前將內供的鼻子落在粥裡的中童子那些人，若在講堂外遇見內供時，便向下忍著笑，但似乎終於熬不住了，又突然大笑起來。還有進來承教的下法師們，面對面時，雖然恭敬地聽著，但內供一向後看，便屑屑地暗笑，也不止一兩回了。

內供當初，下了一個解釋，是以為只因自己臉改了樣。但單是這解釋，又似乎總不能十分地說明。——不消說，中童子和下法師的發笑的原因，大概總在此。然而和鼻子還長的往昔，那笑樣總有些不同。倘說見慣的長鼻倒不如不見慣的短鼻更可笑，這固然便是如此罷了。然而又似乎還有什麼緣故。

「先前倒還沒有這樣的只是笑……」

內供停了唸著的經文，側著禿頭，時常輕輕地這樣說。可愛的內供當這時候，一定惘然地眺著掛在旁邊的普賢像，記起鼻子還長的三五日以前的事來。「今如零落者，卻憶榮華時」，便沒精打采了。——對於這問題，給以解釋之明，在內供可惜還沒有。

人類的心裡有著互相矛盾的兩樣的感情。他人的不幸，自然是沒有不表同情的。但一到那人設些什麼法子脫了這不幸，於是這邊便不知怎的覺得不滿足起來。誇大一點說，便可以說是其甚者且有願意再看見那人陷在同樣的不幸中的意思。於是在不知不覺間，雖然是消極的，卻對於那人抱了敵意。——內供雖然不明白這理由，而總覺得有些不快者，便因為在池尾的僧俗的態度上，感到了這些旁觀者的利己主義的緣故。

於是乎內供的脾氣逐漸壞起來了。無論對什麼人，第二句便是叱責。到後來，連醫治鼻子的弟子和尚，也背地裡說「內供是要受法慳貪之罪的」了。更使內供生氣的，照例是那惡作劇的中童子。有一天，狗聲沸泛地嗥，內供隨便出去看，只見中童子揮著二尺來長的木板，追著一匹長毛的瘦狗，在那裡跑。而且又並非單是追著跑，卻一面嚷道「不給打鼻子，喂，不給打鼻子」而追著跑的。內供從中童子的手裡搶過木板來，使勁地打他的臉。這木板是先前掀鼻子用的。

內供倒後悔弄短鼻子為多事了。

這是或一夜的事。太陽一落，大約是忽而起風了，塔上的風鐸的聲音，擾人地響。而且很冷了，在老年的內供，便是想睡，也只是睡不去。輾轉地躺在床上時，突然覺得鼻子發癢了。用手去摸，彷彿有點腫，而且這地方，又彷彿發了熱似的。

「硬將他縮短了的，也許出了毛病了。」

內供用了在佛前供養香花一般的恭敬的手勢，按著鼻子，一面低低地這樣說。

第二日的早晨，內供照例地絕早地睜開眼睛看，只見寺裡的銀杏和七葉樹都在夜間落了葉，院子裡是鋪了黃金似的通明。大約塔頂上積了霜了，還在朝日的微光中，九輪已經炫眼地發亮。禪智內供站在開了護屏的簷廊下，深深地吸一口氣。

幾乎要忘卻了的一種感覺，又回到內供這裡，便在這時間。

內供慌忙伸手去按鼻子。觸著手的，不是昨夜的短鼻子了；是從上脣的上面直拖到下脣的下面的、五六寸的先前的長鼻子。內供知道這鼻子在一夜之間又復照舊地長起來了。而這時候，和鼻子縮短時候一樣的神清氣爽的心情，也覺得不知怎麼的重複回來了。

「既這樣，一定再沒有人笑了。」

使長鼻子蕩在破曉的秋風中，內供自己的心裡說。

《鼻子》譯者附記

芥川氏是日本新興文壇中一個出名的作家。田中純評論他說：「在芥川氏的作品上，可以看出他用了性格的全體，支配盡所用的材料的模樣來。這事實，便使我們起了這感覺，就是感得這作品是完成的。」他的作品所用的主題，最多的是希望已達之後的不安，或者正不安時的心情，這篇便可以算得適當的樣本。

不滿於芥川氏的，大約因為這兩點：一是多用舊材料，有時近於故事的翻譯；一是老手的氣息太濃厚，易使讀者不歡欣。這篇也可以算得適當的樣本。

內道場供奉禪智和尚的長鼻子的事，是日本的舊傳說，作者只是給他換上了新裝。篇中的諧味，雖不免有才氣太露的地方，但和中國的所謂滑稽小說比較起來，也就十分雅淡了。我所以先介紹這一篇。

四月三十日譯者識

羅生門

魯迅譯

是一日的傍晚的事。有一個家將，在羅生門下待著雨住。

寬廣的門底下，除了這男子以外，再沒有別的誰。只在朱漆剝落的大的圓柱上，停著一匹的蟋蟀。這羅生門，既然在朱雀大路上，則這男子之外，總還該有兩三個避雨的市女笠和揉烏帽子^[1]的。然而除了這男子，卻再沒有別的誰。

要說這緣故，就因為這二三年來，京都是接連地起了地動、旋風、大火、饑饉等的災變，所以都中便格外地荒涼了。據舊記說，還將佛像和佛具打碎了，那些帶著丹漆、帶著金銀箔的木塊，都堆在路旁當柴賣。都中既是這情形，修理羅生門之類的事，自然再沒有人過問了。於是趁了這荒涼的好機會，狐狸來住，強盜來住；到後來，且至於生出將無主的死屍棄在這門上的習慣來。於是太陽一落，人們便都覺得陰氣，誰也不再在這門的左近走。

反而許多烏鴉，不知從哪裡都聚向這地方。白晝一望，這鴉是不知多少匹地轉著圓圈，繞了最高的鴟吻，啼著飛舞。一到這門上的天空被夕照映得通紅的時候，這便彷彿撒著胡麻似的，尤其看得分明。不消說，這些烏鴉是因為要啄食那門上的死人的肉而來的了。——但在今日，或者因為時刻太晚了罷，卻一匹也沒有見。只見處處將要崩裂的、那裂縫中生出長的野草的石階上面，老鴉糞粘得點點的發白。家將將那洗舊的紅青襖子的臀部，坐在七級階的最上級，惱著那右頰上發出來的一顆大的面皰，惘惘然地看著雨下。

著者在先已寫道「家將待著雨住」了。然而這家將便在雨住之後，卻也並沒有怎麼辦的方法。若在平時，自然是回到主人的家裡去。但這主人，已經在四五日之前將他遣散了。上文也說過，那時的京都是非常之衰微了，現在這家將從那伺候多年的主人給他遣散，其實也只是這衰微的一個小小的餘波。所以與其說「家將待著雨住」，還不如說「遇雨的家將，沒有可去的地方，正在無法可想」倒是愜當的。況且今日的天色，很影響到這平安朝 [2] 家將的Sentimentalisme [3] 上去。從申末下開首的雨，到酉時還沒有停止模樣。這時候，家將就首先想著那明天的活計怎麼辦——說起來，便是抱著對於沒法辦的事，要想怎麼辦的一種毫無把握的思想，一面又並不聽而自聽著那從先前便打著朱雀大路的雨聲。

雨是圍住了羅生門，從遠處瀝瀝地打將過來。黃昏使天空低下了；仰面一望，門頂在斜出的飛甍上，支住了昏沉的雲物。

因為要將沒法辦的事來怎麼辦，便再沒有工夫來揀手段了。一揀，便只是餓死在空地裡或道旁，而且便只是搬到這門裡來，棄掉了像一隻狗。但不揀，則——家將的思想，在同一的路線上徘徊了許多回，才終於到了這處所。然而這一個「則」，雖然經過了許多時，結局總還是一個「則」。家將一面固然肯定了不揀手段這一節了，但對於因為要這「則」有著落，自然而然的接上來的「只能做強盜」這一節，卻還沒有足以積極的肯定的勇氣。

家將打一個大噴嚏，於是懶懶地站了起來。晚涼的京都，已經是令人想要火爐一般寒冷。風和黃昏，毫無顧忌地吹進了門柱間。停在朱漆柱上的蟋蟀，早已跑到不知哪裡去了。

家將縮著頸子，高聳了襯著淡黃小衫的紅青襖的肩頭，向門的周圍看。因為倘尋得一片地，可以沒有風雨之患，沒有露見之慮，能夠

安安穩穩地睡覺一夜的，便想在此度夜的了。這其間，幸而看見了一道通到門樓上的、寬闊的、也是朱漆的梯子。倘在這上面，即使有人，也不過全是死人罷了。家將便留心著橫在腰間的素柄刀，免得它出了鞘，抬起蹬著草鞋的腳來，踏上這梯子的最下的第一級去。

於是幾分時以後的事了。在通到羅生門的樓上的、寬闊的梯子的中段，一個男子，貓似的縮了身體，屏了息，窺探樓上的情形。從樓上漏下來的火光，微微地照著這男人的右頰，就是那短鬚中間生了一顆紅腫化膿的面飽的頰。家將當初想，在上面的只不過是死人。但走上二三級，卻看見有誰明著火，而那火又是這邊那邊地動彈。這隻要看那渾濁的黃色的光，映在角角落落都結滿了蛛網的藻井上搖動，也就可以明白了。在這陰雨的夜間，在這羅生門的樓上，能明著火的，總不是一個尋常的人。

家將是蜥蜴似的忍了足音，爬一般地才到了這峻急的梯子的最上的第一級。竭力地貼伏了身子，竭力地伸長了頸子，望到樓裡面去。

待看時，樓裡面便正如所聞，胡亂地拋著幾個死屍，但是火光所到的範圍，卻比預想的尤其狹，辨不出那些的數目來。只在朦朧中，知道是有赤體的死屍和穿衣服的死屍，又自然是男的女的也都有。而且那些死屍，或者張著嘴或者伸著手，縱橫在樓板上的情形，幾乎令人要疑心到他也曾為人的事實。加之只是肩膀胸脯之類的高起的部分，受著淡淡的光，而低下的部分的影子卻更加暗黑，啞似的永久地默著。

家將逢到這些死屍的腐爛的臭氣，不由得掩了鼻子。然而那手，在其次的一剎那間，便忘卻了掩住鼻子的事了。因為有一種強烈的感情，幾乎全奪去了這人的嗅覺了。

那家將的眼睛，在這時候，才看見蹲在死屍中的一個人。是穿一件檜皮色衣服的、又短又瘦的、白頭髮的、猴子似的老嫗。這老嫗，右手拿著點火的松明，注視著死屍之一的臉。從頭髮的長短看來，那死屍大概是女的。

家將被六分的恐怖和四分的好奇心所動了，幾於暫時忘卻了呼吸。倘借了舊記的記者的話來說，便是覺得「毛戴」起來了。隨後那老嫗，將松明插在樓板的縫中，向先前看定的死屍伸下手去，正如母猴給猴兒捉蟲一般，一根一根地便拔那長頭髮。頭髮也似乎隨手地拔了下來。

那頭髮一根一根地拔下來時，家將的心裡，恐怖也一點一點地消去了。而且同時，對於這老嫗的憎惡，也漸漸地發動了。——不，說是「對於這老嫗」，或者有些語病。倒不如說，對於一切惡的反感，一點一點地強盛起來了。這時候，倘有人向了這家將，提出這人先前在門下面所想的「餓死呢還是做強盜呢」這一個問題來，大約這家將是，便毫無留戀，揀了餓死的了。這人的惡惡之心，宛如那老嫗插在樓板縫中的松明一般，蓬蓬勃勃地燃燒上來，已經到如此。

那老嫗為什麼拔死人的頭髮，在家將自然是不知道的。所以照「合理的」地說，是善是惡，也還沒有知道應該屬於哪一面。但由家將看來，在這陰雨的夜間，在這羅生門的上面，拔取死人的頭髮，即此便已經是無可寬恕的惡。不消說，自己先前想做強盜的事，在家將自然也早已經忘卻了。

於是乎家將兩腳一蹬，突然從梯子直躡上去。而且手按素柄刀，大踏步走到老嫗的面前。老嫗的吃驚，是無須說得的。

老嫗一瞥見家將，簡直像被弩機彈著似的，直跳起來。

「呔，哪裡走！」

家將攔住了那老嫗絆著死屍踉蹌想走的逃路，這樣罵。老嫗衝開了家將，還想奔逃。家將卻又不放伊走，重複推了回來了。暫時之間，默然地叉著。然而勝負之數，是早就知道了的。家將終於抓住了老嫗的臂膊，硬將伊捻倒了。是隻剩著皮骨，宛然雞腳一般的臂膊。

「在做什麼？說來！不說，便這樣！」

家將放下老嫗，忽然拔刀出了鞘，將雪白的鋼色，塞在伊的眼前。但老嫗不開口。兩手發了抖，呼吸也艱難了，睜圓了兩眼，眼珠幾乎要飛出窠外來，啞似的執拗地不開口。一看這情狀，家將才分明地意識到這老嫗的生死，已經全屬於自己的意志的支配。而且這意志，將先前那熾烈的憎惡之心，又早在什麼時候冷卻了。剩了下來的，只是成就了一件事業時候的、安穩的得意和滿足。於是家將俯視著老嫗，略略放軟了聲音說：

「我並不是檢非違使^[4]的衙門裡的公吏，只是剛才走過這門下面的一個旅人。所以並不要鎖你去有什麼事。只要在這時候，在這門上，做著什麼的事，說給我就是。」

老嫗更張大了圓睜的眼睛，看住了家將的臉。這看的是紅眼眶，鷺鳥一般銳利的眼睛。於是那打皺的、幾乎和鼻子連成一氣的嘴脣，嚼著什麼似的動起來了。頸子很細，能看見尖的喉結的動彈。這時從這喉嚨裡，發出鴉叫似的聲音，喘吁吁地傳於家將的耳朵裡：

「拔了這頭髮呵，拔了這頭髮呵，去做假髮的。」

家將一聽得這老嫗的答話是意外的平常，不覺失瞭望。而且一失望，那先前的憎惡和冷冷的侮蔑，便同時又進了心中了。他的氣色，

大約伊也悟得。老嫗一手仍捏著從死屍拔下來的長頭髮，發出蝦蟆叫一樣的聲音，咯咯的，說了這些話：

「自然的，拔死人的頭髮，真不知道是怎樣的惡事呵。只是，在這裡的這些死人，都是，便給這麼辦，也是活該的人們。現在，我剛才，拔著那頭髮的女人，是將蛇切成四寸長，晒乾了，說是乾魚，到帶刀^[5]的營裡去出賣的。倘使沒有遭瘟，現在怕還賣去罷。這人也的，這女人去賣的乾魚，說是口味好，帶刀們當作缺不得的菜料買。我呢，並不覺得這女人做的事是惡的。不做，便要餓死，沒法子才做的罷。那就，我做的事，也不覺得是惡事。這也是，不做便要餓死，沒法子才做的呵。很明白這沒法子的事的這女人，料來也應該寬恕我的。」

老嫗大概說了些這樣意思的事。

家將收刀進了鞘，左手按著刀柄，冷然地聽著這些話。至於右手，自然是按著那通紅的在頰上化了膿的大顆的面皰。然而正聽著，家將的心裡卻生出一種勇氣來了。這正是這人先前在門下面所缺的勇氣。而且和先前跳到這門上來捉老嫗的勇氣，又完全是向反對方面發動的勇氣了。家將對於或餓死或做強盜的事，不但早無問題，從這時候的這人的心情說，所謂餓死之類的事，已經逐出在意識之外，幾乎是不能想到的了。

「的確，這樣麼？」

老嫗說完話，家將用了嘲弄似的聲音，複核地說。於是前進一步，右手突然離開那面皰，捉住老嫗的前胸，咬牙地說道：

「那麼，我便是強剝，也未必怨恨罷。我也是不這麼做，便要餓死的了。」

家將迅速地剝下這老嫗的衣服來。而將挽住了他的腳的這老嫗，猛烈地踢倒在死屍上。到樓梯口，不過是五步。家將挾著剝下來的檜皮色的衣服，一瞬間便下了峻急的梯子向昏夜裡去了。

暫時氣絕似的老嫗，從死屍間掙起伊裸露的身子來，是相去不久的事。伊吐出嘍叨似的呻吟似的聲音，借了還在燃燒的火光，爬到樓梯口邊去。而且從這裡倒掛了短的白髮，窺向門下面。那外邊，只有黑洞洞的昏夜。

家將的蹤跡，並沒有知道的人。

《羅生門》譯者附記

芥川氏的作品，我先前曾經介紹過了。這一篇歷史的小說(並不是歷史小說)，也算他的佳作，取古代的事實，注進新的生命去，便與現代人生出干係來。這時代是平安朝(就是西曆七九四年遷都京都改名平安城以後的四百年間)，出典是在《今昔物語》裡。

二一年六月八日記

[1] 市女笠是市上的女人或商女所戴的笠子。烏帽子是男人的冠，若不用硬漆，質地較為柔軟的，便稱為揉烏帽子。

[2] 公元794年以後的四百年間。

[3] 法語，意為「感傷，感傷主義」。——編者注

[4] 古時的官，司追捕、糾彈、裁判、訟訴等事。

[5] 古時春宮坊的侍衛之稱。

竹林中

文潔若 譯

樵夫答典史問

是啊，發現那具屍體的正是我。今天早晨，我跟往常一樣去砍伐後山的杉樹。沒料到山後的竹林裡，竟有這麼一具屍體。地點在哪兒？離山科的驛路有那麼四五町^[1]光景。竹子當中夾雜著細小的杉樹，那地方連個人影兒也沒有。

屍體上身穿淡藍色短褂，頭上戴著有皺紋的京式烏帽，臉朝天倒在那裡。想想看，這一刀剛好戳在胸口上，屍體周圍竹子的落葉簡直就像是浸透了蘇枋^[2]水般地染紅了。不，已經不再流血了，傷口好像早就凝固了。那裡一隻馬蠅緊緊地叮在傷口上，似乎連我的腳步聲都沒理會。

沒有看見什麼凶器嗎？沒有，啥都沒有。只是旁邊的杉樹底下丟著一根繩子。另外——對，除了繩子還有一把梳子。屍體旁邊只有這兩樣東西。可是周圍的草和竹葉，給踩得很厲害，看來那個漢子被害以前，還曾拼命搏鬥過一番。什麼，有馬沒有？那裡根本進不去馬，竹林後面的路才能夠走馬呢！

雲遊僧答典史問

不錯，昨天我碰見過那個如今成了屍體的漢子。昨天晌午，地點是從關山到山科的路上。那個人跟著一個騎馬的婦女朝關山這邊走來。女人遮著面紗，我看不見她的臉，只看見了她身上那件夾衣的顏

色——好像是紅面藍裡子。馬是桃花馬，記得馬鬃是剃光了的。馬有多高嗎？總有四尺四寸吧。……不過我是沙門，不大懂得這種事。那個男子——不，既佩著大刀，也帶著弓箭；而且在上了黑漆的箭囊裡插著二十來支箭，這我至今還清清楚楚地記得。

我做夢也想不到那個漢子會落到這麼個下場，人生誠然是如過眼浮雲。哎呀呀，我簡直不知道怎麼說才好，多麼可憐！

捕役^[3] 答典史問

我抓到的那個人嗎？他確實是個臭名昭著的強盜，名叫多襄丸。不過我逮他的時候，他正在粟田口的石橋上嗯嗯地呻吟著呢，大概是從馬上摔下來的吧。時間嗎？是昨天晚上初更光景。上回我差點兒捉住了他，被他逃掉了。那一回他穿的也是藏青短褂，腰裡插著大刀。您瞧，如今他除了刀以外，還帶著弓箭呢。啊？原來那個被害的人攜帶的也是這些……那麼殺人的無疑就是這個多襄丸了。纏著皮的弓，黑漆的箭囊，鷹翎的箭十七支——這都是那個被害人隨身帶的吧。對，正如您說的，馬也正是那匹剃光了鬃毛的桃花馬。準是因果報應，被這畜生甩下來啦。它就在石橋過去一點的地方，拖著長長的韁繩，在吃路旁的青芒呢。

在洛中出沒的強盜當中，多襄丸這傢伙也是個好色之徒。去年秋天，有個好像是來進香的婦女和丫頭一道在烏部寺寶頭盧的後山被殺，據說就是這傢伙乾的。男的被他殺了，騎桃花馬的那個女人也不知道給帶到什麼地方去，後來怎樣了呢。也許我不該多嘴，這一點也請您調查一下吧。

老嫗答典史問

沒錯兒，這就是我閨女嫁的那個男人的屍體。他不是京城的人，是若狹國府的武士。名字叫金澤武弘，二十六歲。不，他性情溫和，絕不會招人忌恨的。

女兒嗎？女兒叫真砂，今年十九歲。她性格剛強，幾乎賽過男子。除了武弘以外，她不曾跟別的男人好過。小小的瓜子兒臉，膚色微黑，左眼角上有顆痣。

武弘昨天跟我女兒一道動身到若狹去，竟出了這樣的事，真不知前世造了什麼孽！女婿已然這樣，也只好認命了，可我女兒怎樣了呢？真把我急壞了。我這苦老婆子求求您啦，一輩子也忘不了您，哪怕上天入地，也懇求您務必找到女兒的下落。不管怎麼說，可恨的是那個叫作什麼多襄丸的強盜。他不但害了我女婿，連我女兒也……(老嫗泣不成聲)

多襄丸的供詞

那個男人是我殺死的，可我沒殺女的。她到哪兒去啦？這我可不知道。喏，慢著。再怎麼拷問，不知道的也說不出來呀！而且事到如今，我不打算卑鄙地隱瞞什麼了。

昨天剛過晌午，我碰見了那對夫婦。那時候碰巧颳了一陣風，撩起了那女人長長垂下的面紗，我瞅見了她的臉。可一眨眼的工夫，就又看不見了。一方面也是由於這個緣故吧，我只覺得那個女人長得像菩薩一樣標緻。我一時打定了主意，即使殺了那個男的，也非把女的搶到手不可。

咳，殺死個把男人，並不是像你們想的那樣了不起的事。要搶女人，男人橫豎是要給殺死的，只不過我殺人是用腰間佩的大刀，而你們殺人不用刀，單憑權力，憑金錢，往往還僅僅憑了那張偽善的嘴巴

就夠了。不錯，血是不會流的，人還活得好好的——然而還是給殺了。想想有多麼罪孽呀！誰知道究竟是你們壞還是我壞呢？（嘲諷的微笑）

不過，要是能夠不殺男人就把女人搶到手，倒也沒什麼不好。哦，那時候原是想盡量避免殺男人而把女人搶到手。但在那山科的驛路上，說什麼也辦不到，所以我就想方設法把那對夫婦引到山裡去。

這也不費什麼事。我跟那對夫婦搭伴著走，跟他們說，對面山上有個古冢，我一挖，挖出了許許多多鏡子和大刀，我悄悄地給埋在山後的竹林裡了。誰要是想買，隨便哪樣，出幾個錢就成。——那個男的聽了我這話，不知不覺地動了心。——您瞧，貪慾有多麼可怕啊。不到半個時辰，那對夫婦就跟我一道走上了山路。

到了竹林前面我就說，寶貝埋在這裡呢，來看吧。男的利慾薰心，自然同意。可是那個女人連馬都沒下，說是就在那兒等著。看到竹林那麼密，也就難怪她會這麼說了。說實在的，這正合我意，就把女人留在那兒，跟男的一塊兒走進了竹林。

竹林裡起初淨是竹子。走了十六七丈，才是一簇疏疏朗朗的杉樹。——為了達到我的目的，沒有比這地方更便當的了。我扒開竹枝，撒了個聽起來好像很有道理的謊，說寶貝就埋在杉樹底下。聽我這麼一說，男的就拼命朝著透過竹葉已經能夠看到細小杉樹的那個方向走去。這當兒竹子稀疏起來，並立著好幾棵杉樹——剛走到這兒，我就馬上把對方按倒。那人不愧是個佩刀的，好像相當有力氣；無奈我給他個措手不及，他怎麼也招架不住，馬上就給捆到一棵杉樹腳下了。繩子嗎？這是做賊的妙處，隨時得翻牆越壁，所以腰間早就準備好了。當然，為了不讓他喊出聲來，就用竹子的落葉堵上他的嘴，此外就沒什麼麻煩了。

我把男的安排停當後，就又到女人那裡去說，那個男的好像得了急病，要她快去看看。不用說，這一次也達到了目的。女的已經摘掉那個垂著面紗的市女笠，就那樣被我拉著手走到竹林深處來了。到這兒一看，男的給捆在杉樹腳上呢——女人一看到這幅情景，不知什麼工夫從懷裡掏出了小刀，閃亮亮地拔出了鞘。我從來還沒見過那麼烈性子的女人呢。這當兒只要稍微一大意，就會被她一刀戳破了肚皮。不，即使躲過了這一下，在她的亂刀下面，指不定會受什麼樣的傷呢。我畢竟是多囊丸啊，好歹連大刀也沒拔，到底把她的小刀打落了。再怎麼剛強的女人，沒有了武器也就沒辦法了。我終於照原來想的那樣，不殺害男人，就把女人弄到了手。

不殺害男人——是的，只要把女人弄到手，我並不曾打算要男人的命。可是正當我丟下伏在地上哭泣的女人，往竹林外頭逃去的時候，那個女人突然像瘋子一樣抓住了我的胳膊，而且她斷斷續續地喊道：你也罷，我丈夫也罷，你們之間總得死一個。在兩個男人面前丟醜，比死還痛苦。後來還氣喘吁吁地說，不管是你們哪個活下來，我就情願跟他。這時我猛地對那個男人動了殺機。(陰鬱的興奮)

我這麼一說，你們一定會認為我比你們還要殘酷。那是因為你們不曾看見那個女人的臉，尤其是一瞬間她那烈火般的眸子。我和這個女人眼光相遇時，心想就是天打雷劈，也要把她娶到手。我只有娶她為妻這麼一個念頭。這不是像你們所想象的那種下流的色慾。假若當時除了色慾之外什麼願望也沒有，我就是把女人踢倒了，也非逃跑不可。這樣，我的大刀也就不至於沾上男人的血了。但是我在陰暗的竹林中定睛看了看女人的臉。當時我就打定主意，不殺死男人，絕不離開這裡。

但是殺男人嘛，我也不想用卑鄙的手段。我給他鬆了綁，要求跟他用大刀來決鬥。(丟在杉樹腳下的繩子，就是那時忘了扔掉的。)那

個男人依然煞白著臉，馬上把大刀拔出了鞘。一眨眼的工夫，一聲不響氣沖沖地向我撲來。——交手的結果怎樣，那就不用多說了。第二十三個回合，我的大刀把對方的胸膛刺透了。請不要忘記——是第二十三個回合啊。直到現在，我對他這一點還是佩服的。因為他是天下唯一和我交手到二十回合以上的。(快活的微笑)

男人剛一倒下，我就提著血淋淋的大刀，回頭去看女人。可哪裡想到，女人已經無影無蹤了。她逃到哪兒去了呢？我在那簇杉樹中找了找，可是竹子的落葉上，連點可疑的痕跡也沒有。豎起耳朵聽了聽，只傳來了男子喉間發出的斷氣聲。

也許我剛開始搶刀的時候，那個女人為了呼救，就鑽出竹林逃跑了。——想到這裡，這下子我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就拿了大刀和弓箭，立即又回到原來的山路上去。女人的馬還在那兒靜靜地吃草呢。以後的事情就用不著去說了。只是在進京之前，我已經把大刀賣掉了。——我的口供完啦。我這顆腦袋總有掛在苦楝樹^[4]梢上的一天，請處我以極刑吧。(氣概昂然)

來到清水寺的女人的懺悔

那個穿戴青短褂的人把我汗辱以後，就瞧著我那被綁起來的丈夫嘲笑起來，我丈夫該是多麼氣憤啊。可他不管怎麼掙扎，渾身綁著的繩子只是越勒越緊。我不由得滾也似的跑到丈夫身邊去——不，是想要跑過去。可是那個人馬上一腳把我踢倒了。就在這當兒，我覺察到丈夫眼裡有一種難以形容的光。難以形容的——直到現在，我一想起他那眼神還不禁發抖。丈夫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在這一剎那間，用眼睛把他整個兒的心意傳給我了。可閃爍在他眼睛裡的，既不是憤怒也不是悲哀——只是蔑視我的冷冰冰的光呀！與其說是被那個人踢的，毋寧說是由於受了這眼光的刺激，我不由得喊了一句什麼，就終於昏倒了。

後來我總算恢復了知覺。一看，那個穿藏青短褂的人已經不知去向。只剩下我丈夫被綁在杉樹腳下。我從落滿竹葉的地上勉勉強強撐起身來，看了看丈夫的臉。但是丈夫的眼神跟方才絲毫沒有兩樣。在冷冰冰的輕蔑之下，蘊藏著憎惡的光。羞恥，悲哀，憤怒——簡直不知道怎麼形容當時我心裡的感覺才好。我搖搖晃晃地站起來，走到丈夫身邊。

「你呀，事情已經是這樣了，我再也不能跟你在一塊兒啦。我打算一死了之。可是……可是請你也死掉。你看到了我的恥辱，我不能讓你一個人就這樣活下去。」

我拼命地說了這麼幾句。然而丈夫只是厭惡地盯著我。我按捺住幾乎要破裂的胸膛，搜尋丈夫的大刀。大概是給強盜搶去了，大刀自不用說，竹叢裡連弓箭也沒有了。可是幸虧小刀還掉在我腳底下。我舉起小刀，又對丈夫說了一遍：「那麼，請允許我先要了你的命，我隨後就來。」

丈夫聽了我這話，好容易才動了動嘴脣。他嘴裡塞滿了竹子的落葉，聲音當然是一點兒也聽不見的。但是我一看見他的嘴動，馬上就明白了他在說什麼。他依然對我抱著輕蔑的態度，說了句：「殺吧。」我幾乎像做夢一般朝著丈夫那穿著淡藍色短褂的胸口「撲哧」一聲把小刀戳了進去。

我這時大概又昏過去了。好歹恢復知覺後，四下裡打量了一下，丈夫仍舊綁在那裡，早已嚥了氣。透過交錯的竹杉，一道夕陽從天空裡射到他那蒼白的臉上。我忍著哭聲，給屍體鬆了綁。於是……於是我怎樣了呢？唯獨這一點，我已經沒有力氣來說明了。橫豎我怎樣也沒有能耐去死。把小刀往喉嚨裡戳也罷，投身到山腳下的池子裡也罷，種種辦法都試過了，可就是死不了。現在還這麼活著，這也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淡淡的慘笑)像我這樣沒有骨氣的人，說不定連大慈

大悲的觀音菩薩也不屑看一眼了。可是，殺了丈夫的我，被強盜糟蹋了的我，究竟該怎麼辦才好呢？我究竟……我……(突然激烈地抽搭)

鬼魂借巫女之口所說的話

——強盜姦汙完了我的妻子，就在那兒坐下來，用種種話來安慰她。我當然說不出話來，身子也給綁在杉樹腳下，可是我多次給妻子使眼色，想暗示她，不要把這個人的話信以為真。要知道，不管他說什麼都是一派謊言。可是我妻子沮喪地坐在竹子的落葉上，一個勁兒地望著自己的膝頭。怎麼看也像是在專心聽強盜的話哪。我嫉妒得渾身發抖，可是強盜花言巧語地變著法兒講下去，最後竟大膽地說出了這樣的話：即便就被糟蹋這麼一回，跟丈夫也很難再圓滿相處了。與其跟這樣的丈夫過下去，你有沒有做我的妻子的打算呢？我正因為疼你，才幹出了這樣一樁無法無天的事來。

聽強盜這麼一說，妻子竟然就心蕩神馳地仰起臉來。我還從來沒看到妻子像那個時刻那麼美麗過。可是那個美麗的妻子，當著像這樣被綁起來的我的面，怎麼回答了強盜呢？儘管魂遊冥世，每逢想起妻子的回答，就怒火中燒。妻子確實是這樣說的：「那麼，請你隨便把我帶到哪兒去吧。」(沉默良久)

妻子的罪過，還不止於此。要僅僅是這樣，我也不至於在冥冥之中這麼痛苦了。可是妻子猶如做夢一般被強盜牽著手往竹林外面走去的當兒，臉色忽然變得刷白，指著杉樹腳下的我，像發瘋了般地喊了好幾遍：「請你把那個人殺掉。只要他活著，我就不能跟你在一塊兒。」「請你把那個人殺掉。」——這句話像一股狂風，即使現在也好像要把我頭朝下刮落到遙遠、黑暗的深淵底下去。哪怕是一次，難道人的嘴巴曾吐出過這樣可憎惡的話嗎？哪怕是一次，難道人的耳朵曾聽到過這樣可詛咒的話嗎？哪怕是一次，難道……(突然一陣冷笑)聽了這話，連強盜也煞白了臉。「請你把那個人殺掉。」——妻子邊

這麼喊著，邊拉住強盜的胳膊。強盜定睛看著我的妻子，不說殺也不說不殺……我剛這麼一想，妻子一腳就給踢倒在竹子的落葉上了。(又迸發出一陣冷笑)強盜安詳地交抱起胳膊，向我看了看：「那個女人你打算怎麼處置？是殺掉，還是饒她一條命？點一下頭吧：殺掉嗎？」——單憑這句話，我就想赦免強盜的罪孽。(再度沉默良久)

趁著我遲疑的工夫，妻子喊叫了一句什麼，立即逃到竹林深處去了。強盜馬上撲奔過去，可是好像連袖子也沒抓著。我彷彿是在夢幻中看到了這幅情景。

妻子逃掉以後，強盜奪過我的大刀弓箭，把我身上綁的繩子割斷一處。我記得強盜消失到竹林外面的時候，喃喃地說了句：「這回該輪到我了。」以後，周圍寂靜下來。不，還有什麼人的哭聲哩。我一邊解開繩子，一邊側耳細聽。哦，這不是我自己的哭聲嗎？(第三次沉默良久)

我很吃力地從杉樹腳下抬起我那精疲力竭的身子。妻子落下的小刀就在我跟前閃著光。我把它拿在手裡，朝著胸口一戳。一塊帶腥味的玩意兒湧到嘴裡來。我絲毫不覺得痛苦，只是胸口涼了以後，四下裡越發寂然無聲。哎呀，多麼淒涼啊！連只小鳥也不飛到這山後的竹林上空來啣啾，唯有幾抹陽光寂寥地飄在竹子和杉樹梢頭。就連這陽光也逐漸暗淡下來，杉竹都再也看不見了。我倒在那兒，籠罩在深沉的靜穆之中。

這當兒有誰躡手躡腳地走到我身邊來了。我想掉過頭去看一看，但是不知什麼時候我周圍已經昏暗下來了。什麼人——不知是誰，用看不見的手悄悄地拔掉了我胸口上的小刀。同時，鮮血又湧到我嘴裡來。從此，我就永遠沉淪在冥世的黑暗中了。……

[1] 町是日本長度單位，一町約合109米。

[2] 也叫蘇木、蘇方，是一種常綠小喬木，木材浸液可做紅色染料。

[3] 日本古代對一些犯人予以免除徒刑，利用他們來追捕罪犯。

[4] 日本古代在牢獄門口植以苦楝樹，以便將犯人梟首示眾。

地獄變 [1]

文潔若 譯

—

堀川的侯爺這樣的人物，恐怕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風聞他出生前，太夫人曾夢見大威德明王 [2] 站在自己的枕邊有所啟示。反正生來就好像與眾不同。侯爺所作所為，無不出人意表。簡而言之，瞻仰了堀川府邸的規模，說它巨集偉也罷，豪壯也罷，似乎有我們這些凡人無論如何難以想象的氣勢磅礴之處。亦有紛紛加以譴責者，把侯爺的品行與秦始皇和隋煬帝相比。那不啻是諺語所說的盲人摸象吧。按侯爺的本意，絕不主張只顧謀求個人的榮華富貴。有著體察下層諸事，說得上是與天下人同樂的寬巨集大量。

因此，即使遇到二條大宮 [3] 的百鬼夜行，侯爺大概也不會格外耿耿於懷。東三條的河原院以模仿陸奧鹽釜的風光而聞名。據說左大臣融 [4] 的亡靈夜夜出現。只要侯爺予以申斥，就連此亡靈也必定失去蹤影。由於他威風八面，也難怪當時京師男女老少，一提到這位侯爺，將他完全當作佛陀轉生，無不肅然起敬。一次，侯爺出席大內的梅花宴後打道回府，途中，拉車的牛脫了韁，撞傷了一位過路的老人。那老人竟雙手合十，慶幸自己被侯爺的牛撞了。

由於這種情況，侯爺此生流傳後世的話題不一而足。有一次宴請賓客，僅白馬侯爺就賞賜了三十匹。他曾把所寵愛的侍童，作為長良橋的橋柱予以活埋。他還叫秉承華佗醫術的震旦僧侶為他腿上生的瘡開刀——諸如此類的逸事，簡直不勝列舉。眾多逸事中，最可怕的一

樁莫過於如今已成為府邸裡的珍寶的「地獄變」屏風之由來了。甚至平日輕易不動聲色的侯爺，唯獨那時似乎也不禁震驚了。何況隨侍左右的我輩，只覺得魂飛魄散，這就不消說啦。其中尤以我而言，侍候侯爺二十年來，從未見過如此慘烈之事。

然而，講這個故事之前，有必要先交代一下那位畫了地獄變屏風、叫作良秀的畫師之事蹟。

二

提起良秀，至今也許還有人記得他。他是個聞名遐邇的畫師，以至於那時有執畫筆者無一勝得過良秀的說法。發生那檔子事的時候，他恐怕已年屆五十。他貌不驚人，身材矮小，瘦得皮包骨，像是個心術不正的老者。而他前往侯爺府邸之際，通常穿一件淡紅透黃的禮服，頭戴黑漆軟帽，形容猥瑣之至。不知怎的，嘴脣紅得顯眼，與老人不般配，令人不快，覺得實在像頭野獸。有人說，那是由於舔畫筆，沾上了紅色顏料。很難說到底是怎麼回事。不過，個別嘴更損的人，說良秀的舉止動作像猴子，甚至給他起了個外號叫「猴秀」。

說起「猴秀」還有這麼一段故事。那時，良秀那個年方十五的獨生女在侯爺府上當小侍女。她跟父親一點兒也不像，是個嫵媚可愛的姑娘。而且可能是由於年幼喪母，她小小年紀就懂事，聰明伶俐，善解人意。太夫人以及其他侍女似乎都疼愛她。

一次，有人從丹波國^[5]獻上一隻馴化了的猴子。正值淘氣年齡的小公子給它起名「良秀」。它的模樣本來就滑稽，又有了這麼個名字，所以府邸裡的人沒有不樂的。光是逗樂倒也罷了，大家半開玩笑地起鬨說：哎呀，它爬上了院子裡的松樹，哎呀，它弄髒了屋子裡的鋪席，每次都大聲呼叫「良秀，良秀」，反正就是想要捉弄它。

一天，前文提到過的良秀的女兒拿著繫有一封信的紅梅花枝走過長廊。小猴兒良秀大概扭傷了腳，沒有勁頭像往日那樣躡上廊柱了，從遠處拉門那邊一瘸一拐地拼命逃過來。小公子邊喊「偷蜜柑的賊，站住！站住」邊掄起一根樹枝追趕。良秀的女兒見了，好像遲疑了一下。這當兒，逃到跟前的小猴兒拽住她的裙褲下襠，哀叫不休。她大概突然抑制不住惻隱之心，一手舉著梅枝，一手把襯以淡紫色裡子的紫色長袖輕輕一甩，溫存地抱起猴兒，向小公子彎了彎腰，用清脆的聲音說：「恕我冒昧地奉告，它是畜生。請您高抬貴手吧。」

可是，小公子是負氣追來的，就沉下了臉，跺了兩三下腳：

「你幹嗎偏袒。這猴兒是偷蜜柑的賊。」

「它是畜生嘛……」

姑娘重複了一遍，旋即面泛一絲悽笑，豁出去了般地說：

「而且，良秀長良秀短地掛在嘴上，使我覺得好像我爹在受責打似的，不能冷眼旁觀啊。」

這樣一來甚至小公子恐怕也只得讓步了。

「原來如此。既然是為父親乞求饒命，那就寬恕它吧。」

小公子不得已丟下這麼一句話，遂將樹枝就地一扔，朝著原先穿過來的拉門那邊徑自回去了。

三

從此，良秀的女兒同這隻小猴有了交情。姑娘把小姐所賜金鈴用漂亮的深紅綢帶系起來掛在猴子的脖頸上。猴子無論遇到什麼情況都

輕易不離開姑娘身邊。有一次，姑娘患感冒臥床，小猴就一動不動地端坐在她的枕邊，似乎面泛戚色，連連啃自己的爪子。

在這種情況下，說也蹊蹺，再也沒有人像從前那樣欺負小猴了。可不，人們反而漸漸疼愛上它了。到頭來連小公子也時常拋給它柿子啦，栗子啦。豈但如此，據說某武士踹這隻猴子一腳之際，小公子大發雷霆。之後，侯爺可能是由於風聞小公子動怒，這才特地召良秀的女兒抱著猴子到自己跟前來。估計姑娘疼猴子的來由也就勢兒自自然然地傳到他耳裡。

「孝心可嘉。予以褒獎。」

按照這般旨意，侯爺當時賞賜給姑娘一件紅色裮衣^[6]作為獎勵。然而，據說猴子看樣兒學樣兒畢恭畢敬地捧起這件裮衣拜領，致使侯爺格外高興。所以，侯爺偏愛良秀的女兒，完全是出於讚賞她愛護猴子的孝順恩愛之情，絕非世間說三道四的那樣繫好色所使然。當然，此等流言蜚語亦在所難免，且待以後慢慢訴說。此處只陳述一點即足矣：對方再美貌也充其量是一介畫師之女，侯爺不是那種會傾心於她的人。

且說良秀的女兒露了臉，從侯爺跟前退下來。她本來就是個伶俐的女孩，因而也未引起其他粗俗的女侍們的嫉妒。從此，她反而跟猴子一道動輒受到疼愛，尤其可以說是不曾離開過小姐左右。小姐乘車外出遊覽，一向少不了由她隨從。

不過，暫且撻下女兒的事，下面再談談父親良秀。誠然，儘管猴子像這樣不久就博得了大家的歡心，關鍵的良秀照舊遭到眾人的嫌棄，背地裡仍被貶作猴秀。而且不僅是在府邸裡。說實在的，一提到良秀，就連橫川^[7]的僧都^[8]也憎恨得臉色都變了，彷彿遇到魔障似的。(話雖如此，有人說這是由於良秀畫過僧都行徑的諧謔畫。畢竟是

庶民的風言風語，無從證實。)總之，不論去問什麼人，他的名聲都不好，一概是這種調子。倘若有不說壞話者，清一色統統是兩三位畫師夥伴啦，要麼就是隻知其畫而不知其人者。

然而，良秀確實不僅外貌醜陋，還有更令人厭惡的壞習氣，因此只能歸之於完全是咎由自取，別無他法。

四

他的習氣就是吝嗇、貪婪、恬不知恥、懶惰、唯利是圖——唉。其中特別過分的是霸道、傲慢，總炫耀自己是本朝第一畫師。倘若只在畫道上倒也罷了，然而此人較起勁兒來，甚至將世俗啦，常規啦，非完全蔑視不可。給良秀做過多年弟子的人說，有一天，在某望族的府邸裡，大名鼎鼎的檜垣女巫^[9]神靈附體，宣示了可畏的神諭。這當兒，他卻充耳不聞，用現成的筆墨仔細畫下女巫那副可怕的面貌。多半在他眼裡，什麼神靈附體只不過是騙娃娃的把戲罷了。

由於他是這麼個人，畫吉祥天神^[10]時，就把卑賤的妓女的臉畫上去；畫不動明神^[11]時，則描繪流裡流氣的差役^[12]形象。不乏形形色色褻瀆之舉。儘管如此，責備他本人時，竟若無其事地揚言：「良秀所畫的神佛，會對良秀施以冥罰，那才是奇聞呢！」這下子甚至弟子們也驚訝到極點，看來其中對未來心懷畏懼，趕緊告辭而去者亦不在少數。——姑且一言以蔽之，就稱作萬劫重疊吧。總之，他認為當時天下再也沒有像自己這樣偉大的人了。

因此，良秀的繪畫達到了多麼高造詣，就不必講了。不過，就連他的畫，無論運筆還是著色，都跟其他畫師迥然不同。與他不對勁兒的那幫繪師圈子裡，好像有不少關於他是騙子云雲的評語。據這些人說，凡是川成^[13]啦，金岡^[14]啦，以及其他古代名匠筆下之物，都有

美好的傳說，比如畫在板門上的梅花，每逢有月光的夜晚就會發出清香；畫在屏風上的公卿吹笛圖，笛聲悠揚可聞。但是，輪到良秀的畫，總是隻能風傳令人不愉快的奇怪的議論。例如，據說該人在龍蓋寺的寺門上畫了五趣^[15]生死圖。深夜從大門下面走過，能聽到天女唉聲嘆氣和啜泣的聲音。豈但如此，還有人說是聞到了屍體腐爛下去的臭氣。又說，後來他奉侯爺之命畫了侍女肖像畫^[16]，偏偏是入畫的人，不出三年，個個像是患上失魂病似的死去。用貶評者的話來說，此乃良秀之話墮入邪道的鐵證。

然而，如前面所述，良秀是個剛愎自用的人，反倒非常以此自豪。有一次侯爺戲言：「看來你這傢伙總是喜歡醜惡的東西。」他用不似這把歲數的朱脣令人作嘔地呆笑著，狂妄地回答說：「正是這樣。平庸的畫師總的說來無從理解醜物之美。」儘管是本朝首屈一指的畫師，竟然膽敢在侯爺跟前如此大言不慚。難怪方才引作見證人的那個弟子，背地裡給師父起了個外號叫「智羅永壽」，指責其傲慢。看官大概曉得，「智羅永壽」乃是往昔從震旦渡來的天狗^[17]的名字。

然而，就連良秀——就連這個不可名狀、邪惡刁橫的良秀也富於人性，情有獨鍾。

五

這樣說，是由於良秀簡直髮瘋般疼愛他那做侍女的獨生女兒。如前所述，姑娘性情非常溫和，孝順爹。而該人對女兒的溺愛有過之無不及。不論哪座寺院來化緣，他一概不施捨，反而對女兒的衣著啦，髮飾啦，卻毫不吝惜金錢，添購齊全，豈不是讓人難以置信嗎？

不過，良秀疼愛閨女，僅僅是疼愛而已，連做夢也沒有考慮過不久就招個好女婿。那根本談不到，倘若有人不識好歹，向姑娘求愛，

他反倒恨不得糾集一幫街頭的二流子，暗中對其大打出手。正因為如此，經侯爺關照，姑娘當上侍女的時候，做爹的極不滿意。那陣子即使到了侯爺跟前，也總是哭喪著臉。風傳侯爺傾心於姑娘之美貌，其父雖不同意，他還是硬收做侍女了。這樣的謠言多半源於目睹此等情狀者的隨意推測。

不過，即使該謠傳是一派胡言，由於舐犢情深，良秀一直祈望閨女被賜還給他，這乃是確實的。

有一次他奉侯爺之命畫了一幅稚兒文殊^[18]。他把侯爺所寵愛的侍童的臉畫上去了，畫得惟妙惟肖，侯爺無比滿意，說了句難得的話：「我獎賞給你想望之物。不必客氣，儘管提。」於是，良秀正襟危坐，你道他說什麼？他竟然大放厥詞：「請您務必辭退敝人的小女。」

倘若是旁的府邸倒也罷了，閨女已經在堀川侯爺身邊服侍著了，再疼愛她，也不能如此冒冒失失地辭工呀，哪一國^[19]也不興這麼做。對此，寬巨集大量的侯爺也顯得不大高興了。他默默地瞧了一會兒良秀的臉，少頃，啐也似的說了句：「那可辦不到！」匆匆忙忙揚長而去。

這類事先後有過四五次吧。如今回想起來，侯爺打量良秀的眼神好像越來越冷淡了。至於女兒這方面呢，恐怕也因為每每掛念父親的處境之故，回到侍女房中的時候，常咬著衫袖抽抽搭搭地哭。所以侯爺戀慕良秀的女兒等謠言就越發廣泛地傳播開來。其中還有人說，實際上由於姑娘拒不依從侯爺的旨意才是地獄變屏風之緣起。然而，按說根本不可能有這種事。

以我輩的眼光來看，侯爺之所以不肯放良秀的閨女出府，似乎純粹是由於憐憫姑娘的境遇，寬厚地認為，與其將她打發到如此頑固的

父親身邊，不如讓她留在府裡，過充裕的生活。毫無疑問，侯爺當然偏袒那個性情溫和的姑娘。不過，好色這種說法估計是牽強附會。不，更宜說是沒影兒的瞎話。

此事且擱置一旁。就這樣，由於閨女的事，良秀愈益不受待見了。這時，不曉得是出於什麼打算，侯爺突然召喚良秀，吩咐他畫地獄變的屏風。

六

一提到地獄變的屏風，我就覺得畫面上的恐怖景象已經歷歷浮現在眼前了。

同是地獄變，良秀所畫的與其他畫師之作相比，首先畫面佈局就不一樣。在第一扇屏風的角落畫著十王^[20]及隨從們的小小身姿，此外就是一片可怖的熊熊烈火，打漩兒翻騰著，簡直連劍山刀樹都能給熔化了。所以，除了冥官們所穿唐裝式樣的衣服稀稀拉拉地以黃色或藍色作為點綴外，到處佈滿猛烈的火焰之色。其中，宛若卍字形飛墨的黑煙和揚撒金粉掀起的火星兒在狂舞。

單憑這一點，那筆勢就令人望而非常驚異。再加以被地獄之火燒得翻滾受苦的罪人，幾乎沒有一個是通常出現在地獄圖中者。何以會這樣呢？要知道，良秀筆下的眾多罪人中，上自公卿貴族，下至乞丐賤民，把一切身份的人全都臨摹下來了。身著朝服、威風凜凜的殿上人^[21]，在外衣裡面襯了五件夾衣^[22]的嬌媚愣頭兒青女官，掛著念珠的唸佛僧，腳蹬高齒木屐的侍從學子，穿著長服的童女，擎起幣帛的陰陽師——倘若一一數下去，大概是沒有止境的。總之，形形色色的人在火與煙的翻卷裡，備受牛頭馬面的獄卒的折磨，猶如大風吹散的落葉，紛紛迷茫地逃向四面八方。一個女子頭髮被鋼叉絞住，手腳比蜘蛛還要蜷縮得緊，興許是神巫之類吧。一個男子被長矛刺透了胸

膛，像蝙蝠似的倒懸著。肯定是沒有年功的地方長官。另外，有遭到鐵笞擊打的，有被壓在千人才拖得動的磐石之下的，有被怪鳥的巨喙啄噬的，有被毒龍叨在顎間的——根據罪人數目，懲罰五花八門，不知凡幾。

然而，其中最令人觸目驚心的莫過於一輛牛車，它掠過野獸獠牙般的刀樹尖兒(刀樹梢頭屍體累累，均被刺穿)，從半空中落下。牛車的簾子被地獄之風颳得掀了起來。裡面有一位女官，衣著極華麗，簡直會被當成女御、更衣 [23]。等身長的黑髮在火焰中披散開來，白皙的脖頸往後挺，痛苦地掙扎著。女官的形象也罷，火勢依然很旺的牛車也罷，無不使人聯想炎熱如灼的地獄之酷刑。可以說，寬闊的畫面上的恐怖都集中在這個人物身上了。畫得如此出神入化，觀看它的人自然而然會覺得淒厲的號叫聲傳入了耳底。

啊，可不是嘛。正是為了畫這個場面，才發生了那起駭人的事件。話又說回來了，要不然良秀又怎能那般活靈活現地畫出地獄苦難呢。畫師完成了這扇屏風上的畫，卻落個甚至命都喪了的悲慘下場。畫中的地獄說得上是本朝首屈一指的畫師良秀本人不知幾時將下的地獄。……

我太急於講那扇彌足珍貴的地獄圖屏風的事，或許竟把故事的次序給顛倒了。不過，現在就轉話題，繼續講奉侯爺之命畫地獄圖的良秀吧。

七

那之後五六個月的期間，良秀根本沒到府邸上去，專心致志地在屏風上作畫。他那麼疼愛女兒，可一旦畫起畫兒來，說是連女兒的臉都無意看了，豈不是不可思議嗎？據方才提到過的那個弟子說，此人好像一著手工作就被狐狸迷了心竅。唉，確實是這樣。當時謠傳，良

秀在畫道上成名，有人說是由於他向福德大神^[24]許過願。證據是，良秀作畫的時候，有人曾暗地裡窺視，確實看到了陰森森的狐狸精，而且不止一隻，而是前後左右圍了一群。既然到了這個程度。一旦拿起畫筆來，除了完成那幅畫，其他的就什麼都忘在腦後了。黑間白日，他蟄居一室，連陽光都輕易見不到。——尤其是畫這扇地獄變屏風的時候，好像要多入迷有多入迷。

那個人在就連白天也摺下窗板^[25]的屋子裡，要麼藉著高腳油燈的光，調和密傳的顏料，要麼就讓弟子們穿上公卿的常用禮啦，高官的便服啦，打扮成各種樣子，他把每個人的身影一絲不苟地臨摹下來。——傳說的可不是諸如此類的事。倘若是這般怪事，即使沒畫地獄變屏風，只要是正在作畫，他隨時都做得出。哦，就拿畫龍蓋寺的五趣生死圖的時候來說吧。他曾從容不迫地坐到街頭的屍體跟前——如果是正常人的話，路過時會故意把視線移開——將那半腐爛的臉和四肢，連頭髮都一根根分毫不差地臨摹下來。那麼，他究竟是怎樣著迷得忘乎所以的呢，恐怕有些人還是不瞭解吧。現在沒有工夫詳細訴說，只將主要的事兒講給看官聽。大致是這樣的。

良秀的弟子之一(還是前面提到過的那個人)有一天正在化開顏料，師父忽然走過來說：「我想睡會兒午覺，可是近來淨做噩夢。」這不是什麼稀奇的事兒，弟子連手都沒停下來，只是敷衍了一聲：「是嗎？」

然而良秀不同尋常地面泛寂寥之色，語調客氣地央求道：「因此，我睡午覺的當兒，想請你一直坐在我的枕邊，你看行嗎？」

師父一反常態，竟然對夢什麼的也介意起來，弟子感到納悶兒，但此事不費吹灰之力，就說：「好的。」

師父好像依然放心不下，遲遲疑疑地囑咐道：「那麼，馬上到裡屋來吧。當然，回頭要是旁的弟子來了，可不能放進我睡覺的地方。」

裡屋就是那個人作畫的房間。此日也和夜晚一樣，屋門緊閉，當中間兒點著昏暗的燈，四周豎立著一圈兒屏風，上面用炭筆只勾畫了草圖。且說良秀一來到這裡，就枕著胳膊，彷彿是個精疲力竭的人似的，酣然入睡。但是不到半個時辰，難以形容、令人毛骨悚然的聲音開始傳入坐在枕畔的弟子耳裡。

八

開頭兒僅只是聲音而已，過了一會兒，逐漸變成斷斷續續的話語，好比是瀕於溺死者在水裡的呻吟，說出這樣的話：

「什麼，說是讓我來。——到哪兒——到哪兒來呀？到地獄來。到炎熱如灼的地獄來。——誰呀？說這話的你是？你是誰呀——我只當是誰呢。」

弟子不禁停下了正在把顏料化開的手，戰戰兢兢地迎著燈光窺視師父的臉。他遍佈皺紋的臉煞白了，還滲出大粒的汗珠，嘴脣乾裂。牙齒稀疏的嘴，喘氣一般張開得老大。而且，那嘴裡有個東西晃動得令人眼花繚亂，疑似繫了根線什麼的，拽來拽去。據說是那個人的舌頭哩。斷斷續續的話語原來發自這舌頭。

「只當是誰呢——嘿，原來是你呀。我也料想是你來著。什麼，迎接我來了？所以就來吧。到地獄來吧。地獄裡——我閨女在等著呢。」

據說當時弟子直覺得噁心，以致朦朦朧朧、奇形怪狀的陰影掠過屏風面兒一簇簇滾落下來的景象彷彿映入眼簾。不待言，弟子立即伸

手按住良秀，竭盡全力搖撼他。可是師父依然似睡非睡地喃喃自語，看光景輕易醒不過來。於是弟子毅然決然將旁邊那洗筆的水嘩啦地潑到那人的臉上。

「等待著哪，乘這輛車來吧——乘這輛車到地獄裡來吧——」話音未落，變成喉嚨被勒住般的呻吟聲，良秀這才好不容易睜開眼睛，比挨針扎還要慌張地冷不防一躍而起。夢中的魑魅魍魎大概仍留在眼簾裡，揮之不去。他眼裡一時透露出恐懼的神色，仍舊張大了嘴，凝望天空。不久，好像甦醒過來了，這會子非常冷淡地吩咐道：「已經行了，到那邊去吧。」

這種時候倘若違抗，總會大受叱責，所以弟子急忙從師父屋裡走了出去。他說什麼乍一看到外邊依然明亮的陽光，就覺得自己簡直像是從噩夢醒過來似的，鬆了一口氣。

然而，這還算是好的。過了一個月光景，另一個弟子又特地被召到裡屋。良秀仍在昏暗的油燈光下叨著畫筆。他猛地朝弟子轉過身來說：「勞駕，再脫光一次衣服吧。」

以往，師父也動輒如此吩咐過，所以弟子趕緊脫得赤條條的。那個人把眉頭皺得怪怪的，這麼說：「我想觀看被鐵鏈箍住的人，真對不起，你就暫且聽從我的擺佈好不好。」

其實，他口氣冷冰冰的，絲毫沒有表示遺憾的樣子。這位弟子本來就是個身體魁梧的後生，與其握畫筆，似乎更適合拿大刀。看來此舉畢竟使他感到震驚。事過境遷，只要一提及當時的情景，據說他就反覆唸叨：「我以為師父瘋了，莫非是要殺我。」至於良秀呢，因為對方磨磨蹭蹭的，恐怕惹得他越來越焦急了。不曉得是打哪兒拿出來的，他嘩啦嘩啦地拖著一根細細的鐵鎖鏈兒，幾乎以猛撲過去的勢頭騎到弟子的脊背上，不容分說就那樣反剪其雙臂，用鎖鏈一道道纏起

來。他還殘忍地將鎖鏈的一端用力一拽。這怎麼受得了。弟子身體不支，把地板震得山響，咕咚一聲橫倒在那兒啦。

九

弟子此時的姿勢，可謂像煞翻倒了的酒罈子。由於手腳被殘忍地捆成一團，只有脖子還能動彈。長得又胖，渾身的血液被鎖鏈勒得不流通，以致臉啦，腰部啦，面板啦，全都發紅了。然而，良秀似乎對此並不大在意，他圍著那酒罈子般的身體這兒那兒地邊轉邊瞧，臨摹了好幾張相差不多的圖。這期間，被捆綁的弟子身體何等劇痛，就無須特意訴說了。

不過，倘若什麼事都沒發生，這種痛苦恐怕還會延續下去。所幸(與其這麼說，也許不如說是不幸更恰當些)少頃，從屋角的罈子後面細細地蜿蜒流出一條黑油般的東西。起初好像是黏糊糊的，慢騰騰地移動，滑得越來越輕快了，旋即閃著光，流到鼻子跟前來了。弟子一看，不禁倒吸了一口氣，大叫道：「蛇呀——蛇呀！」他說，登時覺得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敢情，蛇那冰涼的舌尖差一點兒就觸到被鎖鏈箍住的脖肉了。發生了這意外事故，良秀不論多麼蠻不講理，大概也嚇了一跳。他慌忙扔下畫筆，剎那間一彎腰，飛快地抓住蛇尾，把蛇倒吊起來。蛇被倒吊著，仍仰起腦袋，緊緊地捲起身子，然而無論如何也夠不著那個人的手。

「可惜被你這傢伙敗壞了一筆。」

良秀感到窩心似的嘟囔，將蛇就那樣丟進屋角的甕裡，然後才彷彿勉強強一般替弟子卸下了身上的鎖鏈。那也只是卸下了而已，對當事的弟子連一句體恤話也不肯說。弟子挨蛇咬猶在其次，使他怒火填膺的多半是臨摹之際敗壞了一筆。——後來聽說，這條蛇也是那個人特意飼養來供寫生用的。

僅僅聽了這些，就大致明白良秀是如何著迷得瘋瘋癲癲、有點令人生畏的情況了吧。然而最後還有一樁，這回是年方十三四的弟子，也沾了地獄變屏風的光，體驗了恐怖，說起來差點兒把命搭進去。該弟子生來面板白皙，像個女人。有一天晚上，他被不動聲色地招呼到師父屋裡。良秀在燈臺的光下，手心上託著怪腥臊的什麼肉，正喂一隻不常見的鳥。大概有普通的貓那麼大。這麼說來，不論是宛若耳朵那樣向兩側翹出去的羽毛，還是又大又圓的琥珀色眼睛，看上去總覺得像貓。

十

良秀這個人歷來最討厭別人對自己做的任何事插嘴。方才講的蛇什麼的也是這樣。他一概不告訴弟子們自己的屋子裡有什麼。因此，有時桌子上放著骷髏，有時排列著白銀碗和蒔繪^[26]高座漆盤，要看當時作的是什麼畫，擺出許許多多意想不到的東西。然而，平素究竟將這樣的物品收藏在何處，據云誰都不曉得。這恐怕也是良秀受到福德大神冥助這個謠傳的起因之一吧。

於是，弟子一面獨自思量，桌上的怪鳥一定是畫地獄屏風所需之物，一面拘謹地湊到師父跟前畢恭畢敬地說：「敢問有何吩咐？」良秀簡直就像沒聽見似的，伸舌舔了舔紅嘴唇，邊說「怎麼樣，多馴熟啊」，邊朝著鳥揚了揚下巴。

「這是什麼玩意兒呀。我可從來沒見過。」

弟子一邊說一邊覺得可怖似的盯著這長著耳朵、宛若一隻貓的鳥兒。良秀則照舊以往常那嘲笑般的語氣說：「什麼，沒見過？城市長大的人就是這樣，不好辦。這是兩三天前鞍馬^[27]的獵人送給我的叫作貓頭鷹的鳥。不過，這麼馴熟的還不多。」

那個人這麼說著，徐徐舉起手，輕輕地從下而上撫摩剛吃完食的貓頭鷹脊背的羽毛。於是，就在這當兒，鳥突然尖銳、短促地叫了一聲，轉瞬間從桌上躡起，挖挲著兩爪，抽冷子朝弟子的臉撲去。倘非當時弟子慌忙揚袖遮臉，準已負傷一兩處。弟子啊啊地喊叫著，甩袖欲轟之，貓頭鷹卻盛氣凌人，張開嘴叫著，又是一次突襲——這時弟子已忘掉是在師父面前了，站起來防禦，坐下去驅逐，不由得在狹窄的屋中四下裡亂竄。怪鳥當然緊追不捨，時高時低地飛翔，只要有隙可乘，就朝著眼睛猛衝過來。翅膀每每吧嗒吧嗒扇出可怕的聲響，誘發落葉氣息啦，瀑布飛濺的水花啦，要麼就是猴酒^[28]餛飩味，諸如此類古怪氛圍，就別提有多麼瘮人啦。據說這個弟子曾講，他甚至把幽暗的油燈火當成朦朧的月光了，心情不安，覺得師父的屋子就那樣乃是遠山深處妖氣瀰漫的峽谷。

然而，弟子感到可怕的並不只是被貓頭鷹襲擊這檔子事。不，使他更加毛骨悚然的是師父良秀冷冰冰地瞧著這場混亂，慢條斯理地攤開紙，捺著筆，臨摹像女子般的少年被怪鳥折磨的慘狀。弟子瞥了一眼這幅情景，立即感到難以言表的恐懼。他說，其實，一時甚至覺得自己的性命會斷送在師父手下哩。

十一

其實不能說他被師父殺死的事絕對不會發生。真的，就連那個晚上特地召喚弟子前去，老實說似乎也是心懷詭計，唆使貓頭鷹去啄弟子，他就好臨摹弟子到處亂逃的模樣兒了。所以，弟子剛看了一眼師父的神態，就不由自主地把腦袋藏在雙袖裡，連自個兒都不曉得驚叫的是什麼，就那樣蹲伏到屋角拉門跟前去了。這樣一來，良秀也不知發出了些什麼著慌般的聲音，有站起來了的動靜。轉瞬之間，貓頭鷹撲扇翅膀的聲音比先前還響了，東西倒下去的聲音啦，摔碎的聲音啦，一片喧囂傳到耳際。這下子弟子再一次慌了神兒，不禁抬起藏著

的頭。只見屋子裡不知什麼時候變得一團漆黑，師父喊叫弟子們的聲音在黑暗中焦急地響著。

不久，一個弟子從遠處答應，舉燈照亮兒，急忙走過來。藉著被煙燻汗的那盞燈的光望去，但見高腳燈臺倒了，地板和草蓆上滿是油，方才那隻貓頭鷹顯得蠻痛苦地光撲扇著一隻翅膀，就地滾來滾去。良秀在桌子對面探起上身，似乎驚呆了，嘟囔著旁人聽不懂的話。——這也難怪。那隻貓頭鷹身上，從脖頸到一隻翅膀，緊緊地纏著一條烏黑的蛇。多半是弟子蹲伏下去的當兒，撞翻了放在那裡的甕，裡面的蛇爬出來了，貓頭鷹貿然地抓將上來，終於引起這樣一場大亂子。兩個弟子面面相覷，茫然觀看了一會兒這稀奇的光景。少頃，向師父默默地行禮，偷偷摸摸地退回到自個兒的屋子。蛇和貓頭鷹其後怎樣了，這，無人知曉。

這一類事另外還有好幾檔子。先前說漏了，侯爺是秋初下令畫地獄變屏風的。所以，自那以來直到冬末，良秀的弟子們不斷地受到師父那古怪舉動的威脅。可是，到了冬末，良秀在屏風的畫方面大概有了什麼不如意的事。他那神態比以前更加陰鬱，談吐也眼看著粗暴了。同時，屏風上的草圖也只畫完了八成，沒有進展的樣子。不，看那光景，一個不好，甚至把自己至今所畫處塗掉也在所不惜。

然而，屏風的什麼不如意呢，無人知曉。恐怕也無人想知曉。以前發生的種種事使弟子們吃過苦頭，所以他們的心情宛如與虎狼同檻，從此想方設法不接近師父。

十二

因此，這期間的事就沒有什麼值得奉告的了。如果非說不可的話，是這個剛愎自用的老爺子不知怎的變得格外心軟愛流淚，時常在無人處獨自哭泣。尤其是有一天，一個弟子到庭前來辦什麼事，這時

師父熱淚盈眶，正站在廊子裡心不在焉地望著即將入春的天空。弟子見狀，反而覺得難為情，就默不作聲偷偷摸摸折了回去。但是，為了畫五趣生死圖，連路邊死屍都臨摹的那個傲慢的人，竟由於未能隨心所欲地畫屏風畫這麼一點小事就像小孩兒似的哭起來，豈不是太奇怪了嗎？

然而，一方面良秀簡直不像是正常人那般不顧一切地在屏風上作畫，另一方面那個姑娘不知何故越來越憂鬱，就連當著我們的面都明顯地忍住眼淚。正因為她本來就是個面帶愁容、面板白皙、舉止謙恭的女子，這麼一來，睫毛沉甸甸的，眼圈兒發黑，越發顯得悽愴。起初還有人這樣那樣地揣測，什麼想念爹啦，害相思病啦，可是其間又開始風傳說哪裡，是侯爺要讓她就範才這樣的。隨後，人人都忘卻了似的，關於那個姑娘的風言風語戛然而止。

恰巧就是那個時候的事兒吧。一天晚上，更深夜靜，我獨自沿著廊子走，那隻猴子良秀突然從什麼地方躡過來，一個勁兒地拽我的裙褲下襠。記得那是個彷彿已發散著梅香、淡月輝光的暖夜。迎著亮兒望去，只見猴子齧著雪白的牙齒，皺起鼻尖，簡直要發瘋似的尖叫。我感到三分不快，又因新裙褲的下襠被拽而七分生氣。起初打算一腳踹開猴子徑自走過去，轉念一想，還有過某武士由於整治這隻猴子而冒犯了小公子的先例，更兼猴子的舉動看來太不尋常了，我終於拿定主意，朝著猴子拖曳的方向信步走了三四丈遠。

沿著走廊一拐彎，就連在夜間，透過枝葉柔嫩的松樹展現在眼前的是一泓泛白的寬闊池水。剛走到那兒的時候，好像有人在近旁哪間屋裡爭吵的動靜，既倉促又分外悄然地逼到我的耳際。四下裡一片靜寂，混混沌沌，分辨不出是月色呢還是霧靄，除了魚兒跳躍的聲響，聽不到任何語音。此刻傳來了這樣的聲音，我不禁止步，倘若有不法

之徒，非得給他點厲害嚐嚐不可。於是我屏息，悄悄把身子移到拉門外邊。

十三

然而，猴子可能嫌我的動作緩慢了。良秀急不暇待地在我的腳邊兜了兩三個圈子，用宛如喉嚨被扼住般的聲音尖叫著，抽冷子飛快地跳上我的肩頭。我不由得把脖頸向後一仰，以防被爪子撓了。猴子又摟住我的禮服袖子不放，免得從我身上滑落下去。——這下子我不知不覺踉踉蹌蹌晃出兩三步，後背重重地撞到拉門上。這樣一來，我片刻也不能猶豫了。我猛地拉開門，準備衝進月光照不到的裡屋。但這當兒遮住視線的是——哦，更使我驚愕的是，那一剎那正要從屋裡像流彈一般飛奔而出的女子。女子迎面而來，差點兒跟我撞個滿懷，就勢兒跌倒在門外。不知怎的，雙膝著地，上氣不接下氣，戰戰兢兢地仰望我的臉，宛似看什麼可怕的东西。

那就是良秀的閨女，倒也無須特地交代。然而那個晚上該女子恰像換了個人，生氣勃勃地映入我的眼簾。雙目圓睜，閃著光，兩頰看上去也燃紅了。加以裙褲和衣衫凌亂不堪，一反平素的稚氣，甚至平添了妖媚。這確實是良秀的那個纖弱、凡事都謙和謹慎的閨女嗎？——我倚著拉門，邊凝視月光中美少女的倩影，邊把慌忙遠去的另一個人的腳步聲當作能指認的東西似的指著，靜悄悄地以眼神詢問那是誰？

姑娘當即咬著嘴脣，默默地搖頭。那神態彷彿確實心有不甘。

於是我彎下身去，這一次宛如跟姑娘咬耳朵般地小聲問：「是誰呀？」然而姑娘仍僅只搖頭，一言不答。不，與此同時，長長睫毛的尖兒上淚水盈盈，嘴脣比先前咬得更緊了。

敝人生性愚鈍，唯懂些最明白不過的事，此外偏巧一竅不通。所以，不知道說什麼才好，只覺得彷彿是在聚精會神地傾聽姑娘的心臟怦怦跳的聲音，呆呆地佇立在那裡。當然，這裡有個原因，不知怎的，於心不安，感到不宜進一步問出個究竟。

我不知道這樣持續了多少時間。然而，過一會兒我把敞開的門拉嚴，回頭看了看紅暈好像稍微褪了些的姑娘，儘量溫存地對她說：「回到自個兒屋裡去吧。」而後，我內省恍若目睹了什麼不該看的事兒。受到不安情緒的脅迫，羞愧感油然而生，偷偷地沿著來路折回去。但是，還未走出十步，不知是誰又從後面小心翼翼地拽住我裙褲的下襠。我吃了一驚，回過頭去看。各位看官道是什麼？

只見猴子良秀在我的腳邊，像人那樣雙手著地，金鈴鐺響著，屢次畢恭畢敬地低下頭去。

十四

且說打從出事那天晚上，過了半個來月。一天，良秀突然到府邸來，懇請立即叩見侯爺。雖然他身份低微，大概是由於平素格外合侯爺的胃口吧，輕易不肯接見任何人的侯爺那一天也爽快地准許了，馬上將他召喚到跟前。他像往常一樣，身穿淡紅透黃的狩衣^[29]，頭戴軟烏帽子，神色比平日顯得更加鬱鬱不樂，畢恭畢敬地跪伏侯爺前，少頃，嘎著聲兒說：「承蒙侯爺早先吩咐畫地獄變屏風，小人晝夜竭誠執筆，已見成效。可謂大致完成了。」

「可喜可賀。我也滿意。」

然而，侯爺的語聲兒不知何故怪沒勁頭，無精打采的。

「不，一點兒也不可喜可賀。」良秀略顯得氣惱，一動不動地耷拉著眼皮說，「雖然大致完成了，但唯獨有一處小人至今畫不出

來。」

「什麼？有畫不出來的地方？」

「正是。總的說來，小人只畫得出看到的東西。即使畫出來了，也不會稱心如意。那樣的話，跟畫不出來不是一碼事嗎？」

聽了這番話，侯爺臉上浮現出嘲弄般的微笑。

「那麼，要想畫地獄變的屏風，就得看地獄嘍？」

「正是。那一年發生大火災，小人親眼瞧見了簡直像是炎熱地獄的猛火般的火勢。其實，由於遇見了那場火災，小人才畫了‘不動明王’的火焰。老爺也記得那幅畫吧。」

「然而，罪人如何呢？地獄裡的鬼卒也沒見到過吧。」侯爺彷彿根本沒聽見良秀所說的話，接二連三地這麼問。

「小人見過用鐵鏈子捆綁住的人。也仔細臨摹過遭受怪鳥折磨的姿態。因此，不能說連罪人在酷刑下痛苦地掙扎的模樣兒都不知曉。至於鬼卒呢——」說著，良秀露出令人不快的苦笑，「至於鬼卒呢，夢境中屢次出現在小人眼前。要麼是牛頭，要麼是馬面，要麼是三頭六臂的鬼，拍巴掌不響，張開不能出聲音的嘴，可以說是幾乎每天每夜都來折磨小人。——小人想畫而畫不出來的並不是這樣的東西。」

聽罷，甚至侯爺也驚訝了。一時，他只顧焦躁地對良秀的臉怒目而視，隨後嚴峻地緊蹙眉頭，不屑理睬地說：「那麼，說說畫不出什麼？」

十五

「小人打算在屏風正當中畫一輛從天而降的檳榔毛車 [30]。」

良秀這樣說著，頭一次目光銳利地凝視侯爺的臉。風聞但凡涉及繪畫，他就變得猶如狂人。此刻其眼神確實讓人心懷畏懼。「那輛車裡，一位豔麗的貴婦人在烈火中披散烏髮，痛苦地扭動身子。臉膛兒挨煙噲，眉頭緊蹙，仰八叉兒望著車篷。手把車簾扯碎了，興許想遮擋雨點般落下來的火星子。周圍呢，一二十隻怪模怪樣的鷺鳥在鳴叫，紛紛飛來飛去。唉，這，牛車裡的貴婦人，小人怎樣也畫不出來。」

「那麼——該當如何？」

不知為什麼，侯爺分外喜形於色，這麼催促良秀。而良秀那像往常一樣紅紅的嘴脣，猶如發燒似的顫動著。他用讓人覺得是說夢話般的聲調重複了一遍：「這，小人畫不出來。」他突然以怒不可遏的勢頭說，「千恩萬謝，請老爺把一輛檳榔毛車在小人眼前放火燒掉。而且，如果辦得到的話——」

侯爺頓時面有愠色，接著就突然尖聲大笑。他邊笑得上氣不接下氣，邊說：

「行，凡事都照你說的辦。討論辦得到辦不得乃無益之舉。」

我一聽此言，也許是預感，總覺得糟透了。事實上，侯爺嘴邊汪著白沫子，眉梢劇烈抽動，樣子異乎尋常，簡直讓人確信是沾染上了良秀那股瘋狂勁頭。他剛把話頭頓一下，旋即喉嚨裡又以什麼東西爆裂開來的氣勢沒完沒了地響著，笑道：

「把檳榔毛車也點起火。讓一個貴婦裝束的嬌豔女人坐在車裡。車中的女人備受煙熏火燎的熬煎，苦苦掙扎著死去——你想到畫這樣的形象，不愧為時下首屈一指的畫師。予以褒獎。嗯，予以褒獎。」

聽罷侯爺這番話，良秀驟然失色，透不過氣似的只是翕動嘴脣，過了一會兒，彷彿渾身的筋都鬆弛了一般，將雙手癱軟地支在鋪席上。

「多謝老爺的鴻恩。」他用低得幾乎聽不見的聲音鄭重其事地致謝。多半是由於隨著侯爺的話語，自己的意圖之恐怖歷歷展現在眼前了。我畢生僅此一次將良秀當成一個可憫之人。

十六

那是過了兩三天後的夜晚的事。侯爺按照諾言，召喚良秀，讓他就近目睹檳榔毛車燃燒的場面。不過，並非在堀川的府邸裡，而是在俗稱融雪府，即昔日侯爺之妹曾居住過的京城郊外的山莊中燒的。

說起這座融雪府，已經很久無人居住了，寬闊的庭園荒蕪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大概是有誰看過這副連個人影兒也沒有的樣子，胡亂猜測的。關於死在此處的侯爺妹妹的身世，謠言四起。至今仍有這麼個傳說，一條可疑的裙褲，其緋紅色完全不著地，在走廊裡移動。——倒也難怪。這座府邸連白晝都冷冷清清，一旦日暮了，庭園裡灌溉花木的水就格外陰森森地響。就連在星光下飛翔的蒼鴿亦形似怪物，令人毛骨悚然。

那恰好又是個無月之夜，晚間黑漆漆的。藉著正殿的油光燈望去，靠近廊沿就座的侯爺，身著淺黃色貴族便服，配以深紫色凸花綾絹裙褲，高高地盤腿坐在白地織錦鑲邊的圓形坐墊上。他的前後左右，五六個近侍恭恭敬敬地列坐著。這就無須細述了。然而，其中的一個顯得大有來頭兒。據說此人前幾年在陸奧之戰時曾因難耐飢餓而吃過人肉，從此，連鹿角都活生生地掰下來。這個膂力過人的武士，看樣子衣服裡面在腹部圍了鎧甲，佩帶的大刀鞘尾翹起，威風凜凜地

蹲在廊沿底下。——皆在隨著夜風搖曳的燈光下，忽明忽暗，恍若夢境，放眼望去，不知怎的，一片令人恐懼的景象。

此外還把一輛檳榔毛車拉到庭園裡，黑暗沉甸甸地往高高的車篷壓將下來，沒有套牛，黑色的車轆斜架在凳子上，金屬器具的黃金像星辰一樣閃爍，儘管是春天，看著這些，不由得讓人有點寒意。不過，車廂是用凸花綾子鑲邊的藍色簾子嚴嚴實實罩著，所以不曉得裡面裝著什麼。周圍，聽差們一個個手執燃燒得正旺的松明，一邊擔心煙兒正朝廊沿那邊搖曳，一邊煞有介事地等候著。

良秀本人離得稍遠一些，恰好跪在廊沿正對面，穿的似乎是平素那件淡紅透黃的狩衣，戴著軟烏帽子，顯得比往常還要矮小寒酸，甚至讓人覺得興許是給星空的重量壓的。他後面還蹲伏著一個同樣是烏帽子狩衣裝束的人，大概是帶來的弟子吧。兩個人剛好都蹲伏在遠處的暗影中，從我所在的廊沿下，連狩衣的顏色也弄不清楚。

十七

大約將近午夜時分了。據認為，籠罩著樹林、泉水的黑暗正屏息靜悄悄地窺視眾人的呼吸，其間唯有夜風輕輕地掠過去的聲音，松明的煙隨風一陣陣送來燒焦的氣味。侯爺默默地凝視了片刻這種奇異情景，隨後將膝蓋向前挪了挪，尖聲呼喚道：

「良秀！」

良秀似乎應答了什麼，我只聽見了呻吟般的聲音。

「良秀。今夜我要按照你的意願，放火燒車子給你看看。」

侯爺說罷，朝近侍們斜眼看了看。當時，侯爺和身邊隨便哪個侍者之間好像相互會心微笑了一下，但這或許是我神經過敏。於是良秀

誠惶誠恐地抬起頭來，彷彿朝廊沿上邊仰望了一下，照舊什麼都沒說，等候著。

「仔細瞧瞧。那是我素日所乘的車。你也記得吧。——我打算現在就放火把那輛車燒了，以便讓火焰地獄在眼前顯現。」侯爺又把話頭頓一下兒，朝近侍們使個眼神。隨後，驟然用令人厭惡透頂的語調說，「我把一個犯了罪的女侍捆綁起來讓她坐在車裡面了。因此，一旦點燃了車，那個娘們兒必定給燒得肉爛骨焦，受盡苦難而死。對你繪製完屏風而言，這是千載難逢的好畫帖嘍。雪白的肌膚怎樣燒爛，這可別漏看；烏黑的頭髮燎成火星兒飛揚的光景，也得瞧個分明。」

侯爺第三次閉口不談了。不知想起了什麼，這回只是晃動肩膀，默不作聲地笑了一陣。接著說：

「簡直是永世難以見到的場面。我也在此開開眼界。喂，喂，揭開簾子，讓良秀看看裡面的女子！」

聞罷此令，一名聽差一手高舉松明，肆無忌憚地走向車子，冷不防伸一隻手忽地掀起簾子讓人看。燒得噼噼啪啪響的松明的光，紅彤彤地搖曳了一陣，立即將窄小的車廂照得清清楚楚。座鋪上是用鎖鏈殘酷地綁起來的侍女——唉，誰會看錯呢！繡著櫻花的華麗錦袍上，垂著烏黑油亮的秀髮，斜插的金釵熠熠生輝。雖說裝束變了，那嬌小玲瓏的身材，搭著堵嘴毛巾的脖頸，幽婉矜持的側臉，不折不扣是良秀的女兒。我險些叫出聲來。

這時，我對面的一個武士慌忙起身，手按刀把，朝著良秀那邊怒目而視。我嚇得放眼望過去。良秀見此情景，好像進入了半瘋狂狀態。一直蹲伏在地上的他，猛地跳起來，雙手伸向前邊，情不自禁地想衝著車子奔去。偏不巧，前面已交代過，他待在遠處陰影中，分辨不清其容貌。然而，我剛這麼一想，不僅是良秀那大驚失色的臉，就

連他的身軀，彷彿被冥冥中一股力量騰空吊起似的，轉瞬之間竟然殺出幽暗，清晰地浮現到眼前。敢情，此刻隨著侯爺一聲令下：「點火！」那輛載著姑娘的檳榔毛車已被聽差們投去的松明點上了火，熊熊燃燒起來。

十八

火焰眼看著包圍了車篷。簷子上的紫色流蘇彷彿被扇也似的，嗖嗖搖曳。夜色中，下面依然可見白煙瀰漫，打著旋渦。火星兒像雨點一般飛濺，讓人覺得簾子啦，扶手啦，車樑上的金屬器具啦，一下子迸裂飄散——就別提有多麼慘厲啦。不，尚有甚焉者矣，火舌嘩嘩地燎著車兩側的格子窗，高高躡向半空。熾烈的火色猶如一輪紅日落地，天火噴發。方才我險些呼叫，此刻簡直失魂落魄，唯有茫然張嘴，定睛注視這恐怖景象。但是，身為人父的良秀呢——

良秀當時的表情，我至今不能忘懷。他不由得想朝車子那邊奔過去，卻在著火的那一瞬間，停下腳步，依然伸著雙手，像被吸住似的，直勾勾地盯著吞噬車子的烈火濃煙。他渾身披著火光，那張佈滿皺紋的醜陋面孔，就連鬍鬚梢兒都能看個分明。然而，不論是那雙張得大大的眼睛裡，還是歪斜的嘴脣邊兒上，抑或是兩頰肌肉那不停的抽搐，臉上歷歷表露出良秀心中所交集的恐懼、悲憤與驚訝。哪怕是即將問斬的強盜，乃至被拉到閻王殿之十惡不赦的罪人，都不會顯出如此痛苦的神態。就連強悍剛猛的武士也為之色變，戰戰兢兢地仰望著侯爺的臉。

侯爺則咬緊嘴脣，時而發出令人作嘔的瘳笑聲，緊緊盯著車子。而那輛車裡——唉，我無論如何也沒有勇氣詳細述說當時所瞧見的姑娘是什麼樣子。被煙嗆得仰起來的臉兒是那麼慘白，為了甩掉火焰竟弄得蓬蓬亂亂的頭髮是那麼長，還有那眼睜睜地化為火的繡了櫻花的錦袍是那麼絢麗——這是何等慘絕人寰的景象啊。尤其是夜風朝下面

一刮，煙隨之撲向姑娘的當兒，她的身影就浮現在紅底子上潑撒了金粉般的火焰中。她咬著堵嘴的毛巾，渾身扭動，幾乎要掙斷捆綁自己的鎖鏈。這情景讓人疑心，莫非是地獄中前世惡業之苦活現在眼前了。豈但是我，就連強悍剛猛的武士也不禁毛骨悚然。

這時，又一陣夜風颳過庭園裡的樹梢——大概人人都是這麼想的。這樣一種聲音剛剛劃破黑壓壓的天空某處，忽然有個綽綽黑物，下不著地上不著天，猶如圓球一般躍起，從正殿的屋脊徑直跳進燒得正猛的車廂。車兩側的朱漆格子窗給燒得噼啪亂響，七零八落，姑娘仰面倒著，它抱住姑娘的肩膀，發出裂帛似的尖叫，聲音穿透了煙，痛苦而悠長。接著又是兩三聲——「哎呀！」我們不由自主地異口同聲驚喊起來。抱住姑娘肩膀的，原來是那隻拴在堀川府邸裡的猴兒，諱名「良秀」。

十九

不過，看見這猴僅是一剎那的工夫。火星兒就像漆器上撒佈的金粉粒，朝空中迸發升騰，不消說是猴兒，連姑娘的身影也隱沒在黑煙深處。庭園當中間兒，唯有一輛燃燒著的車子，火勢旺盛，聲音駭人。不，與其說是火焰車，或許不如說是火柱，倒與這衝破星空沸沸騰騰的可怖的火景來得更貼切。

面對這火柱，良秀凝固了般地佇立著——好生奇怪。方才還彷彿在地獄裡受責罰，感到苦惱，而此刻，良秀那佈滿皺紋的臉上，竟泛出無可形容的光輝，儼然是心醉神迷的法悅^[31]之光輝。難道已忘記是在侯爺跟前嗎，他雙臂緊緊交抱著胸站在那兒。閨女拼命掙扎而死的情景似乎未映入他的眼簾。唯有絢麗的火焰之色，以及在其中備受苦難而死的女人的身姿，給他心裡帶來無比的欣喜——看上去就是這麼個光景。

然而奇怪的是，事情並不僅僅是此人好像歡歡喜喜地凝視獨生女兒臨終的痛苦。當時的良秀不知怎的彷彿已不是凡人了，卻有著不同尋常的莊嚴，活脫兒就像是夢中所見獅王之憤怒。所以，就連被突如其來的火勢驚起、啼叫喧鬧著在空中盤旋的無數夜鳥，似乎也不敢飛近良秀所戴的軟烏帽子。想必這些天真的鳥兒也看到了宛若圓光^[32]一般懸在他頭上的神祕威嚴吧。

鳥兒尚且如此，何況我們，甚至聽差也統統屏住氣息，心中充滿奇異的喜悅，感激得幾乎戰慄，直勾勾地注視良秀的臉，恰像瞧一尊開眼^[33]的佛。響徹天空的火焰車，為之靈魂出殼、呆立不動的良秀——何等的莊嚴，何等的歡喜。然而其中唯有坐在廊下的侯爺，判若兩人，臉色發青，嘴邊堆著泡沫，雙手緊緊抓住穿著紫裙褲的膝蓋，彷彿一頭口渴的野獸似的，喘個不停。……

二十

那一夜侯爺在融雪府焚車的事，無意中從什麼人嘴裡傳到世間去了。關於此事，好像頗有種種貶詞。首先，侯爺為什麼要燒死良秀的女兒——最多的謠傳是，戀愛不能遂願，出於仇恨而為。可是，毫無疑問，由於繪師脾氣邪行，為了畫屏風畫兒，不惜燒車乃至殺人，侯爺完全是予以懲罰之意。我甚至聽侯爺親口這樣說過。

再說那個良秀，也橫遭物議：一心想畫屏風，寧肯瞧著女兒當面給活活燒死，真是一副鐵石心腸。有人大罵良秀，說他為了畫畫兒，竟忘了父女之情，簡直禽獸不如。就連橫川那位方丈也這麼認為：「生而為人，倘為一藝一能臻於出神入化，竟不辨人倫五常，必墮地獄無疑。」

此後，過了一個來月，地獄變屏風終於畫好。良秀當即送到府上，恭恭敬敬請侯爺過目。適逢方丈也在座，一見屏風上的畫：烈火

狂飆，肆虐天地，令人驚怖，不覺倒吸一口涼氣。原本板著面孔，瞪著良秀的方丈，這時也禁不住拍著大腿讚道：「真鬼斧神工也！」侯爺聽罷此語，苦笑時的那副神態，我至今難以忘懷。

從此，至少府裡幾乎無人再說良秀的壞話了。因為無論誰，哪怕平日多麼恨良秀，見了那架屏風，都會出奇地為他那虔敬莊嚴的精神所打動，深深感受到火焚地獄的大苦難。

然而，等到那時，良秀早已不在人世。畫好屏風的第二天夜裡，他便在屋裡懸樑自盡了。讓獨生女兒先他而死，恐怕他也無法再安心地活下去了。他的屍體至今還埋在自家房屋的遺址上。尤其是那塊小小的碑石，幾十年來風吹雨淋，長滿青苔，早就成了一座不知墓主是誰的荒冢了。

[1] 地獄變是地獄變相的略稱，指亡靈在地獄裡受苦的光景。變相為佛語。

[2] 佛教五大明王之一。

[3] 在京都市中京區。

[4] 融(822—895)，嵯峨天皇之子，賜姓源，成為公卿。其府邸叫河原院，位於京都六條坊門以南，萬里小路以東。院內仿鬆島鹽釜的景緻，營造了庭園。每天運來海水，放在釜內燒，含鹽蒸氣升起，形成一景。源融因皇位問題被殺，據說從此夜間常鬧鬼。

[5] 日本舊地名，大部分劃入現在的京都府，一部分屬於兵庫縣。

[6] 裱衣也作裱衣，本系中國古字，訓作裡衣。

[7] 日本比叡山延歷寺三塔之一。

[8] 日本僧官的一個級別，其地位僅次於僧正(最高僧官)。

[9] 女巫是古代日本的祀神未婚女子。

[10] 古代印度宗教的女神，伴有睡蓮。

[11] 佛教裡降伏一切惡魔之神。

[12] 原文作放免，指典史(原文作檢非違使)廳最下級的差役。此詞原意是釋放(嫌疑犯或刑滿者)。由於往往利用刑滿出獄者擔任此職，故名。

[13] 即百濟川成(782—853)，日本平安時代初期畫家。

[14] 即巨勢金岡，日本平安時代的宮廷畫師。

[15] 按佛教，五趣指天上、人間、地獄、畜生、餓鬼。人死後，根據生前善惡，分別被送往這五個地方。

[16] 原文作「似繪」，流行於鎌倉時代(1185—1333)的肖像畫，側重寫生、記錄。流傳於世的有藤原隆信的《平重盛像》《源賴朝像》等。

[17] 天狗是一種想象的妖怪，有翼，臉紅鼻高，身居山中，神通廣大。此處指自吹自擂的人。

[18] 文殊是梵文文殊師利音譯的略稱。意譯「妙德」「妙吉祥」等。佛教大乘菩薩之一，以智慧知名。稚兒作孩童解。師利與尻同音(均讀作shili)，故文殊被視為男子同性戀的始祖。

[19] 國是日本明治維新(1868)之前的行政區劃名(由幾個郡組成，大者相當於現在的縣)。

[20] 十王即十殿閻王。閻王一語，來源於梵文，音譯是焰摩羅王，或叫閻羅。印度古神之一。原意為「地獄的統治者」或「幽冥界之王」，謂能判人生前之罪，加以賞罰。中國佛教唐末始有「十王」的傳說。分居地府十殿，故名。閻羅王排在第五位。後道教也沿用此說。

[21] 殿上人指五位以上公卿及六位的藏人，他們有資格上皇宮中的清涼殿、紫宸殿，故名。位是日本朝廷諸臣地位高低的標誌，從一位到八位共三十級，各有正、從之分，四位以下又有上、下之分。

[22] 原文作五衣，是舊時日本顯貴婦女的盛裝。在單衣外面穿上套在一起的五件夾衣，再罩以外衣。

[23] 妃嬪中地位最高的是女御，其次為更衣，皆侍寢。女御的爵位是三位，更衣是四位。

[24] 福德是佛教語，指善行以及由此獲得之福利。12世紀上半葉編成的日本古典文學名著《今昔物語》第一卷有云：「舍利弗兼備大智與福德，最宜在國內供養。」舍利弗在釋迦十大弟子中稱智慧第一。

[25] 日本古式建築的一種帶格子的板窗，用以遮蔽陽光，擋風雨。除非颶風下雨，白天通常吊起。

[26] 蒔繪是日本奈良時代(710—784)創始的一種漆法。在器具上刻圖紋，著以金、銀、銅、黃銅等粉(蒔繪粉)，再加工製成。

[27] 鞍馬是日本京都市左京區的地名。

[28] 猴子貯存在枯樹的空洞或岩石凹處的果實自然發酵釀成的酒狀液體。

[29] 狩衣亦稱布衣，原是狩獵服裝，但稍微短些，袖口有結紮用的帶子。

[30] 檳榔毛車(也叫蒲葵車)，日本古代貴人乘坐的牛車，車廂外貼著檳榔樹葉。

[31] 佛教語，因聞法或開悟而得到的喜悅。

[32] 佛教稱佛菩薩頭部放出的輪光。

[33] 也叫開光。佛教的宗教儀式之一。佛像塑成後，吉日致禮供奉。

父

文學樸 譯

這事發生在我上中學^[1]四年級的時候。

那年秋天，學校舉辦了一次從日光到足尾的歷時三天的參觀旅行。學校發給我們的油印通知單上規定：「早晨六點半在上野車站前集合，六點五十分開車……」

那天，我連早飯也沒正經吃就從家裡跑出去了。心裡雖想，坐電車到火車站，連二十分鐘也用不了，但還是不由得感到著急。站在電車站的紅柱子跟前等車的當兒，也是焦慮不堪。

天公不作美，陰沉沉的。令人覺得，四下裡工廠發出的汽笛聲一旦震撼那暗灰色的水蒸氣，說不定就會化為一陣濛濛細雨哩。在陰鬱的天空下面，火車馳過高架鐵道，運貨馬車駛向被服廠，店鋪一爿挨一爿地開了門。我站在那裡的電車站也來了兩三個人，個個都愁眉苦臉，顯得睡眠不足。好冷啊。——這當兒，開來一輛減價加班車。

車上很擠，我好容易才抓住拉手。這時有人從背後拍了拍我的肩膀說：「早上好！」

我趕緊回頭一看，原來是能勢五十雄。他也跟我一樣，身穿深藍色粗斜紋嗶嘰制服，將大衣捲起來搭在左肩上，纏著麻布綁腿，腰上掛著飯盒包兒和水壺什麼的。

能勢和我畢業於同一個小學，又進了同一個中學。他哪門功課都不特別好；另一方面，門門功課都可過得去。不過有些事他倒來得乖

巧，流行歌曲只要聽上一遍就能把曲調背下來。參觀旅行的途中晚上住旅館，他就神氣活現地給大家表演。吟詩、薩摩琵琶 [2]、曲藝、說書、相聲、魔術，他樣樣來得。他還擅長於比手畫腳、擠眉弄眼來逗人樂。因而在班上人緣不賴，也獲得了教師們的好評。我和他之間雖也有一些交往，可是說不上怎麼親密。

「你也來得挺早哇。」

「我一向來得早。」能勢邊說邊蹙了一下鼻子。

「不過前些日子你遲到啦。」

「前些日子？」

「上語文課的時候。」

「哦，是挨馬場訓的那回嗎？書法家也難免筆誤嘛。」能勢經常直呼老師的姓。

「我也捱過那個老師的訓。」

「是因為遲到嗎？」

「不，忘了帶課本。」

「仁丹吹毛求疵得厲害。」

「仁丹」就是能勢給馬場老師起的綽號。說著說著，電車已開到火車站跟前了。

電車還是像上的時候那麼擠，好容易才下了車，走進火車站一看，時間還早，同學才到了兩三個。我們相互說了聲「早上好」之

後，就爭先恐後地在候車室的長凳上坐下，照例興致勃勃地聊起天來。在我們這個年齡，都以「老子」代替「我」，自鳴得意。自稱「老子」的夥伴們，大談對這次旅行的估計，議論旁的同學，並說些老師的壞話。

「老泉可鬼啦。那傢伙有一本教員用的英文讀本，聽說事先他連一回也沒溫習過哩。」

「平野更鬼。據說考試的時候，他把歷史年代都寫在指甲上。」

「說起來，老師也鬼。」

「可不是鬼嗎！本間連receive^[3]這個字是i靠先還是e靠先都拿不準，他就靠那本教師用的讀本好歹糊弄著教呢。」

我們開口一個「鬼」，閉口一個「鬼」，沒一句正經話。能勢旁邊的凳子上坐著一個匠人打扮的，在讀報，他的鞋不但失去了光澤，而且前頭還裂了口。當時流行一種「馬金萊」鞋，能勢就送給這個人的鞋一個雅號，叫「啪金萊」。

「‘啪金萊’可真絕啦。」大夥兒不禁笑了起來。

我們越發得意，就去注意出出進進候車室的形形色色的人，並一一加以只有東京的中學生口中才說得出來的刻薄的譏諷。在這一點上，我們當中沒有一個遜色的老實人，其中尤以能勢的形容最損，也最俏皮。

「能勢，能勢，看看那位大娘。」

「她那副長相活像一隻懷了孕的河豚。」

「這邊的搬運夫也似乎像個什麼。你說呢，能勢？」

「像卡爾五世^[4]。」

最後能勢簡直獨自把壞話都包下來了。

這時同學當中的一個發現了個古怪的人，站在列車時刻表前面，查對那些密密麻麻的數字。他身穿暗褐色西服上衣，深灰色粗條紋褲子裡的兩條腿細得像跳高用的撐竿一樣，寬邊舊式黑禮帽下面露出花白頭髮，看來已上了歲數，脖子上卻圍了一條黑白格子的醒目的手絹，腋下輕輕地夾著一根長長的紫竹手杖。不論服裝還是舉止，活像是把《笨拙》^[5]上的插圖剪下來，將它立在這熙熙攘攘的火車站上了。由於找到了新的笑柄而興高采烈的那個同學，樂得兩肩直顫，拽拽能勢的手說：「喂，你瞧那傢伙怎麼樣？」

於是，我們就把視線集中在那個怪人身上。那個人臉部略挺，從西服背心的口袋裡掏出一隻繫著紫色條帶的鏤殼大懷錶，一個勁兒地核對列車時刻表上的鐘點。我雖然只瞥見了他的側臉，卻一眼就認出那是能勢的父親。

但是在場的同學誰也不知道。所以個個都想聽能勢恰如其分地形容一下這位滑稽的人物，於是大家興致勃勃地盯著能勢，準備大笑一場。我當時作為一箇中學四年級的學生，是無從揣度此時此刻能勢的心情的。我差點兒冒出「那是能勢的father^[6]哩」這麼一句話。

這當兒，我聽見能勢說道：「那傢伙嗎？他是個倫敦乞丐。」

不消說，大家鬨堂大笑起來。有人還故意挺起臉，掏出懷錶，學能勢的父親的姿勢。我不由得低下了頭，因為我沒有勇氣去看當時能勢臉上作何表情。

「說得妙!」

「瞧，瞧他那頂帽子。」

「貧民窟裡才找得到吧？」

「貧民窟裡也找不到的。」

「那麼只好到博物館去嘍。」

大家又趣味盎然地笑了。

陰天的火車站黑得跟黃昏時分一樣。我在半明半暗中悄悄地打量著那位「倫敦乞丐」。

不知什麼時候透出了微弱的陽光，窄窄的一條光帶從高高的天窗朦朦朧朧地照射進來。能勢的父親正好處在光帶之中。——不論目光所及的地方還是看不見的地方，周圍一切都在活動，並像霧一樣籠罩著這棟巨大的建築物，難以辨別這是人聲鼎沸還是物體的轟鳴。然而唯獨能勢的父親卻一動也不動。這個身穿舊式西服、與現代風馬牛不相及的老人混在川流不息的人的洪水當中，斜戴著過時的黑禮帽，右手掌心上託著系紫色條帶的懷錶，依然像《笨拙》上的剪影那樣佇立在列車時刻表前面……

事後我暗中打聽出，能勢的父親當時正在大學的藥房工作，是為了在上班途中看看自己的兒子跟同學一道去旅行的場面，才特地到火車站來的——事先他也沒有告訴兒子一聲。

中學畢業後不久，能勢五十雄就患肺結核病故了。我們在中學的圖書室為他舉行了追悼會，我站在戴了制服帽的能勢遺像前致悼詞。我在悼詞中加上了這麼一句：「你素日孝敬父母……」

- [1] 日本戰前中學是五年制，高等學校(相當於大學預科)是三年制，戰後改為三三制。
- [2] 16世紀後半葉創始於薩摩國(今鹿兒島縣西部)的一種四弦琵琶。
- [3] 英語，意為「得到，收到」。——編者注
- [4] 卡爾五世(1500—1558)，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皇帝。
- [5] 英國諷刺漫畫雜誌。
- [6] 英語，意為「父親，爸爸」。——編者注

猴子

文潔若 譯

那時我剛剛結束遠洋航行，雛妓(軍艦上對見習軍官的稱呼)好容易快要自立了。我乘的A號軍艦駛進了橫須賀港口。第三天下午，大約三點鐘，響亮地傳來通知上岸的人集合的號聲。記得該輪到右舷的人上岸了。大家剛在上甲板排好，這一次，又突然響起了全體集合的號聲。事情當然不同尋常。不瞭解內情的我們，一邊走上艙口，一邊互相說著：「出了什麼事？」

全體集合之後，副艦長說了大致這樣的話：「……最近艦裡發生過兩三起丟東西的案子。尤其是昨天鎮上鐘錶店的人來的時候又丟了兩隻銀殼懷錶。今天要對全體人員進行身體檢查，同時檢查一下隨身物品……」鐘錶店的事情是初次聽說的，至於有人丟東西的事，我們早有所聞。據說一個軍士和兩個水兵都丟了錢。

既然是檢查身體，大家都得脫光衣服。幸而方交十月初，漂在港內的紅浮標受著烈日照晒，看上去使人覺得還像是夏天呢，所以這也算不了什麼。感到尷尬的是那些打算一上岸就去逛的夥伴們，一檢查，就從兜裡翻出了春畫什麼的，侷促不安地漲紅了臉也來不及了。有兩三個人似乎還捱了軍官的揍。

一共有六百人呢，檢查一遍要耽誤不少工夫。真是洋洋大觀。六百個人都脫了衣服，把上甲板排得水洩不通。尤其是臉和手腕子都黑黝黝的輪機兵，由於這次失盜，他們一度遭到嫌疑，這會子連三角褲衩都扒了下來，氣勢洶洶地要求查個仔細。

上甲板正鬧得天翻地覆，中甲板和下甲板已開始檢查起隨身物品來了。每個艙口都派了見習軍官來站崗，上甲板的人們當然一步也走不下來。我剛好負責下甲板，就和其他夥伴一道去檢查水兵的衣囊和小箱子什麼的。自從上了軍艦，我還是頭一遭幹這種事兒，既要摸摸橫樑後頭，又要把放衣囊的隔板裡邊翻個遍，比想象的要麻煩多了。後來，跟我一樣當見習軍官的牧田，好容易找到了贓物。懷錶和錢一股腦兒都在姓奈良島的訊號兵的帽盒裡。據說其中還有服務員丟失的那把柄上鑲著藍貝殼的小刀呢。

於是下令「解散」，接著就要求「訊號兵集合」。其他夥伴就別提有多麼高興了。尤其是曾經被懷疑過的輪機兵，更是歡喜萬分。可是訊號兵集合後才發現奈良島不在。

我缺乏經驗，對這方面的事一無所知。據說在軍艦裡，有時會出現找到贓物而抓不到犯人的情況。當然，犯人已經自殺了，十之八九是在煤庫裡上吊，幾乎沒有跳海的。不過，我乘的這艘軍艦聽說還有用小刀剖腹的，沒有死掉就被人發現了，總算保住了一條命。

正因為如此，奈良島失蹤的訊息好像使軍官們嚇了一跳。特別是副艦長那個慌勁兒，我至今還記得清清楚楚。他的臉色變得刷白，那種擔心的神情，看上去怪可笑的。上次打仗的時候，他還曾以驍勇馳名呢。我們看著他，互相交換輕蔑的眼色，心想：平時還淨講什麼精神修養呢，怎麼竟驚慌失措成這個樣子。

副艦長一聲令下，我們立即在艦內搜查開了。這時沉湎在愉快的興奮當中的，恐怕不只是我一個人。這就好比是著火時看熱鬧的那種心情。警察去抓犯人的時候，不免要擔心對方會抵抗，軍艦裡卻絕不會有這樣的事。我們和水兵之間嚴格地存在著等級之分——只有當了軍人才能知道這個界線是多麼清楚。對我們來說，這是個極大的仗勢。我幾乎是興高采烈地跑下了艙口。

牧田也是這時跟我一道下去的夥伴中的一個，他興致勃勃地從背後拍拍我的肩膀說：「喂，我想起了那次逮猴子的事兒。」

「嗯，今天的猴子沒那麼敏捷，放心好了。」

「可別麻痺大意，讓他跑掉了。」

「左不過是一隻猴子，跑就跑唄。」

我們邊說著笑話，邊走下去。

那隻猴子是遠洋航行到澳大利亞時，炮長在布里斯班跟人要來的。航海途中，駛入威廉港的兩天之前，它拿了艦長的手錶銷聲匿跡。於是整個軍艦鬧得人仰馬翻。一方面也是因為長途航行中大家正閒得無聊，炮長本人自不用說，我們連工作服也沒換，全體出動，下自輪機艙，上至炮塔，都找了個遍，這場混亂，非同小可。其他人討來和買來的動物也不少。我們跑去時，一路上又是給狗絆住，又是塘鵝叫，用繩子吊起來的籠子裡，鸚哥像發了瘋似的扇翅膀，好像是馬戲棚子著了火似的。過一會兒，那猴子也不知是打哪兒怎麼鑽出來的，手裡拿著那隻表，忽然在上甲板出現了，驀地想往桅杆上爬。剛好有兩三個水兵在那兒幹活呢，它當然逃不了。其中一個人馬上就抓住了它的脖子，於是它乖乖受擒。手錶只是玻璃碎了，損失不大。後來炮長提議罰猴子絕食兩天。可是多有意思，期限還沒到呢，炮長就破壞了罰規，親自喂猴子胡蘿蔔和白薯吃。他還說什麼：「瞧它那麼垂頭喪氣的，即便是猴，於心也不忍啊。」——說句題外的話，我們去找奈良島時的心情，確實頗像是追猴子時的心情。

當時，我第一個走到下甲板。你大概也知道，下甲板一向是黑咕隆咚的，這兒那兒，擦得乾乾淨淨的金屬機件和上了油漆的鐵板發著暗淡的光。——我覺得有些喘不上氣來，簡直受不了。我摸著黑，朝

著煤庫走了兩三步，只見煤庫的裝煤口露出一個人的上半截身子。我差點兒喊出聲來。這個人正從這小口子向煤庫裡鑽呢，先把腳伸進去了。臉給深藍色水兵服的領子和帽子遮住了，從這邊看不出是誰。而且光線不足，只能看見上半身朦朦朧朧地浮現出來。但是我立即感覺到那就是奈良島。這麼說來，他當然是為了自殺而進煤庫的嘍。

我感到興奮異常。這是一種無法形容的愉快的興奮，渾身的血彷彿都要沸騰起來。這也可以說是握槍等待的獵人看到獵物時的那種心情吧。我幾乎是不顧一切地撲向那個人，比獵犬還敏捷地用雙手按住他的肩膀。

「奈良島。」我的聲音尖而發顫，也說不清是責備呢還是罵他。那個人當然就是犯人奈良島。

「……」

奈良島沒有甩開我的手，他從裝煤口露出半截身子，安詳地抬頭望望我的臉。光用「安詳」這個字眼兒還不足以形容。這是使出了渾身的力氣，可又不得不保持的那種「安詳」。他沒有選擇的餘地，被逼得無可奈何，好比是風暴過去後，被刮斷了的帆桁憑靠剩下的那點力氣，試圖回到原來的地方去。這就是那種迫不得已的「安詳」。由於沒有遇上我原來預料到的那種抵抗，我就無意之中產生了類似不滿的心情，因而越發感到焦躁氣憤，默默地俯視著那張「安詳地」仰望著我的臉。

我再也沒有看到過那樣的臉。連魔鬼對那樣的臉看一眼，想必都會哭出來。你沒有真正看到過，我這麼說，你恐怕也是難以想象的。我大概能夠把他那雙淚汪汪的眼睛形容給你聽。他嘴角的肌肉像是忽然變成了不隨意肌似的抽動了幾下，興許這一點你也揣想得到。還有他那汗涔涔的、臉色很壞的面容，也還容易描述。但是把這一切加在

一起的那種可怕的神色，任何小說家也是不能表達的。我當著你這個小說家的面，也敢這麼斷言。我感到，他的表情閃電般地擊毀了我心裡的什麼東西。這個訊號兵的臉竟給了我那麼強烈的打擊。

我機械地問他道：「你想幹什麼？」

不知怎的，我覺得這個「你」，彷彿指的是我自己。倘若有人問我：「你想幹什麼？」我怎麼回答好呢？誰能夠心安理得地回答說：「我想把這個人當成罪犯。」有誰看見了這張臉，還說得出這樣的話？這麼寫下來，時間就顯得挺長似的，其實一眨眼的工夫我心裡就閃過了這些自咎的念頭。就在這當兒，我聽見他說了聲「太見不得人了」，聲音雖然不大，我聽著卻很難過。

你也許會把這情景形容作「聽上去好像是我暗自這麼說的」。我只感到，這話像打了一針似的刺著了我的神經。我當時真恨不得跟奈良島一道說「太見不得人了」，朝著比我們偉大得多的什麼東西低下頭去。不知什麼時候，我撒開了按著奈良島肩膀的手，好像我自己就是個被抓住的犯人似的，呆呆地佇立在煤庫前面。

下面的事情，我不說你大概也料想得到。那一天奈良島關了一天禁閉。第二天被押送到浦賀的海軍監獄去了。有一件事，我不大願意說，那裡經常叫囚犯「運炮彈」。那就是在相隔八尺的兩個臺子上放上二十來斤重的鐵球，讓囚犯不斷地搬來搬去。對囚犯來說，再也沒有比這更痛苦的刑罰了。記得我過去向你借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其中有這樣一句話：「要是迫使囚犯多次重複無謂的苦工，諸如從甲桶往乙桶裡倒水，再從乙桶往甲桶裡倒回去，那個囚犯準會自殺。」海軍監獄的囚犯真是這麼幹的，沒有人自殺倒令人覺得奇怪呢。我抓到的那個訊號兵就被押送到那兒去了。他滿臉雀斑，個子矮矮的，一看就是個怯懦的老實人。

當天傍晚，我正跟其他的見習軍官一道憑欄看著暮色即將降臨的港口時，牧田來到我身邊，用揶揄的口吻說：「你活捉了猴子，立了大功啊。」他大概以為我心裡怪得意的呢。

「奈良島是人，不是猴子！」

我粗聲粗氣地回了他一句，迅速離開了欄杆。夥伴們一定覺得很奇怪。因為我和牧田在海軍軍官學校的時候就是莫逆之交，從來沒拌過嘴。

我獨自沿著上甲板從艦尾走向艦首，欣慰地回顧副艦長由於擔心奈良島的安危，曾怎樣驚慌失措。當我們把訊號兵看作猴子的時候，唯獨副艦長卻把他作為人寄予同情。我們竟對副艦長抱輕蔑的態度，簡直是愚蠢透頂，太不像話了。我羞愧得無地自容，低下了頭。我儘量不讓皮鞋發出聲音，沿著暮色蒼茫的上甲板從艦首折回到艦尾。我覺得讓禁閉室裡的奈良島聽到精神抖擻的鞋聲未免太過意不去了。

據說奈良島是為了女人的緣故而偷竊的。不知道刑期是多久。起碼也得在黑暗的牢房裡蹲上幾個月吧。猴子是可以免受處分的，人卻不行。

菸草與魔鬼(%//%)

文潔若 譯

菸草這種植物，本來日本是沒有的。那麼它是什麼時候從國外移進來的呢？關於年代，種種記錄並不一致。有的說是慶長年間^[1]，也有的說是天文年間^[2]。到了慶長十年左右，全國各地好像都在栽培了。文祿年間^[3]，吸菸已普遍流行，甚至出現了這樣一首世態諷刺詩：

莫要說是禁菸令，
一紙空文禁錢令，
天皇御旨無人聽，
郎中診病也不靈。

菸草又是誰帶進來的呢？舉凡歷史學家都會回答說，是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但未必盡然。傳說中，另外還有一種回答。據說菸草是魔鬼從什麼地方帶來的，而魔鬼又是天主教神父(多半是方濟各司鐸^[4])萬里迢迢帶到日本來的。

這麼一說，天主教徒也許會責備我誣衊了他們的神父。依我說，事實好像確是如此，因為，南蠻^[5]的天主來到的同時，南蠻的魔鬼也來了——輸進西洋的善的同時，也輸進西洋的惡，此乃極其自然之事。

但是魔鬼是不是真的把菸草帶進來了呢？這一點我也不敢保證。據阿那托爾·法朗士^[6]的作品，魔鬼曾企圖用木樨草花來誘惑一位修士。那麼，它把菸草帶到日本來的說法就不一定是捏造的了。即使是捏造的，在某種意義上也許會意想不到地接近於事實呢。由於具有上述看法，我想在下面記載一個輸入菸草的傳說。

天文十八年^[7]，魔鬼變成方濟各·沙勿略手下的一名傳教士，經過漫長的航程，安然無恙地來到日本。它之所以能變成一名傳教士，乃是因為那個傳教士本人在阿媽港還是什麼港口上了岸，一行人所乘的船隻就起了錨，把他擱在岸上。魔鬼一直把尾巴卷在帆桁上，倒掛著暗中窺伺船裡的動靜。於是，它就搖身一變，變成了那個傳教士，成天伺候方濟各司鐸。當然，倘若這位先生去造訪浮士德博士，他還能變成穿紅大氅的體面騎士呢。這點把戲耍起來算不得什麼。

可是到日本一看，跟他在西洋時讀過的《馬可·波羅遊記》所記載的大相徑庭。首先，遊記把這個國家描述得似乎遍地是黃金，但是到處也找不到這樣的跡象。看光景，只要用指甲搓搓十字架，把它變成金的，就頗能誘惑此地的人們。馬可·波羅還說，日本人靠珍珠之類的力量獲得了起死回生之術，這恐怕也是扯謊。既然是謊言，只要見井就往裡面吐口唾沫，讓疫病流行，大多數人將會痛苦得把死後昇天堂的事忘得乾乾淨淨。——魔鬼裝出一副虔誠的樣子，跟隨方濟各司鐸到處參觀，心裡這麼想著，兀自躊躇滿志地微笑起來。

但是隻有一件糟糕的事，就連魔鬼也無可奈何。方濟各·沙維爾乍來到日本，教既沒傳開，連一個信男信女也還沒有呢，魔鬼也就找不到可誘惑的物件。對這一點，連魔鬼也頗感到尷尬。別的不說，眼下就無所事事，不知道該怎麼去消磨光陰才好。

魔鬼左思右想，它打算種點花草來解悶。離開西洋時，它就在耳朵眼裡裝了各式各樣植物的種子。至於土壤，從附近借一塊田就成了。對此舉連方濟各司鐸也滿口贊成。司鐸只當是自己手下的這個傳教士想在日本移植西洋藥草什麼的呢。

魔鬼馬上把犁和鎬頭借來，耐心地耕起路旁的園子來了。

正當初春潮潤季節，隔著瀰漫的霞霧深處，咣——傳來遠處寺院懶洋洋的鐘聲。聲音是那麼清越悠揚，不像聽慣了的西洋教堂的鐘那樣怪嘹亮的，啾啾震耳。——那麼，魔鬼待在這樣的太平景象當中，是不是心裡就感到輕鬆了呢？才沒有那麼回事呢。

魔鬼一聽到這梵鐘的聲音，馬上就皺起眉頭，比聽了聖保羅教堂的鐘聲還要難受，他就死命地翻起地來。因為人們一旦聽到這不緊不慢的鐘聲，沐浴在明媚的陽光底下，那心情就會奇妙地鬆弛下來，既不想行善，也不想作惡了。魔鬼特地渡海來誘惑日本人，這豈不白跑一趟嗎！魔鬼頂討厭勞動了，以致由於手掌上沒有繭子，捱過伊凡的妹妹^[8]的責罵。它為什麼如此賣力地掄起鎬頭來了呢？純粹是為了驅走那一不小心就會纏住它、使它變得有道德的那種瞌睡才這麼拼命的。

魔鬼終於花了幾天工夫把地翻好，然後將藏在耳朵裡的種子播種在壟裡。

又過了幾個月，魔鬼撒下的種子萌芽，長莖，到了當年的夏末，寬闊的綠葉子把園子裡的土整個覆蓋了。但是誰也不知道這種植物叫什麼。連方濟各司鐸親自問魔鬼，它都只是咧嘴笑笑，默不作聲。

後來這植物莖部的頂端開了一簇簇的花兒，是漏斗形的淡紫色的花。魔鬼大概因為辛勤勞動過一場，花兒開了，感到頗為高興。早禱和晚禱後，它就到田裡來不遺餘力地蒔弄。

有一天(這事兒恰好出在方濟各外出幾天去傳教的期間)，一個牛販子牽了一頭黃牛打園子旁邊經過。一看，一個身穿黑袍、頭戴寬邊帽的南蠻傳教士在圈著籬笆、紫花盛開的園子裡，正一個勁兒地給葉子除蟲呢。那花兒太罕見了，牛販子不由得停下步來，摘下斗笠，畢恭畢敬地向那個傳教士招呼道：「喂，神父大人，那是什麼花兒呀？」

傳教士回過頭來。他是紅毛兒，矮鼻子，小眼睛，一看就是個好脾氣的人。

「這個嗎？」

「是啊。」

紅毛兒倚著籬笆搖了搖頭。他用半吊子日本語說：「對不起，這個名字我可不能告訴人。」

「哦？是方濟各大人不許你說出去嗎？」

「不，不是的。」

「那你不能告訴我呢？最近我也受到方濟各神父大人的感化，信了教，你看！」

牛販子得意揚揚地指了指自己的胸部。果然，他脖子上掛著個小小的黃銅十字架，它正在陽光照耀下閃閃發光呢。也許太晃眼了，傳教士皺了皺眉，低下頭去，隨即用比剛才還要和藹的語調半真半假地說：「那也不成。這是我們國家的規矩，不準告訴人。你還不如自己猜猜看呢。日本人挺聰明，一定猜得著。要是猜中了，地裡長的東西，我一股腦全送給你。」

牛販子還以為傳教士在跟自己開玩笑呢。他那被太陽晒黑了的臉上泛著微笑，故意使勁地歪歪腦袋說：「是什麼呢？一時半會兒可猜不出來呀。」

「哎，用不著今天就猜出來。三天之內，你好好想想，再來吧。問人也沒關係。要是猜中了，就統統給你，此外還給你紅葡萄酒。要麼就給你張《人間天堂》畫吧。」

對方太熱心了，牛販子未免感到吃驚。「那麼，要是猜不著，怎麼辦呢？」

傳教士把帽子往後戴戴，一邊甩甩手，笑起來了。他笑聲像烏鴉那麼尖，牛販子都有些覺得奇怪了。

「要是猜不著，我就跟你要點什麼。咱們是在打賭。猜得著還是猜不著，反正就押這一注。要是猜中了，就全都給你。」紅毛兒說著說著，那聲調又變得溫和了。

「好的。那麼我也豁出去啦，你要什麼，就給你什麼。」

「什麼都給？連牛都肯給嗎？」

「要是你不嫌棄，現在就給。」牛販子邊笑邊撫摸黃牛的額頭，他好像一直以為這是和藹可親的傳教士在開玩笑呢。「可要是我贏了，那個開花的草就是我的了。」

「好的，好的，一言為定。」

「答應了。我以主耶穌基督之名發誓。」

傳教士聽罷，一雙小眼睛忽閃忽閃的，滿意地吭哧了兩三下鼻子。他左手叉腰，略微挺起胸脯，用右手摸摸紫花說：「要是猜不

中，我就要你的肉體和靈魂。」

紅毛兒說著，掄起右胳膊，摘下帽子來。蓬亂的頭髮裡面長著兩隻山羊角般的大犄角。牛販子的臉色不禁變得刷白，失手把斗笠掉在地下了。也許是太陽西斜的緣故，地裡的花兒和葉子一霎時都失去了光澤。連牛都不知道被什麼嚇住了，低垂著犄角，以一種大地轟鳴般的聲音叫著。

「你答應我的話也得算數。你不是以那個我忌諱叫的名字發誓了嗎！不要忘了，期限是三天。那麼，再見！」

魔鬼以瞧不起人的、但又假裝殷勤的腔調這麼說著，又故意恭恭敬敬地向牛販子鞠了個躬。

牛販子後悔自己不該麻痺大意，上了魔鬼的當。照這樣下去，終歸要給那個「惡魔」抓住，肉體和靈魂都將在「永無止息的烈火」中焚燒。這樣一來，他不是白白放棄過去的信仰而領洗了嗎？

但是他既然憑著主耶穌基督之名發過誓了，就不能收回諾言。當然，如果有方濟各司鐸在場，好歹還能想出個辦法；不湊巧，目前司鐸外出了。究竟怎樣才能將計就計，不讓魔鬼的陰謀得逞呢？他連覺也不睡，足足想了三天。為了做到這一點，非得想法瞭解那個植物的名稱不可。但是連方濟各司鐸都不曉得，又有誰能知道呢？……

在期限將滿的那天晚上，牛販子終於牽著黃牛，悄悄走到傳教士住著的房屋旁邊。那座房屋挨著園子，房前就是大道。走去一看，傳教士大概也已經睡著了，窗戶裡連燈光都沒有。雖然有月亮，卻是個陰沉的夜晚，地裡寂靜無聲，這兒那兒，在微暗中依稀能夠看到紫花寂寞的姿影。原來牛販子想到了一個沒有多大把握的主意，才強打起精神，躡手躡腳來到這裡。可是這片萬籟俱寂的景物使他望而生畏，

他想幹脆就這樣回去算了。尤其想到那位長著山羊那樣的犄角的仁兄正在那扇門後面做地獄的好夢呢，於是勉強鼓起來的勇氣也就窩窩囊囊地消失了。但轉念一想，怎麼能把肉體和靈魂交給「惡魔」呢，絕不能這麼洩氣啊。

於是，牛販子一面祈求聖女馬利亞的庇護，一面斷然實行了預先想好的計劃。那就是把牽著的黃牛的韁繩解下來，照著牛屁股狠狠地打一下，猛地把它趕進園子裡去。

牛屁股被打得疼痛難忍，它就躡了起來，撞垮了籬笆，把園子踐踏個稀爛。它還把犄角三番兩次撞在房屋的牆板上。蹄子聲和哞哞的叫聲洪亮地響徹四周，震撼著薄薄的夜霧。這時有人開啟窗戶，露出臉來。雖然黑咕隆咚地看不清楚，肯定是變成傳教士的魔鬼嘍，只覺得透過黑暗還能清清楚楚地看見它頭上的犄角。

「這畜生，幹嗎踩我的菸草園子！」

魔鬼甩甩手，用發暈的聲音嚷道。他大概剛剛睡著就給吵醒了，氣得要命。

牛販子正躲在園子後面窺伺著呢。魔鬼這話，他聽起來覺得就像是耶穌的福音一樣……

「這畜生，幹嗎踩我的菸草園子！」

跟所有類似的故事一樣，這個故事也結束得很圓滿。也就是說，牛販子順利地猜中了菸草這個名字，賭贏了魔鬼，並且把園子里長的東西統統據為己有。

但是我老早就認為這個傳說恐怕有更深的含義。因為魔鬼儘管未能把牛販子的肉體和靈魂弄到手，卻得以使菸草遍佈日本。這麼說

來，正如牛販子之獲救伴隨著墮落的一面，魔鬼的失敗也伴隨成功的一面吧。魔鬼連摔個跤也不會白白站起來的。當人自以為戰勝了誘惑的時候，說不定已經進了圈套呢。

順便再略記一下魔鬼的下落。方濟各司鐸剛一回來，就憑著他手裡牧杖的威力終於把魔鬼從當地驅逐走了。但是那以後，它似乎仍舊扮作傳教士到處流浪。還有關於建立南蠻寺的時候它經常出入京都的記載呢。也有關於愚弄鬆水彈正^[9]的果心居士就是這個魔鬼的說法，關於這一點，小泉八雲^[10]先生業已寫過，這裡就不贅述了。自從豐臣、德川兩氏禁傳外教以來^[11]，起初魔鬼還露露面，終於還是完全離開日本了。……關於魔鬼的記載，只寫到這裡為止。進入明治年代後，它再度來日，但對它的活動情況我卻毫無所知，不勝遺憾……

[1] 慶長年間是1596年至1615年。

[2] 天文年間是1532年至1554年。

[3] 文祿年間是1592年至1595年。

[4] 方濟各·沙勿略(1506—1552)，西班牙天主教耶穌會的傳教士，曾在印度和日本傳教。司鐸是神父的尊稱。

[5] 日本室町時代(1392—1573)末期至江戶時代將呂宋、爪哇等南洋各島稱作南蠻。後來又把經由南洋而來的西歐(主要是西班牙、葡萄牙)人叫作南蠻人，並將天主教叫作南蠻宗，天主教堂叫作南蠻寺。

[6] 阿那托爾·法朗士(1844—1924)，法國小說家、評論家。

[7] 1549年。

[8] 伊凡的妹妹是俄國小說家列夫·托爾斯泰(1828—1910)的童話《傻瓜伊凡》中的人物。凡是到她哥哥伊凡家來吃飯的客人，她都要檢查一下他們的手掌，沒有繭子的就不許入座。

[9] 鬆永彈正即鬆永久秀(1510—1703)，日本室町時代末期的武將。彈正是他的職稱。

[10] 小泉八雲(1850—1903)，原為英國人，叫拉夫卡迪奧·赫恩，生於希臘。1890年以記者身份去日本，並與日本女人小泉節子結婚，入了日本籍，著有關於日本的英文著作多種。

[11] 豐臣秀吉統一全國後，於1587年下令禁止天主教。日本武將德川家康(1542—1616)於1603年成立江戶幕府，1613年重新下令禁止天主教。

大石內藏助的一天 [1]

文學樸 譯

明媚的陽光照射著緊閉的拉窗，老梅樹參差不齊的枝影鮮明如畫，映在從右到左伸展兩三丈的一扇扇窗紙上。大石內藏助良雄原為淺野內匠頭 [2] 的家臣，當時被交給細川家管制。他背向拉窗，雙膝齊並，正襟危坐，一直在專心致志地看書。那本書大概是細川家的一位家臣借給他的《三國志》中的一冊。

這個房間裡一共有九個人。其中片岡源五右衛門剛剛到廁所去了。早水藤左衛門到下房去聊天，還沒有回來。還剩下吉田忠左衛門、原總右衛門、間瀨久太夫、小野寺十內、堀部彌兵衛、間喜兵衛六人。他們似乎都忘記了照射著拉窗的陽光，有的埋頭看書，有的在寫信。也許是因為這六個人全都是年過半百的老人，春寒料峭的房間裡萬籟俱寂。即使偶然有人清清嗓子，聲音也輕得連微微飄蕩著的墨香都不會被震動。

內藏助的視線忽而從《三國志》移開，似乎在凝視遠方。他默默地把手伸到身邊的火盆上烘著。罩著鐵絲網的火盆裡，埋著的木炭底下，紅灼灼的炭火微微映亮炭灰。內藏助一感到火的熱氣，心裡就又洋溢著怡然自得之情。剛好是去年臘月十五日為故主報了仇，撤到泉兵寺的時候，他吟道：「快哉雪恨身可舍，塵世之月無雲遮。」當時的滿意心情又油然而生。

退出赤穗城以來，近兩年的歲月裡，他在焦慮和策劃過程中，耗費了多少心血啊。單是為了抑制容易感情用事、急於求成的同夥的輕

率行動，等待時機慢慢成熟，他操的心就絕非一般。而且仇人家派出的奸細不斷地在窺探他的動靜。他裝作放蕩不羈，以矇騙這些奸細，同時又必須設法消除他這樣的放蕩的假象在夥伴當中引起的疑慮。他回想起往昔怎樣在山科^[3]和圓山^[4]計議，當時難言的苦衷又湧上心頭。然而，一切都過去了，目的已經達到了。

如果說還有未了事宜的話，那就是官方對一夥四十七人的處分。處分準不會是為時很遠的事。是啊，一切都過去了，目的已經達到了。而且不單單是完成了復仇的行動，一切都是以與他的道德上的要求幾乎完全一致的形式完成的。他不僅因完成事業而心滿意足，同時還嚐到了發揚道德的滿足。而且，無論從復仇的目的來考慮，還是從採取的手段來看，這種怡然自得是問心無愧的。可以說是滿足到了頂點……

內藏助這麼想著，舒展眉頭，隔著火盆向吉田忠左衛門搭話說：「看來今天相當暖和啊。」

吉田忠左衛門也許由於看書疲倦了，把書伏在膝上，在用手指比畫著習字。他回答說：「可不是嘛。天氣太暖和了，這麼待著，直髮困。」

內藏助微微一笑。今年新春，富森助右衛門三杯屠蘇酒^[5]下肚就醉了。他吟道：「今日又迎春，縱然閒睡心無愧，武士願已償。」內藏助就是因為忽然想起了這首俳句才微笑的。其寓意與良雄當前躊躇滿志的心情剛好吻合。

「畢竟是大功告成，鬆了一口氣吧。」

「對，這也有關係。」

忠左衛門拿起手邊的菸袋，裝上煙，文靜地吟味著煙香。早春的下午是那麼明朗靜寂，吐出來的一縷青煙裊裊上升，逐漸消失了。

「咱們都再也沒有想到還能過上這麼悠閒的日子。」

「是啊。我做夢也沒想到還能再趕上春天。」

「看來咱們都挺走運呢。」

兩個人心滿意足地互相望著笑了笑。這時，良雄背後的拉門上映現一個人影，一隻手伸到門拉手上，人影隨即消失，接著身材魁梧的早水藤左衛門走進了房間。倘若不是這樣，良雄必定還會以自豪的滿足心情繼續沉湎在早春溫煦的陽光之下。可是紅光滿面的藤左衛門笑咪咪地來到他倆當中，不由分說地把他們拉回到現實生活中來；而他們呢，當然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看來下房倒挺熱鬧的。」忠左衛門說著又點燃了一袋煙。

「今天是傳右衛門官人值班，所以聊得格外起勁。片岡等人也是剛才到了那邊就坐下不走了。」

「怪不得耽擱了那麼久。」

忠左衛門被煙嗆得悽然笑了笑。不斷揮筆疾書的小野寺十內突然想起了什麼似的，抬了抬頭，目光卻又立即落在紙上，一個勁兒地繼續寫下去。他大概正給在京都的妻子寫信呢。

內藏助眯起眼睛笑著說：「有什麼趣聞嗎？」

「沒有，還是照樣瞎扯。不過，方才近鬆講起甚三郎的故事的時候，傳右衛門官人等都是含著眼淚聽的。此外——是呀，這麼說來，

倒是有個很有趣兒的事情呢。據說自從咱們殺掉吉良官人以來，江戶城內流行起報仇雪恨之類的事來啦。」

「哈哈，真沒有想到呀。」

忠左衛門以詫異的神色看了看藤左衛門。不知怎的，藤左衛門把這個故事講給別人聽的時候，似乎很得意。

「我剛才聽說了類似的兩三檔子事。發生在南八丁堀的湊町附近的事尤其可笑。事情是這樣引起的：附近米店的老闆在澡堂裡跟旁邊染房的夥計吵起架來，原因大概是洗澡水濺了他這類雞毛蒜皮的事。結果，染房夥計掄起水桶把米店老闆痛揍了一頓。於是米店的一個學徒氣憤不過，傍晚埋伏在那兒，乘染房夥計外出的時候，突然舉起鐵鉤^[6]砍進了對方的肩膀。聽說他是邊喊‘給主人報仇，看我的厲害’邊乾的……」

藤左衛門說說笑笑地比畫著。

「那簡直亂來一氣。」

「看來那夥計受了重傷。可是鄰居反而同情那學徒，你說怪不怪。另外，通町三巷發生了一起，新曲町二巷也發生了一起，還有什麼地方也發生了一起。總之，到處都發生這樣的事。聽說都是在學咱們呢，豈非怪事？」

藤左衛門和忠左衛門相視而笑。他們聽到復仇之舉給江戶人心的影響，不論多麼微小，也必然是痛快的。唯獨內藏助一個人，一手支著額頭，露出不感興趣的樣子，默不作聲。他本來挺滿意，藤左衛門這番話卻使他的心頭罩上了微妙的陰影。話雖這麼說，他自然用不著對自己的行為造成的一切後果承擔責任。即便他們完成了復仇快舉

後，報仇雪恨在江戶城內風靡一時，他當然也是問心無愧的。儘管這樣，他感到原來自己心裡熱乎乎的情緒多少有點涼下去了。

說實在的，當時他只是對自己一夥人所幹的事竟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產生了影響而感到有些驚訝而已。如果是平時，他就會同藤左衛門和忠左衛門一起一笑了之。但是這個事實卻給他當時那躊躇滿志的心裡驀地播下了不快的種子。這恐怕是由於他那心滿意足的情緒帶有異想天開的實質，竟肯定自己的行動和一切後果，在不知不覺中和事實邏輯背道而馳吧。當然，這時他心裡絲毫沒有打算這樣來分析問題。他只覺得春風得意的深處有一股刺骨的冷氣，使他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惱火。

可是，內藏助沒有笑這一點，似乎並沒有特別引起這兩個人的注意。是呀，憨厚的藤左衛門大概真心實意地相信，他本人感興趣的事情內藏助也會感興趣。不然他就不會親自到下房去特地把細川家當天值班的家臣堀內傳右衛門領到這裡來。可是，他幹什麼都認真，回過頭對忠左衛門說了聲「把傳右衛門官人叫來吧」，就立即拉開隔扇，輕鬆愉快地向下房走去。不大工夫，他仍面帶微笑，伴隨著一看就挺樸訥的傳右衛門揚揚得意地回來了。

「真是，竟讓您勞步，實在惶恐。」

忠左衛門一看見傳右衛門就代替良雄笑容可掬地打招呼說。傳右衛門為人樸實、直率，良雄等人自從受到管制以來，早就和他之間結成了故舊一般的深厚情誼。

「早水兄非要我來，我雖然怕打擾你們，可還是來了。」

傳右衛門坐下來就挑起粗眉，晒得黝黑的雙頰的肌肉像是要笑似的抽搐著，四下裡打量在座的人們，於是，無論是看書的還是揮筆寫

字的，都向他致意。內藏助也殷勤地向他打了招呼。其中只有堀部彌兵衛顯得有點滑稽。他把沒讀完的《太平記》^[7]攤在跟前，戴著眼鏡就打起盹來，一醒過來就慌忙摘了眼鏡，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甚至間喜兵衛也被他這副模樣逗樂了，衝著旁邊的屏風，繃著臉忍俊不禁。

「傳右衛門官人似乎討厭老人，總也不到這裡來。」

內藏助一反常態，口齒流利地說。這是由於雖然略受到干擾，他的內心深處還樂滋滋地盪漾著先前的滿足之情。

「不，倒不是由於這個緣故，可總是給那邊的各位挽留住，不知不覺就談下去了。」

「我剛剛聽說，你們講到很有趣的事情呢。」忠左衛門也從旁插話說。

「有趣的事情——是指……」

「指的是江戶到處都學著報起仇來了。」藤左衛門說罷，笑嘻嘻地看看傳右衛門，又看看內藏助。

「哦，是那檔子事呀。人心確實是很奇妙的。看來黎民百姓受到你們的忠義的感染，也都想仿效那樣的行動。在改變上上下下墮落的風氣方面，可以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如今盛行的淨是我們根本不想看的淨瑠璃啦，歌舞伎劇什麼的，所以是上好時機。」

對內藏助來說，談話的苗頭又不對了，於是他故意鄭重其事地講了一些謙卑的話，想巧妙地扭轉話題。

「您誇獎我們的忠義，我們感謝。可是，我個人的想法是首先感到丟臉。」他說著，環視了在座的人們，「原因是，雖然赤穗藩人員眾多，可是正如您所看到的，這裡的淨是身份低下的人。當然，最初連奧野將監 [8] 這樣的警衛長 [9] 也這個那個地參與了磋商，可是中途變了卦，終於脫離了同盟，真是令人遺憾。此外，進藤源四郎、河村傳兵衛、小山源五左衛門等人都比原總右衛門的地位高，佐佐小左衛門等人也比吉田忠左衛門的身份高，可是即將起義的時候都變了心。其中還有我的親屬。因此，也就難怪我會感到恥辱了。」

隨著內藏助這番話，室內的空氣失去了先前的快活勁兒，頓時呈現出嚴肅的氣氛。在這個意義上，他可以說是按照自己的意圖扭轉了話題。至於這麼一來人們的談話是否就能使內藏助感到愉快了，那又當別論。

聽了他的感想，早水藤左衛門把兩個拳頭在膝上蹭了兩三下，說：「他們個個都是十足人面獸心的傢伙。沒有一個夠得上武士資格。」

「不錯，像高田群兵衛那號的，還不如畜生呢。」忠左衛門揚眉望著堀部彌兵衛，像爭取同情似的。

慷慨激昂的彌兵衛自然不甘寂寞：「完成起義的那天早晨，我們遇到了他，我覺得啐他兩口也不解氣。因為他恬不知恥地來到我們面前，還說實現了願望真是大喜啦什麼的。」

「高田也夠噲，可是小山田莊左衛門等人也是不可救藥的傢伙。」間瀨久太夫自言自語地說。

於是，原總右衛門和小野寺十內也異口同聲地罵起變節分子來了。連沉默寡言的間喜兵衛，雖然不開口，也頻頻點著白髮蒼蒼的

頭，對大家的意見表示贊同。

「不管怎麼樣，再也想不到像他們那樣的傢伙竟跟你們這些忠臣是同一個藩的。正因為如此，不用說武士，連黎民百姓似乎也都在罵那些無功受祿的飯桶武士。岡林空之助官人雖然去年剖腹死了，可是風傳也還是親戚們商定，逼他剖腹自殺的。即使不是那樣，事到如今，恐怕也免不了受那個汙名。何況別人呢。江戶的情況就是這樣，人們見義勇為，甚至仿效復仇，再說老早以前大夥兒就感到氣憤，說不定會把這號人給斬掉呢。」

傳右衛門激昂地斷然說，表情不像是在講旁人的事。看他那個架勢，他本人首先就有可能去擔當斬掉那些人的任務。吉田、原、早水、堀部等人在他的影響下似乎都激動起來，越發惡狠狠地痛罵亂臣賊子。——可是其中唯有大石內藏助仍把雙手放在膝上，百無聊賴地望著火盆發呆，話也少了。

他發現了這樣一個新的事實：他把話題扭轉的結果，在犧牲變了心的舊友們的基礎上，他們的忠義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表揚。於是在他心裡吹拂的春風再度消失了幾分溫暖。當然，他並不僅是為了扭轉話題才為變節分子表示惋惜的。實際上他對他們的變節行為既覺得遺憾，也感到不快。可是他固然可憐那些不忠的武士，卻並不憎恨他們。人情的向背和世態的炎涼，他都深有體驗。在他看來，他們的變心，大多是十分自然的。如果允許用率直這個詞，那真是率直到令人遺憾的程度。因此，他對他們始終持寬容的態度，何況在已經報了仇的今天，對他們唯有憐憫地一笑而已。社會上的人們似乎覺得殺了他們也不解氣。為什麼為了將我們捧作忠義之士就非把他們當成衣冠禽獸不可呢。我們同他們之間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差別。江戶平民受到的奇妙影響早就使內藏助感到不愉快了。他又從以傳右衛門為代表的

輿論中看到了這次變節分子所受到的影響。二者的性質雖然不同，但也難怪他怫然不悅了。

可是，這還不算，內藏助的不快註定要火上加油。

傳右衛門看到他沉默不語，推測大概是由於他態度謙虛的關係，就更加欽佩他的為人。為了表達自己的欽佩之情，這位純樸的肥後^[10]武士硬把話題一轉，立即開始對內藏助的忠義倍加讚揚：「過去曾聽一位博學多聞的人說過，中國有某位武士，他為了伺機替主人報仇，甚至吞了煤炭變成了啞巴。可是，他的苦痛遠遠比不上內藏助官人吧，因為官人還要違心地裝出一副放蕩的樣子。」

傳右衛門先講了這樣一段開場白，然後滔滔不絕地談起內藏助一年前盡情地放蕩的逸事。到高尾^[11]和愛宕^[12]去賞紅葉時他也裝瘋，心裡該是多麼痛楚啊。對於一心搞苦肉計的他來說，在島原^[13]和祇園^[14]參加賞櫻花宴會也一定是痛苦的……

「聽說那時京都還流行過‘紙糊大石輕飄飄，腹中無物是草包’這樣的打油詩。把天下人欺騙到這種地步，不是十分巧妙行事，是辦不到的。先前天野彌左衛門官人稱讚您沉著勇敢，是非常有道理的。」

「哪兒的話，那不算什麼。」內藏助勉強回答說。

內藏助這種謙虛謹慎的態度似乎使傳右衛門感到講得不夠透徹，同時越發覺得他的品格高尚。他本來是朝著內藏助的，這時又轉向長期在京都值勤^[15]的小野寺十內，更加熱情地表示欽佩之意。他這種像孩子般熱切的勁頭，大概使一夥人中以博學多聞著稱的十內感到既可笑又可愛吧，他樸實地迎合著傳右衛門的意思，詳細地敘述了當時

內藏助為了矇騙仇人家派出的奸細，身著法衣，經常到升屋的名妓夕霧那裡去的情況。

「那樣一本正經的內藏助，當時作過《花街小景》這樣一首歌。這歌又很叫座兒，花街柳巷到處都唱。而且當時內藏助穿上黑色法衣，在祇園的櫻花凋謝、花瓣紛落之中，醉醺醺地走著，人們起鬨，管他叫浮華公子，浮華公子。也難怪《花街小景》這支歌會流行，內藏助的放蕩行為會出名。只要一提到內藏助，夕霧也好，浮橋也好，島原和撞木町^[16]的有名的太夫^[17]們就都爭相殷勤招待他。」

內藏助聽十內講這樣的話，簡直像受了侮辱，心裡很不是滋味。同時，又不由得想起以前的放蕩行為。對他來說，那是色彩鮮明得出奇的記憶。他在回憶當中，看到長蠟燭的光，聞到沉香油的味道，還聽到三絃奏加賀小調^[18]的聲音。十內剛才提到的《花街小景》的歌詞「果然是，珠淚撲簌，把紅袖溼遍，淚撲簌，皮肉生涯，露水緣」，以及妖嬈美麗得像是來自東宮的夕霧和浮橋，也浮現在他的腦際。他當時是怎樣盡情地享受這種記憶猶新的放蕩生活的啊。在那放蕩的生活中，一霎時他又是怎樣感到心曠神怡，而把復仇的事完全拋在腦後的啊。他是個正直的人，不肯自欺而否定這個事實。當然，由於他對人性瞭解得那麼透徹，他連做夢也想不到這檔子事是不道德的。因此，把他的一切放蕩行為都看作是他盡忠的手段而予以表揚，使他感到不快，同時又感到內疚。

內藏助這麼料想著，他聽到自己裝瘋賣傻的苦肉計受到稱讚而怫然作色，也就不足為奇了。他意識到，心裡剩下的那一點和暖的春風，再次受了打擊後眼看就蕩然無存了。現在心裡只是籠罩著一層冷冰冰的陰影：他對一切誤解有反感，又因為自己沒有預料到這種誤解，而對自己的愚蠢也有反感。他的報仇行動，他的同夥，最後還有他本人，大概會隨著這種任意讚賞之聲傳之後世吧。——面對這樣不

愉快的事實，他在炭火即將熄滅的火盆上烘著手，避開傳右衛門的視線，悲傷地嘆了一口氣。

幾分鐘以後，大石內藏助藉口去廁所離座出來，獨自倚著簷廊的柱子，望著那古老庭院裡的寒梅老樹聳立在青苔和石頭之間，開放著鮮豔的花朵。夕暉溟濛，栽在院中的竹叢陰影處早已暮色蒼茫。可是隔著紙拉門，興致勃勃的談笑聲不絕。他邊聽著，邊感到一抹哀情慢慢包圍了自己，隨著梅花吐出的微香沁透到冷徹的內心深處。這種寂寞，無以名狀的寂寞，到底是從哪兒來的呢。——內藏助仰望著像鑲嵌在蔚藍天空中般的、堅硬冰冷的花朵，一動不動地久久佇立在那裡。

[1] 日本封建時代，常把姓冠在職稱前面，名字則附在職稱後面。此處的內藏助(內藏廳次官)是大石良雄(1659—1703)的職稱。大石是播州赤穗的城主淺野長矩的家臣之長，淺野因在接待天皇特使的過程中幾次遭到幕臣吉良的捉弄出醜，於1701年3月拔刀砍傷吉良，當天被迫剖腹自殺，領地被沒收。大石率領淺野家臣46人於次年臘月夜襲吉良宅邸，殺死吉良，為其主淺野報了仇。

[2] 內匠頭是宮廷中司營造、殿宇裝飾等的機構內匠寮的長官。內匠是宮廷中的工匠。

[3] 京都市東山區的地名。

[4] 京都市東山西麓的日本式公園，與八阪神社毗鄰。

[5] 屠蘇酒是新年喝的酒，浸以山椒、橘皮、肉桂等。

[6] 一種帶木柄的鐵鉤，做武器用。

[7] 14世紀寫成的一部小說，記載了日本南北朝的對抗。作者據傳是小島法師等人。

[8] 將監是近衛府的判官(律令制的四等官之一)。近衛府是古時掌管宮中警衛、行幸等事的機關。

[9] 原文作番頭，江戶時代在宮中擔任警衛和雜務的番眾之長。

[10] 日本舊國名，在今熊本縣。

[11] 京都市右京區的地名，自古以來賞紅葉的勝地。

- [12] 京都市西北、上嵯峨北部的一座山。
- [13] 京都市下京區西部，當時這裡有花街。
- [14] 京都八坂神社舊稱，附近一帶有花街。
- [15] 原文作勤番。江戶時代，各地諸侯的家臣輪流到江戶的藩邸來值勤，擔任軍事和警備工作。也有派到當時天皇的宮殿所在地京都值勤的。
- [16] 江戶時代京都南部伏見區的花街。
- [17] 一級妓女的職稱。
- [18] 原文作加賀節，室町時代流行於加賀的小曲。加賀是舊國名，在今石川縣南部。

戲作三昧 [1]

文潔若 譯

—

那是天保三年 [2] 九月間的一個上午。從早晨起，神田同朋町的鬆湯澡堂照例擠滿了浴客，依然保持著幾年前問世的式亭三馬 [3] 的滑稽本里所描述的「神祇、釋教、戀、無常，都混雜在一起的澡堂」 [4] 那幅景象。這裡有個梳媽媽髻兒 [5] 的，正泡在澡水裡哼唱俗曲 [6]；那裡有個梳本多髻兒 [7] 的，浴罷在擰手巾；另一個圓圓前額、梳著大銀杏髻 [8] 的，則讓擦澡的替他沖洗那刺了花紋的背；還有個梳由兵衛髻 [9] 的，從剛才起一個勁兒洗臉；再有就是一個剃光頭的，蹲在水槽 [10] 前面不停地衝澡；此外也有專心致志地玩著竹製的玩具水桶和瓷金魚的頑童 [11]。一片濛濛熱氣之中，在從視窗射進來的朝陽映照下，模模糊糊地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們，溼漉漉的身子柔和地閃著光，在狹窄的沖澡處蠕動著。澡堂裡熱鬧非凡。首先是澆水和木桶碰撞聲；其次是聊天唱小調，從櫃檯那兒還不時傳來打拍板 [12] 的聲音。因此，石榴口 [13] 裡裡外外簡直像戰場一樣嘈雜。這還不算，商販啦，乞丐啦，都掀開布簾進來。浴客更是不斷地進進出出。

在這一片雜亂當中，有個六十開外的老人謙恭地靠在角落裡，靜靜地擦洗污垢。他兩鬢的頭髮黃得挺難看，眼睛好像也有點毛病。但是，瘦削的身子骨兒卻很結實，說得上是棒勢，手腳的皮雖鬆了，卻

還有一股子不服老的硬朗勁兒。臉也一樣，下頷骨挺寬的面頰和稍大的嘴巴周圍顯出動物的旺盛精力，幾乎不減當年。

老人仔仔細細地洗罷上半身，也沒用留桶^[14]澆一澆就洗起下半身來了。不管用黑色甲斐絹^[15]搓多少遍，他那乾巴巴、滿是細碎皺紋的面板也搓不出什麼污垢來。這大概使老人忽然勾起了秋季的寂寥之感，他只洗了一隻腳，就像洩了氣一般停下了攥著布巾的手。他俯視著留桶裡渾濁的水，窗外的天空清晰地映現在水裡，稀疏朗朗的枝子上掛著紅紅的柿子，下面露出瓦屋頂的一角。

這時「死亡」在老人心裡投下了陰影。但是這個「死亡」卻不像過去威脅過他的那樣有恐怖的因素；猶如映現在桶裡的天空，它是那麼寧靜親切，有一種解脫了一切煩惱的寂滅之感。倘若他能夠擺脫塵世間所有的勞苦，在「死亡」中永眠，像個天真爛漫的孩子似的連夢也不做，那他將會多麼高興啊。他不但對生活感到疲倦，幾十年來不斷寫作，也使他精疲力竭……

老人茫然若失地抬起眼皮來。四下裡，伴隨著熱鬧的談笑聲，許許多多赤身露體的人們在水蒸氣當中穿梭般地活動著。石榴口裡的俗曲聲中夾進了唱小調^[16]和優西可諾調^[17]的聲音。剛剛在他心中投下陰影的「死亡」，在這裡當然絲毫也看不到。

「哎呀，先生。想不到在這樣的地方碰見了您。我做夢也沒料到曲亭先生^[18]會一大早來洗澡。」

老人聽到有人這麼招呼他，吃了一驚，一看，旁邊有個紅光滿面、中等身材、縮著細銀杏髻^[19]的人，前面擺個留桶，肩上搭塊溼手巾，笑得挺起勁。他浴罷，大概正要用淨水衝身。

馬琴瀧澤瑣吉微笑著，略帶嘲諷地回答說：「你還是那麼快活，好得很。」

二

「哪裡的話，一點兒也不好。說起好來，先生，《八犬傳》才越寫越出色，離奇呢，寫得真好啊。」那個綰著細銀杏髻的人把肩上的手巾放在桶裡，拉開嗓門談開了，「船蟲^[20]化裝成盲女，企圖害死小文吾^[21]。他一度給抓起來，遭到嚴刑拷打，最後莊介^[22]把他營救下來，這段情節安排得妙極了。這樣一來，莊介和小文吾又重新相逢。鄙人近江屋平吉只是個賣小雜貨的，雖不才，自認為對小說還是有研究的。就連我對先生的《八犬傳》都挑不出毛病來。我算是服了。」

馬琴又默默地洗起腳來。他對熱愛自己作品的讀者一向懷有一定的好感，可決不會因此就改變對那個人的評價。對他這樣一個聰明人來說，這是極其自然的事。但奇怪的是，相反，他對一個人的評價也從來不會損害他對那個人的好感。因此，在一定的場合，他能夠對同一個人同時產生輕蔑和好感。這位近江屋平吉正是這樣一個熱心的讀者。

「寫那樣大部頭的作品，花的力氣也不同尋常啊。眼下先生稱得上是日本的羅貫中嘍——哎呀，這話說得造次啦。」

平吉又朗笑起來。正在旁邊沖澡的一個身材矮小、面板黝黑、綰著小銀杏髻、長著一雙對眼兒的人，大概被他的笑聲嚇了一跳，回過頭來打量著平吉和馬琴，露出一副莫名其妙的神色，往地上吐了口痰。

馬琴巧妙地把話題一轉，問道：「你還熱衷於發句 [23] 嗎？」然而並不是因為對眼兒的表情使他感到有些不安，他才這麼做的。他的視力幸而已衰退到看不清這些了。

「蒙先生詢問，惶恐得很。我本來搞不好，偏偏喜歡這些，厚著臉皮三天兩頭到處參加評詩會 [24]。但不知怎麼回事，總也沒有長進。喏，先生怎麼樣？對和歌、發句有沒有特殊的興趣？」

「不，那玩意兒我雖做過一個時期，可完全做不好。」

「您別開玩笑啦。」

「不，大概是不合脾胃，直到現在也還沒入門呢。」

馬琴在「不合脾胃」這個詞上加重了語氣。他並不認為自己不會做和歌、俳句。當然，他自信對這方面還是懂得不少的。但是他一向看不起這一類的藝術。因為不論和歌還是俳句，篇幅都太小了，不足以容納他的全部構思。抒情也好，敘景也好，一首和歌或俳句不論作得多麼出色，它的思想內容填在他的作品裡也僅僅是寥寥數行而已。對他來說，這樣的藝術是第二流的。

三

他加強語氣說「不合脾胃」，是含有這樣輕蔑之意的。不巧近江屋平吉好像全然沒聽懂。「哦，敢情是這麼回事啊。我原以為像先生這樣的大作家，不拘什麼都能一氣呵成呢。俗話說得好：天不與二物。」

平吉用擰乾了的手巾使勁搓身，搓得面板都發紅了，用含蓄的口吻說。馬琴說的本是謙虛之詞，卻被平吉照字面上來理解了，對此，自尊心很強的馬琴感到莫大的不滿。更使他不痛快的是平吉那種含蓄

口吻。於是他把手巾和搓身絹往地下一扔，直起腰來，面呈不悅之色，用炫耀的口吻說：「不過，當今的和歌作家和俳句師父的水平，我還是有的。」

話音未落，這種孩子氣的自尊心忽然使他不好意思起來。就連方才平吉對《八犬傳》讚不絕口的時候，他也沒怎麼覺得高興。那麼，現在反過來被看成是個不會作和歌、俳句的人，卻又感到不滿，顯然是個矛盾。他驀地醒悟到這一點，恰似掩蓋內心的羞愧一般，急匆匆地把留桶裡的水從肩上澆下來。

「是啊，不然的話，您也寫不出那樣的傑作啊。這麼說來，我能看出您會作和歌、俳句，我的眼光也了不起吧。哎呀，怎麼替自己吹起來了。」

平吉又鬨笑起來。剛才那個斜眼兒已經不在左近了，他吐的那口痰也給馬琴澆的水沖掉了。但馬琴當然比方才還要感到惶恐。

「哎呀，不知不覺談了這麼半天，我也去泡泡澡吧。」

馬琴感到怪尷尬的，他這麼招呼了一聲，邊生自己的氣，邊慢騰騰地站起來，準備離開這位和藹可親的忠實讀者。

由於馬琴那麼一誇口，平吉似乎覺得連他這個忠實讀者臉上都添了光彩。他像是追在馬琴後面般地說：「先生，改天請您作一首和歌或俳句好不好？您答應了？可別忘記啊。那麼我這就告辭了。您路過我家的時候，請在百忙之中進來坐一坐。我也會到府上去叨擾的。」

於是平吉邊把手巾重新涮洗一遍，目送著朝石榴口走去的馬琴的背影，心想：回家後，該怎樣把遇見曲亭先生的事講給老婆聽呢？

石榴口裡幽暗得像黃昏一般。漆漆熱氣籠罩得比霧還要濃，馬琴眼睛不好使，晃晃悠悠地用手分開人群，總算摸索到了澡池的一角，好容易把滿是皺紋的身子泡在水裡。

水有點熱。他感到熱水浸入了指甲尖，就深深吸了口氣，慢條斯理地四下裡看了看。半明半暗中露出七八個腦袋，有的在聊天，也有的哼唱著小調。融化了油脂的滑膩膩的澡水面上反射著從石榴口透進來的昏暗光線，懶洋洋地晃動著。令人噁心的「澡堂子味兒」撲鼻而來。

馬琴的構思素來是富於浪漫色彩的。以澡堂子的水蒸氣為背景，他眼前自然而然地浮現出自己正在寫的小說中的一個情景。有個沉甸甸的船篷。船篷外面，隨著日暮，海上似乎起了風。拍著船舷的浪濤聲，聽起來挺沉悶的，像是油在晃盪。與此同時，船篷呼啦呼啦響，多半是蝙蝠在撲扇翅膀。有個船伕似乎對這聲音感到不安，悄悄地從船舷朝外面瞥去。籠罩著霧的海面上空，陰沉沉地掛著紅色的月牙。於是……

這時，他的構思猛地被打斷了。因為他突然聽見石榴口裡有人在批評他的小說；而且不論聲調還是語氣，都好像是故意講給他聽的。馬琴本來已經要離開澡池了，但是打消了這個念頭，靜靜地側著耳朵聽那個人的批評。

「什麼曲亭先生啦，著作堂主人啦，淨吹牛，其實馬琴寫的都是人家故事的翻版。別的不說，《八犬傳》不就簡直是模仿《水滸傳》的嗎！當然，不去探究的話，情節倒還有趣兒，敢情他根據的是中國小說嘛。單是把它讀一遍就不簡單哪。這還不算，卻又抄襲起京傳 [25] 的作品來了，簡直讓人目瞪口呆，氣都沒法生了。」

馬琴老眼昏花地對這個詆譏他的人盯著看。給熱氣遮得看不清楚，卻像是原先待在他們旁邊的那個縮著小銀杏髻的對眼兒。這麼說來，一定是因為剛才平吉稱讚了《八犬傳》，惹得他一肚子火，故意拿馬琴來撒氣。

「首先，馬琴寫的玩意兒全是耍筆桿兒，肚皮裡什麼貨也沒有。僅僅是把‘四書’‘五經’講解一通，活像是個教私塾的老學究。因此他又不諳世事。從他光是寫從前的事兒就可以證明這一點。他寫不出現實生活中的阿染久鬆^[26]，所以才寫了《鬆染情史秋七草》^[27]。要是借馬琴大人的口氣來說嘛，這樣做是其樂無窮的。」

倘若一方懷著優越感，就不可能產生憎惡的感情。對方的這番話雖然使馬琴感到生氣，奇怪的是他卻恨不起那個人來。相反，他很想表示一下自己的輕蔑。他所以沒這麼做，大概畢竟是因為上了歲數，懂得剋制之故。

「相形之下，一九^[28]和三馬可真了不起。他們筆下的人物寫得多自然，真是栩栩如生啊。絕不是靠一點小技巧和半瓶醋的學問勉強湊成的，跟蓑笠軒隱者之流大大地不同。」

就馬琴的經驗而言，聽人家貶低自己的作品，不但使他不愉快，而且也感到有很大的危險。這並不是由於承認人家貶得對，因而感到沮喪，而是由於認為人家貶得不對，因而以後的創作動機就會不純了。由於動機不純，可能屢屢寫出畸形的作品。僅僅以迎合潮流為目的的作家又做別論，多少有氣魄的作家，反倒容易陷入這樣的危險。因此馬琴至今儘量不去讀對自己作品的那些指責。但另一方面卻又禁不住想去讀一讀這樣的批評。一半是因為受到這樣的誘惑，他才在澡堂裡聽起小銀杏髻的誹謗的。

他發覺了這一點，立即責怪自己太愚蠢，不該這麼懶洋洋地泡在水裡，他不再聽小銀杏髻那尖細嗓門兒了，猛地邁出了石榴口。透過蒙蒙熱氣可以看到窗外的藍天，空中浮現出沐浴著溫煦的陽光的柿子。馬琴走到水槽前面，平心靜氣地用淨水衝身。

剛才那個人也許因為是對眼兒的關係，沒有看到馬琴已經邁出了石榴口，誤以為他還在場呢，就在浴池裡對他繼續進行著猛烈抨擊：「反正馬琴是個冒牌貨，好個日本的羅貫中！」

五

但是，馬琴離開澡堂時，心情是鬱悶的。對眼兒那番刻薄話，至少在這個範圍內確實起到了預期的效果。他邊在秋高氣爽的江戶市街上走著，邊審慎地琢磨和掂量著在澡堂裡聽到的苛刻批評。他當即證明了這一事實：不論從哪一點來考慮，那都是不值一顧的謬論。然而他的情緒一旦被擾亂了，似乎很不容易恢復平靜。

他抬起憂鬱的眼睛望望兩旁的商店。店裡的人們跟他的心情風馬牛不相及地埋頭於當天的營生。印著「各國名茶」字樣的黃褐色布簾、標明「真正黃楊^[29]」的梳子形黃色招牌、寫著「轎子」的掛燈^[30]、算命先生那印著「卜筮」二字的旗幟——這些東西參差不齊地排成一列，亂哄哄地從他眼前掠過去。

「我對這些批評並不以為然，可為什麼竟弄得如此煩惱呢？」馬琴繼續想下去，「使我不痛快的首先是那個對眼兒對我懷著惡意。有什麼辦法呢？不管原因何在，只要是有人對我心懷惡意，就會使我不愉快。」

他這麼想著，對自己的怯懦感到羞愧。說實在的，像他這樣態度傲慢的人固然不多，對別人的惡意如此敏感的也少見。他當然老早就

覺察到了這一事實：從行為上來看似是截然相反的兩種結果，其實起因於同一種神經作用。

「可是，另外還有使我不愉快的原因。那就是我被擺到和那個對眼兒對抗的地位上了。我一向不喜歡這樣，所以我才從來不跟人打賭。」

他琢磨到這裡。從他那抿得緊緊的嘴脣這時忽然咧開這一點就看得出，當他更深入地探究下去時，心情起了意想不到的變化。

「最後還有一樁，把我放到這樣一個處境的竟然是那個對眼兒，這也確實使我感到不快。倘若他不是這麼個渺小的對手，就一定足以引起我的反感，以致把心中的不快發洩在他頭上。可是跟這樣一個對眼兒交鋒，叫我如何是好呢？」

馬琴苦笑著仰望高空。鷓鷹快活的鳴聲，跟陽光一道雨點般地灑下來。一直悶悶不樂的他，感到心情逐漸舒暢了。

「但是，不論對眼兒怎麼詆譏我，頂多不過是使我覺得不愉快而已。鷓鷹再怎麼叫，太陽也不會停止旋轉。我的《八犬傳》一定能夠完成。到那時候，日本就有了古今無與倫比的一大奇書。」

他恢復了自信，這樣自我安慰著，在窄小的巷子裡拐了個彎，靜靜地走回家去。

六

到家一看，幽暗的門廊臺階底下，擺著一雙眼熟的麻花趾祥兒^[31]竹皮草屐。一看到它，那位來客沒有表情的面孔就浮現到馬琴眼前。他憤憤地想到，又得耽誤工夫，討厭死了。

「今天上午又完啦。」他邊這麼想著，邊邁上臺階，女用人阿杉慌里慌張地出來迎接他。她手按地板，跪在那裡，抬頭望著他的臉說：「和泉屋的老爺在房間裡等著您回來哪。」

他點點頭，把溼手巾遞給了阿杉。但是他說什麼也不願意馬上到書房去。

「太太呢？」

「燒香去了。」

「少奶奶也去了嗎？」

「是的，帶著小少爺一道去了。」

「少東家呢？」

「到山本先生家去了。」

全家人都出門了。一抹失望般的感覺掠過他的心頭。他無可奈何地拉開了門旁書房的紙榻扇。

一看，房間中央端坐著一個白白的臉上滿是油光、有些裝腔作勢的人，銜著一個細細的銀製煙桿兒。他的書房裡，除了貼著拓本的屏風和掛在壁龕^[32]內的一副紅楓黃菊的對聯而外，沒有任何像樣的裝飾。沿牆冷冷清清地排列著一溜兒五十幾個古色古香的桐木書箱。窗戶紙大概過了年還沒換過呢，東一塊西一塊，破洞上補著白紙。在秋日映照下，上面浮現著芭蕉殘葉婆婆娑娑的巨大斜影。正因為如此，來客的華麗服裝就越發和周圍的氣氛不協調了。

「啊，先生，您回來了。」

剛一拉開紙榻扇，客人就口齒伶俐地這麼說著，畢恭畢敬地鞠了一躬。他是書店老闆和泉屋市兵衛，當時聲譽僅次於《八犬傳》的《金瓶梅》，就是由該書店出版的。

「讓你久等了。今天一早我難得地去洗了個澡。」

馬琴不由自主地略皺了皺眉，跟平時一樣彬彬有禮地坐下來。

「哦，大清早去洗了個澡，那可真是……」

市兵衛發出了一種表示非常欽佩的聲音。像他這樣對任何瑣事都動不動就感到欽佩——不，是做出一副欽佩的樣子——的人，也是少見的。馬琴慢條斯理地吸著煙，照例把話題轉到正事上來。他尤其不喜歡和泉屋表示欽佩的這股勁兒。

「那麼，今天有何貴幹？」

「嗯，又向您討稿子來了。」

市兵衛用指尖把煙桿兒轉了一下，像女人一樣柔聲說。這個人的性格很特別。在大多數場合下，他外面的表現和內心的想法是不一致的。豈止不一致，簡直是表現得截然相反。因此，當他打定主意非要做什麼事的時候，說起話來反倒準是柔聲柔氣的。

馬琴聽了他這個聲調，又不禁皺了皺眉。

「稿子嘛，可辦不到。」

「哦，有什麼困難嗎？」

「不僅是困難。今年我攬下了不少讀本，無論如何也抽不出空來搞合卷 [33]。」

「嗯，您可真忙啊。」

市兵衛說罷，用煙桿兒磕磕菸灰筒，於是做出一副剛才的話已忘得乾乾淨淨的神色，突然談起鼠小僧次郎太夫的事來。

七

鼠小僧次郎太夫是個有名的大盜，今年五月上旬被捕，八月中旬梟首示眾。他專門偷大名^[34]府，把贓物施捨給窮苦的老百姓，所以當時他有了個古怪的外號叫義賊，到處受到讚揚。

「據說被他偷的大名府有七十六座，錢數達三千一百八十三兩二分，多麼驚人哪。雖是個盜賊，可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馬琴不由自主地產生了好奇心。市兵衛這番話是蘊含著自滿的，因為他每每能夠向作者提供素材。這種自滿當然使馬琴感到氣憤。儘管氣憤，還是引起了好奇心。他頗有一些作為藝術家的稟賦，在這方面大概格外容易受到誘惑。

「嗯，可真了不起啊。我也聽到了種種風言風語，可沒想到竟是這樣。」

「總之，他說得上是賊中之豪傑吧。聽說以前還當過荒尾但馬守^[35]老爺的隨從什麼的，因此對大名府內部的情況瞭如指掌。據斬首前遊街示眾時看到他的人說，他長得胖胖的，挺討人喜歡，當時穿著深藍色越後^[36]縐綢上衣，下面是白綾單衣。這不完全像是您的作品裡出現的人物嗎？」

馬琴含糊其詞地回答了一句，又點了一袋煙。市兵衛才不是個含糊一下就會給嚇倒了的人呢，他說：「您看怎麼樣？把次郎太夫搬到

《金瓶梅》裡來寫如何？我很清楚您非常忙，但是求求您啦，還是答應下來吧。」

他把話題從鼠小僧一下子就轉回到催稿子上去了。對他慣用的這個手段已經習以為常的馬琴依然不答應。豈止不答應，他的心情更不愉快了。雖說僅僅是片刻工夫，竟然中了市兵衛之計，動了幾分好奇心，他覺得自己太愚蠢了。他顯得挺沒味道似的吸著煙，終於找到了這麼一套理由：「首先，我就是硬著頭皮寫，反正也寫不出像樣子的東西。那就影響銷路，你們也會覺得沒意思。看來，還是聽我的，歸根結底對雙方都有好處。」

「話雖這麼說，還是想請您盡力而為，您看行不行？」

市兵衛邊說邊用兩眼「掃視」(馬琴用這樣的詞來形容和泉屋的某種眼神)馬琴的臉，並且隔一會兒從鼻孔裡噴出一股煙來。

「無論如何也寫不出來。想寫也沒工夫，沒辦法啊。」

「那可叫我為難了。」

市兵衛說罷，突然把話題轉到當時的作家們上面去。他那薄薄的嘴脣仍銜著細細的銀製煙桿兒。

八

「聽說那個種彥^[37]又要有一部新作品問世了。左不過是辭藻華麗、悽悽慘慘的故事罷了。那位仁兄所寫的東西，有著唯獨他才寫得出來的特色。」

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市兵衛提到作家們的時候，從來不加敬稱。馬琴每逢聽到他這麼稱呼作家們，就心想，背地裡市兵衛準管自

己叫「那個馬琴」。當他肝火旺的時候，常常想道：憑什麼非給這個把作家當成自己僱的店員、呼名道姓的無禮之徒寫稿子不可？於是越想越氣。今天一聽到種彥這個名字，他就越發沉下臉來。但是市兵衛卻好像渾然不覺。

「我們還想出版春水^[38]的作品呢。您討厭他，但是他的作品好像挺合俗人的口味哩。」

「哦，是嗎？」

馬琴眼前浮現了不知什麼時候看到過的春水的臉。他覺得春水更加形容猥瑣了。他老早就風聞春水曾這麼說過：「我不是作家。我只是個掙工錢的，根據顧客的要求寫言情小說供大家欣賞。」因此，他當然打心裡看不起這個不像是個作家的作家。然而，現在他聽到市兵衛提及春水時連尊稱都不加，他還是禁不住感到不快。

「總之，他這個人呀，論寫桃色玩意兒可是個能手哩。而且以筆頭快出名。」

市兵衛邊這麼說著，邊瞥了馬琴一眼，隨即又把視線移到銜在嘴裡的銀煙桿兒上。這一瞬間，他臉上泛出了極其下流的表情，至少在馬琴看來是如此。

「他寫得那麼好，聽說是下筆千言，兩三章講究一氣呵成。說起來，您的筆頭也很快吧？」

馬琴一方面感到不愉快；一方面又產生了一種受威脅的感覺。他自尊心很強，當然不願意人家拿他和春水、種彥相比，看誰的筆頭快。而且他毋寧說是寫得慢的。他覺得這證明自己沒有能力，經常為此感到洩氣。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時地把寫得慢作為衡量自己藝術良

心的尺子，而引為可貴。但是，不論他的心情如何，聽憑俗人橫加指責，他是絕不答應的。於是，他朝掛在壁龕內的紅楓黃菊的對聯看了看，硬聲硬氣地說：「要看時間和場合，有時候寫得快，也有時候寫得慢。」

「哦，敢情要看時間和場合。」

市兵衛第三次表示欽佩。但他當然不會僅僅欽佩一下了事。緊接著，他就單刀直入地說：「可是，我已經說了好幾次了，原稿方面您能不能答應下來呢？就拿春水來說……」

「我跟春水先生不一樣。」馬琴有個毛病，一生氣下脣就往左撇。這當兒，下脣又狠狠地向左邊一撇。「哎，我敬謝不敏。……阿杉，阿杉，你把和泉屋老闆的木屐擺好了嗎？」

九

馬琴對和泉屋市兵衛下了逐客令後，獨自憑靠著廊柱，眺望著小院子的景色，竭力把心頭的怒火壓下去。

院子裡遍佈陽光，葉子殘破的芭蕉和快要禿光了的梧桐，與綠油油的羅漢松以及竹子一道，暖洋洋地分享著幾坪^[39]地的秋色。這邊，挨著洗手盆的芙蓉，稀稀落落剩不下幾朵花了。那邊，栽在袖籬^[40]外面的桂花，依然散發出馥郁的香氣。鷓鴣那吹笛子般的鳴叫聲，從蔚藍的天空高處不時撒下來。

與自然風光相對照，他又一次想到人世間竟有多麼下等。生活在下等的人世間的人們的不幸在於，在這種下等的影響下，自己的言行也不得不變得下等了。就拿他自己來說吧，他剛剛把和泉屋市兵衛趕走了。下逐客令，當然不是什麼高雅的事。但是由於對方太下等了，

他自己也被逼得非做這樣下等的事不可。於是，他就這麼做了。這麼做，無非是意味著他使自己變得跟市兵衛一樣卑賤。也就是說，他被迫墮落到這個地步。

想到這裡，他就記起前不久曾發生過跟這相類似的一件事。住在相州朽木上新田這麼個地方的一個叫長島政兵衛的人，去年春天給他寫來了一封信，要求拜他為師。信的大意是：我現在二十三歲了，自從二十一歲上成了聾子，就抱著以文筆聞名天下的決心，專心致志地從事讀本的寫作。不用說，我是《八犬傳》和《巡島記》的熱心讀者。但是，待在這樣的窮鄉僻壤，學習方面總有種種不方便。因此，想到府上來當食客，不知可否。我還有夠出六冊讀本的原稿，也想請你斧正，送到一家像樣子的書店去出版。在馬琴看來，對方的要求，打的淨是如意算盤。但是正因為自己由於眼睛有毛病而感到苦惱，所以對方耳聾引起了她幾分同情，他回信說，請原諒，不能接受你的要求。就馬琴而言，這封信毋寧是寫得非常客氣的。那個人寄來的回信，卻從頭到尾都是猛烈的譴責之詞。

信是這麼開頭的：不論是你的讀本《八犬傳》還是《巡島記》，都寫得又長又臭，我卻耐心地把它們讀完了。你呢，連我寫的僅僅六冊讀本都拒絕過目。由此可見你的人格有多麼低下了。並且是以這樣的人身攻擊結尾的：作為一個老前輩，不肯把後輩收留下來當食客，乃是吝嗇所致。馬琴一怒之下，立即寫了回信，還加上了這麼一句：有你這樣的淺薄無聊的讀者，是我終生的恥辱。這位仁兄以後就杳無音信了。莫非他至今還在寫讀本嗎？並且夢想著有朝一日讓日本全國的人都讀到它嗎？……

回顧此事的時候，馬琴情不自禁地既覺得長島政兵衛可憐，同時也覺得他自己可憐。於是這又使他產生了莫可言喻的寂寥之感。太陽一個勁兒地晒著桂花，那香氣越發馥郁了。芭蕉和梧桐也悄無聲息，

葉兒一動也不動。鷓鷹的鳴叫聲和剛才一樣嘹亮。大自然是如此，而人呢……他像做夢般地呆呆地倚著廊柱，直到十分鐘後，女用人阿杉來通知他午飯已經準備好了。

十

他孤零零地吃完了冷冷清清的午飯，這才回到書房來。不知怎的心神不定，很不痛快。為了使心情寧靜下來，他翻開了好久沒看過的《水滸傳》。順手翻到風雪的夜晚豹子頭林沖在山神廟看到火燒草料場那一段。戲劇性的情節照例引起了他的興致。但是讀了一會兒，他反倒感到不安了。

前去朝香的家裡人還沒回來，房屋裡靜悄悄的。他收斂起陰鬱的表情，對著《水滸傳》機械地抽著煙。在煙霧繚繞中，腦子裡一向存在的一個疑問又浮現出來。

這個疑問不斷糾纏著作為道德家和作為藝術家的他。他從來沒懷疑過「先王之道」。正如他公開宣告過的，他的小說正是「先王之道」在藝術上的表現。因此，這裡並不存在矛盾。但是「先王之道」賦予藝術的價值，以及他在思想感情上想賦予藝術的價值之間竟有很大的距離。因而，作為一個道德家，他是肯定前者的，而作為一個藝術家，他當然又肯定後者。當然，他也曾想用一種平庸的權宜之計來解決這個矛盾。他也確實想在群眾面前打出不痛不癢的協調的幌子，藉此掩蓋自己對藝術的曖昧態度。

但是，即便騙得過群眾，他卻騙不過自己。他否定戲作的價值，稱它為「勸善懲惡的工具」，然而一旦接觸到不斷在心中沸騰的藝術靈感，就驀地覺得不安起來。正因為如此，《水滸傳》中的一段恰巧給他的情緒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影響。

在這方面，馬琴內心裡是怯懦的。他默默地抽著煙，強制自己去惦念眼下外出的家屬。但是《水滸傳》就擺在跟前。他總也排遣不開環繞著《水滸傳》而產生的不安。就在這當兒，久違的華山渡邊登^[41]來訪。他身穿和服外褂和裙褲，腋下夾著個紫色包袱，大概是來還書的。

馬琴高高興興地特地到門廊去迎接這位好友。

華山進了書房後，果然說道：「今天我是來還書的，順便還想給你看一樣東西。」

一看，除了包袱，華山還拿著個用紙卷著的畫絹般的東西。

「你如果有空，就請賞光。」

「哦，馬上就給我看吧。」

華山好像要掩蓋近乎興奮的心情，矜持地微微一笑，把卷在紙裡的畫絹開啟來給馬琴看。畫面上或遠或近，疏疏落落畫著幾棵蕭瑟、光禿禿的樹，林間站著兩個拍手談笑的男人。不論是撒落地面的黃葉還是群聚樹梢的亂鴉，畫面上處處瀰漫著微寒的秋意。

馬琴看著這張色彩很淡的寒山拾得像，眼睛裡逐漸閃爍出溫和潤澤的光輝。

「每一次你都畫得這麼好。我想起了王摩詰。這裡表達的正是‘食隨鳴磬巢烏下，行踏空林落葉聲’的意境啊。」

十一

「這是昨天畫好的，還算滿意，要是你老人家喜歡的話，打算送給你，所以才帶來的。」華山邊撫摸剛剛刮過鬍子的發青的下巴，邊

躊躇滿志地說，「當然，說是滿意，也不過矮子裡挑將軍就是了……什麼時候也畫得不夠理想。」

「那太謝謝啦。總是承蒙惠贈，真是不敢當。」

馬琴邊看畫，邊喃喃致謝。因為不知怎的，他那還沒完成的工作，忽然在他的腦子裡一閃。而華山呢，好像也依然在想著自己的畫。

「每逢看到古人的畫，我老是想，怎麼畫得這麼出色。不論木石還是人物，都畫得惟妙惟肖，而且把古人的心情表達得活靈活現。這一點可實在了不起。相形之下，我連孩子都不如。」

「古人說過：後生可畏。」馬琴用妒忌的心情瞥著老是想著自己的畫的華山，難得地說了這麼一句俏皮話。

「後生當然也是可畏的。但是我們僅僅是夾在古人和後人之間，一動也不能動，一個勁兒地被推著往前走。倒也不光我們是這樣。古人也是這樣，後生大概也是如此。」

「你說得對，要是不前進，馬上就會給推倒了。這麼說來，哪怕一步也好，要緊的是研究一下怎樣前進。」

「對，這比什麼都要緊。」

主人和客人被自己的話所感動，沉默了片刻，傾聽著劃破秋日的肅穆傳來的響動兒。

不久，華山把話題一轉，問道：「《八犬傳》依然進行得很順利嗎？」

「不，總是遲遲不見進展，真沒辦法。從這一點來說，似乎也趕不上古人。」

「你老人家說這樣的話，可不好辦啊。」

「說到不好辦，我比誰都感到不好辦。可是無論如何也得儘自己的力量去寫。所以，最近我打定主意和《八犬傳》拼了。」馬琴說到這裡，泛著羞愧的神色苦笑了一下，「心裡想，左不過是戲作罷了。可是做起來就不那麼容易了。」

「我的畫也是一樣的。既然開了個頭，我也打算盡力畫下去。」

「咱倆都把命拼了。」

兩個人朗笑起來。笑聲中卻蘊含著只有他倆才能覺察到的一抹寂寥。同時，這種寂寥又使主客雙方都感到強烈的興奮。

這次輪到馬琴改變話題了：「可是，繪畫是值得羨慕的。不會受到官方的譴責，這比什麼都強。」

十二

「那倒不會……不過，你老人家寫東西，也用不著擔心這一點吧。」

「哪裡的話，這種事多著呢！」馬琴舉了個實際例子來說明檢察官的書籍檢查粗暴到了極點。他寫的小說有一段描寫官員受賄，檢察官就命令他改寫。

他又議論道：「檢察官越是吹毛求疵，越露馬腳，多有意思。由於他們接受賄賂，就不願意人家寫賄賂的事，硬讓你改掉。而且，正因為他們自己一來就動下流念頭，不論什麼書，只要寫了男女之情，

馬上就說是穢淫的作品。而且還認為自己在道德方面比作者要高，簡直令人恥笑。這就好比是猴兒照鏡子，因為自己太低階了，氣得齜牙咧嘴。」

由於馬琴那麼起勁地打著比喻講著，華山不禁失笑。他說：「這種情況恐怕多得很。可是，即使被迫改寫，也不會丟你老人家的臉。不論檢察官怎麼說，偉大的著作也必然是有它的價值的。」

「但是蠻不講理的事太多了。對了，有一次，只因為我寫了一段往監獄裡送吃的穿的，也給刪掉了五六行。」

馬琴本人邊這麼說著，邊和華山一道哧哧笑起來。

「但是，再過五十年一百年，檢察官就沒有了，只有《八犬傳》還留傳於世。」

「不管《八犬傳》能不能留傳下去，我總覺得，任何時候都會有檢察官的。」

「是嗎？我可不這麼想。」

「不，即使檢察官沒有了，檢察官這樣的人可什麼時代都沒斷過。你要是認為焚書坑儒只是從前才有過，那就大錯特錯了。」

「近來你老人家淨說洩氣話。」

「不是我洩氣，而是檢察官們橫行跋扈的世道，讓我洩氣的啊。」

「那你就更加起勁地搞創作好了。」

「總之，只好如此吧。」

「咱們都把命拼了吧。」

這一次，兩個人都沒有笑。不僅沒笑，馬琴還繃了一下臉，看了看華山，華山這句像是開玩笑的話，竟是如此尖銳。

過了一會兒，馬琴說：「但是，年輕人首先要懂得好歹，想方設法活下去。命嘛，什麼時候都可以拼。」

他知道華山的政治觀點，這時忽然感到一陣不安。但華山只是淡淡地一笑，沒有回答。

十三

華山回去後，馬琴依然感到興奮，他就在這股勁頭的推動下，為了續《八犬傳》的稿子，像往常那樣對著書桌坐下來。他一向有個習慣，總是把頭一天寫的部分通讀一遍再往下續。於是，今天他也把行間相距很近、用紅筆改得密密麻麻的幾頁原稿細心地慢慢重讀一遍。

不知怎的，文章和他的心情不那麼吻合。字裡行間蘊含著不純的雜音，處處破壞全文的協調。起初他還以為這是自己肝火旺所致。

「我現在心情不佳。我本來是儘自己的一切力量寫的啊。」

他這麼想著，又重讀一遍。但跟剛才完全一樣，還是不對頭。他心裡慌得厲害，簡直不像是個老人了。

「前一段怎麼樣呢？」

他又翻看前面的文章。這裡還是那樣，極其粗糙的詞句，觸目皆是。他一段接一段地往前讀下去。

可是，越讀，拙劣的結構和雜亂無章的句子越展現在眼前。這裡有著給人留不下任何印象的敘景，一點也不感動人的詠歎，以及不合邏輯的說理。他花費幾天時間寫成的幾章原稿，現在讀來，覺得全是無用的饒舌而已。他猛地感到鑽心的痛苦。

「只好從頭改寫啦。」

他心裡這麼喊著，狠狠地把原稿推開，用胳膊支著腦袋，一骨碌躺在鋪席上。但是，大概還惦記著稿子的事，眼睛一直盯著書桌。《弓張月》和《南柯夢》都是在這張書桌上寫的，目前他正在寫《八犬傳》。擺在書桌上的端溪^[42]硯，狀如蹲螭^[43]的鎮紙，蛤蟆形銅水盂，浮雕著獅子和牡丹的青瓷硯屏，以及刻有蘭花的孟宗竹根筆筒——這一切文具，老早就對他文思枯竭之苦習以為常了。這些，無不使他覺得目前的失敗給自己畢生的鉅著投下了陰影——這似乎說明了他本人的寫作能力根本就值得懷疑，從而使他不禁產生不祥的憂慮。

「直到剛才我還打算寫一部在我國無與倫比的鉅著來著。但是說不定這也跟一般人一樣，不過是一種自負罷了。」

這種憂慮給他帶來了比什麼都難以忍受的、淒涼孤獨之感。他在自己所尊敬的日漢的天才面前，一向是謙虛的。正因為如此，對待同時代的庸庸碌碌的作家，他是極為傲慢不遜的。那麼，他又怎麼能輕易承認，歸根結底，自己的能力也不過跟他們不相上下，而且自己竟是個討厭的遼東豕^[44]。但是他的個性太強，精神又那麼飽滿，絕不甘心於從此「認命」，逃避到「大徹大悟」中去。

他就這樣躺在書桌前面邊用一種活像船長在看著觸礁後沉向海底的船那樣的眼神打量著這份寫失敗了的原稿，邊靜悄悄地和強烈的絕望搏鬥著。這當兒，他背後的紙榻扇「嘩啦」一聲拉開了，「爺爺，我回來啦」的話音未落，一雙柔嫩的小手摟住了他的脖子。不然的

話，他還會一直愁悶下去呢。孫子太郎精神抖擻地一下子蹦到馬琴的腿上。只有小娃娃才這樣爽直，肆無忌憚。

「爺爺，我回來了。」

「哦，回來得真快呀。」滿臉皺紋的《八犬傳》的作者，簡直像是換了個人似的頓時喜形於色了。

十四

從飯廳那邊熱熱鬧鬧地傳來了老伴兒阿百的尖嗓子和為人靦腆的兒媳婦阿路的聲音。時而還夾雜著男人的粗嗓門，看來兒子宗伯剛好也回來了。太郎騎在爺爺的腿上，故意一本正經地瞧著天花板，好像是在側著耳朵聽那些聲音似的。他的臉蛋子給外面的冷空氣吹得通紅，隨著呼吸，小小的鼻翼一掀一掀的。

穿著土紅色小禮服的太郎突然說道：「我說呀，爺爺。」

他在一個勁兒想事情，同時又竭力憋著笑，所以臉上的酒窩一會兒露出來，一會兒又消失了——馬琴看到他這副樣子，不由得引起微笑。

「每天多多……」

「哦，每天多多？……」

「用功吧。」

馬琴終於「撲哧」一聲笑了出來。他邊笑邊接茬兒問道：「還有呢？」

「還有……嗯……別發脾氣。」

「哎呀呀，沒有了嗎？」

「還有哪。」

太郎說著，仰起那挽著線髻^[45]的頭，自己也笑起來了。馬琴看著他笑得眯起眼睛，露出白白的牙，面頰上一對小酒窩，他怎樣也難以想象這個孩子長大後會變得像世間一般人那樣形容猥瑣。馬琴沉浸在幸福的感受當中，這麼思忖著，於是心裡越發樂不可支。

「還有什麼？」

「還有好多事兒哪。」

「什麼事兒？」

「嗯……爺爺啊，以後會變得更偉大，所以……」

「會變得更偉大，所以什麼？」

「所以要好好忍耐。」

「是忍耐著哪。」馬琴不由得認認真真地說。

「要好好兒、好好兒地忍耐。」

「這話是誰說的？」

「這個……」太郎調皮地看了一下他的臉，笑了起來，「猜猜是誰呀？」

「嗯，今天你朝香去了，是聽廟裡的和尚說的吧？」

「不對。」太郎使勁搖搖頭，從馬琴腿上略抬起屁股，將下巴往前伸了伸，說道：「是……」

「嗯？」

「是淺草的觀音菩薩這麼說的。」

話猶未了，這個孩子一邊用大得全家都聽得見的聲音歡笑，一邊像是怕給馬琴抓住似的，急忙從他身旁跳開了。讓爺爺乖乖地上了當，太郎樂得拍著小手，滾也似的向飯廳那邊逃去。

剎那間，馬琴腦子裡閃過一個嚴肅的念頭。他嘴邊綻出幸福的微笑。不知什麼時候，他已熱淚盈眶。他並不想去追問這個玩笑究竟是太郎自己想出來的，還是爹媽教的。此時此刻從孫子口中聽到這樣的話，他感到不可思議。

「是觀音菩薩這麼說的嗎？多多用功，別發脾氣，好好忍耐？」

六十幾歲的老藝術家含淚笑著，像孩子似的點了點頭。

十五

當天晚上。

馬琴在圓形紙罩座燈暗淡的光線下，繼續寫著《八犬傳》的稿子。他寫作時，家裡的人都不進這間書房。靜悄悄的屋子裡，燈芯吸油的聲音，和蟋蟀聲融匯在一起，懶洋洋地訴說著漫長的夜晚有多麼寂寥。

剛剛提筆的時候，他腦子裡閃爍著微光般的東西。隨著十行、二十行地寫下去，那個光逐漸亮起來。馬琴根據自己的經驗，知道這是

什麼，就小心翼翼地運筆。靈感跟火毫無二致，不懂得籠火，即使點燃了，也會立即熄滅的……

馬琴抑制著動輒就要奔騰向前的筆，屢次三番悄悄地告誡自己道：「警著急，要儘量考慮得深刻一些。」剛才的星星之火，已經在腦子裡形成一股比河水還流得快的思潮。它越流越湍急，不容分說地把他推向前。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他已經聽不見蟋蟀聲了。座燈的光太暗，他也完全不在乎了。自然而然地有了筆勢，在紙上一瀉而下。他以與神明比高低的態度，幾乎是豁出命地繼續寫著。

頭腦中的潮水，猶如奔騰在天空上的銀河，不知從什麼地方滾滾湧出。來勢之猛，使他覺得害怕。他擔心萬一自己的肉體承受不住可怎麼辦。於是他緊緊攥著筆，屢次三番地提醒自己道：「竭力寫吧。錯過這個時機，說不定就寫不出來了。」

但是恰似朦朦朧朧的光的那道潮流，不但絲毫不曾減緩速度，反而令人眼花繚亂地奔騰著，把一切都淹沒了，洶湧澎湃地向他衝過來。他終於徹底給俘虜了，他忘記了一切，對著潮流的方向揮著筆，其勢如暴風驟雨。

這時，映現在他那帝王般的眼裡的，既不是利害得失，也不是愛憎之情。他的情緒再也不會為褒貶所左右了，這裡只有不可思議的喜悅。要麼就是令人陶醉的悲壯的激情。不懂得這種激情的人，又怎麼能體會戲作三昧的心境呢？又怎麼能理解戲作家的莊嚴的靈魂呢？看哪，「人生」滌盪了它的全部殘渣，宛如一塊嶄新的礦石，不是璀璨地閃爍在作者眼前嗎？

這當兒，阿百、阿路婆媳倆，正在飯廳裡面對面坐在燈旁，繼續做針線活。她們大概已經把太郎打發睡了。坐在離她們不遠的地方，身子骨看起來挺單薄的宗伯，一直在忙著搓丸藥。

不久，阿百把針放在擦了油的頭髮上蹭了蹭，用不滿意的腔調喃喃地說：「爹還沒睡嗎？」

阿路眼睛仍盯著針腳，回答道：「一定又埋頭寫作呢。」

「這個人真沒辦法。又拿不了多少錢。」

阿百這麼說著，看了看兒子和媳婦。宗伯裝作沒聽見，一聲不響。阿路也默默地繼續縫著。不論是這裡還是在書房，都一樣能聽到秋蟲唧唧。

[1] 戲作三昧，三昧是佛教用語，指事物的訣要或精義。如稱在某方面造詣深湛為「得其三昧」。此處指主人公馬琴專心致志於戲作的寫作。

[2] 1832年。

[3] 式亭三馬(1776—1822)，日本江戶時代的小說家，著有《浮世澡堂》等。

[4] 見《浮世澡堂·澡堂概況》。日本古時編輯歌集，多以「神祇、釋教、戀、無常」這四者分類，這裡指澡堂裡各式各樣的人都有。

[5] 古時日本男子蓄髮結髻，平時在理髮店梳，媽媽髻兒是文化年間(1804—1817)江戶下層社會的男子在家梳的一種格式不入時的頭，意思是說老婆所梳。

[6] 原文作歌祭文，江戶時代山僧唱的一種俗曲。

[7] 本多髻兒是日本江戶時代男人梳的一種髮式。

[8] 大銀杏髻是日本江戶時代武士梳的髮式，髻端像銀杏葉一般張開來，故名。

[9] 由兵衛髻是日本江戶時代流行的一種男子髮式。

[10] 用大鍋把水燒熱後倒在水槽裡，供浴客浴後洗臉淨身之用。

[11] 原文作虻蜂蜻蜓。日本江戶時代的男孩子或小夥計將剃剩下的一縷頭髮梳成牛虻、蜜蜂或蜻蜓翅膀狀，此處用來做頑童的代名詞。

[12] 浴客有需要「擦澡」即叫人代洗肩背者，老闆就用拍板通知擦澡的人，照例女湯兩下，男湯一下。

[13] 浴池入口設有半截板屏，地上放著木臺，入浴的人必須邁過木臺，從板屏和木臺之間的空隙當中鑽進去。據說是為了防止澡水變冷，俗稱石榴口。

[14] 常年來洗澡的主顧在澡堂裡備有專用水桶，叫作留桶。

[15] 甲斐絹是甲斐國郡內地方生產的綢子。

[16] 原文作美里耶斯，是一種較短的長歌。

[17] 優西可諾調是江戶時代的流行歌曲。因附有「優西可諾，優西可諾」的疊句，故名。

[18] 曲亭先生即瀧澤馬琴(1767—1848)，日本江戶時代後期的小說家，曲亭、著作堂主人、蓑笠漁隱都是他的號。他花28年的時間寫了一部長達98卷的《南總裡見八犬傳》。該書通過仁、義、禮、智、信、忠、孝、悌八德化身的八犬士的行動，鼓吹勸善懲惡思想。

[19] 細銀杏髻也叫小銀杏髻，江戶時代日本男子梳的髮式，形狀略小於大銀杏髻。

[20] 《八犬傳》裡的人物。

[21] 即犬田小文吾悌順，八犬士之一。

[22] 即犬川莊介義任，八犬士之一。

[23] 發句原指俳諧連句的第一句，後來獨立成短詩，即俳句。

[24] 原文作運座，許多人聚坐一堂作俳句，互相評議，創始於日本江戶時代文政年間(1818—1829)。

[25] 即山東京傳(1761—1816)，日本江戶時代後期的小說家，浮世繪畫家。

[26] 阿染是18世紀初大阪瓦屋橋油坊老闆的女兒，久鬆在油坊裡當學徒。江戶時代有不少淨琉璃和歌舞伎指令碼是以他倆的情死事件為題材的。

[27] 曲亭馬琴的小說，出版於1808年。書中雖借用了阿染、久鬆的名字，故事卻以南朝武將楠氏一族的興衰史為背景。南朝也叫吉野朝。1336年後醍醐天皇在大和的吉野建都，稱南朝，與足利幕府所擁立的持明院系統的北朝分立。至1392年，南北朝合併。

[28] 即十返舍一九(1765—1831)，日本江戶時代的小說家，著有《東海道徒步旅行記》。

[29] 日本的伊豆七島因產黃楊木著稱。黃楊木因質地堅韌，多用於製造梳子和棋子等。

[30] 轎子鋪門口掛著寫明「轎子」字樣的紙燈籠以招徠主顧。

[31] 元祿年間(1688—1703)流行的一種由幾股細帶子擰成的草屐襪兒。

[32] 壁龕是日本式客廳裡靠牆處高出地板的一塊地方，有柱隔開，用以陳設裝飾品，牆上掛畫。

[33] 江戶時代後期流行的一種草雙紙。草雙紙原作草草紙。草紙是書冊的意思，第一個草字指粗糙的，即指供婦孺閱讀的通俗本。後來把第二個草字改為雙(日語中，草、雙二字同音)。合卷是把從前的五冊小本子合成一卷，每部書包括兩卷，就有了以前十冊的篇幅，這樣就便於發表長篇了。

[34] 日本封建時代的諸侯。

[35] 荒尾是姓，但馬是日本舊國名，在今兵庫縣北部。日本古代行政區劃為七道七十餘國。守是日本古代的地方官國司中的一等官。

[36] 日本舊國名，在今新潟縣。

[37] 即柳亭種彥(1783—1842)，日本江戶時代後期的小說家，著有《偽紫土源氏》等。

[38] 即為永春水(1790—1843)，日本江戶時代後期的小說家，著有《春色梅歷》等。

[39] 坪是日本面積單位，一坪約3.3平方米。

[40] 袖籬，原文作袖垣，緊挨著房子修的籬笆，狀如和服袖子，故名。

[41] 渡邊登(1793—1841)，日本江戶時代末期的畫家，號華山。因譴責幕府的閉關自守政策，受迫害而自殺。

[42] 我國廣東省西部德慶縣的古名，以產硯石著稱。

[43] 螭是古代傳說中的無角龍。古代建築中或工藝品上常用它的形狀做裝飾。這裡是指壓紙用的文具做蹲著的龍狀。

[44] 遼東豕的典故見《後漢書·朱浮傳》。大意是說，在遼東白豬是個罕物，到了河東就不稀奇了，以喻由於缺乏見識而自鳴得意。

[45] 原文作系鬢，江戶時代前期兒童、演員和俠客梳的一種髮式，將頭髮剃光，只在兩鬢留下細細的一縷，在後腦勺打成髻，故名。

毛利先生

文學樸 譯

歲末的一個傍晚，我和朋友——一位評論家一道，沿著所謂腰便街道^[1]，在一排光禿的柳樹底下朝著神田橋走去。在我們的左右，夕陽的餘暉之下，下級官吏模樣的人們踉踉蹌蹌地走著。從前島崎藤村^[2]曾感慨地說他們應當「把頭抬得再高一點走路」！這些下級官吏大概都不期然而然地懷著憂鬱的心情，怎麼也排遣不開吧。我們倆幾乎讓大衣的肩擦著般緊緊挨著，略微加快了步伐，一直到走過大手町的電車站，幾乎一言未發。這時，那位評論家朝著在紅柱子下等電車的人們瞥了一眼，看見他們一個個哆哆嗦嗦的樣子，突然打了個寒噤，自言自語似的喃喃地說：「我想起了毛利先生的事。」

「毛利先生是誰？」

「是我中學時候的老師。我沒對你說過嗎？」

作為「沒有說過」的表示，我默默地低一下帽簷。下面就是當時那位朋友邊走邊對我講述的關於毛利先生的回憶。

那是十來年前的事，我還在某府立中學三年級讀書的時候。教我們班英語的一位年輕教師安達先生，由於流行性感冒而引起急性肺炎，寒假裡故去了。由於事情發生得太突然，來不及物色適當的後任的緣故吧，我們中學不得已就請當時在某私立中學任英語教師的一位老人毛利先生，來接替迄今為止由安達先生擔當的課程。

我是在毛利先生到任的當天下午頭一次看到他的。我們三年級的學生出於迎接新教師的好奇心，走廊裡剛傳來先生的腳步聲，大家就從來沒有過的那麼靜悄悄地等待上課。腳步聲在那陽光已消失的寒冷的教室外面停住了，過一會兒門開啟了——啊，現在談起這件事來，當時的情景還歷歷在目。開門走進來的毛利先生，首先給人的印象是矮個子，使人聯想起經常出現在節日的馬戲班子裡的小丑。但從這感覺中抹去了陰鬱色彩的，是先生那幾乎算得上「漂亮」的、光滑的禿頭。儘管他後腦勺上還殘留著幾根斑白的頭髮，但整個來說，跟自然教科書中所畫的鴛鴦蛋沒有什麼兩樣。最後一樁使先生的風采超出凡人的，是他那身古怪的晨禮服，名副其實地古色蒼然，幾乎使人記不起它曾經是黑色的。然而在先生那稍許汗穢了的翻領下面，卻堂而皇之地結著一條顏色極為鮮豔的紫色領帶，宛如一隻展翅的蛾子。這印象也驚人般地殘留在記憶之中。因而當先生進入教室的同時，不期然而然地從四下裡發出要笑又不便於笑出的聲音，當然是不足為奇的了。

可是毛利先生雙手捧著課本和點名簿，顯出一種簡直像沒看見學生般的超然態度，登上高出一階的講臺，回答了學生們的敬禮，在那善良而氣色不佳的圓臉上露出和藹可親的微笑，尖聲尖氣地招呼道：「諸位！」

過去三年中，從這個中學的先生們那裡我們從未受到過「諸位」的待遇。於是毛利先生的這聲「諸位」自然使我們頓開驚歎之目。與此同時，我們想：在「諸位」這句開場白之後，接著必然是一席關於教學方針之類的長篇演說，於是都屏著氣息等著。

可是毛利先生說完「諸位」之後，只是四下裡打量著教室，一時什麼話也沒說。雖然他那肌肉鬆弛的臉上，浮著一絲從容不迫的微笑，嘴角上的筋肉卻神經質地顫動著。他那雙有點像家畜的明眸裡，

不時露出焦急的神色。他雖然沒有說出口，心裡對我們大家彷彿有所哀求，遺憾的是先生本身似乎也弄不清那究竟是什麼。

「諸位！」於是毛利先生用同一個聲調重複了一遍，緊接著他就像是要捕捉這聲音的迴響似的，慌張地說下去，「今後由我來教諸位英語選讀課。」

我們的好奇心越發強烈起來，大家一聲不吭，全神貫注地盯著先生的臉。可是毛利先生這樣說的同時又用哀求的目光環顧了教室，忽然像放鬆了的彈簧，冷不防坐到椅子上。於是他把點名簿放在已經攤開的文選課本的一旁，開啟來瞧。他這番寒暄的話結束得如此突兀，使我們多麼失望，或者毋寧說是超過了失望而使我們感到滑稽，那恐怕就沒有必要說了吧。

幸而我們還未來得及笑出聲音來，先生那雙家畜般的眼睛就從點名簿上抬起，立即叫了班上一個同學的名字，並稱呼他作「君」。當然是叫他立即站起來進行譯讀的意思。於是那學生站起來用東京的中學生特有的伶俐勁兒譯讀了《魯濱孫漂流記》中的某一節。毛利先生不時地摸著紫色領帶，誤譯之處自不用說，就連發音上的一些細小毛病都一一認真加以糾正。先生的發音有些做作，但大體上是準確而清楚的，先生本人似乎對這一點心裡也特別揚揚自得。

可是當那個學生坐下，由先生開始翻譯那一段的時候，同學們當中又到處發出咯咯的失笑聲。那是因為發音那麼好的先生，一旦開始翻譯，他所掌握的日語詞彙竟貧乏得令人難以相信他是日本人。要麼就是即便有詞兒，到了臨場一時也想不起來了。比方說，僅僅翻譯一行，也要費這麼多的口舌：「於是魯濱孫·克羅索終於決定飼養……飼養什麼呢？就是那種奇妙的動物……動物園裡有的是……叫什麼來著……經常耍把戲的……喏，諸位也知道吧。就是，紅臉兒的……什麼，猴子？對、對，是猴子。決定飼養猴子啦。」

既然連猴子都是這個樣子，遇到稍微複雜一點兒的句子，不繞上半天彎子，就找不到適當的字眼兒去翻譯。而且毛利先生每次都弄得狼狽不堪，一個勁兒地把手放到領口，使人擔心他會不會把那紫色的領帶扯碎；同時困惑地仰起頭來，慌里慌張地瞥上我們一眼。忽而又雙手按住禿腦袋，把臉伏在桌上羞愧地頓住了。這麼一來，先生那本來就矮小的身子，就像洩了氣的氣球一般，窩窩囊囊地縮作一團，讓人覺得連那從椅子上耷拉下來的兩隻腳都晃晃悠悠的，彷彿是吊到空中似的。學生們呢，都覺得怪有趣兒的，暗地裡在笑。先生反覆翻譯了兩三遍的當兒，笑聲就越來越放肆，甚至坐在最前排課桌的學生也公然大笑起來。我們這種笑聲該叫善良的毛利先生多麼難堪啊——連我自己今天回想起那片刻薄的響聲，都不由得再三相掩起耳朵來。

可是毛利先生卻鼓起勇氣翻譯下去，直到響起課間休息的喇叭為止。他好容易唸完最後一節，就又以原來那種悠然的姿態回答了我們的敬禮，簡直像全然忘記了方才那番苦戰惡鬥似的，十分泰然地走出教室。緊接著我們就鬨堂大笑起來，故意乒乒乓乓地把課桌蓋兒一開一關，有的跳到講臺上，即席模仿毛利先生的姿勢和聲調，表演起來。……啊，難道我還得回憶起這樣一樁事嗎：當時，連戴著班長臂章的我，也由五六個同學簇擁著，在那裡得意忘形地指摘著先生誤譯的地方。可是哪些譯誤呢？說實在的，就連當時自己也說不準是不是真的譯錯，只不過是一個勁兒地逞能而已。

三四天之後，某日午休的時間。我們五六個人聚集在器械操場的沙坑那兒。我們身穿毛譚嘰制服，冬天和煦的陽光從背後晒過來。大家七嘴八舌地議論著即將來臨的學年考試的事。號稱體重六十八公斤的丹波先生跟學生一道正懸在單杆上，他大聲喊著：「一、二！」然後往沙坑上一跳。他頭戴運動帽，身上只穿一件西服背心，來到我們當中問道：「新來的毛利先生怎麼樣？」

丹波先生也教我們年級的英語，他以愛好運動出名，加之又擅長吟詩，因此在討厭英語的柔道和劍道選手這類勇士當中，似乎也深孚眾望。

經先生這麼一說，一位勇士擺弄著拳擊手套說：「嗯，不大——行。大夥兒都說不怎麼樣似的。」他回答時的靦腆勁兒，簡直與他平素的為人迥然不同。

於是丹波先生一邊用手帕揮著褲子上的沙子，一邊得意揚揚地笑著說：「連你都不如嗎？」

「當然比我強。」

「那還挑什麼毛病？」

那位勇士隔著拳擊手套搔搔頭，怯懦地不言語了。

可是這回我們班的英語秀才，扶一扶度數很深的近視眼鏡，以跟年齡不相稱的口氣反駁說：「不過，先生，我們差不多都想報考專科學校，所以還是想讓最好的教師教我們。」

丹波老師依然哈哈笑著說：「嘿，左不過是一個學期嘛，跟誰學還不是一樣？」

「那麼毛利先生只教一個學期嗎？」

這個問題像是觸到了丹波先生的要害。長於世故的先生避而不答，卻摘下運動帽，使勁兒揮了揮平頭上的塵土，急忙環顧一下我們大夥兒，巧妙地掉轉話頭說：「當然嘍，毛利先生是相當古板的人，與我們不大一樣啊。今天早上我乘電車，見先生坐在正中間。快到換

車的地方，他就大聲叫喊：‘賣票的，賣票的!’我覺得又可笑，又難為情。總而言之，他肯定是個與眾不同的人。」

然而，關於毛利先生這方面的事，不用丹波先生去提，使我們吃驚的地方多得很。

「還有，聽說毛利先生一遇下雨，就身穿西服、趿拉著木屐來上班啦。」

「總是吊在腰下的白手絹包兒，大概是毛利先生的午飯吧？」

「有人在電車裡看見毛利先生揪住拉手時，他的毛線手套上淨是窟窿。」

我們團團圍著丹波先生，吵吵嚷嚷地說著這些無聊的話。我們越講越歡。大概是受到這種氣氛的感染，丹波先生把運動帽挑在手指尖兒上轉著，不由得興致勃勃地說起來了：「還有更那個的呢。那頂帽子，可真是件老古董……」

就在這當兒，不知是哪股風吹來的，小個子的毛利先生悠然出現在器械體操場對面，離我們只有十來步遠的兩層樓校舍的門口，頭上正戴著那頂古董禮帽，一隻手煞有介事地按著那條天天繫著的紫色領帶。大概是一年級的，有六七個像孩子似的學生正在門口前面玩著人馬什麼的，一見先生的身姿，都爭先恐後畢恭畢敬地行禮。毛利先生也佇立在照到門口石階上的陽光之中，好像在舉起小禮帽在還禮。見到這情景，大家畢竟感到不好意思，一時沉寂下來，止住了熱鬧的笑聲。唯獨丹波先生大概是羞愧加狼狽的緣故，僅僅閉口還不夠，把剛說到「那頂帽子可真是一件老古董」的舌頭一吐，趕緊戴上運動帽，突然急轉身，大聲喊著：「一——!」只見他那僅僅穿了一件西服背心的肥壯身軀猛地躡到單槓上，將魚躍式前挺的雙腳直伸向上空，然後

喊至「二——」的時候，就漂漂亮亮地劃破冬季的藍天，輕鬆地上到單槓上面了。不消說，丹波先生這個滑稽的遮羞動作，惹得大家不禁失笑了。器械體操場上的學生們本來收斂了一下，這時仰望著單槓上的丹波先生，像是為棒球賽助威似的，哇哇地起鬨鼓掌。

我自然也跟大家一道喝彩。但喝彩的當兒，我一半是出於本能，憎恨起單槓上的丹波先生了。話雖這麼說，也並不是對毛利先生寄予同情。足以說明這一點的是，我為丹波先生鼓掌，同時也間接地包含著對毛利先生表示惡意的企圖。現在回過頭來剖析當時的心情，也許可以說，一方面在道義上蔑視丹波先生，另一方面在學力上又看不起毛利先生。或者還可以認為丹波先生那句「那頂帽子可真是件老古董」似乎更加證實了他對毛利先生的侮蔑是有根據的，使我越發肆無忌憚起來。因而自己一邊喝彩，一邊聳著肩膀，回頭朝著校舍門口那邊傲慢地望去。然而我們的毛利先生卻像是貪圖陽光的過冬蒼蠅那樣，依舊一動不動地佇立在石階上，全神貫注地看著一年級學生天真爛漫地遊戲。那頂禮帽和那條紫色領帶，在當時是作為笑柄而收入眼底的，不知為什麼，這番光景直到如今還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忘卻。……

毛利先生在就任的當天以自己的服裝和學力而使我們產生的輕蔑感，又由於丹波先生那次失策而在全班變本加厲了。過了不到一個星期，一天早晨又發生了這麼一件事：頭天夜裡開始下起雪來，窗外延伸出去的體育館的屋頂什麼的，已經覆滿了雪，連房瓦的顏色都看不見了。然而教室裡爐火通紅。積在窗玻璃上的雪，來不及反射出淡藍色的光，就已經融化了。毛利先生將椅子放在爐前，照例揚起尖嗓門兒，懷著滿腔熱忱，講授《英文選讀》中的《人生頌》^[3]。當然，學生當中沒有一個人認真聽課。豈止不聽，像坐在我鄰位的某柔道選手，竟然把武俠小說攤在《英文選讀》下面，沉湎在押川^[4]的冒險小說裡。

過了二三十分鐘，毛利先生突然從椅子上站起來，結合正講著的朗費羅的詩歌，議論起人生問題來了。他所談的要旨，我一點印象也沒有了，恐怕與其說是議論，毋寧說是以先生的生活為中心的一番感想之類罷了。因為我隱隱約約記得，先生像拔掉了羽毛的鳥兒一般，不斷地把雙手舉起又放下，用慌張的語調喋喋不休地說的那些話中，有這麼一段：「諸位還不懂得人生。喏，就是想懂也還是不懂。所以諸位是幸福的。到了我們這年紀，對人生就懂得很透徹，苦惱的事挺多。就拿我來說，有兩個孩子。那麼就得供他們上學。一上學……嗯……一上學……學費呢？對啦，就得繳學費嘍。喏，所以有許多很苦惱的事情……」

甚至對什麼都不曉得的中學生都要訴說生活之苦，或許是本不想訴苦卻情不自禁地訴苦，先生的這種心情，我們是根本無法理解的。不如說我們是單純地看到訴苦這檔子事本身的滑稽的側面，所以先生正說著的當兒，不知不覺之間大家又哧哧笑起來了。不過並沒有變成往常那種鬨堂大笑，那是因為先生寒酸的裝束和尖聲尖氣說話的那副神色，宛如人生之苦的化身，多少引起了同情的緣故吧。

我們的笑聲雖然沒有變得更大，可是過不一會兒，挨著我坐的柔道選手突然撇開武俠小說，氣勢洶洶地站起來，竟說什麼：「先生，我們是為了向您學英文才來上課的。所以，若是您不教英文，我們就沒有必要待在課堂裡。如果您再這麼講下去，我馬上就到操場上去。」

那學生這麼說完之後，狠狠地板起面孔，氣勢洶洶地坐下了。我從來不曾見過像當時的毛利先生那樣尷尬的面孔。先生像受到雷擊一般，半張著嘴，直挺挺地立在火爐旁，朝著那個剽悍的學生的臉緊盯了一兩分鐘。

過一會兒，他那家畜般的眼睛裡閃過一絲有所乞求的表情，急忙用手去扶紫色的領帶，把禿腦袋向下低了兩三次，說道：「哦，是不對。是我的過錯，深表歉意。誠然，諸位是為學習英文來上課的。不向諸位教英文，是我的過錯。我錯了，所以深表歉意。喏，深表歉意。」他臉上浮現出哭泣般的微笑，反覆說了好幾遍同樣的話。在爐口斜射過來的紅色火光映照下，他那件上衣的肩部和下襠磨損的地方，越發顯眼了。於是，先生每一低頭，連他的禿腦袋也映上了美麗的赤銅色，更像駝鳥蛋了。

然而，甚至這副可憐的景象，當時的我也僅僅認為是暴露了教師的劣根性而已。毛利先生不惜向學生討好，也是為了避免砸飯碗的危險。所以先生作為教師不過是為生計所迫，並不是由於對教育本身有什麼興趣。……在我頭腦裡朦朦朧朧地形成了這樣的批判，如今不僅是對先生的裝束和學力的蔑視，甚至對他的人格也輕視起來。我把臂肘支在《英文選讀》上，手托腮幫，朝著那站在熊熊燃燒著的火爐前，精神與肉體正受著火刑一般的先生，屢次發出狂妄的笑聲。當然，這樣做的，不光是我一個人。正當先生驚惶失色地向我們道歉的時候，讓先生下不來臺的那個柔道選手，卻回過頭來瞟了我一眼，露出狡黠的微笑，又立刻去攻讀那藏在《英文選讀》下面的押川春浪的冒險小說了。

直到打下課鈴為止，我們的毛利先生比平時更加語無倫次地拼命試圖翻譯那令人憐憫的朗費羅的詩句。「Life is real, life is earnest.」^[5]——先生那氣色很壞的圓臉汗涇涇的，像是不斷向什麼東西哀告著，他那咽喉都要哽住的尖銳的朗讀聲，至今仍在我的耳際縈迴。然而隱藏在這尖嗓子底下的幾百萬悲慘的人們刺激我們鼓膜的聲音所含的意義是太深刻了。所以當時我們只是覺得厭倦又厭倦，甚至像我這樣肆無忌憚地大打哈欠的人也不少。可是矮小的毛利先生筆直地站立在爐火旁，完全不理會擦著玻璃窗飛飄的雪花，以彷彿他頭腦裡面的

發條一下子全放開了似的氣勢，不斷地揮動著課本，拼命地喊著：
「Life is real, life is earnest.—Life is real, life is earnest.」

情況既然是這樣，一個學期的僱傭期滿之後，再也見不到毛利先生的身影時，我們只是感到高興，絕未覺得什麼惋惜。或者可以說，我們對先生的去留那麼冷淡，連高興的意思都覺不出來。我對先生尤其沒有感情，從那以後的七八年，由中學到高等學校，又由高等學校到大學，隨著年事日長，連先生的存在本身都幾乎忘卻了。

大學畢業的那年秋天——更確切地說，是將近十二月上旬。在這季節，日暮之後經常靄霧瀰漫，林蔭路上的柳樹和法國梧桐樹顫抖著的葉子早已發黃。那是一個雨後的夜晚。我在神田的舊書鋪裡耐心地尋找著，買到一兩本歐洲戰爭^[6]開始以來忽然減少了的德文書。暮秋夜晚的冷風微微襲來，我拉起大衣的領子防禦它，偶然路過中西商店的時候，情不自禁地依戀起那裡喧鬧的人聲和熱騰騰的飲料來了。於是就漫不經心地獨自走進那裡的一家咖啡館。

然而進去一看，小小的咖啡館裡面，空蕩蕩的，一個顧客也沒有。排列著的大理石桌面上，唯有白糖罐上的鍍金冷冷地反射著燈光。我的心情如同上了什麼人的當，寂寥異常，走到牆上嵌了一面鏡子的桌子跟前，坐下來，隨後向過來問詢的服務員要了咖啡。我忽然想起來似的掏出雪茄煙，劃了好幾根火柴，才把它點燃。不一會兒，我的桌子上出現了熱氣騰騰的一杯咖啡，但是我那陰鬱的心情好比外面的霧，是不容易散去的。剛從舊書鋪裡買來的又是字型很小的哲學書，在這種地方，就是出名的論文讀上一頁也是很吃力的。我百無聊賴，將頭靠在椅背上，交替著呷一口巴西咖啡，又抽上一口哈瓦那雪茄，心不在焉地茫然瞥視著跟前那面鏡子。

鏡子裡首先映出通向二樓的樓梯的側面，接著是對面的牆壁，上了白油漆的門，掛在牆上的音樂會海報什麼的，猶如舞臺上的一部分，清晰而又冰冷。不，此外還能看到大理石的桌子和一大鉢松樹，從天花板上吊下來的電燈，大型的瓷制煤氣暖爐，以及圍爐邊一個勁兒閒談的三四名服務員。我逐一審視鏡子裡的物像，將視線轉到聚集在爐前的服務員們身上。這時在他們簇擁之下，坐在桌前的一位顧客，使我吃了一驚。我之所以方才沒注意到他，大概是因為周圍都是服務員，我下意識地把他當作咖啡館的大師父什麼的緣故。我感到吃驚的不僅由於這裡又出現了一個原來沒看見的顧客，而且是因為鏡子裡雖然只映出他的半邊臉，但不論是他那駝鳥蛋似的禿頭模樣，還是那件古色古香的晨禮服，以及那條永遠是紫色的領帶，都一望而知是我們那位毛利先生。

當我看見他的同時，與先生闊別七八年的歲月，猛地湧現在心頭。中學時代學習《英文選讀》時的班長以及如今坐在這裡安詳地從鼻孔裡噴著雪茄煙的我——對自己來說，這歲月絕不是短暫的。然而，能夠把一切都付之東流的「時間」的潮水，對這位業已超越了時代的毛利先生，卻是一籌莫展的吧？現在，在這夜晚的咖啡館裡，跟服務員們共桌的先生，卻依然是從前那位在夕陽都照不到的教室裡教文選的先生。不論是禿頭還是紫領帶，以及那尖嗓門，都跟過去毫無二致……說起來，先生這時難道不正在可著尖嗓門好像在向服務員們講解著什麼嗎！我不由得忘記了鬱悶的情緒，泛起微笑，屏息傾聽著先生的聲音。

「你看，這個形容詞管著這個名詞。喏，拿破崙是人的名字，所以叫作名詞。記住了嗎？再看這個名詞後面……緊挨著後面的是什麼，你們知道嗎？喂，你怎麼樣？」

「關係……關係名詞。」一個服務員結結巴巴地回答說。

「什麼？關係名詞？沒有什麼關係名詞，是關係……嗯……關係代名詞嗎？對，對，是關係代名詞。因為是代名詞，就可以代替拿破崙這個名詞。喏，代名詞不就是這麼寫嗎？——代替名詞的詞。」

看樣子，毛利先生好像是在教這個咖啡館的服務員們英語呢。於是我把椅子向後挪了挪，從另一個角度朝鏡子裡望去。果然看見桌子上攤開一本像是課本的書。毛利先生一個勁兒地用手指戳著那一頁，孜孜不倦地解釋著。就連這一點，先生也是老樣子。迥然不同於當時我們那些學生的是，站在周圍的服務員都肩靠著肩，全神貫注，目光炯炯，規規矩矩地聆聽著先生那忙忙叨叨的講述。

我望了一會兒這鏡中的情景，對毛利先生不禁產生了親切的感情。我乾脆也走過去，跟久別重逢的先生敘敘舊吧？但是先生多半不會記得只在課堂裡跟他見過短短一個學期的面的我吧。就算他記得……我突然想起當時我們向先生髮出的、帶著惡意的笑聲，就改變了主意，心想，歸根結底，還是不招呼，遙遙地向先生表示敬意更為好吧。正好咖啡喝完了，我就丟掉雪茄煙頭，悄悄站起來。儘管我是那麼躡手躡腳，但還是分散了先生的注意力。我剛離開椅子，先生就把那氣色很壞的圓臉，連同那稍許汗穢了的翻領和紫領帶一起朝這邊掉過來。正在這一瞬間，先生那家畜般的眼睛和我的眼睛在鏡子裡相遇。如同先前我已料到的，先生的眼睛裡，果然未浮現出跟熟人相遇的神色。有的只是像乞求什麼似的、哀傷的表情。

我兩眼向下看著，從服務員手裡接過賬單，默默地走到咖啡館入口的櫃檯去交款。跟我挺面熟、頭髮梳得溜光的服務員領班，百無聊賴地坐在櫃檯後面。

「那邊有個人在教英語，那是咖啡館聘請來的嗎？」我邊付款邊問道。

服務員領班望著門外的馬路，無精打采地回答說：「哪兒是請來的呢，不過是每晚跑來教教就是了。據說是個老朽的英文教員，找不到飯碗，多半是來解悶的吧。叫上一杯咖啡，就在這兒泡上一個晚上，我們並不怎麼領情哩。」

聽了這些，我眼前立刻浮現出我們的毛利先生那有所乞求般的眼神。啊，毛利先生。我彷彿現在才第一次理解先生——理解他那高尚的人格。如果說有天生的教育家的話，那確實就是先生吧。對先生來說，教授英語，就好比吸空氣，是一刻也不能間斷的。如果硬不讓他教，就會像失去水分的植物，先生那旺盛的活力就會立即枯竭。因此每晚教英語的興趣才促使他特地兀自到這個咖啡館來呷咖啡。服務員領班把這看作解悶，可是這哪裡是一種悠閒的事。尤其我們過去曾懷疑先生的誠意，嘲笑他是為了餬口，這真是誤會，而今唯有從心裡感到慚愧。無論說他是為了解悶還是為了餬口，世人那庸俗的解釋，不知使我們的毛利先生多麼苦惱。當然，縱使在這樣苦惱之中，先生仍不斷顯示出悠然自得的態度，扎著紫領帶，戴著小禮帽，比堂吉訶德還要勇敢地、堅定不移地翻譯下去。但是，先生的眼裡不也經常痛苦地向他所教的學生——說不定還是向他所面對的整個社會——閃現出乞求同情的神色嗎！

剎那間，我轉了這樣一些念頭，感動得不知是哭好，還是笑好。我拉起大衣領子，匆匆走出了咖啡館。毛利先生在亮得使人發冷的燈光下，乘著沒有其他顧客，依然可著尖嗓門兒教那些熱心學習的服務員們英語。

「這個詞兒代替名詞，所以叫代名詞。喏，代名詞。聽懂了嗎……」

[1] 便當是飯盒，腰便是腰便當的簡稱。日本下級官吏把飯盒系在腰間去上班，這裡把他們經常走過的街道叫作腰便街道。

- [2] 島崎藤村(1872—1949)，日本詩人、小說家。
- [3] 《人生頌》是美國詩人朗費羅(1807—1882)所寫的長詩，收在詩集《夜聲》(1839)中。
- [4] 即押川春浪(1876—1914)，日本小說家，《冒險世界》雜誌主筆。
- [5] 英語，意為「人生是真實的，人生是誠摯的」。
- [6] 指第一次世界大戰。

橘子

文潔若 譯

冬天的一個傍晚，天色陰沉，我坐在橫須賀發車的上行二等客車的角落裡，呆呆地等待開車的笛聲。車裡的電燈早已亮了，難得的是，車廂裡除我以外沒有別的乘客。朝窗外一看，今天和往常不同，昏暗的站臺上，不見一個送行的人，只有關在籠子裡的一隻小狗，不時地嗷嗷哀叫幾聲。這片景色同我當時的心境怪吻合的。我腦子裡有說不出的疲勞和倦怠，就像這沉沉欲雪的天空那麼陰鬱。我一動不動地把雙手揣在大衣兜裡，根本打不起精神把晚報掏出來看看。

不久，發車的笛聲響了。我略覺舒展，將頭靠在後面的窗框上，漫不經心地期待著眼前的車站慢慢地往後退去。但是車子還未移動，卻聽見檢票口那邊傳來一陣低齒木屐^[1]的「吧嗒吧嗒」聲；霎時，隨著列車員的謾罵，我坐的二等車廂的門「咯嗒」一聲拉開了，一個十三四歲的姑娘慌里慌張地走了進來。同時，火車使勁顛簸了一下，並緩緩地開動了。站臺的廊柱一根根地從眼前掠過，送水車彷彿被遺忘在那裡似的，戴紅帽子的搬運夫正向車廂裡給他小費的什麼人致謝——這一切都在往車窗上刮來的煤煙之中依依不捨地向後倒去。我好不容易鬆了口氣，點上菸捲，這才無精打采地抬起眼皮，瞥了一下坐在對面的姑娘的臉。

那是個地道的鄉下姑娘。沒有油性的頭髮縮成銀杏髻^[2]，紅得刺目的雙頰上橫著一道道皸裂的痕跡。一條骯髒的淡綠色毛線圍巾一直耷拉到放著一個大包袱的膝頭上，捧著包袱的滿是凍瘡的手裡，小心翼翼地緊緊攥著一張紅色的三等車票。我不喜歡姑娘那張俗氣的臉

相，那身邋邋的服裝也使我不快。更讓我生氣的是，她竟蠢到連二等車和三等車都分不清楚。因此，點上菸捲之後，也是有意要忘掉姑娘這個人，我就把大衣兜裡的晚報隨便攤在膝蓋上。這時，從窗外射到晚報上的光線突然由電燈光代替了，印刷質量不高的幾欄鉛字格外明顯地映入眼簾。不用說，火車現在已經駛進橫須賀線上很多隧道中的第一個隧道。

在燈光映照下，我溜了一眼晚報，上面刊登的淨是人世間一些平凡的事情，媾和問題啦，新婚夫婦啦，瀆職事件啦，訃聞啦，等等，都解不了悶兒——進入隧道的那一瞬間，我產生了一種錯覺，彷彿火車在倒著開似的，同時，我近乎機械地瀏覽著這一條條索然無味的訊息。然而，這期間，我不得不始終意識到那姑娘正端坐在我面前，臉上的神氣儼然是這卑俗的現實的人格化。正在隧道里穿行著的火車，以及這個鄉下姑娘，還有這份滿是平凡訊息的晚報——這不是象徵又是什麼呢？不是這不可思議的、庸碌而無聊的人生的象徵，又是什麼呢？我對一切都感到心灰意懶，就將還沒讀完的晚報撇在一邊，又把頭靠在窗框上，像死人一般合上眼睛，打起盹兒來。

過了幾分鐘，我覺得受到了騷擾，不由得四下裡打量了一下。姑娘不知什麼工夫竟從對面的座位挪到我身邊來了，並且一個勁兒地想開啟車窗。但笨重的玻璃窗好像不大好開啟。她那皸裂的腮幫子就更紅了，一陣陣吸鼻涕的聲音，隨著微微的喘息聲，不停地傳進我的耳際。這當然足以引起我幾分同情。暮色蒼茫之中，只有兩旁山脊上的枯草清晰可辨，此刻直逼到窗前，可見火車就要開到隧道口了。我不明白這姑娘為什麼特地要把關著的車窗開啟。不，我只能認為，她這不過是一時的心血來潮。因此，我依然懷著悻悻的情緒，但願她永遠也打不開，冷眼望著姑娘用那雙生著凍瘡的手拼命要開啟玻璃窗的情景。不久，火車發出淒厲的聲響衝進隧道；與此同時，姑娘想要開啟的那扇窗終於「咯噔」一聲落了下來。一股濃黑的空氣，好像把煤煙

融化了似的，忽然間變成令人窒息的煙屑，從方形的窗洞滾滾地湧進車廂。我簡直來不及用手絹矇住臉，本來就在鬧嗓子，這時噴了一臉的煙，咳嗽得連氣兒都喘不上來了。姑娘卻對我毫不介意，把頭伸到窗外，目不轉睛地盯著火車前進的方向，一任劃破黑暗刮來的風吹拂她那縮著銀杏髻的鬢髮。她的形影浮現在煤煙和燈光當中。這時窗外眼看著亮起來了，泥土、枯草和水的氣味涼颼颼地撲了進來，我這才好容易止了咳，要不是這樣，我準會沒頭沒腦地把這姑娘罵上一通，讓她把窗戶照舊關好的。

但是，這當兒火車已經安然鑽出隧道，正在經過夾在滿是枯草的山嶺當中那疲敝的鎮郊的道岔。道岔附近，寒磣的茅草屋頂和瓦房頂鱗次櫛比。大概是扳道夫在打訊號吧，一面顏色暗淡的白旗孤零零地在薄暮中懶洋洋地搖曳著。火車剛剛駛出隧道，這當兒，我看見了在那寂寥的道岔的柵欄後邊，三個紅臉蛋的男孩子並肩站在一起。他們個個都很矮，彷彿是給陰沉的天空壓的。他們穿的衣服，顏色跟鎮郊那片景物一樣淒慘。他們抬頭望著火車經過，一齊舉起手，扯起小小的喉嚨拼命尖聲喊著，聽不懂喊的是什麼意思。這一瞬間，從視窗探出半截身子的那個姑娘伸開生著凍瘡的手，使勁地左右擺動，給溫煦的陽光映照成令人喜愛的金色的五六個橘子，忽然從視窗朝送火車的孩子們頭上落下去。我不由得屏住氣，登時恍然大悟。姑娘大概是前去當女傭，把揣在懷裡的幾個橘子從視窗扔出去，以犒勞特地到道岔來給她送行的弟弟們。

蒼茫的暮色籠罩著鎮郊的道岔，像小鳥般叫著的三個孩子，以及朝他們頭上丟下來的橘子那鮮豔的顏色——這一切的一切，轉瞬間就從車窗外掠過去了。但是這情景卻深深地銘刻在我心中，使我幾乎透不過氣來。我意識到自己由衷地產生了一股莫名其妙的喜悅心情。我昂然仰起頭，像看另一個人似的定睛望著那個姑娘。不知什麼時候，

姑娘已回到我對面的座位上，淡綠色的毛線圍巾仍舊裹著她那滿是皸裂的雙頰，捧著大包袱的手裡緊緊攥著那張三等車票。

直到這時我才聊以忘卻那無法形容的疲勞和倦怠，以及那不可思議的、庸碌而無聊的人生。

[1] 原文作日和下駄，晴天穿的木屐。

[2] 銀杏髻原為日本江戶時代少女髮式的名稱，江戶末期以來，在成年婦女當中也開始流行。

龍

文潔若 譯

—

宇治大納言隆國^[1]：「唉，午覺醒來，今天好像格外熱，一點風也沒有，連纏在松樹枝上的藤花都紋絲不動。平時聽上去那麼涼爽的泉水聲一夾上蟬聲，就反而使人覺得悶熱了。喏，再讓童兒們給扇扇風吧。」

「怎麼，路上行人都集合了嗎？那麼，就去吧。童兒們，別忘了扛著那把大蒲扇，跟我來。」

「喂，列位，我就是隆國。原諒我光著個膀子，失禮，失禮。」

「說來我今天是有求於各位，才特地勞各位到宇治亭來。最近我偶爾到了此地，也想跟旁人一樣寫寫小說。仔細想來，我成天只在宮廷出出進進，肚子裡實在沒有什麼值得記下來的故事。然而我生性懶惰，最怕開動腦筋，想些複雜的情節。因此，從今天起，想懇求各位過路的，每人講一個古老的故事，好讓我編成小說。這樣一來，準能廣泛收集到意想不到的逸事奇聞，車載斗量。能不能麻煩大夥兒替我滿足這個願望呢？」

「哦，你們樂意幫助？那太好了。那麼我就按順序聽大夥兒講吧。」

「喂，童兒們，用大蒲扇給在座的扇扇，這樣多少能涼快些。鑄工、陶工都不要客氣，你們倆快過來，靠這張桌子坐。賣飯卷的大

娘，桶嘛最好摺在廊子角落裡，別讓太陽晒著。法師也把銅鼓^[2]摘下來好不好。那邊的武士和山僧，你們都鋪上竹蓆了吧。

「好的，要是準備好了，首先就請年長的老陶工隨便講點什麼吧。」

二

老陶工：「啊呀呀，您可太客氣了，還要把我們下等人講的一個個寫成故事——以我的身份，光是這一點，就真不敢當啊。可是恭敬不如從命，那麼我就不揣冒昧，講個無聊的傳說吧。請您姑且耐著性子聽我講來。

「我們還年輕的時候，奈良有個叫作藏人得業惠印的和尚，他的鼻子大得不得了，而且鼻尖一年到頭紅得厲害，簡直像是給蜜蜂蜇過似的。奈良城的人們就給他起了個外號叫鼻藏——原先叫他大鼻藏人得業，後來嫌太長了，不知不覺就叫成鼻藏人。過不了多久，還嫌太長，索性鼻藏鼻藏地喊開了。當時我在奈良興福寺裡親眼見到過他一兩次，怪不得要罵他鼻藏了，真是舉世無雙的紅天狗^[3]鼻啊。一天晚上，這個外號叫鼻藏、鼻藏人、大鼻藏人得業的惠印法師沒帶弟子，一個人悄悄地來到猿澤池畔，在采女柳^[4]前面的堤岸上高高地豎起一塊告示牌，上面大書‘三月三日龍由此池昇天’。其實，惠印並不知道猿澤池裡是不是真住著龍。至於三月三日有龍昇天，更純粹是他信口開河。不，毋寧說是不升天倒來得更確切一些。那麼他為什麼要開這樣一個荒唐的玩笑呢？因為奈良僧俗兩界的人動不動就奚落他的鼻子，他氣憤不過，打算好好捉弄捉弄他們，解解恨。於是就千方百計設了這麼個騙局。您聽了一定覺得好笑，但這是從前的事，當時到處都有喜歡惡作劇的人。

「話說第二天頭一個發現這塊告示牌的是每天早晨都來參拜興福寺如來佛的一個老太婆。她手上掛著念珠，忙忙叨叨地拄著竹柺棍，來到了靄霧瀰漫的池畔。一看，采女柳下面新立起一塊告示牌。老太婆心裡納悶，想道：要說是法會的告示牌，怎麼會立在這麼個古怪的地方呢？可是她不識字，打算就這樣走過去。恰好迎面來了一個披著袈裟的法師，她就請法師給唸了念。誰聽到‘三月三日龍由此池昇天’都會吃驚的，老太婆也嚇了一大跳，把彎了的腰伸伸直，望著法師的臉發怔：‘這池子裡有龍嗎？’據說法師反倒挺鎮靜地向她說起教來：‘還有這樣一個故事呢：從前中國有位學者，眉毛上邊長了個瘤子，癢得要命。有一次，天色忽然陰下來了，雷電交加，下起瓢潑大雨。那個瘤子猛地裂開，躡出一條黑龍，駕著雲彩筆直地昇天而去。連瘤子裡都有龍，何況這麼大的池子，說不定水底下盤著好幾十條蛟龍毒蛇呢！’老太婆一向認為出家人是不會撒謊的，聽了這話，她簡直嚇破了膽，說道：‘聽您這麼一說，敢情那邊的水的顏色看上去的確有點兒奇怪哩。’雖然三月三日還沒到，老太婆卻氣喘吁吁地念著佛，連竹柺棍都來不及拄，丟下和尚就趕緊逃跑了。要不是怕旁人瞅見，法師簡直要捧腹大笑起來。倒也難怪，原來他就是那個惹起事端的外號叫鼻藏的得業惠印。他沒安好心，想著昨天晚上豎起那塊告示牌後，這會子該有鳥兒落網了，於是在池畔溜達，觀看動靜。老太婆走後，卻又來了個婦女，大概是起個大早趕路的，讓跟隨的僕人揹著行李。她的市女笠周圍垂著面紗^[5]，仰起臉獨自看著告示。於是惠印也站在告示前面假裝看，拼命忍著，當心不讓自己笑出來。然後表示詫異地用那大鼻子哼了一聲，慢騰騰地朝著興福寺折回來。

「在興福寺南大門前面，沒想到碰見了住在同一棟僧房裡的一個叫作惠門的法師。惠門見了他，本來就顯得倔強的兩道濃眉越發皺了皺，說道：‘師父起得好早哇，真是太陽打西邊出來啦。’這話說得正中惠印的心意，他鼻子上堆滿了笑，得意揚揚地說：‘可不，說不定會

從西邊出來呢。聽說三月三日龍要從猿澤池昇天哩。’惠門聽罷，半信半疑地狠狠朝惠印的臉瞪了一眼，接著就嗓子眼裡咯咯地冷笑著說：‘師父可做了個好夢。嗯，我聽說，夢見龍昇天可是個吉兆哩。’說罷，昂著前額扁平的頭，正要擦身而過。這時大概聽見了惠印自言自語般地念叨‘哎呀呀，無緣的眾生難以化度啊’的聲音，惠門就把腳上那雙麻祥兒木屐的高齒往後一扭，惡狠狠地回過頭來，用講經說法時那種口氣追問道：‘難道你有龍要昇天的確鑿證據嗎？’惠印故意從容不迫地指了指晨光初照的池子，用鄙夷的口吻說：‘你要是懷疑愚僧說的話，就請看看那棵采女柳前面的告示吧。這下子連倔脾氣的惠門也癢了。他困惑地眨巴了一下眼睛，無精打采地說了聲‘哦，豎起了那麼一塊告示牌嗎’就溜走了，邊走邊歪著他那大腦袋，好像在想什麼心事。鼻藏人目送著他的後影，您大概也猜得到他心裡感到多麼好笑。惠印只覺得紅鼻子裡頭癢將起來，當他裝腔作勢地走上南大門的石階時，忍不住笑出來了。

「‘三月三日龍由此池昇天’的告示牌在當天早晨就產生了影響，過了一兩天，猿澤池的龍的風聲在奈良城裡傳遍了。也有人提出‘那個告示是什麼人在搗鬼吧’，但恰好京城裡謠傳神泉苑的龍昇天了，所以連提出這種看法的人心裡也將信將疑，覺得說不定這樣一樁奇事會發生哩。在這以後不到十天又出了一件不可思議的怪事。春日神社有個神官，他那年方九歲的獨養女兒，一天晚上枕著媽媽的膝蓋打盹兒，夢見一條黑龍像雲彩一樣從天而降，用凡人的話說：‘我終於打算在三月三日升天了，但絕不找你們城裡人的麻煩，儘管放心。’女兒醒來後，如此這般地講給媽媽聽了。於是，又立即在全城轟動開了，說是猿澤池的龍託了夢。好事之徒又添枝加葉，說什麼龍附在東家娃子身上，作了一首和歌啦，又顯靈給西家巫女，授予神諭啦，不一而足，直好像猿澤池的龍眼看就要把腦袋伸出水面似的。後來甚至有人說，他親眼看到了龍本身。這是個每天早晨到市場上去賣魚的老爺爺，那天他來到猿澤池，只見黎明前滿滿的一池子水，唯獨垂著采女柳、立

著告示牌的堤下邊那塊地方，朦朦朧朧有點亮光。當時關於龍的風聲流傳得正熱鬧呢，老爺爺心想：‘看來是龍神顯靈啦。’他也說不上是喜還是怕，反正渾身發抖，撂下那挑河魚，就躡手躡腳地走過去，扶著采女柳，定睛往池子裡看。只見半明半暗的水底下，一隻黑鐵鏈般的難以形容的怪物一動不動地盤成一團。那個怪物大概給人的聲音嚇住了，忽地伸直了盤卷的身軀，池面上乍然出現一道水路，怪物消失得無影無蹤。老爺爺看罷，嚇出一身汗，隨即回到他撂下挑子的那個地方。這才發現，挑去賣的鯉魚、鯽魚等統共二十尾魚，不知什麼時候都消失了。有人嘲笑他說：‘大概是給水獺精騙了。’但是認為‘龍王鎮守的池子裡不會有水獺，準是龍王憐恤魚的生命，把它們招到自己居住的池子裡去了’的人，是意想不到的多呢。

「再來談談鼻藏惠印法師的事。自從‘三月三日龍由此池昇天’的告示牌引起轟動以來，他聳聳大鼻子得意地暗笑著。可是哪裡想到，還差四五天就到三月三日的時候，惠印那位在攝津國的櫻井當尼姑的姑媽，竟大老遠地跑來參觀龍昇天。這下可叫惠印為難啦。他連嚇帶哄，想方設法勸他姑媽折回櫻井去，可她說：‘俺已經到了這把歲數，只要能看上一眼龍王昇天，就死也瞑目啦。’她對侄子說的話充耳不聞，固執地坐在那裡。事到如今，惠印也不便交代那個告示牌原是他乾的把戲了。他終於讓了步，只好同意照料姑媽到三月三日為止，並且還不得不答應當天陪她一道去看龍神昇天。他又想到，連做了尼姑的姑媽都聽說了這件事，那麼大和國自不用說，這個訊息連攝津國、和泉國、河內國，興許播磨國、山城國、近江國、丹波國都傳遍了吧。也就是說，他設這個騙局原只是為了捉弄一下奈良的老少，想不到竟使四面八方幾萬人都上了當。想到這裡，惠印與其說是覺得好笑，毋寧說是害起怕來。就連一早一晚給老尼姑領路，去參觀奈良寺院的時候，也虧心得猶如逃避典史眼目的罪犯。可有時候又聽見路人說，最近那個告示牌前面供著線香和鮮花，他雖然揪著一顆心，卻又高興得就像立下了什麼大功似的。

「一天天地過去，終於到了龍昇天的三月三那天。惠印有約在先，別無他法，只得勉強陪著老尼姑來到興福寺南大門的石階上，從那裡，一眼就能望到猿澤池。那一天，晴空萬里，連刮響門前風鈴的那麼一點風都沒有。不用說奈良城了，大概從河內、和泉、攝津、播磨、山城、近江、丹波等國都有對這個日子盼待已久的參觀者擁來。站在石階上一看，無論西邊還是東邊，都是人山人海，一眼望不到邊。各色各樣的烏帽像波浪一樣嘩嘩起伏，連綿到二條大街煙籠霧繞的盡頭處。其中還夾雜著藍紗車、紅紗車、棟簷車等考究的牛車[6]，巍然鎮住周圍的人浪，釘在車頂上的金銀飾具，在明媚的春光照耀下閃閃發光。此外還有打著陽傘的，高高地拉起帳幕遮陽的，甚至有小題大做地在路上搭起一排看臺的——下面的池子周圍那片熱鬧景象，彷彿提前舉行的加茂祭[7]。惠印法師做夢也沒想到豎了塊告示牌竟會驚動這麼多人，他目瞪口呆地回頭望望老尼姑，頹喪地說：‘唉呀呀，怎麼來了這麼多人，可了不得！’這一天他連用那個大鼻子哼一聲的勁頭也沒有了，就窩窩囊囊地蜷縮在南大門的柱子腳下。

「可是做姑媽的老尼姑沒法兒知道惠印的心事，她拼命伸長了脖子四下裡打量著，連頭巾都快滑下來了，有一搭沒一搭地跟惠印扯起什麼‘龍神住的池子，風景到底別緻’啦，‘既然來了這麼多人，龍神準會出現’啦。惠印也不便老是坐在柱腳下，勉強抬起身子看了看。這裡，頭戴軟烏帽、武士烏帽[8]的人們堆成了山，惠門法師也擠在裡面哪，前額扁平的他，比別人都高出一頭，目不轉睛地盯著池子。惠印一時忘掉了心頭的沮喪，只因為騙了這個傢伙，暗自覺得好笑。於是招呼了聲‘師父’，用嘲諷的口吻問道：‘師父也看龍昇天來了嗎？’惠門傲慢地回過頭來，臉上泛著意想不到的嚴肅神色，連濃眉都沒挑一下地回答說：‘可不是嘛。我跟你一樣，都等得不耐煩了。’惠印心想：我這個玩笑開得有點兒過頭啦。惠印自然也就發不出高興的聲音來了，他又像原先那樣神色不安地隔著人海呆望猿澤池。池水好像已

經溫吞了，發出神祕的光，周圍堤岸上栽的櫻柳的倒影清晰地映在水面上，一動也不動，等多久也沒有龍要昇天的跡象。尤其是方圓數裡觀眾擠得水洩不通的關係吧，今天池子比平時顯得越發狹小了，讓人覺得誰要說裡面有龍，首先就是個彌天大謊。

「可是觀眾都屏息凝神，耐心地翹盼著龍昇天，甚至覺察不出時間在一分鐘一分鐘地流逝，大門下的人海越來越遼闊了。不多時，牛車的數目也多得有些地方輻輳相接。參照前面的經過，惠印看到這幅情景心裡有多麼沮喪，也就可想而知了。可這時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不知怎的，惠印心裡也開始覺得龍真會升天了——起初毋寧是覺得未嘗不會升天。豎起告示牌的原來就是惠印本人，按說他是不該有這樣荒唐的想法的，但是俯瞰著這片烏帽恰似波濤般地在翻滾，他就一個勁兒地覺得準會發生這樣一樁大事。究竟是雲集觀眾的心情不知不覺之間使鼻藏受到感染了，還是因為他豎起了告示牌，引起了這場熱鬧，有點兒感到內疚，不由得盼起龍昇天來了呢，姑且不去管它。總之，惠印明知告示牌是自己寫的，心頭的沮喪卻逐漸消散，也跟老尼姑一樣不知疲倦地凝視著池面。可不，要不是心裡有了這種念頭，又怎麼可能勉勉強強站在南大門下面等上大半天，翹首企盼那根本不可能昇天的龍呢。

「但是，猿澤池依然像往日那樣反射著春日的陽光，連個漣漪都沒起。麗日當空，萬里無雲。觀眾依然密密匝匝堆在陽傘和遮陽底下，或者倚在看臺的欄杆後面。他們好像連太陽的移動都忘了，從早晨到晌午，從晌午到傍晚，如飢似渴地佇候著龍王的出現。

「惠印來到那裡後過了半天光景，半空中飄起一縷線香般的雲彩，一眨眼的工夫就大了，原先晴朗的天空乍然陰暗下來。就在這當兒，一陣風從猿澤池上蕭蕭颯颯而過，在鏡子般的水面上描出無數波浪。觀眾雖然有思想準備，可也慌了手腳，霎時間就下起白茫茫的傾

盆大雨來了。雷也猛地轟隆隆打起來，閃電像穿梭般不斷地交叉飛舞。風將層雲撕個三角形口子，乘勢旋起池水如柱。登時，在水柱雲彩之間，惠印朦朦朧朧看見一隻十丈多長的黑龍，閃著金爪筆直地騰空而去。據說那只是一眨眼的工夫，隨後光看見在風雨之中，環池而栽的櫻樹花瓣朝著黑暗的天空飛舞。至於觀眾怎樣慌了神，東跑西竄地奔逃，在閃電下掀起不下於池子裡的滾滾人浪，那就不必囉唆了。

「後來大雨住了，雲間透出青空，惠印那副神氣，好似連自己的鼻子大這一點也忘了，眼睛滴溜溜地四下裡打量著。難道剛才那條龍真是自己看花了眼嗎？——正因為告示牌是他豎的，想到這裡，只覺得龍彷彿不會升天似的。可他又千真萬確地看見了，越琢磨越感到莫名其妙。於是，就把像死人一樣癱坐在旁邊柱腳下的老尼姑扶了起來，不免帶著幾分尷尬，怯怯地問道：‘您看見龍了嗎？’姑媽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一時好似說不出話來，光是膽戰心驚地頻頻點頭。後來才顛聲說道：‘當然看見啦，當然看見啦！不是一條亮堂堂地閃著金爪子、渾身漆黑的龍神嗎？’這麼說來，並不是鼻藏人得業惠印眼睛花了才看見龍的。後來從街談巷議中瞭解到，原來當天在場的男女老少，幾乎個個都說曾看見黑龍穿過雲彩升上天去。

「事後，不知怎麼一來，惠印說出了真相，告訴大夥兒其實那塊告示牌是他豎起來捉弄人的。據說惠門以及各位法師對他的話沒有一個予以置信。那麼，他豎告示牌這個惡作劇，究竟達到了還是沒有達到目的呢？即使去問外號叫鼻藏、大鼻藏人得業的惠印法師本人，恐怕他也回答不出吧。」

三

宇治大納言隆國：「這故事真妙。從前那個猿澤池裡大概住過龍。什麼？不知道從前住沒住過？喏，從前準住過。以前普天之下人人都打心裡相信水底下有龍。因此，龍自然就會在天地之間翱翔，像

神一樣時而顯現出它那奇異的形象。別淨由我囉唆了，還是把你們的故事講給我聽吧。下一個該輪到雲遊僧了。

「什麼，你要講的是叫作池尾禪智內供的長鼻法師的故事嗎？剛聽完鼻藏的故事，一定格外有趣哩。那麼，馬上就講吧……」

[1] 原名源隆國(1004—1077)，日本平安時代中期的文學家，因其別墅是山城國宇治，世人稱為宇治大納言。(日本古代宮廷中最高的官職是大政大臣，其次是左大臣、右大臣；大納言僅次於右大臣。)據說日本最古的說話集《今昔物語》就是源隆國把路人講的故事筆錄而成。

[2] 原文作金鼓，一種空心、扁圓形的佛教樂器。僧侶佈道時掛在脖子上，或系在佛堂的架子上擊打。

[3] 天狗是日本古代想象中的一種紅臉、高鼻、有翼的怪物，神通廣大。

[4] 采女是日本古代後宮女官的職稱，傳說有個采女因失寵於天皇而在這棵柳樹旁投猿澤池自盡，故名。

[5] 原文作蟲の垂絹，也作蟲の岐。日本平安時代至室町時代的婦女外出時遮在市女笠周圍的薄絹。

[6] 日本平安時代以來通常乘牛車，貴族把車廂飾以金銀，比賽華美。藍紗車、紅紗車是分別掛著藍色或紅色紗線簾的牛車，棟簷車是用名貴的棟木做簷的牛車。

[7] 即賀茂祭，每年逢五月十五日在京都賀茂神社舉行的廟會。

[8] 原文作侍烏帽子，也作武家烏帽子，因比較輕便，受到武士的歡迎，故名。

蔥

文學樸 譯

明天就是交稿截止日期，我想在今夜把這篇小說一氣呵成寫完。不是想完成，而是非完成不可。至於說要寫什麼，且看下文。

在神田神保町附近的咖啡館，有個名叫阿君的女侍。說是十五六歲，看上去卻更老成一些。由於面板白皙，有一雙明亮的眼睛，所以儘管鼻尖有點兒翹，總算得上是個美人。她的頭髮是從正中間分的，插上一支勿忘草的簪子，繫著白色圍裙，站在自動鋼琴前的時候，活像是從竹久夢二 [1] 的畫兒裡走出來的人。——因此，這個咖啡館的常客們似乎早就給她起了個綽號叫通俗小說。當然，她還有種種其他綽號：因為簪子上有那個花，所以叫勿忘草；由於長得像影片裡出現的美國女演員，所以叫瑪麗·璧克馥 [2]；又由於她是這個咖啡館不可缺少的，所以叫方糖，等等。

這個店裡除了阿君，還有一位年齡較大的女侍。她叫阿鬆，容貌簡直沒法跟阿君相比。起碼有黑麵包和白麵包之間的差別那麼大。所以雖然在同一個咖啡館工作，阿君和阿鬆的小費收入相差很大。當然，阿鬆對收入的差別是不服氣的。其結果，這陣子就對她胡亂猜忌起來。

一個夏日的下午，阿鬆負責的桌邊坐著一位似乎是外國語學校的學生，他叼著一支紙菸，劃了火柴要點菸。可是放在旁邊桌上的電扇轉得很衝，火柴的火還未觸到紙菸就被風吹滅了。阿君正好走過桌邊，為了擋風，就在這個顧客與電扇之間站了片刻。這個學生趁機點燃了紙菸，他那被陽光晒黑的腮幫子上露出微笑，說聲「謝謝」。由

此可見，對方是領會了阿君這番好意的。站在櫃檯前的阿鬆卻把應當由她端去的冰激凌碟子拿起來，目光銳利地看了一下阿君的臉，嬌嗔道：「請你端去吧。」

這樣的糾紛一星期要發生好幾檔子。所以阿君絕不跟阿鬆過話。由於地區的關係，顧客當中學生特別多，她總是站在自動鋼琴前默默地賣弄風情。一肚子氣的阿鬆也在她的影響下一聲不響地發起嗲來。

阿君跟阿鬆的關係不好，不單是由於阿鬆吃醋。阿鬆趣味低，阿君打心裡瞧不起她。阿君認為，這都是因為阿鬆自從小學畢業後，淨聽浪花小調^[3]，吃什錦果丁^[4]，追男人的緣故。那麼阿君對什麼有興趣呢？最好離開這個熙熙攘攘的咖啡館一會兒，到附近的小巷子盡頭某個女梳頭師的二樓去窺視一下。因為阿君租了那個女梳頭師二樓的房間，除了到咖啡館去工作，就在那兒起居。

二樓這間六鋪席的屋子，頂棚低低的，從朝西的窗子向外望，只見一片櫛比鱗次的瓦頂。窗戶底下，靠牆放著一張鋪著印花布的書桌。為了方便起見，權且把它叫作書桌吧，其實不過是個陳舊的矮腳飯桌。這個做書桌用的飯桌上排著半舊的洋裝書。有《不如歸》^[5]《藤村詩集》《鬆井須磨子^[6]的一生》《新牽牛花日記》^[7]《卡門》^[8]《高山望幽谷》——另外只就有七八冊婦女雜誌。遺憾的是，我的小說集連一本也沒有。書桌旁還放著清漆早已剝落的碗櫃。櫃上放著細頸玻璃花瓶，掉了一片花瓣的假百合花雅緻地插在瓶裡。可以想見，如果這支百合花的花瓣沒有落的話，至今還會擺在咖啡館的桌子上。碗櫃上面的牆壁上，用按釘釘著三四幅畫，看來都是雜誌插圖。當中是鏑木清方^[9]畫的元祿^[10]仕女圖，下面是拉斐爾的聖母像的小照片。而在元祿仕女上面，北村四海^[11]雕刻的女子像在向旁邊的貝多芬頻送秋波。阿君誤以為這是貝多芬，其實是美國總統伍德羅·

威爾遜^[12]，真是對不起北村四海。——寫到這裡，阿君素日的興趣多麼富於藝術色彩就不言而喻了。再說，實際上阿君每天深夜從咖啡館回來後必然在別名貝多芬的威爾遜肖像下閱讀《不如歸》，望著假百合花，沉湎於比新派悲劇電影裡月夜場面更感傷的藝術境界裡。

櫻花怒放的一個夜晚，阿君獨自俯在桌上，在粉紅色信箋上運筆急書，直到雞鳴頭遍。有一張寫完的信紙掉在桌下了，可是阿君好像直到早晨去咖啡館後還沒發覺。從視窗吹進來的春風捲起那張信紙，把它刮到樓梯腳下，那裡立著一對有著鵝黃色棉布罩的鏡子。樓下的女梳頭師知道阿君不斷收到情書。她以為這張粉紅色的紙也是其中的一張，出於好奇心，就特地看了看。結果出乎意料，似乎是阿君的手跡。她想，那麼這是阿君給什麼人的情書寫的回信吧。只見上面寫著：「一想到你跟武男哥告別的情景，我就流淚，心都快碎了。」原來阿君幾乎熬了個通宵，寫了封致浪子^[13]夫人的慰問信。

說實在的，當我寫這段插話時，阿君的感傷使我不禁泛出微笑。我的微笑毫無惡意。阿君那間樓上的屋子裡，除了假百合花、《藤村詩集》和拉斐爾的聖母像的照片外，還擺著自己起夥必備的廚房用具。這套廚房用具象徵著東京艱難的現實生活，至今阿君不知受過多少罪。可是世態雖然炎涼，只要淚眼矇矓地望去，就展現出一片美好世界。阿君沉浸到藝術所激起的熱淚中，以逃避現實生活的迫害。那裡既無須每月付六元房租，也不需付一升七毛錢的米價。卡門在輕鬆地敲打著響板，她用不著為電燈費操心。浪子夫人的日子也不好過，但還不至於籌不出藥費來。一句話，在這艱難世界的蒼茫暮色中，這眼淚能夠點燃人類愛的小小燈火。啊，深夜裡，東京街上的嘈雜聲消失殆盡，只要想象一下阿君怎樣抬起淚汪汪的眼睛，在暗淡的十燭燈光下孤獨地幻想著逗子的海風和科爾多瓦^[14]的夾竹桃——該死，豈

但不懷惡意，一不留神連我都不免會感傷起來。儘管我本來是個頗為理智的人，世上的批評家們甚至說我沒有人情味呢。

一個冬天的夜晚，阿君很晚才從咖啡館回來，起初照例坐在桌前讀《鬆井須磨子的一生》之類的書。還沒讀完一頁，不知怎的忽然對那本書感到厭煩了似的，狠狠地把它摔在鋪席上。隨即仍然側身坐著，胳膊肘支在桌子上，託著腮，冷漠地呆望著牆上的威爾^[15]——貝多芬肖像。當然，事情非同小可。阿君被那家咖啡館解僱了嗎？要不然是阿鬆越發厲害地欺負她了嗎？要麼是齙齒又痛起來了嗎？不，阿君心裡想的不是那樣庸俗的事情。她像浪子夫人或者鬆井須磨子那樣，因戀愛而苦惱著。至於阿君對誰傾心——幸好阿君在望著貼在牆上的貝多芬像，一時不像要動彈的樣子，所以趁此機會我趕緊介紹一下這位光榮的戀愛物件吧。

阿君的物件姓田中，算得上是個默默無聞的藝術家。因為田中是個才子，既會作詩，又會拉小提琴，也擅長於畫油畫，兼任演員，並精於玩紙牌^[16]，還是個彈薩摩琵琶^[17]的能手。究竟哪一項是本職，哪一項是業餘愛好，誰也鑑定不了。至於他的外表呢，臉像演員那樣光滑，頭髮像油畫顏料那樣銜亮，聲音像小提琴那樣清婉，說話恰似詩一般得體，向女人求愛猶如搶紙牌那麼敏捷，賴賬則像彈薩摩琵琶那樣乾脆，振振有詞。他戴著黑色寬簷帽，穿著似乎是廉價品的打獵服裝，系一條葡萄色波希米亞式領帶——這樣一講，人們就能瞭解個七八成了。田中君這樣的人恐怕已成為一種型別了，只要到神田本鄉^[18]一帶的酒吧或咖啡館、青年會館或音樂學校的音樂會(但只限於票價最便宜的座位)，或者兜屋^[19]和三會堂^[20]的展覽會去，必然會看見兩三個這樣的人，傲慢地睥睨俗眾。所以你要是想進一步看清田中君的形象，就到上述場所去看好了。我再也不願意寫下去了。別的就

不用說了，當我勞神介紹田中君的時候，阿君不知什麼時候已站起來了，正在眺望拉開紙窗的窗外凜冽的月夜呢。

瓦房頂上的月光映照著插在細頸玻璃花瓶裡的假百合花，以及貼在牆上的拉斐爾畫的小小聖母像，還映照著阿君略微翹著的鼻子。可是阿君那雙明眸對月光熟視無睹。似乎落了霜的瓦房頂，在她來說也好像根本不存在。田中君今晚從咖啡館把阿君送到這裡來了。然後甚至約定明天兩個人一起愉快地消磨一個夜晚。剛好趕上阿君每月一次的假日，約定下午六點在小川町的電車站碰頭，然後去芝浦觀看義大利人搭棚表演的馬戲。阿君還從來不曾和男人一道出去玩過。所以一想到明天將和田中君像天下的有情人那樣，晚間雙雙去看馬戲，就重新心潮起伏。對阿君來說，田中君是不折不扣掌握著啟開寶窟大門的咒語的阿里巴巴 [21]。在念那句咒語的時候，阿君面前會展現何等未知的歡樂境界呢——從方才起心不在焉地眺望月亮的阿君，激動得就像被風吹襲的海洋，或者即將開動的公共汽車的馬達，她心中描繪的不是別的，正是這不可思議的未來世界的幻景。那裡，玫瑰花盛開的路上，撒滿了鑲著養殖珍珠的戒指啦，假翡翠做的腰帶飾釦 [22] 什麼的。從三越 [23] 的旗子上，像滴下的蜜汁似的開始傳來夜鶯婉轉的歌聲。橄欖花的芬芳之中，大理石砌造的宮殿裡，現在道格拉斯·費爾班克斯先生和森律子 [24] 的舞蹈漸入佳境……

但是，我要為阿君的名譽補充幾句話。這當兒，阿君描摹的幻景裡，像威脅一切幸福似的時而掠過一片可怕的烏雲。誠然，阿君無疑是在跟田中君戀愛著。而且由於阿君容易受藝術感染，只覺得這位田中君頭頂上有光圈。他是朗斯洛特爵士式 [25] 的人，既會作詩，又會拉小提琴，也擅長於畫油畫，兼任演員，並精於玩紙牌，還是個彈薩摩琵琶的能手。阿君憑著處女的敏銳感覺，對這位朗斯洛特的頗為可疑的本來面目往往有所察覺。這時，一片不安的烏雲就掠過阿君的腦

際。但遺憾的是這片烏雲轉瞬即逝。阿君不管怎樣老成，畢竟才十六七歲，而且是個很容易受藝術感染的少女。除非是擔心衣服被雨淋溼，或是對萊茵河落日的明信片發出感嘆聲的時候而外，輕易不會注意烏雲，這也並不奇怪。何況現在是玫瑰花盛開的路上，撒滿了鑲著養殖珍珠的戒指啦，假翡翠做的腰帶飾釦啦，什麼的——這些前面已經寫過了，請讀者回頭再讀一下吧。

阿君像沙瓦訥^[26]畫的聖日妮維埃芙^[27]一樣，久久佇立在那兒，眺望著月光下的瓦房頂，旋即打了個噴嚏，隨手把紙窗砰地拉上，又回到桌邊側身坐下來。從那時起到次日下午六點之間，阿君都幹什麼來著，遺憾的是，詳細情況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說我這個作者也不知道呢？說實在的，因為我必須在今夜裡把這篇小說寫完。

次日下午六點，阿君穿著紫藍色假縐綢和服外衣，披上米黃色披肩，比平時要顯得心神不定地走向暮色蒼茫的小川町的電車站。她一到那裡，就看見田中君已經在紅電燈^[28]下佇候。他照例齊眉戴著黑色寬簷帽，挾著鍍銀柄細手杖，粗條紋短大衣的領子翻了起來。他那白皙的臉比平時更白淨，微微散發著香水氣味，看樣子今晚是格外精心打扮過的。

「讓您等候了吧？」阿君望望田中君的臉，氣喘吁吁地說。

「哪兒的話。」田中毫不在意地回答說，以略含微笑的眼神茫然注視著阿君的臉。然後身子突然一顫，補充道：「走一走吧。」

話音未落，田中君已沿著弧光燈照耀下的行人熙熙攘攘的大街，朝著須田町方向走去。馬戲團是在芝蒲演出的。走著去的話，也得朝著神田橋方向走。阿君仍佇立不動，手按著被捲起灰塵的風吹動著的披肩，納悶地問道：「是那面嗎？」

田中君沒有回頭，輕輕回答了聲：「對。」繼續朝著須田町方向走去。

阿君只好趕緊追上田中君，沿著林陰路，在枝葉飄舞的柳樹底下並肩匆匆走去。於是田中君眼裡又泛著茫然的微笑，窺視著阿君的側臉說：「阿君，真不巧，聽說芝蒲的馬戲昨晚就結束了。所以今晚到我知道的一家飯館一起吃飯怎麼樣？」

阿君感到田中君的手輕輕地握住了自己的手，她以希望和恐怖交加而發顫的聲音悄悄地說：「好吧，我怎麼都行。」同時，阿君的眼睛又像讀《不如歸》時那樣，熱淚盈眶。透過感動的淚水望去，小川町、淡路町和須田町的大街顯得多麼美麗，是不問自明的。樂隊在為年終大甩賣奏樂，令人眼花繚亂的仁丹廣告燈，慶祝聖誕節的杉樹枝葉上的裝飾，蛛網般交叉懸掛的萬國國旗，櫥窗中的聖誕老人，貨攤上擺的明信畫片和日曆——在阿君眼裡，這一切東西都在歌唱戀愛的極大歡樂，覺得燦爛的景象一直綿延到世界的盡頭。唯獨今天晚上，連天上的星光也不寒冷。陣陣刮來的帶塵埃的風，忽而把大衣下襠翻卷過來，忽而又像大地回春一般變得暖洋洋的。幸福，幸福，幸福……

過了一會兒，阿君忽然意識到兩個人不知什麼時候已經拐過橫街，走在一條狹窄的街上了。那條街的右側有一家小小的蔬菜店。明亮的汽燈下，店裡堆放著白蘿蔔、胡蘿蔔、白菜、蔥、小蔓菁、慈菇、牛蒡、山芋、油菜、土當歸、藕、芋頭、蘋果、橘子等。走過那蔬菜店前面的時候，阿君的視線偶然落到了立在蔥堆中的價目牌上。牌子是把木片夾在竹竿上做成的，上面用濃濃的墨筆寫著幾個蹩腳的字：「一把四分錢。」如今一切物價飛漲，一把四分錢的蔥是極難得的。十分便宜的牌價剛一映入眼簾，潛在於阿君那顆幸福的心——它迄今陶醉於戀愛和藝術當中——深處的現實生活，此時此刻突然被喚

醒了。間不容髮指的就是這個。玫瑰和戒指，夜鶯與三越的旗子等，轉瞬之間成了過眼浮雲。而房租、米錢、電燈費、煤炭費、魚錢、醬油錢、報紙費、化妝費、電車費——以及其他一切生活費用，隨著過去的痛苦經驗，恰如燈蛾向火光飛集一樣，從四面八方撲向阿君的小小心坎。阿君情不自禁地在那家蔬菜店前止住了步子。她撇下目瞪口呆的田中君，走到明亮的汽燈照耀下的蔬菜堆當中。而且終於伸出纖細的手指，朝著插有「一把四分錢」的牌子的蔥堆指了指，以唱《流浪》^[29]之歌般的聲調說：「給我拿兩把。」

颯著帶灰塵的風的街上，頭戴黑色寬簷帽、粗條紋短大衣領子翻了起來的田中君，挾著鍍銀柄細手杖，孤零零地悄然站著。從方才起，這條街盡頭的一座裝著格子門的房子浮現在田中君的腦際。那是一座粗糙的二層樓房，房簷下掛著一盞門燈，燈上寫著「鬆屋」的字號名。脫鞋處的石板^[30]是溼的。可是佇立在這樣的街上，說也奇怪，只覺得那小巧整齊的二層樓房逐漸淡漠了，而插著「一把四分錢」的牌子的蔥堆慢慢地浮現了。這時遐想突然破滅，一陣風捲著灰塵刮過去，現實生活般辛辣刺鼻的蔥味真正撲進田中的鼻子裡來。

「讓您等候啦。」

可憐的田中君露出頗為難堪的眼神，就像看另一個人似的打量著阿君的臉。阿君的頭髮是從正中漂漂亮亮分開的，插著勿忘草形的簪子，鼻尖有點兒翹。她用下巴頰兒輕輕按住米黃色披肩，一隻手提著兩把共八分錢的蔥，站在那兒。她那清亮的眼睛裡含著喜悅的微笑。

我終於好歹寫完了。天快亮了。外面傳來寒嗖嗖的雞叫聲。雖然煞費苦心寫完了這篇東西，不知怎的，心情有些悒悶。阿君當晚安然無恙地回到了那女梳頭師家的二樓。只要繼續幹咖啡館女侍這一行，以後就難免還會跟田中君一起出去玩。一想到那時的事——不，到時

候再說吧。我現在怎麼擔心也不起作用。就這樣擱筆吧。再見，阿君。那麼今晚你也像那天晚上一樣，從這裡匆匆走出去，勇敢地——任憑批評家筆伐一番吧。

[1] 竹久夢二(1884—1934)，日本畫家、詩人，自明治後期至大正年間，畫了不少充滿抒情詩情趣的插圖。

[2] 瑪麗·璧克馥(1893—1979)，出生於加拿大，美國電影史初期聲望最高的女明星，與美國著名男明星道格拉斯·費爾班克斯(1883—1939)結婚，曾於1929年一道訪日，受到歡迎。

[3] 日本江戶時代末期開始流行的一種以三絃伴奏的民間說唱歌曲，類似我國鼓詞。

[4] 豌豆加方塊洋粉、楊梅、櫻桃、香蕉等的冷食。

[5] 《不如歸》是日本作家德富蘆花(1868—1927)的長篇小說，發表於1898年。

[6] 鬆井須磨子(1886—1919)，日本女話劇演員，曾參加島村抱月(1871—1918)的藝術座劇團，與抱月相愛，抱月死後自殺。

[7] 日本戲劇家岡本綺堂(1872—1939)的獨幕劇，作於1912年。

[8] 法國作家梅里美(1803—1870)的短篇小說，發表於1845年。

[9] 鏑木清方(1878—1972)，日本畫家。

[10] 元祿是日本江戶時代東山天皇(1688—1704)的年號，是文化發達的昇平時期。

[11] 北村四海(1870—1927)，日本雕刻家。

[12] 伍德羅·威爾遜(1856—1924)，美國第二十八任總統(1913—1921)。

[13] 浪子是《不如歸》中的女主角，因患肺病，被迫和丈夫武男離婚，傷心而死。

[14] 西班牙南部的城市。

[15] 威爾遜的簡稱。

[16] 原文作歌骨牌，江戶時代初期開始流行的一種紙牌。將寫有下半句和歌的牌散放在鋪席上，唱牌者手持寫有整句和歌的牌，唸到哪一首，玩牌者就搶鋪席上的那一張牌。搶得最多者獲勝。

[17] 薩摩琵琶是室町時代末期流行於薩摩國的一種由琵琶伴唱的歌曲。曲調多悲壯。

[18] 神田是日本大學、明治大學所在地，原為東京三十五區之一，今屬於東京都千代田區；本鄉是東京大學所在地，和神田同為舊書店林立之地。

[19] 坐落在東京銀座八丁目的畫廊。

[20] 坐落在東京赤阪的畫廊。

[21] 阿里巴巴是《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盜》中的主人公。

[22] 日本婦女和服腰帶上裝飾用的帶扣。

[23] 東京銀座的一座百貨大樓。

[24] 森律子(1890—1961)，日本女話劇演員。

[25] 朗斯洛特爵士是英國作家斯摩萊特(1721—1771)的小說《朗斯洛特·葛裡沃斯爵士》中的主人公，被稱作18世紀的堂吉訶德。道格拉斯·費爾班克斯曾主演根據這部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

[26] 沙瓦訥(1824—1898)，法國畫家。

[27] 聖日妮維埃芙(422—512)原是個牧羊女，由於從匈奴人手下拯救了巴黎市民，被尊崇為巴黎的守護者。沙瓦訥於1874年所作她在月夜眺望瓦房頂的壁畫，儲存在巴黎偉人祠內。

[28] 紅電燈是懸在電車站的紅柱子上做標誌用的。

[29] 《流浪》是1918年左右流行的一首歌，詩人北原白秋(1885—1942)作詞，中山晉平(1887—1952)作曲。

[30] 日本式房屋，門口有一塊石板，把鞋脫在上面再進屋。

阿律和孩子們

文學樸 譯

—

午後下著雨，今年中學畢業的洋一在二樓俯在桌子上寫北原白秋風格的和歌。這時忽然聽見父親「喂」的招呼了一聲，使他吃了一驚。他倉皇回頭，同時沒有忘記把詩稿藏到正好在手邊的詞典下面。幸虧父親賢造披著夏季大衣只從微暗的樓梯口探出半截身子，沒有進屋。

「阿律的情況不大好，你給慎太郎那裡發個電報吧。」

「病情那麼糟嗎？」洋一不禁大聲說。

「嗯，她平日挺健康，也不見得就突然會怎麼樣……不過，還是通知一下慎太郎……」

洋一打斷父親的說話：「戶澤先生怎麼說呢？」

「據說還是十二指腸潰瘍。——他倒是說用不著擔心……」賢造似乎竭力想避免遇上洋一的視線，「不過，我已經託人明天把谷村博士請來，戶澤也贊成這樣做。——喏，你就去通知慎太郎吧。你知道他的住處吧？」

「嗯，知道。爸爸到哪兒去？」

「到銀行去一下。——對，淺川的嬸嬸來了，在樓下呢。」

賢造的身影一消失，洋一頓時覺得外面雨聲瀟瀟。他深切地意識到不能再耽擱了。他立即站起來，扶著黃銅扶手匆匆下樓去。

樓梯底下就是寬敞的店鋪，兩邊的貨架上都擺滿了裝著針織品之類的紙板箱。在店前房簷下，頭戴巴拿馬帽的賢造背對著店鋪，正伸出一隻腳去穿擺好了的木屐。

洋一來到店裡的時候，接電話的店員正在大聲對賢造說：「老爺，車間打來了電話，讓我問您今天到那邊去不去……」

另外幾個店員，有的在保險櫃前，有的在神龕下，與其說他們在等著送老闆出門，臉上的表情毋寧說是盼著老闆早點走。

「今天去不了，告訴他們我明天去。」

剛一掛上電話，賢造就撐開大傘大踏步走上馬路，在遍佈薄泥的柏油路上投下朦朧的影子，隨即消失了。

「神山君不在嗎？」

洋一在賬房桌邊坐下來，抬頭望著一個店員的臉。

「他剛才出去給裡頭辦什麼事去了。——老良，你知道他到哪兒去了嗎？」

「神山君嗎？I don't know^[1]呀。」那個店員仍蹲在席沿上回答說，接著吹起口哨來。

這時，洋一在放在那兒的電報紙上用鋼筆急急寫起來。哥哥是去年秋天到某地去念高等學校的——他覺得，比他面板黑，也比他胖的哥哥那張臉，如今清晰地浮現在眼前。他開始寫道「母病危速歸」，

又立即把這張紙撕掉，改寫為「母病速歸」。可是原先寫的「病危」卻像不祥的預兆似的縈迴在腦際。

「喂，請你把這份電報發出去。」

洋一把好不容易寫成的電報交給一個店員後，嚼著寫壞了的紙，穿過店鋪後面的廚房，來到即使晴天也微暗的吃飯間。吃飯間裡，長火盆上面的柱子上掛著印有某毛線商店的廣告的大型日曆。——頭髮剪短了的淺川的嬸嬸像被人遺忘了似的坐在那裡，一個勁兒地挖著耳朵。她聽見洋一的腳步聲，邊挖耳朵邊抬起那雙爛眼。

「你好。爸爸已經出去了嗎？」

「嗯，剛剛出去。——媽媽也真讓人犯愁啊。」

「真糟糕，我還以為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病呢。」

隔著長火盆，洋一心神不定地勉勉強強坐下來。一想到身患重病的母親就躺在紙榻扇後面，他就越發對陪著這樣舊腦筋的老人說話感到不耐煩起來。嬸嬸沉默了半晌，然後翻起眼睛看著他說：「聽說阿絹今天要來。」

「姐姐不是還病著嗎？」

「說是今天見好啦。只不過又患了感冒。」

淺川的嬸嬸用略帶輕蔑卻又顯得有些親切的口吻說。姐弟三人當中，阿絹不是阿律親生的，嬸嬸似乎最喜歡她。那也是由於賢造的前妻是嬸嬸的本家的緣故。——洋一想起曾聽什麼人講過這樣的話，硬著頭皮談論了一會兒前年嫁到一家綢緞莊的多病的姐姐。

談話告個段落後，嬸嬸停下挖耳朵的手，像想起來似的說：「小慎那裡怎麼辦？你爸爸臨走時說最好通知他一聲。」

「剛才叫人去發了電報。不出今天就能接到吧。」

「可不，又不是京都、大阪……」

嬸嬸不諳地理，她的回答含含糊糊，毫無把握，不知怎的突然在洋一內心深處勾起某種不安。哥哥會回來嗎？——他想到這兒，覺得電報在措辭上要是再誇張一些就好了。母親想見哥哥。可是哥哥沒有回來。接著母親就死去了。於是姐姐和淺川的嬸嬸會責備哥哥不孝。——一瞬間，洋一覺得眼前出現了這樣一幅光景。

「只要今天電報送到了，他明天就會回來。」洋一情不自禁地這麼說。這話與其說是對嬸嬸說的，不如說是用來寬慰自己的。

就在這當兒，店裡的神山額上滿是亮晶晶的汗珠，躡手躡腳地進來了。從條紋羅的和服外褂袖子上還有雨漬這一點也可以知道他剛從外面回來。

「去過了。想不到等了好久。」神山向淺川的嬸嬸行了禮，把揣在懷裡的一封信取了出來，「說是對病人一點兒也不必擔心。詳細情況都在信裡寫著……」

嬸嬸先戴上了度數很深的眼鏡才把信拆開。信封裡除了信之外，還有一張折成四折的日本紙^[2]，上面寫著個「一」字。

「神山君，這個太極堂在哪兒呀？」

洋一好奇地朝嬸嬸正在讀的信探過頭去。

「第二條街的角上不是有一家西餐館嗎？走進那條小巷，靠左側就是。」

「那不就是教你清元的師父家附近嗎？」

「對，就在那一帶。」神山咧嘴笑著，手裡擺弄著墜在錶鏈上的瑪瑙圖章。

「那個地方有算命先生嗎？——說是要讓病人把枕頭朝南睡。」

「你媽的枕頭朝哪個方向？」嬸嬸隔著老花鏡望著洋一，帶點訓斥的口吻說。

「枕頭是朝東吧。因為這個位置是南面。」

洋一的心情輕鬆了一些，臉仍朝著嬸嬸，伸手去掏袖兜裡的紙菸盒。

「你看，上面寫著枕頭朝東亦可。——神山君，來一支吧。扔過去啦，抱歉。」

「多謝。是E. C. C牌的，我就抽一支吧——還有別的事兒嗎？有的話，可別客氣……」

神山把金嘴紙菸夾在耳朵上，突然抬起穿著夏季和服外褂的身子，匆匆地要向店鋪那面退出。這時，拉門開了，脖子纏著溼布的姐姐阿絹提著水果籃子走進來，她還沒有脫斜紋嗶嘰外衣。

「哦，你來啦。」

「冒著雨來一趟可不容易呢……」

嬸嬸和神山幾乎同時說。阿絹向他倆點頭致意，迅速脫掉外衣，疲憊不堪地歪著身子坐下來。這當兒，神山把從她手裡接過來的水果籃子放下，焦躁地走出了吃飯間。籃子裡裝滿了光潤漂亮的青蘋果和香蕉。

「媽媽怎麼樣？——請原諒，電車可擠啦。」

阿絹仍然側著身坐著，利索地脫下濺滿了泥的白色布襪子。洋一看見那布襪子，恍惚覺得頭髮梳成圓髻的姐姐身邊還飛濺著大街上的雨水。

「還是肚子痛。——發燒發到三十九攝氏度。」

神山剛出去，女用人美津就進來了，嬸嬸把算命先生的信攤在那兒，忙著同她一起準備茶水。

「哎呀，電話裡不是說比昨天好多了嗎？當然，電話不是我接的。今天的電話是誰打的，是小洋嗎？」

「不，不是我。是神山君吧？」

「是的。」美津邊端茶，邊細聲細氣地插嘴說。

「神山？」阿絹蹙起眉頭，湊到長火盆旁邊來。

「瞧你那副神氣……你家裡大家身體都好嗎？」

「託您的福……嬸嬸家裡都健康嗎？」

洋一聽著這樣的對話，叼著紙菸，呆呆地凝視著掛曆。自從中學畢業以來，他雖然記得每天的日子，可是始終忘記是星期幾。於是一

抹寂寥突然掠過心頭。再過一個月，就要入學考試了，而他幾乎沒有應試的心情。要是考不上話……

「美津越發出挑了。」

姐姐這句話突然清清楚楚地傳進了洋一的耳際。可是他只是默默地抽著金嘴煙。當然，那時美津早已下廚房去了。

「而且她本來就長著一張討男人喜歡的臉……」

嬭嬭這才把攤在膝上的信和老花鏡收拾起來，露出輕蔑的笑容。

阿絹眼睛裡也露出微妙的神色，可是旋即又想到別的事情上去了，問道：「嬭嬭，那是什麼？」

「剛才我讓神山君去給看了看墨色^[3]。——小洋，去看看媽媽吧。剛才她倒是睡得挺好……」

他本來就感到很煩，把金嘴菸頭插進火盆的灰裡，就像避開嬭嬭和姐姐的視線似的，迅即從長火盆前站起來。然後假裝輕鬆地拉開紙榻扇，走進了起坐間。

透過房間盡頭的玻璃拉門，可以看到狹窄的中院。中院只有一棵粗大的冬青樹，緊挨著洗手鉢。阿律身穿麻布睡衣，頭放冰囊，面向裡一動不動地躺著。她的枕邊有一位護士，膝上放著病情日記，由於近視，護士的臉幾乎貼到日記本上，握著鋼筆寫個不停。

護士一看見洋一，就向他行了個柔媚的目禮。洋一清清楚楚地意識到了那個護士是異性，他冷冷地打了個招呼，從褥子的腳那一頭繞過去，在看得清母親的臉的地方坐下來。

阿律閉著眼，生來單薄的臉現在更消瘦了。洋一探過臉去，她就靜靜地睜開還在發燒的眼睛，像平時一樣微微露出笑容。不知怎的，洋一覺得剛才他同嬭嬭和姐姐在吃飯間裡沒完沒了地閒聊，太對不起媽媽了。

阿律一時沒有作聲，稍後，吃力地說聲：「喏。」

洋一僅僅向她點點頭。這當兒，母親因為高燒而散發出的汗臭味依然使他感到不舒服。阿律只招呼了這麼一聲，沒有接著講下去。洋一逐漸地感到不安起來。腦際甚至浮現了「這是遺言嗎」這麼個念頭。

「淺川的嬭嬭還在吧？」母親好不容易開了口。

「嬭嬭在，剛才姐姐也來了。」

「給嬭嬭……」

「找嬭嬭有事嗎？」

「不，給嬭嬭叫一份梅川的鱈魚蓋澆飯。」

這下子洋一微笑了。

「你告訴美津一聲，好嗎？——沒別的事。」

阿律說罷，想把頭挪一挪。這麼一來，冰囊滑下來了。洋一不等護士動手，自己給放回原處。不知怎麼回事，他忽然覺得眼眶發熱。

他馬上想：可不能哭。可是那時已感到鼻樑上滿是淚水了。

「小傻瓜。」

母親小聲嘟囔了一句，像疲乏似的又閉上了眼睛。

洋一在護士面前覺得害臊，漲紅了臉，沮喪地回到吃飯間。一進去，淺川的嬸嬸就回過頭來仰視他，問道：「媽媽怎麼樣？」

「她醒著。」

「醒是醒著。」

嬸嬸和阿絹似乎隔著長火盆面面相覷。姐姐翻著兩眼，用簪子搔搔髮髻根，然後把手伸到火盆上烘著，問道：「你沒講神山君回來了嗎？」

「沒有講。姐姐去講吧。」

洋一挨著隔扇站著，把鬆了的腰帶繫緊。腦子裡只轉著這麼一個念頭：說什麼也不能讓媽媽死去，說什麼也不能……

二

第二天早晨，洋一同父親在吃飯間裡隔著飯桌面對面坐著。嬸嬸昨晚住下了，她的飯碗也在飯桌上扣放著。護士梳妝打扮要耽擱很久，據說嬸嬸替她去照顧母親了。

父子倆吃著飯，不時三言兩語地談著。大約一週以來，每天都是兩個人寂寞地用餐。然而今天他倆的話又比平時還少。伺候著他們的美津也只是默默地給他們添飯。

「今天慎太郎會回來嗎？」賢造像等待回答似的瞅了一下洋一的臉。可是洋一沉默不語。眼下他摸不透哥哥的心思，不用說哥哥今天回不回來，就連哥哥到底回不回來他也不知道。

「還是明天早早回來呢？」

這下子洋一不能不回答父親的話了。

「可是我想學校正在考試吧。」

「原來如此。」賢造若有所思地把話中斷了。過了一會兒，他讓美津給倒著茶，說道：「你也得用用功啊。慎太郎今年秋天就要當大學生啦。」

洋一又添了一碗飯，沒有回答。父親不讓他學他所喜歡的文學，近來只逼他用功，他突然覺得父親面目可憎。他對父親的邏輯的矛盾，也不免產生嘲笑的心情：哥哥上大學與弟弟用功，根本是兩碼事啊。

「阿絹今天不來嗎？」賢造隨即又想到別的事情上去了。

「大概會來。她說如果戶澤大夫來了，就給她打個電話。」

「阿絹那裡也夠錢吧。因為這次那邊也買進了一些。」

「多少鬧了點虧空吧。」

洋一也已經在喝茶了。今年四月以來，市場上發生了空前的恐慌。就連賢造經營的商店，由於生意相當興隆的大阪某個同行突然破產，最近也遇到了墊付貸款的厄運。再把這樣那樣的種種打擊統統算上，至少蒙受了三萬元上下的損失——這個情況是洋一偶然聽說的。

「但願虧空不要鬧得太大——這麼不景氣，咱們的店說不定什麼時候也會出事呢……」

賢造半開玩笑地說著洩氣話，懶洋洋地離開了飯桌。他拉開紙隔扇，走進旁邊的病房。

「湯和牛奶都喝了嗎？那麼今天可太好啦。不盡量吃可不行啊。」

「要是再能把藥也吃下去就好啦，可是一吃藥就吐。」

洋一還聽見了這樣的對話。今天早晨他在飯前去看望，母親的體溫比昨天和前天低多了。口齒也清楚，翻身也顯得輕快些。「肚子雖然還痛，但是覺得舒服多啦。」——母親自己也這麼說。而且還有了食慾，也許不像迄今所擔心的那樣，說不定意外地容易恢復。——洋一窺視著隔壁房間，喜出望外。可是他又多少產生了帶迷信味兒的恐懼，擔心要是想得太美了，母親的病可能反而會惡化……

「少爺，電話。」

洋一依然兩手著席，朝著聲音傳來的方向回頭望去。美津口銜衣袖，用抹布擦著飯桌。告訴洋一接電話的是另一個年長的女用人阿鬆。阿鬆連手也沒來得及揩乾，就那樣繫著袖帶^[4]站在廚房門口，她身後可以瞥見一把銅壺。

「哪裡來的？」

「嗯，是哪一位呢？……」

「真沒法兒，老弄不清是哪一位打來的。」

洋一發著牢騷，立即走出了吃飯間。讓憨厚的美津聽他講犟脾氣的阿鬆的壞話，他覺得是挺愉快的事。

他去接店裡的電話，原來是藥店老闆的兒子田村打來的，他倆是一起從中學畢業的。

「今天一道去看明治劇團的戲怎麼樣？由井上主演。井上主演，你會去的吧？」

「我不行，我媽生病了……」

「是嗎？那對不起。不過，很遺憾啊。聽說小堀他們昨天去看過了……」

洋一這樣交談了幾句，就掛上了電話，從那兒徑直上了樓梯，照例走進二樓的讀書室。他對著桌子，連小說也無心去看，更不用說是準備考試了。桌前是格子窗。他從窗子往外眺望，對過的玩具批發店前面有個穿號衣的人在用打氣筒給自行車輪胎充氣。不知怎的，那使洋一覺得心慌意亂。但心又不願意下樓去。他終於把放在桌下的《漢日詞典》當作枕頭，一頭睡在鋪席上。

這時，今年春天以來一直沒見到的異父哥哥的面影浮現到他的腦際。哥哥同他雖然不是一個父親生的，他卻從來不曾認為他對哥哥的感情不同於世間一般兄弟的感情。連母親帶著哥哥改嫁過來的事，他也是新近才知道的。至於哥兒倆不是同父生的這一點，有一件事他記憶猶新。

當時哥哥和他都還在上小學。一天，洋一同慎太郎打撲克，爭勝負拌起嘴來。哥哥那時就挺冷靜，不論洋一多麼激動，哥哥幾乎連說話的語氣都是平靜的。可是哥哥不時地以輕蔑的目光掃視他的臉，一句接一句地數落他。洋一終於勃然大怒，抓起手邊的撲克牌就猛地摔在哥哥的臉上。撲克牌打在哥哥的半邊臉上，撒了一地。——哥哥當即舉手「啪」地打了他一記耳光。

「別太狂了。」

哥哥的話音未落，洋一就撲在他身上了。哥哥的身體比他魁梧得多。可是他比哥哥莽撞而倔強。他倆一時像野獸一樣廝打起來。

母親聽到吵鬧，慌忙跑進屋來。

「你們幹什麼？」

母親的話音未落，洋一已經號啕大哭起來。哥哥則低著頭，繃著臉站在那兒。

「慎太郎，你不是做哥哥的嗎？跟弟弟打架，真沒出息。」

捱了母親的罵，哥哥的聲音也發顫了，但是頂撞似的回答說：「洋一不講理。他先把撲克牌摔在我臉上了。」

「你撒謊。哥哥先打的我。」洋一大哭大叫著反駁哥哥，「耍賴的也是哥哥。」

「什麼！」哥哥又擺起架勢，要朝他邁出一步。

「所以才打架啊，不是嗎？反正你歲數大，不讓著他點兒就不對。」

母親護著洋一，推推搡搡地把哥哥拉開了。這時哥哥的眼睛閃露出凶狠可怕的光。

「好呀。」哥哥說著就像瘋了似的要打母親。可是手還沒有掄下來，就放出比洋一更大的聲音哭起來了……

母親當時表情如何，洋一已經記不得了。可是哥哥那氣憤的眼神，至今歷歷在目。哥哥也許僅僅是由於捱了母親的罵而動怒的。他覺得不應該進一步去胡亂臆測。可是哥哥到外地去了之後，洋一偶然想起哥哥那個眼神，總覺得哥哥眼中的母親不同於自己眼中的母親。而且，由於他還記得另一件事，才会有這樣的感覺……

那是三年前的九月，哥哥即將動身到外地的高等學校去的前夕。洋一同哥哥一起特地去銀座買東西。

「暫時也要跟大鐘^[5]告別呢。」哥哥走到尾張町拐角那兒的時候，自言自語似的說。

「所以進一高就好了。」

「我一點兒也不想進一高。」

「淨說不服輸的話。到農村去可不方便呢。沒有冰激凌，沒有電影……」洋一臉上冒著汗，以半開玩笑的口吻說下去，「以後不論誰生病，你也不能馬上就回來……」

「那當然嘍。」

「那麼，要是媽媽死了怎麼辦？」

在人行道上走著的哥哥，伸手揪了一把柳樹葉兒才回答他的話：「媽媽死了我也不難過。」

「你撒謊。」洋一有點兒激動地說，「不難過才怪呢。」

「我可不說謊。」哥哥的語調出人意料地慷慨激昂，「你不是總在讀小說嗎？那就應當能夠立即理解世間上有像我這樣的人。——小

傻瓜。」

洋一內心裡為之一驚。他同時清楚地回憶起哥哥要打母親時的那個眼神。他悄悄打量哥哥的表情，哥哥望著遠處，若無其事地走著。

想起這樣的事，他對哥哥是否會立即回來越來越沒把握了。尤其是如果已經開始考試了，哥哥也許會覺得遲迴兩三天也無所謂。哪怕遲一些，好歹回來就行——洋一剛想到這裡，只聽見有人咯吱咯吱上樓梯的聲音。他立即跳起來了。

這時，眼睛有毛病的淺川的嬸嬸弓著上半身已經出現在樓梯口了。

「哦，在午睡嗎？」

洋一感到嬸嬸這句話帶點諷刺意味，他把自己的坐墊向前擺正。可是嬸嬸沒有坐，卻挨著桌子坐下來，像發生了什麼大事似的小聲講起來：「我有點兒事跟你商量。」

洋一心裡直撲騰。

「媽媽怎麼了？」

「不是，不是你媽的事。是那護士，可真沒辦法……」

嬸嬸絮絮叨叨地講起了這樣一件事：

——昨天，戶澤醫生來出診的時候，那個護士特地把他叫到吃飯間說：「大夫，您看這個病人到底能拖多久呢？要是看來還能拖很久，我想告辭。」這個護士當然以為只有醫生一個人在場。可是阿鬆剛巧在廚房裡，全都聽到了。於是阿鬆憤憤地告訴了淺川的嬸嬸。不

但如此，嬸嬸留神一看，這之後護士對待病人事事都很冷淡。今天早晨就把病人摺在一邊，梳妝打扮了足足一小時……

「儘管是僱傭關係，也未免太過分了吧，你說呢？所以依我看，還是換個人好。」

「是啊，那敢情好嘍。跟爸爸講一聲……」

洋一想到那個護士竟算計母親的死期，與其說是生氣，心情毋寧是感到憂悒。

「可是，剛才你爸爸到車間那兒去了。我又不知怎麼一來，忘記告訴他了。」嬸嬸有點著急似的，那雙爛眼睜得大大的，「我覺得反正要換人，不如早些換。」

「那麼跟神山君說說，請他馬上給護士會打個電話……等爸爸回來再告訴他就行啦……」

「對，就那麼辦吧。」

洋一搶在嬸嬸前面，精神抖擻地跑下了樓梯。

「神山君，請你給護士會打個電話。」

聽見洋一的聲音，站在店前胡亂放著的商品當中的五六個店員以驚訝的眼神注視著他。神山隨即從賬房桌後頭躡了出來，他那花哨的斜紋嗶嘰圍裙上還沾著毛線頭兒呢。

「護士會的電話是多少號？」

「我以為你知道呢。」

站在樓梯下面的洋一與神山一起檢視電話簿。店內的氣氛與平日毫無二致，對他和嬸嬸的焦急心情不關痛癢，這在他心裡引起了輕微的反感。

三

午後，洋一無意中來到吃飯間，看見父親賢造穿著夏季和服外褂坐在長火盆前，他似乎剛剛回來。姐姐阿絹也坐在那裡，胳膊肘支在火盆邊緣上。她縮著圓髻，今天沒有纏溼布的柔嫩脖頸剛好對著洋一。

「這我怎麼能忘記呢。」

「那您就這麼辦吧。」

洋一跟阿絹打了個招呼，她抬起氣色比昨天還壞得多的臉，微微向他致意。然後對他有所忌憚地微笑著，怯生生地講下去。「您要是在那方面不給想想辦法，我也總覺得抬不起頭來。那時給我的股票，這次行情也全部下跌了……」

「好啦，好啦，全都明白啦。」父親神色憂鬱，可是仍用打趣的口吻說。

姐姐去年出嫁時，父親答應分給她的那份家當，一部分至今還沒兌現，其實大概落空了。——洋一知道這個情況，故意遠遠離開長火盆，默默地攤開報紙來看先前田村邀他去看演出的明治劇團的廣告。

「所以我才膩煩爸爸呢。」

「你膩煩，我比你還膩煩。你媽病倒了不算，還淨得聽你發牢騷……」

洋一聽見父親這樣講，不由得側耳傾聽紙榻扇後面病房的動靜。在那裡，阿絹一反常態，好像不時發出痛苦的呻吟。

「媽媽今天很不好過啊。」

洋一自言自語似的這麼說了一句，一霎時足以打斷父女倆的對話。阿絹迅即端正了姿勢，瞟了賢造一眼，說：「媽媽的病不也是這樣嗎？當初我那樣講的時候，要是換個醫生，也不至於落到這個地步。而爸爸還猶豫不定……」她就這樣感傷地責備起父親來。

「所以呀，不是說今天請谷村博士來看病嗎？」賢造終於繃著臉像啐一口似的說。

洋一也覺得姐姐的犟脾氣有點可恨。

「谷村先生什麼時候來呢？」

「說是三點左右來。剛才我從車間還給他打了電話……」

「已經三點多了——差五分就四點啦。」洋一抱著蜷起的膝蓋，抬眼望了望日曆上面的大掛鐘，「再讓他們打一次電話吧？」

「剛才嬭嬭說已經打了。」

「剛才？」

「說是戶澤先生剛一走就打了。」

他們正這麼談著的時候，依然面帶愁容的阿絹驀地從長火盆前站起來就迅速走進隔壁房間。

「好不容易你姐姐放過我啦。」

賢造苦笑著，這才取出掖在腰間的煙荷包。洋一隻是又望望掛鐘，沒有回答。

從病房仍不斷傳出阿律的呻吟聲。不知是否由於心理作用，洋一總覺得那聲音越來越大了。谷村博士怎麼還不來呢？當然，從他來說，患者又不只是母親一個人，這會兒說不定他還沒完沒了地在會診什麼的呢。不，時鐘這就打四點了，再怎麼遲，早該從醫院出來了。也許現在已經到了店前……

「怎麼樣？」

父親的話音未落，洋一從陰鬱的想象中解脫出來了。一看，紙桶扇拉開了，淺川的孀孀不知什麼時候露出一張神色憂慮的臉。

「看來非常痛苦——醫生還沒到嗎？」

正吸著菸絲的賢造挺沒味道似的噴出一口煙，開口說：「真沒法兒。——再讓他們打一次電話吧？」

「對，只要暫時處置一下……戶澤先生也行啊。」

「我去打電話。」

洋一立即站起來。

「哦。那麼你就問問先生是不是已經出來了。號碼是小石川的×××號……」

賢造還沒有說完，洋一已經從吃飯間飛奔到鋪著地板的廚房去了。廚房裡，繫著袖帶的阿鬆在用刨子嗞嗞地削幹鯉魚^[6]。洋一從她

身旁闖過，匆忙走向店裡的時候，美津小跑著迎面而來，差點兒和他撞個滿懷，他倆好不容易才相互閃開。

「對不起。」

美津那剛梳好的頭髮散發著芳香，靦腆地這麼招呼一聲就吧嗒吧嗒跑向吃飯間。

洋一覺得怪難為情的，邊把電話的受話器對在耳邊。還沒等話務員接，坐在賬房桌前的神山就從背後對他說：「洋一哥，是給谷村醫院打電話嗎？」

「對，谷村醫院。」他拿著受話器，回頭看看神山。

神山沒有朝他看，卻正在把大賬簿放回鐵木合制的書架裡。

「那邊剛來了電話，美津到裡頭去傳話了吧。」

「電話怎麼說的？」

「大概是說大夫剛才出來了——老良，是不是說剛才？」

他喊的那個店員正登上凳子，要把堆在高架子上的成箱的商品取下來。

「不是剛才。說是這就要到了。」

「原來如此。那麼美津這傢伙，跟我講一聲就好了。」

洋一掛上電話，正要回吃飯間去，偶然一看店裡的鐘，就納悶地站住了。

「怎麼，這個鍾已經四點二十多分啦。」

「哪裡，這個鐘快十來分鐘。現在剛四點十分左右。」神山彎著身，看了看掖在自己衣帶裡的金懷錶，「對，正好四點十分。」

「那麼還是裡頭的鐘慢了。這麼說，谷村先生太遲啦……」

洋一遲疑了一下，然後大步走到店前，四下裡看了看連微弱的陽光也消失了的寂靜的大街。

「還沒有來的跡象。總不至於不認得我家吧——那麼，神山君，我到那邊去看看。」

他回頭對神山招呼一聲，穿上了不知哪個店員脫在那裡的木底草屐。然後他就大步流星地朝著汽車和電車通行的大馬路那面匆匆走去。

大馬路就在離他家的商店五十多米的地方。那裡的街角上有一座帶庫房的商店，一半闢作郵政局，另一半是洋貨店。陳列在洋貨店櫥窗裡的草帽和藤手杖擺成新奇的花樣，在那當中，漂亮的游泳衣像真人似的佇立著。

洋一走到洋貨店前，背對著櫥窗，以焦急的目光打量起大馬路上來往的行人和車輛來。這樣待了一會兒，可是批發店鱗次櫛比的這條橫街，連一輛人力車也沒拐進來。偶爾開來一輛汽車，原來是掛著空車牌子、車身濺滿了泥的出租汽車。

這當兒，一個才十四五歲的店員騎自行車馳來。他一看見洋一，就手扶電杆，靈巧地把車停在他身邊，一隻腳仍踏著腳蹬子說：「田村先生剛剛打來了電話。」

「有什麼事啊？」洋一連這麼說著的時候也沒有忘記掃視熙熙攘攘的大馬路。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兒……」

「你就是來告訴我這個的嗎？」

「不，我還要到車間去。——對，還有，老爺說有事找你。」

「我爸爸嗎？」洋一剛說到這裡，向對面一看，突然把交談的對方撇下，從櫥窗前飛奔過去。街上行人稀少，正好有一輛人力車穿過大馬路朝這邊跑來。——洋一搶到車的把手前，幾乎要舉起雙手，對車上的青年喊道：「哥哥！」

車伕把身子往後一仰，勉強刹住了車。坐在車上的慎太郎，身穿高等學校的夏季制服，戴著鑲白條的帽子，粗壯的雙手按著夾在膝間的箱子。

「啊。」哥哥連眉毛也沒動一動，低下頭看洋一的臉，「媽怎樣啦？」

洋一抬頭望著哥哥，只覺得渾身的血液沸騰，突然湧到兩頰似的。

「最近兩三天病情惡化了——據說是十二指腸潰瘍。」

「是嗎。那可……」

慎太郎仍然冷冰冰的，沒有再講下去。他那雙酷似母親的眼睛裡卻露出某種表情，那是出乎洋一意料的，卻又下意識地渴求的。哥哥這種表情使洋一感到既高興又惶惑，他急促而結結巴巴地說：「今天看起來最痛苦了——不過哥哥回來得太好啦。——反正趕快去吧。」

慎太郎打了一下招呼，車伕又精神抖擻地跑起來。慎太郎這時彷彿感到，今天早晨自己在上行的三等客車中坐著的形象清晰地浮現在

腦際。他意識到旁邊那位氣色挺好的農村姑娘跟他肩挨著肩坐著，同時冥想著與其親眼看見母親死去，不如死後再到，悲痛也許倒少一些。這麼想著，他的兩眼卻茫然盯著開啟的雷克拉姆^[7]版《歌德詩集》。……

「哥哥，還沒有開始考試嗎？」

慎太郎吃了一驚，轉過身朝著話聲傳來的方向望去。洋一趿拉著木底草屐，緊挨著車跑著。

「從明天起考試。你……你站在那兒幹什麼來著？」

「今天谷村博士要來，他來得太遲了，所以我站在那裡等他，可是……」

洋一這樣回答著，有點氣喘吁吁的。慎太郎想慰藉一下弟弟，可是這種心情一說出口，不知不覺之間就變得平凡了。

「你等了很長時間嗎？」

「可能等了十分鐘吧。」

「剛才那兒好像還有個店員——喂，就在前面。」

車伕走過了五六步，兜了個圈兒，將車把擱在店前。這個裝著厚玻璃門的店鋪，慎太郎畢竟是感到懷念的啊。

四

一小時後，在店鋪的二樓上，以谷村博士為中心，賢造、慎太郎、阿絹的丈夫等三人愁容滿面地聚在一起。谷村博士給阿律診斷完了以後，為了聽取診斷結果，他們把博士請到樓上來了。

體格魁梧的谷村博士呷了一口端給他的茶，粗大的手指擺弄了一會兒露在西服背心外面的金鍊子。他環視一下燈光照耀下的三個人的臉，說道：「你們請了那位經常給她看病的姓戶澤的醫生嗎？」

「剛才讓人給他打了電話。——他說立即就來，對吧？」賢造叮問似的回頭望望慎太郎。

慎太郎仍穿著制服，拘謹地跪在跟博士面對面坐著的父親身旁。

「嗯，說是馬上就來。」

「那麼等那一位來了再談吧。——天氣老不見晴啊。」谷村博士說著掏出了摩洛哥皮革的煙盒。

「看來今年梅雨期很長。」

「總之，最近天氣和財界情況都不佳，不好辦啊……」

阿絹的丈夫也從旁口齒流利地插了一句話。這位正好來探病的年輕的綢緞莊老闆蓄著短胡，戴無框眼鏡，他的服裝毋寧說像是律師或公司職員。慎太郎對他們這樣的談話感到很不耐煩，一個人固執地默不作聲。

經常給他家的人瞧病的那位姓戶澤的醫生過一會兒就來了。他身穿黑色熟羅和服外褂，略有醉意。他同谷村博士是初次見面，殷勤地寒暄一番後，就以濃厚的東北口音向坐在斜對面的賢造問道：「診斷結果已經告訴您了嗎？」

「沒有，原想等您來到再談的……」谷村博士的指間夾著一小截紙菸，代賢造回答說，「因為還有必要聆聽您的見解……」

在博士的詢問下，戶澤相當詳細地說明了阿律近一週來的病情。博士聽到戶澤的處方時，稀疏的眉毛微微皺了一下。慎太郎注意到這一點，心裡直嘀咕。

可是交談告一段落時，谷村博士安詳地點了兩三下頭。

「是啊，明白了。當然是十二指腸潰瘍。不過，從剛才的診斷來看，已經引起了腹膜炎。因為病人說下腹部像被頂上去那樣痛……」

「哦，下腹部像被頂上去那樣痛？」

穿著斜紋嗶嘰裙褲的戶澤，把兩隻粗壯的胳膊肘撐在腿上，歪了一下腦袋。

一時，人們都屏住氣息似的默不作聲。

「可是體溫怎麼好像比昨天低得多呢？……」過了一會兒，賢造才遲遲疑疑地反問道。

然而博士把紙菸扔掉，漫不經心地打斷了他的話：「那才糟糕呢。一方面體溫一個勁兒下降，另一方面脈搏卻反而增加——這就是這種病的特點。」

「原來是這麼回事啊。我們年輕人也應該知道。」

阿絹的丈夫交抱著胳膊，時而捋捋鬍子。慎太郎感到姐夫談吐冷淡，像外人一樣漠不關心。

「可是我診斷的時候好像沒有看到腹膜炎的徵候……」

戶澤剛說到這裡，谷村博士就做了職業性的嫻於辭令的答覆：「是啊，想必是在您診斷以後發生的。第一，病情好像還不怎麼嚴重

——不過，現在總歸是患了腹膜炎，那是毫無疑問的。」

「那麼，立即住院治療怎麼樣？」慎太郎板著面孔初次插口說。

這話似乎使博士感到意外，他懶洋洋地抬起眼皮，瞅了一下慎太郎的臉。

「現在可不便移動。眼下只能儘量把腹部焐暖。如果疼痛還加劇，就請戶澤先生給注射——今晚大概還會很痛的，患什麼病都不舒服，這種痛尤其痛苦。」

谷村博士只講到這裡，接著就用憂鬱的眼神看了看鋪席，忽然想起了什麼事似的，取出背心兜裡的懷錶看了看，說：「那麼我告辭啦。」

身穿西服的博士隨即站了起來。

慎太郎同父親、姐夫一起，對博士出診表示感謝。可是他一直意識到自己臉上明顯地露出了失望的神色。

「務請博士在兩三天內再做一次診斷吧。」戶澤致意後這樣說，又低下了頭。

「嗯，我倒是隨時都可以來……」

這是博士講的最後一句話。慎太郎遠遠地落在別人後面走下黑暗的樓梯，不得不深深感到萬事皆休。

五

戶澤和阿絹的丈夫回去以後，換上了和服的慎太郎同淺川的孀孀和洋一在吃飯間裡圍著長火盆而坐。從紙榻扇後面依然傳來阿律的呻

吟聲。他們三人在燈光下無精打采地繼續交談，動輒就覺察出自己不約而同地在傾聽那呻吟聲。

「這可不行啊。老是那樣痛苦……」 嬌嬌握著火筷子，呆呆地凝視著什麼地方。

洋一沒有回答嬌嬌的話，卻對嘴裡銜著E. C. C牌香菸的哥哥說：「戶澤先生說不打緊嗎？」

「他說兩三天內不成問題。」

「戶澤先生講的可靠不住啊……」

這一回慎太郎沒有回答，只把菸灰彈到火盆裡。

「小慎，剛才你回來的時候媽媽說什麼來著？」

「什麼也沒說。」

「可是她笑了吧？」

洋一從一旁悄悄地望著哥哥那鎮靜的臉。

「嗯——可是一到媽媽身邊去，不是聞到了挺香的味兒嗎？」

「那是剛才阿絹灑了她帶來的香水。小洋，那香水叫什麼來著？」 嬌嬌像是催洋一回答似的微笑著望望他。

「叫什麼？——多半叫什麼灑床香水吧。」

這時阿絹從紙榻扇後面悄悄地伸出頭來，她面帶病容。

「爸爸不在嗎？」

「在店裡哪。有事嗎？」

「嗯，媽媽有點——」

阿絹剛說到這裡，洋一立即從長火盆前站起來。

「我去說一聲。」

他走出吃飯間後，太陽穴上貼著止痛膏的阿絹兩臂交抱胸前，躡手躡腳地進來了。她顯得有點冷似的在洋一原來坐的那個地方端坐下來。

「怎麼樣？」

「藥還是咽不下去。——不過自從換了這次的護士，單憑上了歲數這一點也讓人放心。」

「體溫呢？」慎太郎插口說，同時乾巴巴地噴出一口煙。

「剛才量的，三十七攝氏度二分……」阿絹把下巴頰兒縮到衣襟裡，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慎太郎，「比戶澤先生在這兒的時候又降了一分。」

三人沉默了半晌。在一片寂靜中，傳來了踏地板的聲音，賢造跟在洋一後面慌慌張張從店裡回來了。

「剛才你家裡打來了電話，說是待一會兒請老闆娘給回個電話。」

賢造只對阿絹講了這麼一句就走進了隔壁房間。

「沒辦法。家裡有兩個女用人，可是一點也不起作用。」阿絹咋了咋舌頭，同淺川的孀孀面面相覷。

「這年頭的女用人呀。——我家的女用人反而給添了麻煩。」

她倆這麼談著的當兒，慎太郎口銜金嘴紙菸，正陪著寂寞的洋一說著話兒。

「準備應試了嗎？」

「在準備。——但是今年沒下功夫。」

「還在淨作和歌嗎？」

洋一顯得心煩意亂的樣子，自己也點了紙菸。

「我不是哥哥那樣適合考試的人。我最討厭數學……」

「討厭也得考呀……」

慎太郎剛講到這裡，跟不知什麼時候來到紙榻扇邊的護士小聲說話的孀孀，隔著火盆對他說：「小慎，你媽媽叫你呢。」

慎太郎把吸了一半的紙菸扔掉，一聲不響地站起來。他像推開護士似的徑直走進隔壁房間。

「到這兒來。你媽說有事對你講。」

獨自坐在枕邊的父親努努下巴頰兒向他示意。他按照父親的指點，捱到母親跟前坐下來。

「有事嗎？」

母親縮了個梳髻^[8]，枕著方枕^[9]，在遮著布的電燈光下，她的臉比先前顯得更憔悴了。

「哦，看來洋一不大用功——你跟他好好談談吧——這孩子還肯聽你的話……」

「是，我好好跟他講。其實剛才還在談這件事呢。」慎太郎以比平時大的嗓門回答說。

「好啊。可別忘記——直到昨天我還以為自己要死了，可是……」母親忍著腹痛微笑著，連牙齦都露出來了，「也許是由於領了帝釋天^[10]的御符，今天燒也退了些，這樣下去大概能治好。聽美津說，她的叔叔也患過十二指腸潰瘍，半個月左右就痊癒了，大概並不是什麼難症……」

母親至今還依靠這種名堂，慎太郎不禁可憐起她來。

「會好的。一定會好的。您好好吃藥吧。」

母親微微點頭。

「那麼您現在吃點藥吧。」

來到枕邊的護士熟練地把裝著藥水的玻璃管插進阿律的嘴裡。母親閉著眼睛吸吮了兩口。一霎時，這使慎太郎感到心裡亮堂堂的。

「挺順利啊。」

「看來這次嚥下去了。」

護士同慎太郎親切地相互看了一眼。

「只要吃得下藥，那就好啦。但是會拖些時候，等病好了起床的時候天也熱了吧。那就準備冰小豆湯^[11]來代替小豆飯發給親友怎麼樣？」

慎太郎依然跪著，他想乘賢造這樣開玩笑的機會，就勢兒悄悄地離開母親身邊。這時母親突然驚訝地望著他的臉問道：「演說？今晚什麼地方有演說？」

他不禁一驚，像求援似的望著父親。

「沒有演說。哪裡也沒有舉辦那種活動，今晚就踏踏實實地睡吧。」

賢造一邊安撫阿律，一邊向慎太郎遞了個眼色。於是慎太郎抬起膝來，回到燈光明亮的隔壁的飯間。

姐姐和洋一還在吃飯間裡跟嬸嬸竊竊私議。他們看見他進來，一下子都抬起了頭，神色之間似乎想打聽病房的訊息。可是慎太郎閉口不言，眼神仍然冷冰冰的，盤腿坐在原來的坐墊上。

「有什麼事啊？」

最先打破沉默的是氣色不好的阿絹，她依然把下巴頰兒埋在衣襟裡。

「沒什麼事。」

「那麼媽媽一定是光想看看小慎的臉就是了。」

慎太郎感到姐姐這句話裡有故意逗他的語氣。可是他只苦笑一下，沒有吱聲。

過了一會兒，淺川的嬸嬸打破沉寂哈欠連天地對洋一說：「小洋，你今晚通宵看護嗎？」

「嗯，姐姐說她今晚也守夜看護……」

「小慎呢？」阿絹抬起薄薄的眼皮，直勾勾地盯著慎太郎的臉。

「我怎麼都行。」

「小慎還是那麼不爽快。我原以為你上了高等學校後會變得乾脆一些呢……」

「你怎麼了，他今天多累呀！」嬸嬸用規勸的口吻制止阿絹尖聲尖氣地說下去。

「今晚不如讓他先睡。守夜看護也不限於今天晚上啊……」

「那麼我先睡啦。」

慎太郎又點燃了弟弟的E. C. C牌紙菸。他憎恨自己感情淡薄，因為雖然他剛剛看到生命垂危的母親，內心裡卻已經輕鬆起來了……

六

儘管如此，當晚接近午夜慎太郎才在商店二樓的被褥上躺下來。正像嬸嬸所說的，他確實感到旅途的疲勞。可是一旦熄了燈，卻又輾轉不能成寐。

父親賢造在他旁邊安詳地睡著。至少近三四年來，他這是第一次跟父親睡在一個房間裡。父親從來不打鼾嗎？——慎太郎時而睜開眼睛，迎著亮光看看父親的睡姿，連對這樣的事都感到納悶。

可是雜亂地浮現在他的眼簾裡的依然是關於母親的種種回憶。往事既有快樂的，當然也有不愉快的。可是不論什麼往事，今天回想起來都一樣令人感到寂寞。「都是過去的事了。好也罷，壞也罷，都無可奈何。」——推成平頭的慎太郎這樣想著，茫然地枕著散發糶糊氣味的方枕。

——那還是上小學的時候。一天，父親給慎太郎買了一頂新帽子。那是他老早就想要的長簷大黑帽。姐姐阿絹看見了，就說她下月要參加長歌^[12]演習會，這次也得給她做一件和服。父親咧嘴笑著，完全沒有把這話當回事。姐姐當即發火了。她背衝著父親，憤憤地挖苦道：「您就會偏愛小慎。」

父親多少感到棘手，但是仍面露微笑。他說：「和服和帽子不是一回事吧。」

「那麼媽媽呢？媽媽不是前些日子做了一件和服外褂嗎？」

姐姐轉過身來朝著父親，突然露出了惡狠狠的眼神。

「當時不也給你買了簪子、梳子什麼的嗎？」

「對，給買了。不該買嗎？」姐姐把手伸到頭上，摘下白菊花形的簪子，驀地摔在鋪席上了，「這簪子算得了什麼！」

這下子父親也惱了。

「別做蠢事。」

「反正我蠢。我不像小慎那麼機靈。因為我媽蠢呀……」

慎太郎臉色蒼白，看著這番爭執。可是當姐姐放聲大哭的時候，他就默默地抓起扔在鋪席上的花簪，哧哧地撕起花瓣來。

「你幹什麼，小慎！」姐姐幾乎像瘋了似的猛撲過去，一把揪住他的手。

「你不是說不要這樣的簪子嗎？既然不要，我怎麼處理也沒關係吧？哼，女的算什麼，要打架，隨時來吧……」

慎太郎不知什麼時候哭起來了，他執拗地跟姐姐爭奪那支花簪，直到把菊花瓣兒扯個精光。可是他彷彿感到自己頭腦裡的什麼地方異常鮮明地映現出沒有親媽的姐姐的心情……

慎太郎忽地尖起耳朵去聽。有人放輕腳步走上黑暗的樓梯。——頓時，美津從樓梯口朝這邊小聲叫道：「老爺。」

慎太郎以為睡著了的賢造立即從枕上抬起頭來：「什麼事？」

「太太有請。」美津顫聲說。

「好，馬上就去。」

父親下樓後，慎太郎睜著大眼睛，像要把家裡的動靜全都聽進去一般，渾身繃得緊緊的。這時不知怎的，與現在的心情毫無關係的和平的回憶清清楚楚地浮現在腦際。

——那也是上小學的時候。他一個人由母親領著，到谷中的墓地去上墳。那是個晴朗的星期日下午，墓地的松樹和樹籬當中，辛夷開放著白花。母親來到小小的墳墓前，告訴他說這是父親的墓。可是他站在墓前，只隨隨便便鞠了個躬。

「那就行了嗎？」母親邊供上水，邊朝他微笑著。

「嗯。」

他對容貌也記不得的父親感到漠然的親切，但是對這個孤零零的石塔卻生不起任何感情。

母親隨後在墓前合掌片刻。這時從附近什麼地方傳來了似乎是氣槍射擊的聲音。慎太郎撇下母親，朝著發出聲響的地方走去。他沿著樹籬兜了個大圈子，來到路面狹窄的通道。——那裡，一個比他大一些的孩子和兩個像是其弟弟的孩子在一起，一隻手提著氣槍，帶著遺憾的神色仰望著樹梢——那棵不知名的樹，梢頭的嫩芽朦朦朧朧的。

這時，他又聽見了有人「咯吱咯吱」登上樓梯的聲響。他突然感到不安，抬起半截身子朝著樓梯口問道：「誰呀？」

「沒睡呀？」

那是賢造的聲音。

「怎麼啦？」

「剛才你媽說有事，所以我下去一趟。」

父親用低沉的聲音說著，又躺到自己的被褥上了。

「有事？病情惡化了嗎？」

「嘿，說是有事，我就去了，她只說如果明天去車間的話，單衣就放在衣櫃的上層抽屜裡呢。」

慎太郎憐惜母親。與其說是憐惜母親，不如說是憐惜母親那做妻子的心情。

「可是真難辦啊。我剛才去了一趟，好像痛苦得厲害。而且她說頭也痛，一個勁兒晃悠著腦袋。」

「去請戶澤先生再給打一針怎麼樣？」

「說是不能老打針——其實橫豎是無可救藥了，總希望給她減輕點痛苦啊。」

賢造似乎透過黑暗在凝視慎太郎的臉。

「你媽又沒造過孽……為什麼要受那麼大罪呢。」

兩人沉默了一會兒。

慎太郎覺得跟父親相對無言，怪憋得慌的，就問道：「大夥兒都還沒睡嗎？」

「嬌嬌躺著呢。至於是否睡得著，就……」

父親說了一半，突然從枕上抬起頭來，側耳而聽。

這次是阿絹，她上了一半樓梯，從那兒壓低嗓門招呼道：「爸爸。媽媽叫你來一下……」

「這就去。」

「我也起來了。」

慎太郎把薄棉睡衣甩在一邊。

「你用不著起來。要是有什麼事，我馬上來喊你。」

父親匆匆跟著阿絹又一次下了樓梯。

慎太郎盤著腿在被褥上坐了一會兒，隨即站起來扭開了電燈。然後坐在那兒，在晃眼的燈光下茫然環視四周。他忽然產生了這樣一個念頭：母親不一定是有事才打發人來喊父親，說不定實際上只是想讓父親到臥榻旁邊來就是了。

他偶然看見桌子下面落著一張寫了字的格紙，就漫不經心地把它拾起來。上面寫著：

獻給M子……

接著就是洋一作的和歌。

慎一把那張格紙一扔，枕著雙手，仰面躺在被褥上。一瞬間，有著一雙明眸的美津的臉清清楚楚地浮現在他的腦際……

七

慎太郎一覺醒來，二樓上窗戶縫已經透亮，姐姐阿絹和賢造在小聲談著什麼。他立即起來了。

「好的，好的，那麼你去睡吧。」賢造對阿絹說，隨即匆匆下了樓梯。

窗外的房瓦上發出瀑布傾瀉般的聲音。在下大雨——慎太郎這麼想著，馬上把睡衣換下來。

正在解衣帶的阿絹略帶諷刺口吻對他說：「小慎，早上好。」

「早上好。媽怎麼樣？」

「折騰了一宿……」

「睡不著嗎？」

「她自己說睡得不錯，可是從旁邊來看，其實連五分鐘也沒睡踏實。而且還說胡話——弄得我半夜裡直害怕。」

慎太郎換好衣服站在樓梯口。從那裡看得見廚房的一端，美津撩起和服下襬，用抹布揩抹著。——她聽見他們說話，立即把下襬撿下來。他扶著黃銅扶手，心裡有點兒不好意思下樓去。

「胡話？到底說了些什麼？」

「她說：半打？半打不是六個嗎？」

「頭腦有點不清楚吧。——現在呢？」

「現在戶澤先生來了。」

「真早啊。」

等美津走開後，慎太郎才從從容容地下了樓梯。

五分鐘後，他走到病房一看，戶澤剛給母親注射完強心劑。坐在枕邊的護士正在護理母親。就像父親昨晚說的那樣，縮著梳髻的母親不斷地在白色方枕上晃動著腦袋。

「慎太郎來啦。」

坐在戶澤身旁的父親對母親大聲說，然後給他使了個眼色。

他在戶澤對面坐下來，和父親正好相對。在那裡，洋一兩臂交抱，呆呆地望著母親的臉。

「握握媽媽的手吧。」

慎太郎按照父親的吩咐，兩隻手握住母親的手。母親的手滲出冷冰冰的黏汗，潮乎乎的令人發怵。

母親一看見他的臉，就用眼神向他打了個招呼，隨即又望著戶澤說：「大夫，已經不行了吧。手好像開始發麻了。」

「哪裡，沒事兒，再忍耐兩三天就成了。」

戶澤在洗手。

「很快就會舒服起來的。——哦，形形色色的東西可擺了不少呢。」

母親枕邊有個盤子，大神宮^[13]和氏神^[14]的護符，與柴又^[15]的帝釋天雕像並排放著，多得幾乎放不下了。

母親舉目望著這個盤子，氣喘呼籲地回答說：「昨晚……太……痛苦啦——不過今天早晨，肚子痛得沒那麼厲害了……」

父親小聲對護士說：「看來有些大舌頭……」

「嘴裡發黏吧。——請用這個給潤點水。」

慎太郎從護士手裡接過浸上水的筆，放在母親的嘴脣上潤了兩三次。母親用舌頭啣著筆，吸吮那一點點水分。

「那麼我還會來的，完全不必擔心。」戶澤收拾完皮包，朝著母親大聲說。

然後，他回頭望著護士說：「那麼在十點鐘左右再注射剩下的藥吧。」

護士只是嘴裡應著，露出好像有些不服氣的表情。

慎太郎同父親把戶澤送到病房外。旁邊的房間裡，今天早晨嬸嬸也獨自失神落魄地坐著。

戶澤走過嬸嬸面前時，對她恭恭敬敬的問候只是簡慢地點頭致意，卻對跟在後面的慎太郎說：「考試準備得怎麼樣啦？」

他立即發覺問錯了人，就笑起來，笑得那麼愉快，以致令人產生反感。

「實在抱歉——我以為是令弟呢……」

慎太郎也苦笑了。

「近來一看見令弟就談起考試的事。這是由於我的兒子也在準備考試的緣故吧……」

戶澤穿過廚房的時候還在咧著嘴笑。

大夫冒雨回去以後，父親留在店裡，慎太郎急忙回到吃飯間。那裡，洋一叼著紙菸，坐在嬸嬸身旁呢。

「困吧？」慎太郎把膝蓋頂著長火盆的鑲沿，蹲下來，「姐姐已經睡啦。你也抓空兒到樓上去睡一覺吧。」

「嗯——抽了一夜煙，舌頭都發麻了。」洋一愁容滿面，把還沒抽多少的一大截煙狠狠地扔進火盆，「不過還好，媽媽不哼哼了。」

「看來鬆快一點了。」嬸嬸在燒爐灰，好給母親裝在懷爐裡，「她好像一直折騰到四點鐘哩。」

這時，阿鬆從廚房伸出頭來，她那銀杏髻都鬆開了。

「老奶奶，老爺說請您到店裡去一下。」

「好，好，現在就去。」嬸嬸把懷爐遞給了慎太郎，「那麼，小慎，你照看媽媽吧。」

嬸嬸說完就走了出去。洋一忍住哈欠，吃力地站了起來。

「我也去睡一覺。」

只剩下了慎太郎一個人，他把懷爐擱在膝上，沉吟起來。可是他自己也搞不清楚要考慮什麼。望不見的房頂上空響徹著暴雨聲——他滿腦子想的都是這件事。

這時護士慌慌張張地從旁邊的房間跑了進來。

「快來人哪，快來人哪……」

慎太郎立即站起來，剎那間已飛奔到旁邊的屋裡。他伸出健壯的兩臂緊緊地抱住阿律。

「媽，媽。」

母親抱在他懷裡，身體顫抖了兩三次，然後吐出了青黑色的液體。

「媽！」

那幾秒鐘，誰都沒有來，慎太郎大聲喊著媽，拼命凝視著業已斷了氣的母親的臉。

[1] 英語，意為「我不知道」。

- [2] 原文作「半紙」，習字、寫信用的日本紙，長24釐米、寬34釐米左右。
- [3] 墨色是一種迷信，讓人用墨畫押，根據其色澤判斷吉凶。
- [4] 袖帶是日本婦女勞動時斜系在兩肩上的帶子，在背後交叉，把和服的長袖挽起。
- [5] 日本東京的第一座大鐘是1871年裝在淺草馬道的一座樓房頂上的，以後其他地區也予以仿效。
- [6] 幹鯉魚須用刀或刨子削，做佐料。
- [7] 雷克拉姆是德國的一家出版社，以出版袖珍本的叢書《雷克拉姆文庫》聞名。
- [8] 把頭髮卷在梳子上縮成的髮髻。
- [9] 將兩頭紮緊，裡面填蕎麥皮的枕頭。
- [10] 帝釋天是佛教中與梵王一起護佛法的神。又是十二天之一，是東方的守護神。
- [11] 夏天吃的一種冷食，在紅小豆湯上撒以刨冰而成。
- [12] 長歌是江戶長歌的簡稱，配合三絃、笛子等唱的一種歌曲，常與歌舞伎配合演出。
- [13] 指伊勢大神宮，是日本皇室的宗廟，在三重縣伊勢市。
- [14] 氏神即氏族神，把祖先之靈作為神祭祀，也指土地神。
- [15] 柴又是東京葛飾區的地名，有題經寺，供祭傳說是鎌倉時代的和尚日蓮(1222—1282)手刻的帝釋天雕像。

河童 [1]

文潔若 譯

序

這是某精神病院的病員(第二十三號)逢人就說的一個故事。這個瘋子恐怕已經三十開外了，乍看上去卻顯得挺年輕。他半生的經歷——不，且不去管這些了。他只是紋絲不動地抱著雙膝，間或望望窗外(嵌鐵格子的窗外，一棵連枯葉都掉光了的槲樹將杙杈伸向醞釀著一場雪的天空)，對院長S博士和我絮絮叨叨地講了這個故事。當然，他也不是一動不動的。例如說到「吃了一驚」的時候，他就突然把臉往後一仰……

我自信相當準確地記錄下了他的話。如果有人看了我的筆記還覺得不滿意，那麼就請去造訪東京市外××村的S精神病院吧。長得少相的這位第二十三號必然會先恭恭敬敬地點頭致意，指著沒有靠墊的椅子讓你坐下。然後就會露出憂鬱的笑容安詳地把這個故事重述一遍。最後——我還記得他講完這個故事時的神色——他剛一起身就掄起拳頭，不管對誰都破口大罵道：「滾出去!壞蛋!你這傢伙也是個愚蠢、好猜忌、淫穢、厚臉皮、傲慢、殘暴、自私自利的動物吧。滾出去!壞蛋!」

一

三年前的夏天，我和旁人一樣背起背囊，從上高地的溫泉旅館出發，打算攀登穗高山。你們也知道，要上穗高山，只有沿著梓川逆流而上。我以前還攀登過槍嶽峰呢，穗高山自不在話下了。所以我連個

嚮導也沒帶，就向曉霧瀰漫的梓川峽谷爬去。曉霧瀰漫的梓川峽谷——然而這霧總也不見消散，反而濃起來了。我走了一個來鐘頭，一度曾打算折回到上高地的溫泉旅館去。可是折回上高地，好歹也得等到霧散了才成。霧卻一個勁兒地變得越來越濃。管他呢，乾脆爬上去吧。——我這麼想道。於是，為了沿梓川峽谷行進，就從矮竹林穿過去。

然而，遮在我眼前的依然是濃霧。當然，霧裡有時依稀地也看得見粗粗的山毛櫸和垂著蔥綠葉子的樅樹枝。放牧的牛馬也曾突然出現在我眼前。但是這些都剛一露面，就又隱到濛濛的霧中去了。不久，腿痠了，肚子也餓了——而且被霧沾溼了的登山服和絨毯等也沉重得厲害。我終於屈服了，就順著岩石迸激出來的水聲向梓川峽谷走下去。

我在水邊的岩石上坐下來，馬上準備用飯。開啟牛肉罐頭啦，用枯枝堆成篝火啦，幹這類事兒就耽擱了十來分鐘。總是跟人作對的霧不知什麼時候開始消散了。我邊啃麵包，邊看了一下手錶，已經過了一點二十分。使我更為吃驚的是，手錶的圓玻璃面上映著一個可怕的面孔。我嚇了一跳，回頭一看，於是——我生平頭一回看見了河童這玩意兒。我身後的岩石上有一隻河童，跟畫上的毫無二致。它抱著白樺樹幹，手搭涼篷，好奇地俯視著我。

我怔住了，一時一動也不能動。河童好像也吃了一驚，連遮在眼睛上的手都沒動一下。過了一會兒，我一躍而起，撲向站在岩石上的河童。同時，河童也跑開了。不，多半是逃掉了，因為它把身子一閃，馬上就無影無蹤了。我越發吃驚，四下裡打量著竹林。原來河童做出一副要逃走的架勢，在相隔兩三米的地方回過頭來看著我呢。這倒沒什麼奇怪，出奇的倒是河童身上的顏色。從岩石上看我的時候，河童渾身灰乎乎的，現在卻遍體發綠了。我大喝一聲：「畜生！」再度

縱身向河童撲過去。河童當然跑掉了。於是，我穿過竹林，越過岩石，拼死拼活地追了半個來鐘頭。

河童跑得賽過猴子。我一個勁兒地追它，好幾回都差點兒找不到它了。我還屢屢踩滑了腳，跌了跤。幸虧當河童跑到一棵挖挲著粗壯樞杈的大橡樹下時，有一頭在那兒放牧的牛擋住了它的去路——而且又是一頭犄角挺粗、眼睛掛滿了血絲的公牛。河童一瞥見這頭公牛，就驚叫起來，像翻筋斗似的竄進高高的竹叢裡去了。我心想，這下子可好啦，就立刻跟著跳進去。想不到那裡有個洞穴。我的指尖剛剛觸著河童那滑溜溜的脊樑，就一下子倒栽進黑黢黢的深淵裡。我們人類就連在千鈞一髮的當兒也會轉一些不著邊際的念頭。我感到愕然的同時，想起上高地的溫泉旅館旁邊有一座「河童橋」。後來——後來我就什麼都記不得了。我只感到眼冒金星，不知什麼時候失去了知覺。

二

好容易清醒過來，睜眼一看，我仰面朝天躺著，一大群河童簇擁在我周圍。有一隻河童在厚厚的嘴脣上戴著夾鼻眼鏡，跪在我身邊，將聽診器放在我的胸脯上。那隻河童看見我睜開了眼睛，就打手勢要我「安靜一下」，並向後邊的河童打招呼道：「Quax, quax!」兩隻河童不知打哪兒抬來了一副擔架。我被抬上擔架，周圍擁著一大群河童。我們靜悄悄地前進了幾百米。兩旁的街道，和銀座街毫無二致。成行的山毛櫸樹後面，也排列著窗上裝了遮陽幕的形形色色的店鋪，好幾輛汽車在林蔭道上疾馳。

擔架不久就拐進一條窄衚衕，我被抬進一座房子裡。後來我才知道，那就是戴夾鼻眼鏡的河童——叫作查喀的醫生的家。查喀讓我睡在一張整潔舒適的床鋪上，給我喝了杯透明的藥水。我睡在床上，聽任查喀擺佈。說實在的，我渾身的關節都疼得幾乎動彈不得。

查喀每天必定來診視我兩三回。我最初看到的那隻河童——叫作巴咯的漁夫，大約三天來一趟。河童對人類的情況遠比我們對它們的情況熟悉得多。這恐怕是由於河童捕獲的人類要比我們人類捕獲的河童多得多的緣故。說是捕獲也許不恰當，但我們人類在我之前也經常到河童國來過，而且一輩子住在河童國的也大有人在。為什麼呢？因為在這裡，我們單憑自己不是河童而是人類這個特權就可以不勞而食。據巴咯說，有個年輕的修路工人偶爾來到這裡，娶了個雌河童為妻，終老此地。說起來，這個雌河童不但是本國長得最美的一個，她哄弄丈夫(修路工人)的手腕也格外高明。

過了約莫一個星期，根據這個國度的法律，我作為「特別保護民」，在查喀隔壁住了下來。我的房子雖小，卻建築得很精緻。當然，論文明，這個國度和我們人類的國家——至少和日本沒有多大差別。臨街的客廳角落裡擺著一架小小的鋼琴。牆上還掛著鑲了鏡框的蝕刻什麼的。不過房子面積的大小以及桌椅的尺寸，都跟河童的身材相稱，好像跑進了兒童的房間似的。這是唯一不方便的地方。

每天傍晚我都邀請查喀和巴咯到我這個房間來，跟他們學習河童的語言。還不僅是它們。由於大家都對我這個特別保護民懷著好奇心，連每天把查喀叫去為他量血壓的玻璃公司老闆嘎爾都到這個房間來過。可是起初半個月光景跟我最要好的還是那個漁夫巴咯。

一個暖洋洋的傍晚，我和漁夫巴咯在這個房間裡隔著桌子對面坐著。巴咯不知怎的，突然默不作聲了，圓睜著那雙大眼睛，凝視著我。我當然感到莫名其妙，就問道：「Quax， Bag， quo quel quan？」翻譯過來就是：「喂，巴咯，怎麼啦？」巴咯不但不搭理我，還突然站起來，伸出舌頭，就像青蛙跳躍似的，表示出要撲過來的樣子。我越發害怕了，悄悄地從椅子上站起身，打算一個箭步躡到門外去。幸而醫生查喀剛好來到了。

「喂，巴咯，你幹什麼？」查喀戴著夾鼻眼鏡，狠狠地瞪著巴咯說。

巴咯看來是惶恐了，好幾次用手摸摸腦袋，向查喀道歉：「實在對不起。讓這位老爺害怕挺有趣兒的，我就上了勁，逗他來著。老爺請你原諒吧。」

三

在講下去以前，得先說明一下河童是什麼玩意兒。河童究竟存不存在，至今還有疑問。但對我本人來說，既然跟它們一道住過，應該是毫無疑問的了。那麼它又是什麼樣的動物呢？腦袋上有短毛自不用說了，手腳上有蹼這一點，也跟《河童考略》上所記載的大體一致。有一米來高。照查喀醫生說，河童體重有二三十磅——偶爾也有五十幾磅的大河童。腦袋頂上凹進去橢圓形的一塊，似乎隨著年齡越來越硬。年老的巴咯頭頂上的凹處，摸上去跟年輕的查喀完全兩樣。最奇怪的要算是河童的膚色了。河童不像我們人類這樣有固定的膚色，而總是隨著周圍的環境而變——比方說，待在草裡，就變成草綠色；來到岩石上，就變成岩石那樣的灰色了。當然，不僅是河童，變色龍也是這樣的。或許在面板組織方面，河童有跟變色龍相近似的地方也未可知。我發現了這個事實的時候，想起了民俗學上記載著西國的河童是綠色的，東北的河童是紅色的，我還想起當我追趕巴咯，他突然消失了蹤跡的那一次。而且河童的面板下面大概脂肪挺厚，儘管這個地底下的國度氣溫較低(平均在五十華氏度上下)，它們卻不知道穿衣服。不用說，每隻河童都戴眼鏡，攜帶紙菸盒和錢包什麼的。河童就跟袋鼠一樣，腹部有個袋子，所以攜帶這些東西沒什麼不方便。我覺得可笑的只是它們連腰身都不遮一下。有一次我問巴咯為什麼有這樣的習慣。巴咯就仰面朝天，咯咯地笑個不停，回敬我道：「我覺得你遮掩起來倒是怪可笑的呢。」

四

我逐漸學會講河童日常的用語了，從而也理解了河童的風俗習慣。其中最使我納悶的是這樣一個荒誕無稽的習慣：我們人類當作正經的，河童卻覺得可笑；而我們人類覺得可笑的，河童卻當作正經。比如說，我們人類把正義啦，人道啦，奉為天經地義；然而河童一聽到這些，就捧腹大笑。也就是說，它們對滑稽的概念，跟我們完全不同吧。有一回，我跟查喀醫生談起節制生育的事。於是，查喀咧嘴大笑，夾鼻眼鏡幾乎都掉了下來。我當然生氣嘍，就質問他有什麼好笑的。我記得查喀是這樣回答的——我的記述可能有些出入，因為當時我還不完全理解河童的話。

「不過只為父母的利益著想，就未免太可笑，太自私啦。」

另一方面，從我們人類看來，確實沒有比河童的生育更奇怪的了。不久以後，我曾到巴咯的小屋去參觀它老婆的分娩。河童分娩也跟我們人類一樣，要請醫生和產婆幫忙。但是臨產的時候，做父親的就像打電話似的對著做母親的下身大聲問道：「你好好考慮一下願意不願意生到這個世界上來，再回答我。」巴咯也照例跪下來，反覆這樣說。然後用放在桌上的消毒藥水漱漱口。他老婆肚子裡的娃娃大概有些多心，就悄悄地回答說：「我不想生下來。首先光是把我父親的精神病遺傳下來就不得了。再說，我認為河童的存在本身就是罪惡。」

巴咯聽罷，怪難為情地撓撓腦袋。在場的產婆馬上把一根粗玻璃管插入巴咯老婆的下身，注射了一種液體。巴咯老婆如釋重負般長嘆一聲。同時，原來挺大的肚子就像洩了氫氣的氣球似的癟下去了。

河童娃娃有本事做出這樣的答覆。因此，剛一落地，當然就能夠走路說話。據查喀說，有個娃娃出生二十六天就做了關於有沒有神的

講演。不過，聽說那個孩子到第二個月就死了。談到分娩，我順便告訴你們我來到這個國度後的第三個月偶然在某個街頭看到的一大張招貼吧。招貼下半截畫著十二三隻河童——有吹號的，有執劍的。上半截密密麻麻寫著河童使用的宛如時鐘發條般的螺旋文字。翻譯出來，意思大致是這樣的(也許有些小錯，反正我是把跟我一道走的、叫作拉卜的河童——一個學生——大聲念出的話逐句記在本子上的)：

募集遺傳義勇隊——
健全的雌雄河童們，
為了消滅惡性遺傳，
去和不健全的雌雄河童結婚吧！

那時候我當然也對拉卜說，這種事是辦不到的。於是不僅拉卜，所有聚在招貼附近的河童都咯咯笑開了。

「辦不到？但是聽你說起來，我總覺得你們也跟我們一樣辦著呢。你以為少爺愛上女用人，小姐愛上司機，是為了什麼？那都是不自覺地在消滅惡性遺傳呢。首先，跟你前些日子談到的人類的義勇隊比起來——為了爭奪一條鐵路就互相殘殺的義勇隊——我覺得我們的義勇隊要高尚多啦。」

拉卜一本正經地說著，他那便便大腹卻不斷地起伏著，好像覺得挺可笑似的。我可顧不得笑，急忙要去抓一隻河童。因為我發覺，他乘我不留心，偷去了我的鋼筆。然而河童的面板滑，我們輕易抓不住。那隻河童從我手裡溜出去，撒腿就跑。他那蚊子般的瘦軀幾乎趴在地下了。

這個名叫拉卜的河童對我的照顧並不下於巴咯，尤其不能忘懷的是它把我介紹給了叫作託喀的河童。託喀是河童當中的詩人。詩人留長髮，在這一點上跟我們人類一樣。我為了解悶，常常到託喀家去玩。託喀那窄小的房間裡總是擺著一排盆栽的高山植物，他寫詩抽菸，過得挺愜意。房間的角落裡，一隻雌河童(託喀提倡自由戀愛，所以不娶妻)在織毛線活什麼的。託喀一看到我，就笑咪咪地說(當然，河童笑起來並不好看，至少我起初毋寧覺得怪可怕的)：「啊，來得好，請坐。」

託喀喜歡談論河童的生活和藝術。照他看來，再也沒有比河童的正常生活更荒唐的了。父母兒女、夫婦、兄弟姐妹在一道過，全都是以互相折磨為唯一的樂趣。尤其是家族制度，簡直是荒唐到了極點。有一次，託喀指著窗外，啐道：「你看這有多麼愚蠢！」窗外的馬路上，一隻年輕的河童把七八隻雌的和雄的河童——其中兩個像是他的父母——統統掛在他脖子的前前後後，累得他奄奄一息地走著。我對這個年輕河童的自我犧牲精神感到欽佩，就反而大為讚揚。

「喲，你就是當這個國家的公民也夠格了。……說起來，你是社會主義者嗎？」

我當然回答說：「Qua。」(在河童的語言裡，這表示：「是的。」)

「那麼你不惜為一百個庸碌之輩而犧牲一個天才嘍。」

「你又提倡什麼主義呢？有人說，託喀先生信奉的是無政府主義……」

「我嗎？我是超人(直譯出來就是超河童)。」託喀趾高氣揚地斷然說。

這位託喀在藝術上也有獨特的見解。照他的說法，藝術是不受任何支配的，是為藝術而藝術。因而藝術家首先必須是凌駕於善惡的超人。這當然不一定僅僅是託喀的意見，跟託喀一夥的詩人們好像差不多都抱有同樣的看法。我就常常跟託喀一道去超人俱樂部玩。聚集在那裡的有詩人、小說家、戲劇家、評論家、畫家、音樂家、雕刻家以及其他藝術的業餘愛好者，都是超人。他們總是在燈光明亮的客廳裡快活地交談著。有時還得意揚揚地彼此顯示超人的本領。例如某個雌性小說家就站在桌子上喝了六十瓶艾酒給大家看。然而喝到第六十瓶的時候，她就滾到桌子底下，當即嗚呼哀哉了。

在一個月明之夜，我和詩人託喀挽著臂，從超人俱樂部走了回來。託喀鬱悶得一反常態，一言不發。過一會兒，我們路過一個有燈光的小視窗，屋內有夫婦般的雌雄兩隻河童，和三隻小河童一起圍桌而坐，在吃晚飯呢。

託喀嘆了口氣，突然對我說：「我以超人的戀愛家自居，可是看到那種家庭的情景，還是不禁感到羨慕呢。」

「然而，你不覺得無論如何這也是矛盾的嗎？」

託喀卻在月光下交抱著胳膊，隔著小窗定睛看著那五隻河童安詳地共進晚餐的桌子。過了片刻，他回答道：「不管怎麼說，那裡的炒雞蛋總比戀愛要對身體有益啊。」

六

說實在的，河童的戀愛跟我們人類的戀愛大相徑庭。雌河童一旦看中了某隻雄河童，就不擇手段地來捉他。最老實的雌河童也不顧一切地追求雄河童。我就看到過一隻雌河童瘋狂地追雄河童。不僅如此，小雌河童自不用說，就連她的父母兄弟都一道來追。雄河童才叫

可憐呢，它拼死拼活地逃，就算幸而沒有捉到，也得病倒兩三個月。有一回我在家裡讀託喀的詩集。這時候那個叫作拉卞的學生跑進來了。拉卞翻個跟頭進來，就倒在床上，上氣不接下氣地說：「糟啦！我終於給抱住啦！」

我馬上丟開詩集，倒鎖上了門。從鎖匙孔裡偷偷地往外一看，臉上塗著硫黃粉的小個子雌河童還在門口徘徊著呢。從那一天起，拉卞在我床上睡了幾個星期，而且他的嘴已經完全爛掉了。

有時候雄河童也拼命追逐雌河童。其實是雌河童勾引雄的來追她。我就看到過雄河童像瘋子似的追雌河童。雌河童故意忽兒逃，忽兒停下來，或是趴在地上。而且到了情緒最高的時候，雌河童就裝出一副精疲力竭的樣子，輕而易舉地讓對方抓住她。我看到的雄河童抱住雌的，就地打一會兒滾。當他好不容易爬起來的時候，臉上帶著說不上是失望還是後悔的神情，總之是一副可憐得難以形容的樣子。這還算好的呢。我還看到過一隻小小的雄河童在追逐雌河童。雌河童照例是富於誘惑性地逃著。這當兒，一隻大個子雄河童打著響鼻從對面的街上走來了。雌河童偶然瞥見了這隻雄河童，就尖聲叫道：「不得了！救命啊！那隻小河童要殺我哩！」當然，大河童馬上捉住小河童，把他在馬路當中按倒。小河童那帶著蹼的手在空中抓撓了兩三下，終於嚥了氣。這時候，雌河童已經笑咪咪地緊緊抱住了大河童的脖子。

我認識的雄河童毫無例外地都被雌河童追逐過。連有妻室的巴咯也被追逐過，而且還給捉住了兩三回。叫作馬咯的哲學家(他是詩人託喀的鄰居)卻一次也沒給捉到過。原因之一是馬咯長得奇醜無比。還有一個原因是馬咯不大上街，總待在家裡。我也時常到馬咯家去聊天。馬咯老是在幽暗的房間裡點上七彩玻璃燈，伏在高腳桌子上死命讀著一本厚厚的書。我跟馬咯談論過一回河童的戀愛。

「為什麼政府對雌河童追逐雄河童這事不嚴加取締呢？」

「一個原因是在官吏當中雌河童少。雌河童比雄河童的嫉妒心強。只要雌河童的官吏增加了，雄河童被追逐的情況一定會減少。但是效果也是有限的。因為在官吏裡面，也是雌河童追逐雄河童。」

「這麼說來，最幸福的莫過於像你這樣過日子嘍。」

馬咯離開椅子，握住我的雙手，嘆著氣說：「你不是我們河童，自然不明白。可有時候我也希望讓那可怕的雌河童來追逐我一下呢。」

七

我還經常和詩人託喀一道去參加音樂會。至今不能忘懷的是第三次音樂會的情景。會場跟日本沒有什麼區別，座位也是一排排地高上去，三四百隻河童都手拿節目單，聚精會神地傾聽著。第三次赴音樂會的時候，同我坐在一起的，除了託喀和他的雌河童而外，還有哲學家馬咯。我們坐在第一排。大提琴獨奏結束後，一隻有著一對眯縫眼兒的河童瀟瀟灑灑地抱著琴譜走上了舞臺。正如節目單所介紹的，這是名作曲家庫拉巴喀。節目單上印著(其實用不著看節目單：庫拉巴喀是託喀所屬的超人俱樂部的會員，我認得他)「Lied-Craback [2]」。 (這個國度的節目單幾乎都是用德文寫的。)

在熱烈的掌聲中，庫拉巴喀向我們略施一禮，安詳地走向鋼琴，然後就漫不經心地彈起他自己作詞並譜曲的抒情詩來了。照託喀說來，庫拉巴喀是這個國度所產生的空前絕後的天才音樂家。我不但對庫拉巴喀的音樂，而且對他的餘技——抒情詩也感興趣，因此就洗耳恭聽鋼琴那婉轉悅耳的旋律。託喀和馬咯恐怕比我還要陶醉。只有託喀的那隻美麗的(至少河童們是這樣認為)雌河童卻緊緊攥著節目單，常常焦躁地吐出長舌頭。照馬咯說來，十來年前她曾想捉庫拉巴喀而沒有捉住，所以至今還把這位音樂家看作眼中釘呢。

庫拉巴喀全神貫注、鏗然有力地彈著鋼琴。突然一聲「禁止演奏」像雷鳴般地響徹會場。我吃了一驚，不由得回過頭去。毫無疑問，是坐在最後一排、比其他河童高出一頭的警察喊的。我掉過頭的時候，警察依然穩坐著，比剛才還大聲地喊道：「禁止演奏！」然後……

然後就是一場大混戰。「警察不講理！」「庫拉巴喀，彈下去！彈下去！」「渾蛋！」「畜生！」「滾出去！」「絕不讓步！」——群聲鼎沸，椅子倒了，節目單滿天飛；不知是誰，連喝光的汽水瓶、石頭塊兒和啃了一半的黃瓜也都扔了過來。我怔住了，想問問託喀究竟是怎麼回事。託喀似乎也激動了，他站在椅子上，不斷地叫嚷：「庫拉巴喀，彈下去！彈下去！」託喀的那隻雌河童好像不知什麼時候忘記了對音樂家的宿怨，也喊起：「警察不講理！」激動得簡直跟託喀不相上下。我只好問馬咯：「怎麼啦！」

「呃？在我們這個國家，這是常事。本來繪畫啦，文藝什麼的……」每逢飛過什麼東西來的時候，馬咯就把脖子一縮，然後依然鎮靜地說下去，「繪畫啦，文藝什麼的，究竟要表達什麼，誰都一目瞭然。所以這個國家雖然對書籍發行或者繪畫展覽從來不禁止，可是對音樂卻要禁演。因為唯獨音樂這玩意兒，不管是多麼傷風敗俗的曲子，沒有耳朵的河童是懂得的。」

「可是警察有耳朵嗎？」

「唉，這就難說啦。多半是聽著剛才那個曲調的時候，使他聯想起跟老婆一道睡覺時心臟的跳動吧。」

就在這當兒，亂子越鬧越大了。庫拉巴喀依然面對鋼琴坐在那裡，氣派十足地掉過頭來看著我們。不管他的氣派多麼足，也不得不躲閃那些飛過來的東西。也就是說，每隔兩三秒鐘他就得變換一下姿

勢。不過他還大致保持了大音樂家的威嚴，那對眯縫眼兒炯炯發著光。我——為了避開風險，躲在託喀身後。可是好奇心促使我熱衷於和馬咯繼續交談下去：「這樣的檢查不是太野蠻了嗎？」

「哪兒的話，這要比任何一個國家的檢查都來得文明呢。就拿某某來說，一個來月以前……」

剛說到這裡，恰好一隻空瓶子擗到馬咯的腦袋上了。他僅僅喊了聲「Quack」（這只是個感嘆詞）就暈過去了。

八

說也奇怪，我對玻璃公司老闆嘎爾抱有好感。嘎爾是首屈一指的資本家。在這個國家的河童當中，就數嘎爾的肚皮大。他在長得像荔枝的老婆和狀似黃瓜的孩子簇擁之下，坐在扶手椅上，幾乎是幸福的化身。審判官培卞和醫生查喀經常帶我到嘎爾家去吃晚飯。我還帶著嘎爾的介紹信，去參觀與他和他的朋友有些關係的各種工廠，其中我最感興趣的是印製書籍的工廠。我跟一位年輕的河童工程師一道走進工廠，看到靠水力發電轉動的大機器時，對河童國機器工業的進步驚歎不已。聽說這裡一年印刷七百萬部書。使我驚訝的不是書的部數，倒是製造過程的簡便省力。因為這個國家出書，只消把紙張、油墨和灰色的粉末倒進機器的漏斗形洞口裡就行了。這些原料進入機器後不到五分鐘，就變成二十三開、三十二開、四十六開等各種版式的書籍。我瞧著就像瀑布似的從機器裡傾瀉出各種各樣的書籍。我問那位挺著胸脯的河童工程師這種灰色粉末是什麼。他站在黑亮亮的機器前，心不在焉地回答說：「這個嗎？這是驢的腦漿。只消把它烘乾後製成粉末就成。時價是每噸兩三分錢。」

當然，這種工業上的奇蹟不僅出現在書籍製造公司，而且也出現在繪畫製造公司和音樂製造公司。據嘎爾說，這個國家平均每個月發

明七八百種新機器，什麼都可以不靠人工而大規模生產出來，從而被解僱的河童職工也不下四五萬只。然而在這個國家每天早晨讀報，從來沒見過「罷工」一詞。我感到納悶，有一次應邀跟培卞和查喀等一道到嘎爾家吃晚飯的時候，就問起這是怎麼回事。

「都給吃掉啦。」嘎爾飯後叨著雪茄煙，若無其事地說。

我沒聽懂「都給吃掉啦」指的是什麼。戴著夾鼻眼鏡的查喀大概覺察到我還在悶葫蘆裡，就從旁解釋道：「把這些河童職工都宰掉了，肉就當作食品。請你看這份報紙。這個月剛好解僱了六萬四千七百六十九隻，肉價也就隨著下跌了。」

「難道你們的職工就一聲不響地等著給殺掉嗎？」

「鬧也沒用，因為有‘職工屠宰法’嘛。」站在一株盆栽楊梅前面的怒容滿面的培卞說。

我當然感到惱火。可是東道主嘎爾自不用說，連培卞和查喀似乎也都把這看作是天經地義的事。

查喀邊笑邊用嘲諷的口氣對我說：「也就是說，由國家出面來解除餓死和自殺的麻煩。只讓他們聞聞毒氣就行了，並不怎麼痛苦。」

「可是所說的吃他們的肉……」

「別開玩笑啦。馬咯聽了，一定會大笑呢。在你們國家，工人階級的閨女不也在當妓女嗎？吃河童職工的肉使你感到憤慨，這是感傷主義。」

嘎爾聽我們這麼交談著，就勸我吃放在近處桌子上的那盤夾心麵包，他毫不在意地說：「怎樣？嘗一塊吧？這也是用河童職工的肉做

的。」

我當然窘住了。豈但如此，在培卞和查喀的笑聲中，我躡出了嘎爾家的客廳。那剛好是個陰霾的夜晚，房屋上空連點星光也沒有。我在一團漆黑中回到住所，一路上不停地嘔吐，透過黑暗看上去，吐出的東西白花花的。

九

然而，玻璃公司的老闆嘎爾無疑是一隻和藹可親的河童。我經常跟嘎爾一道到他參加的俱樂部去，度過愉快的夜晚。原因之一是待在這個俱樂部比在託喀參加的超人俱樂部要自在得多。而且嘎爾的話儘管沒有哲學家馬咯的言談那樣深奧，卻使我窺見了一個嶄新的世界——廣闊的世界。嘎爾總是邊用純金的羹匙攪和著咖啡，邊快快活活地漫談。

在一個霧很濃的夜晚，我隔著插滿冬薔薇的花瓶，在聽嘎爾聊天。記得那是一間分離派^[3]風格的房間，整個房間不用說，連桌椅都是白色鑲細金邊的。嘎爾比平時還要神氣，滿面春風地談著執政黨——Quorax黨內閣的事。喀拉克斯不過是個毫無含義的感嘆詞，只能譯作「哎呀」。總之，這是標榜著首先為「全體河童謀福利」的政黨。

「領導喀拉克斯黨的是著名政治家囉培。俾斯麥不是曾說過‘誠實是最妥善的外交政策’嗎？然而囉培把誠實也運用到內政方面……」

「可是囉培的演說……」

「喏，你聽我說。那當然是一派謊言。但人人都知道他講的是瞎話。所以歸根結底就等於是說真話了。你把它一概說成是假話，那不過是你個人的偏見。我要談的是囉培的事。囉培領導著喀拉克斯黨，

而操縱囉培的是《Pou—Fou日報》(「卜—弗」一詞也是毫無含義的感嘆詞。硬要譯出來，就只能譯作「啊」)的社長噲噲。但噲噲也還不是他自己的主人。支配他的就是坐在你面前的嘎爾。」

「可是……恕我冒昧，可《卜—弗日報》不是站在工人一邊的報紙嗎？你說這家報紙的社長噲噲也受你支配，那就是說……」

「《卜—弗日報》的記者們當然是站在工人一邊的。可是支配記者們的，除了噲噲就沒有別人了。而噲噲又不能不請我嘎爾當後臺老闆。」

嘎爾依然笑咪咪地擺弄著那把純金的羹匙。我看到嘎爾這副樣子，心裡與其說是憎恨他，毋寧說同情起《卜—弗日報》的記者們來了。

嘎爾看到我不吭氣，大概立即覺察出我這種同情，就挺起大肚皮說：「噫，《卜—弗日報》的記者們也不全都向著工人。我們河童至少首先是向著我們自己，其他都靠後。……更麻煩的是，還有凌駕於我嘎爾之上的呢。你猜是誰？那是我的妻子——美麗的嘎爾夫人。」嘎爾朗笑起來了。

「那毋寧說是蠻幸福吧。」

「反正我挺愜意。可我只有在你面前——在不是河童的你面前，才這麼開啟天窗說亮話的。」

「那麼，喀拉克斯內閣是由嘎爾夫人執牛耳的嘍？」

「這麼說也未嘗不可。……七年前的戰爭確實是因為某隻雌河童而引起來的。」

「戰爭？這個國家也打過仗嗎？」

「可不是嗎！將來隨時都可能打起來呢。只要有鄰國……」

說實在的，我這時才知道河童國也不是個孤立的國家。據嘎爾說，河童一向是以水獺為假想敵。而且水獺的軍備並不亞於河童。我對河童和水獺之間的戰爭頗感興趣。（因為河童的勁敵乃是水獺這一點是個新發現，就連《山島民譚集》的作者柳田國男^[4]也不知道，《河童考略》的作者更不用說了。）

「那次戰爭爆發之前，兩國自然都提高警惕，虎視眈眈地窺伺著對方，因為它們彼此都怕對方，後來，住在這個國家的一隻水獺去訪問某一對河童夫婦。那隻雌河童的丈夫不務正業，她原打算把他殺死。她丈夫還保了壽險，說不定在一定程度上這也是誘使她謀殺他的原因。」

「你認識這對夫婦嗎？」

「嗯——不，只認得雄的。我老婆說那個雄的是壞蛋，可依我看來，與其說他是壞蛋，倒不如說他是患了被害妄想症的瘋子，成天害怕被雌河童捉住。……於是雌河童在老公的那杯可樂裡放了氰化鉀。不曉得怎麼搞錯了。又把它拿給客人水獺喝了。水獺這下當然喪了命。接著……」

「接著就打起仗來了嗎？」

「可不。恰好那隻水獺又曾榮獲過勳章。」

「哪邊打贏了？」

「自然是我們國家。三十六萬九千五百隻河童因而英勇地陣亡了。可是跟敵國比較起來，這點損失算不了什麼。我國的皮毛差不多都是水獺皮。那次戰爭期間，除了製造玻璃之外，我還把煤渣運到戰場上。」

「運煤渣幹什麼？」

「當然是吃嘍。我們河童只要肚皮餓了，是什麼都肯吃的。」

「這——請你不要生氣。對於在戰場上的河童們來說，這……在我們國家，這可是醜聞呢。」

「在這個國家無疑也是個醜聞。可只要本人直言不諱，誰也就不會把它當成醜聞了。哲學家馬咯不是也說過嗎：‘過不諱言，何過之有。’……何況我除了謀利之外，還有滿腔愛國的熱情呢。」

這時俱樂部的侍者剛巧走了進來。他向嘎爾鞠了一躬，像朗誦似的說：「貴府的隔壁著火了。」

「著——著火！」

嘎爾驚慌地站起來，我當然也站了起來。

接著侍者鎮靜地又補了一句：「可是已經撲滅了。」

嘎爾目送著侍者的背影，露出半哭不笑的表情。我望著他的臉，意識到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已恨上這個玻璃公司老闆了。然而如今嘎爾並不是作為什麼大資本家，而只是以一個普通河童的身份站在這裡。我把花瓶裡的冬薔薇拔出來遞給嘎爾。

「火災雖然熄滅了，尊夫人不免受了場虛驚，你把這帶回去吧。」

「謝謝。」嘎爾跟我握握手，然後突然咧嘴一笑，小聲對我說，「隔壁的房子是我出租給人家的，至少還可以拿到火災保險金。」

我至今還清清楚楚地記得此刻嘎爾的微笑，是既不能蔑視也不能憎惡的微笑。

十

「你怎麼啦？今天情緒怪低沉的……」

火災的第二天，我叼著菸捲，對坐在我家客廳的椅子上的學生拉卜說。拉卜將右腿蹺在左腿上，呆呆地對著地板發怔，連他那爛嘴都幾乎看不到了。

「拉卜君，我在問你哪，怎麼啦？」

「沒什麼，是一點無聊的小事……」拉卜這才抬起頭來，用悽楚的鼻音說，「我今天看著窗外，無意中說了句：『哎呀，捕蟲堇開花啦。』我妹妹聽了臉色一變，發脾氣說：『反正我是捕蟲堇唄。』我媽又一向偏袒妹妹，也罵起我來了。」

「你說了句『捕蟲堇開花啦』，怎麼就會把令妹惹惱了呢？」

「嗯，說不定她是把我的話領會為『捉雄河童』。這時，跟我媽不和的嬸嬸也來幫腔，越鬧越大發了。而且成年喝得醉醺醺的爹，聽到我們在吵架，就不分青紅皂白地見人就揍。正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我弟弟乘機偷了媽媽的錢包，看電影什麼的去了。我……我真是……」

拉卜雙手捂住臉，一聲不響地哭起來。我當然同情他，並且想起了詩人託喀對家族制度的鄙夷。我拍拍拉卜的肩膀，竭力安慰他：

「這種事兒很平常，鼓起勇氣來吧。」

「可是……要是我的嘴沒有爛就好了……」

「你只有想開一點。咱們到託喀家去吧。」

「託喀君看不起我，因為我不能像他那樣大膽地拋棄家族。」

「那麼就到庫拉巴喀家去吧。」

那次音樂會以來，我跟庫拉巴喀也交上了朋友，就好歹把拉卜帶到這位大音樂家的家裡去。跟託喀比起來，庫拉巴喀過得闊氣多了。這並不是說，過得像資本家嘎爾那樣。他的房間裡擺滿了形形色色的古董——塔那格拉^[5]偶人和波斯陶器什麼的，放著土耳其式躺椅，庫拉巴喀總是在自己的肖像下面跟孩子們一道玩耍。可今天不知怎的，他交抱著雙臂，怒容滿面地坐在那兒。而且他腳底下到處撒滿了碎紙片。拉卜本來是經常和詩人託喀一起跟庫拉巴喀見面的，但這幅情景大概使他吃了一驚，今天他只是畢恭畢敬地向庫拉巴喀鞠個躬，就默默地坐到房間的角落裡了。

我連招呼也沒正經打，就問這位大音樂家：「你怎麼啦，庫拉巴喀君？」

「沒怎麼著！評論家這種蠢材！說什麼我的抒情詩比託喀的差遠啦！」

「可你是位音樂家呀……」

「光這麼說還可以容忍。他還說，跟囉喀比起來，我就稱不上是音樂家啦！」

囉喀是個常常被拿來跟庫拉巴喀相提並論的音樂家。可惜因為他不是超人俱樂部的會員，我連一次也沒跟他說過話。不過我多次看到過他的照片：嘴巴是翹起來的，相貌很不尋常。

「囉喀毫無疑問也是個天才。可是他的音樂缺乏洋溢在你的音樂中的那種近代的熱情。」

「你真這麼想嗎？」

「那還用說！」

於是，庫拉巴喀突然站起來，抓起塔那格拉偶人就狠狠地往地板上一擯。拉卜大概嚇得夠嗆，不知喊了句什麼，抬起腿就想溜掉。庫拉巴喀向拉卜和我打了個手勢，要我們「別害怕」，冷靜地說道：「這是因為你也跟俗人一樣沒有耳力的緣故。我怕囉喀……」

「你？不要假裝謙虛吧。」

「誰假裝謙虛？首先，與其在你們面前裝樣子，我還不如到評論家面前去裝呢。我——庫拉巴喀是天才。我並不怕囉喀。」

「那你怕的是什麼？」

「怕那個不明真相的東西——也就是說，怕支配囉喀的星星。」

「我可不明白是怎麼回事。」

「這麼說就明白了吧：囉喀沒有受我的影響。可我不知不覺地卻受了他的影響。」

「那是因為你的敏感性……」

「你聽我說，才不是敏感性的問題呢。囉喀一向安於做唯獨他能勝任的工作。然而我老是焦躁。從囉喀看來也許只是一步之差。然而依我看來卻是十英里之差。」

「可您的《英雄曲》……」

庫拉巴喀那對眯縫眼兒眯得更細了，他惡狠狠地瞪著拉卜道：「別說啦。你懂什麼？我比那些對囉喀低聲下氣的狗才們要了解他。」

「你別那麼激動。」

「誰願意激動呢……我總是這麼想：冥冥之中彷彿有誰為了嘲弄我庫拉巴喀，才把囉喀擺在我前面。哲學家馬咯儘管成天在彩色玻璃燈籠下讀古書，對這種事卻瞭如指掌。」

「為什麼呢？」

「你看看馬咯最近寫的《傻子的話》這本書吧……」

庫拉巴喀遞給我——或者毋寧說是丟給我一本書。然後抱著胳膊粗聲粗氣地說了句：「那麼今天就告辭啦。」

我決定跟垂頭喪氣的拉卜一道再度去逛馬路。熙熙攘攘的大街兩側，成行的山毛櫸樹的樹蔭下依然是鱗次櫛比的形形色色的商店。我們默默地漫步著。這時蓄著長髮的詩人託喀踱過來了。

託喀一看見我們，就從肚袋裡掏出手絹，一遍又一遍地揩額頭，說道：「啊，好久不見了。我今天打算去找庫拉巴喀，我已經多日沒見到他啦……」

我怕這兩位藝術家會吵架，就委婉地向託喀說明庫拉巴喀的情緒多麼壞。

「是嗎？那就算了。庫拉巴喀有神經衰弱的毛病。……這兩三個星期，我也失眠，苦惱得很。」

「你跟我們一道散散步怎麼樣？」

「不，今天失陪啦。哎呀！」

託喀喊罷，緊緊地抓住我的胳膊，而且他渾身冒著冷汗。

「你怎麼啦？」

「怎麼啦？」

「我覺得有一隻綠色的猴子從那輛汽車的視窗伸出腦袋似的。」

我有些替他擔心，就勸他去請醫生查喀瞧瞧。可是不管怎麼勸，託喀也不同意，而且還滿腹狐疑地打量我們倆，竟然說出這樣的話來：「我絕不是無政府主義者。這一點請千萬不要忘記。——那麼，再見。我絕不去找查喀！」

我們呆呆地佇立在那裡，目送著託喀的背影。我們——不，學生拉卜已經不在我身邊了，不知什麼工夫，他已叉開腿站在馬路當中，彎身從胯下觀看川流不息的汽車和河童。

我只當這個河童也發瘋了，就急忙把他拽起來：「這可不是鬧著玩的，你幹什麼？」

拉卜揉揉眼睛，鎮靜得出奇地回答說：「嗯，我太苦悶了，所以倒轉過來看看這個世界究竟是什麼樣子。可還是一樣啊。」

十一

以下是哲學家馬咯所寫的《傻子的話》裡的幾段：

傻子總認為除了自己以外誰都是傻子。

我們之所以愛大自然，說不定是因為大自然既不憎恨也不嫉妒我們。

最明智的生活方式是既蔑視一個時代的風尚，在生活中又絲毫不違背它。

我們最想引為自豪的偏偏是我們所沒有的東西。

任何人也不反對打破偶像。同時任何人也不反對成為偶像。然而能夠安然坐在偶像的臺座上的乃是最受神的恩寵者——傻子、壞蛋或英雄。

(這一段有庫拉巴喀用爪子抓過的道道。)

我們的生活不可缺少的思想，說不定在三千年以前已經枯竭。我們也許只是在舊的柴火上新增新的火焰而已。

我們的一個特點是常常超然於意識到的一切。

如果說幸福中伴有痛苦，和平中伴有倦怠，那麼……

為自己辯護比為別人辯護要困難。誰不相信，就請看律師。

矜誇、愛慾、疑惑——三千年來，一切罪過都由此而生。同時，一切德行恐怕也發源於此。

減少物質上的慾望並不一定能帶來和平。為了獲得和平，我們也得減少精神上的慾望。

(這一段也有庫拉巴喀用爪子抓過的痕跡。)

我們比人類不幸。人類沒有河童開化。

(我讀到這一段的時候不禁失笑。)

做什麼就能完成什麼，能完成什麼就做什麼。我們的生活歸根結底是不能脫離這樣的迴圈論法的——也就是說，自始至終是不合理的。

波德萊爾變成白痴後，他只用一個詞來表達人生觀，那就是「女陰」。但這個詞並不足以說明他自己。能說明他自己的毋寧是「詩才」，因為他憑藉詩才足以維持生活，使他忘了「肚皮」一詞。

(這一段上也留有庫拉巴喀的爪印。)

如果將理性貫徹始終，我們當然就得否定自己的存在。將理性奉為神明的伏爾泰之所以能幸福地度過一生，正說明人類沒有河童那樣開化。

十二

一個微寒的下午，我讀厭了《傻子的話》，就去造訪哲學家馬略。在一個僻靜的街角上，一隻瘦得像蚊子似的河童靠著牆發怔呢。這分明是以前偷過我的鋼筆的那隻河童。我心想：這下子可好了，就叫住了剛好從那裡走過的一個身材魁梧的警察。

「請你審問一下那隻河童。一個來月以前，他偷了我的鋼筆。」

警察舉起右手拿著の棍子(這個國家的警察不佩劍，卻手持水松木制的棍子)，向那隻河童招呼了聲：「喂！」我以為那隻河童或許會逃跑。想不到他卻沉著地走到警察跟前，交抱著胳膊，傲慢地死盯著我和警察的臉。

警察也不生氣，從肚袋裡掏出記事簿，開始盤問起來：「你叫什麼名字？」

「咯嚕咯。」

「職業呢？」

「兩三天以前還當郵遞員來著。」

「好的。這個人說你偷了他的鋼筆，有這麼回事嗎？」

「有的，一個來月以前偷的。」

「偷去做什麼？」

「想給小孩當玩具。」

「小孩呢？」警察這才目光銳利地瞥了那隻河童一眼。

「一個星期以前死掉了。」

「帶著死亡證明書嗎？」

瘦骨嶙峋的河童從肚袋裡掏出一張紙。警察過了一下目，忽然笑咪咪地拍了拍對方的肩膀說：「好的，辛苦啦。」

我呆若木雞地凝視著警察。這當兒，瘦河童嘴裡唸唸有詞地撇下我們就走掉了。

我好容易醒悟過來，問警察道：「你為什麼不把那隻河童抓起來？」

「他沒有罪。」

「可他偷了我的鋼筆……」

「不是為了給孩子當玩具嗎？可那孩子已經死了。你要是有什麼疑問，請查刑法第一千二百八十五條好了。」

話音沒落，警察就揚長而去。我只得反覆唸叨「刑法第一千二百八十五條」，急忙到馬咯家去。哲學家馬咯一向好客。幽暗的房間裡，審判官培卜、醫生查喀、玻璃公司經理嘎爾正聚集一堂，抽菸抽得七彩玻璃燈籠下煙霧騰騰。審判官培卜在場，對我來說是再方便不過了。

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不去查刑法第一千二百八十五條，卻馬上問培卜：「培卜君，恕我唐突，這個國家不處分罪犯嗎？」

叨著高階香菸的培卜先從容不迫地噴出一口煙霧，然後無精打采地回答說：「當然要處分嘍，連死刑都有哩。」

「可我一個來月以前……」

我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述說了一遍，接著問他刑法第一千二百八十五條是怎麼回事。

「嗯，是這樣的：‘不論犯有何等罪行，促使其犯罪之因素一經消滅後，即不得處分犯罪者。’拿你這件事來說，那隻河童曾經有過兒子，如今兒子已經死了，所以他所犯的罪自然而然地就勾銷了。」

「這太不合理啦。」

「別開玩笑啦。對已經不再是父親的河童和現在仍然是父親的河童等量齊觀，那才叫不合理呢。對，對，按照日本的法律，是要等同對待的。在我們看來，覺得挺滑稽的。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培卞扔掉菸蒂，有氣無力地微笑著。

這時，很少跟法律打交道的查喀插了嘴。他把夾鼻眼鏡扶扶正，問我道：「日本也有死刑嗎？」

「那還用說！日本實行絞刑哩。」我對態度冷漠的培卞多少有些反感，就乘機挖苦了一句，「貴國的死刑比日本要來得文明吧？」

「當然要文明嘍，」培卞依然挺冷靜，「敝國不用絞刑。偶爾用一次電刑，但在大多數場合，連電刑也不用，只是把罪名通知犯人罷了。」

「單單這樣，河童就會死嗎？」

「可不。我們河童的神經系統要比你們的敏銳呢。」

「不僅是死刑。也有用這個手段來謀殺的……」嘎爾老闆滿臉映照著彩色玻璃的紫光，笑容可掬地說，「前些日子，有個社會主義者說我‘是小偷’，害得我差點兒犯了心臟病。」

「這種情況好像多得出人意料呢。我認識的一個律師就是由於這個緣故而死的。」哲學家馬咯插嘴道。

我回頭瞅了瞅他。他誰都不看，像往常那樣訕笑著說下去：「不知是誰，說那隻河童是青蛙——你當然也知道吧，在這個國家，被叫作青蛙就等於罵他是畜生。——他成天價想：我是青蛙嗎？不是青蛙吧？終於死去了。」

「這也就是自殺吧。」

「說這話的那個傢伙，是為了把他置於死地而說的。從你們眼裡看來，這也是自殺嘍……」

馬咯剛剛說到這裡，突然從隔壁——記得那是詩人託喀家——傳來了刺耳的手槍聲，響徹天空。

十三

我們跑到託喀家去。他仰面朝天倒在盆栽的高山植物當中，右手握著手槍，頭頂凹陷部位淌著血。旁邊有一隻雌河童，把頭埋在他的胸膛裡，號啕大哭。我把雌河童扶起來(本來我是不大喜歡觸到河童那黏滑的面板的)，問道：「這是怎麼回事？」

「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他正在寫著什麼，突然就照自己的腦袋開了槍。哎呀，叫我怎麼辦呀!噲兒兒兒兒，噲兒兒兒兒。」(這是河童的哭聲。)

「託喀君一向是太任性了嘛。」玻璃公司經理嘎爾悲傷地搖搖頭，對審判官培卞說。

培卞沒有吭聲，點燃高階香菸。跪在那裡給託喀檢驗傷口的查喀擺出醫生的派頭對我們五個人(實際上是一個人和四隻河童)大聲說：「不可救藥了。託喀原來就患胃病，容易生悶氣。」

「聽說他寫什麼來著。」哲學家馬咯像辯解般地喃喃自語著，拿起桌子上的紙張。除我而外，大家都伸長了脖子，隔著寬肩膀的馬咯看那張紙。上面寫著：

我今去矣!

向那隔絕塵世的空谷。

在那裡，

群巖聳立，

巍峨森嚴。

山水清冽，

藥草芬芳。

馬咯回頭望望我們，臉上掛著一絲苦笑，說：「這是剽竊了歌德的《迷娘之歌》^[6]。這麼說來，託喀君作為一個詩人也感到疲倦了，所以才自殺的。」

這時，音樂家庫拉巴喀偶然坐汽車來到了。他看到這幅情景，就在門口佇立了一會兒。然後走到我們跟前，向馬咯嚷道：「那是託喀的遺囑嗎？」

「不，是他臨死以前寫的詩。」

「詩？」

馬咯依然很沉著地把託喀的詩稿遞給頭髮倒豎起來的庫拉巴喀。庫拉巴喀目不轉睛，專心致志地讀那篇詩稿。馬咯問他什麼，他也愛理不理的。

「你對託喀君的死有什麼看法？」

「‘我今去矣’……我也說不定哪一天就死了呢。……‘向那隔絕塵世的空谷’……」

「你也是託喀君的一位生前好友吧？」

「好友？託喀一向是孤獨的……‘隔絕塵世的空谷’……託喀君確實不幸……‘在那裡，群巖聳立，巍峨森嚴’……」

「不幸？」

「‘山水清冽’……你們是幸福的……‘群巖聳立’……」

我因為同情那隻哭泣不止的雌河童，就輕輕扶著她的肩膀，把她領到屋角的躺椅那兒。一隻兩三歲的河童在那裡天真爛漫地笑著。我就替雌河童哄娃娃。我覺察到自己也熱淚盈眶了。我在河童國居住期間，前後只哭過這麼一回。

「跟這樣任性的河童成了一家人才叫倒黴呢。」

「因為他一點也不考慮後果。」審判官培卞一邊重新點燃了一根菸卷，一邊應答著資本家嘎爾。

這時，音樂家庫拉巴喀手裡攥著詩稿，也說不清是對誰喊了句：「好極啦！可以作一支出色的葬曲！」聲音大得使我們吃了一驚。

庫拉巴喀那雙眯縫眼兒炯炯有神。他握了一下馬咯的手，就直奔門口。不用說，這當兒左鄰右舍一大群河童都已經聚集在託喀家的門口，好奇地朝房屋裡張望。庫拉巴喀把他們胡亂向兩旁扒拉開，立即跳上了汽車。汽車馬達發動，轉眼間已不知去向。

「喂，喂，不許看。」

審判官培卞代替警察把那一大群河童推出門外，接著就把託喀家的門關上了。大概是由於這個緣故，房間裡忽然鴉雀無聲了。我們在一片靜寂下，在夾雜著託喀的血腥氣的高山植物的花香中商談託喀的

後事。唯獨哲學家馬咯一邊望著託喀的屍體，一邊呆呆地想著心事。我拍拍他的肩膀，問他：「想什麼哪？」

「我在想河童的生活。」

「河童的生活怎麼啦？」

「不管怎麼說，我們河童為了能生活下去……」馬咯面帶幾分愧色小聲加上一句，「總之，就得相信河童以外的什麼東西的力量。」

十四

馬咯這番話使我想起了宗教。我當然是唯物主義者，連一次也沒有認真考慮過宗教問題。這時為託喀的死所觸動，就開始琢磨河童的宗教到底是什麼。我當即向學生拉卜提出這個問題。

「我們有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拜火教什麼的。最有勢力的要數近代教了。也叫生活教。」（「生活教」這個譯詞也許不貼切。原文是Quemoocha。cha大概相當於英語中的ism^[7]。Quemoo的原形Quemal不單指「生活」，還包括「飲食男女」的意思。）

「這麼說來這個國家也有教會、寺院嘍？」

「那還用說。近代教的大寺院是本國首屈一指的大建築哩。咱們去參觀一下好不好？」

在一個溫暖的陰天下午，拉卜得意揚揚地陪我一道到這座大寺院去了。果然，這是一座比尼古萊教堂^[8]大十倍的巍峨的建築物，而且兼收并蓄了所有的建築樣式。我站在這座大寺院前面，瞻仰那高聳的塔和圓屋頂的時候，甚至感到有些毛骨悚然。說實在的，那真像是無數只伸向天空的觸角。我們佇立在大門口(跟大門比起來，我們顯得多

麼渺小呀!)，抬頭看了一會兒這座曠世的大寺院——與其說是建築，毋寧說它更近乎龐大的怪物。

大寺院的內部寬敞得很。好幾個參觀者在科林斯式^[9]的圓柱之間穿行。他們也跟我們一樣，顯得非常矮小。後來我們遇見一隻彎腰駝背的河童。

拉卜向他頷首致意，然後畢恭畢敬地對他說：「長老，您身體這麼硬朗，這太好啦。」

那隻河童也行了個禮，彬彬有禮地回答說：「是拉卜先生嗎？你也……(他說到這裡，停住了，多半是因為這才注意到拉卜的嘴爛了。)嗯，反正你看來挺健康的。你今天怎麼……」

「今天是陪這位先生來的。你大概也知道，這位先生……」拉卜接著就滔滔不絕地介紹我的情況。看來他是為自己輕易不到這個大寺院來進行辯解。「我想請你給這位先生做嚮導。」

長老和藹地微笑著，先同我們寒暄了一下，然後安詳地指了指正面的祭臺：「我也沒有什麼可效勞的。我們信徒們對正面祭臺上的‘生命之樹’頂禮膜拜。正如你所看到的，‘生命之樹’上長著金色和綠色的果實。金色的果實叫‘善果’，綠色的叫‘惡果’……」

長老講著講著我就感到厭煩了。因為他特地給做的說明，我聽了只覺得像是陳舊的比喻。我當然假裝專心致志地聽著，可也沒有忘記不時地朝大寺院內部偷看一眼。

科林斯式的柱子，哥特式穹隆，阿拉伯風格的方格花紋，分離派的祈禱桌子——這些東西所形成的調和具有奇妙的野性的美。尤其引我注意的是兩側神龕裡的大理石半身像。我彷彿覺得認得這些像，這

倒也並不奇怪。那隻彎著腰的河童結束了「生命之樹」的說明後，就跟我和拉卜一道走向右邊的神龕，對神龕裡的半身像附加了這樣的說明：「這是我們的聖徒當中的一個——背叛一切東西的聖徒斯特林堡。大家把這位聖徒說成是吃了不少苦之後被斯維登堡的哲學所解救。然而實際上他並沒有得到解脫。這位聖徒也跟我們一樣信仰生活教——說得更確切些，他除了信仰生活教，沒有其他辦法。請讀讀這位聖徒留給我們的《傳說》這本書。他自己供認，他是個自殺未遂者。」

瞥著第二個神龕，我有些憂鬱起來。那裡擺的是一幅鬍鬚濃重的德國人的半身像。

「這是《扎拉圖斯特拉》的作者——詩人尼采。這位聖徒向他自己所創造的超人尋求解脫。但他沒能獲得解脫卻成了瘋子。要不是發瘋了，說不定他還成不了聖徒呢……」

長老沉默了片刻，接著就把我引到第三座神龕前。

「第三座神龕裡供的是托爾斯泰。這位聖徒搞苦行比誰都搞得厲害。因為他本來是個貴族，不願意讓滿懷好奇心的公眾看到他的痛苦。這位聖徒竭力去信仰事實上無法相信的基督，他甚至公開宣稱他在堅持自己的信仰。可是到了晚年，他終於受不住做一個悲壯的撒謊者了。這位聖徒經常對書齋的屋樑感到恐懼，這是有名的逸事。但他當然不曾自殺，否則還入不了聖徒的行列呢。」

第四座神龕裡供的半身像是我們日本人當中的一個。看到這個日本人的臉時，我畢竟感到親切。

「這是國木田獨步^[10]。他是一位詩人，非常熟悉臥軌自殺的腳伕的心情。用不著向你進一步解釋了吧。請看看第五個神龕……」

「這不是瓦格納^[11]嗎？」

「是的。他是國王的朋友，一位革命家。聖徒瓦格納到了晚年，飯前還祈禱呢。但是當然，他對生活教的信仰超過了基督教。從他留下的書簡來看，塵世間的痛苦不知道有多少次險些把他趕去見死神呢。」

這時候我們已經站在第六座神龕前了。

「這是聖徒斯特林堡的朋友。他是個商人出身的法國畫家，丟下生了一大群孩子的老婆，另娶了個十三四歲的圭蒂姑娘。這位聖徒的血管很粗，有海員的血統。你看他那嘴脣，上面留著砒霜什麼的痕跡哩。第七個神龕裡的是……你已經累了吧。那麼，請到這邊來。」

我確實累了，就沿著馨香瀰漫的走廊和拉卜一道跟隨長老踱進一個房間。在一個角落裡，有一座黑色的維納斯女神像，前邊供著一束野葡萄。我原想僧房是什麼裝飾也沒有的，所以略感到意外。長老或許是從我的神態之間揣摩到了我的心情，還沒有讓坐就抱歉地解釋道：「請不要忘了我們信奉的是生活教。我們的神——‘生命之樹’教導我們要‘興旺地生存下去’。……拉卜君，你請這位先生看過我們的《聖經》了嗎？」

「沒有……說實在的，我自己也幾乎沒讀過哩。」拉卜搔搔頭頂的凹坑，坦率地回答說。

長老照例安詳地微笑著，繼續說下去：「那你就不會明白了。我們的神用一天的工夫就創造了這個世界。（「生命之樹」固然也是一棵樹，它卻無所不能。）還創造了雌河童。雌河童太無聊了，就要求有個雄河童來做伴。在雌河童的哀求下，我們的神以慈悲為懷，取出雌河

童的腦髓造了雄河童。我們的神祝福這一對河童道：‘吃吧，興旺地生存下去。’」

長老的話使我想起了詩人託喀。他不幸跟我一樣是個無神論者。我不是河童，不通曉生活教的真諦也就難怪了。可是生在河童國的託喀總應該知道「生命之樹」嘍。我可憐託喀不遵從這個教導，以致有了那麼個結局。於是我打斷長老的話，告訴他託喀的事。

長老聽罷，深深地嘆了口氣說：「哦，那個可憐的詩人……決定我們命運的只有信仰、境況和機遇。(當然，此外你們還要加上遺傳吧。)託喀君不幸的是沒有信仰。」

「託喀羨慕過你吧。不，連我也羨慕哩。拉卜君年紀又輕……」我說。

「我的嘴要是好好的，說不定會樂觀一些呢。」拉卜也插話說。

經我們這麼一說，長老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他眼眶裡噙滿淚水，直勾勾地盯著那尊黑色的維納斯像。

「其實我也……這是祕密，誰也不要告訴……其實我也不信仰我們的神。可是早晚有一天，我的祈禱……」

長老剛說到這裡，房門突然開啟了，一隻大塊頭的雌河童猛地向他撲了過來。不用說，我們想攔住她，但是轉瞬之間這隻雌河童就把長老撞倒在地。

「糟老頭子!今天你從我的皮夾子裡偷走了喝盅酒的錢!」

十來分鐘以後，我們把長老夫婦撇在後面，簡直像逃跑似的奔出了大寺院的正門。

我們默默地走了一會兒之後，拉卜對我說：「看那副樣子，長老也就不可能信仰‘生命之樹’啦。」

我沒有搭腔，卻不由得回頭看了看大寺院。大寺院那高聳的塔和圓屋頂像無數的觸角般地伸向陰沉沉的蒼穹，它散發出一種可怕的氣氛，就像是出現在沙漠的天空上的海市蜃樓一般……

十五

約莫一個星期以後，我偶然聽醫生查喀談到一件稀奇事。說是託喀家鬧鬼。那陣子雌河童已不知去向，我們這位寫詩的朋友的家變成了攝影師的工作室。據查喀說，每逢顧客在這間工作室裡拍照，後面總是朦朦朧朧地出現託喀的形影。當然，查喀是個唯物主義者，並不相信死後的生命。他講這段故事的時候，也狡黠地微笑著，並做出這樣的解釋：「看來靈魂這個東西也是物質的存在哩。」在不相信幽靈這一點上，我跟查喀是差不多一致的。但我對詩人託喀懷有好感，所以就跑到書店去買來了一批刊有託喀的幽靈的照片和有關訊息的報刊。果然，在這些照片上，大大小小的雌雄河童後面，能夠依稀辨認出一隻像是託喀的河童。使我吃驚的倒不是照片上出現的託喀的幽靈，而是有關報道——尤其是靈學會提供的報告。我把它幾乎逐字逐句地譯出來了，將其梗概發表在下面。括弧裡的是我自己所加的註解。

關於詩人託喀君的幽靈的報告

(見靈學會雜誌第八二七四期。)

我們靈學會會員前不久在自殺的詩人託喀君的故居、現為某某攝影師的工作室的××街第二五一號召開了臨時調查會。出席的會員如下。(姓名從略)

九月十七日上午十點三十分，我等十七名會員與靈學會會長培喀先生，偕同我等最信任的靈媒赫卜夫人，集合於該工作室。赫卜夫人一經走進，立即感觸鬼氣，引起全身痙攣，嘔吐不已。據夫人稱，此乃由於詩人託喀君生前酷愛吸菸，其鬼氣亦含有尼古丁云云。

我等會員與赫卜夫人靜默地坐在圓桌周圍。三分二十五秒以後，夫人乍然陷入極其急劇的夢遊狀態，而且為詩人託喀君的靈魂所附。我等會員按年齡順序，與附託在夫人身上的託喀君的魂靈問答如下：

問：你為何顯靈？

答：目的在於知道死後的名聲。

問：你——或是說諸位，身為魂魄仍然眷念俗世的名聲嗎？

答：至少我是不能不眷念的。然而我所遇到的一位日本詩人的魂靈卻是輕視死後的名聲的。

問：你知道這位詩人的姓名嗎？

答：可惜忘記了。我只記得他所喜歡作的十七字詩中的一首。

問：那詩講什麼？

答：古老的池塘啊，青蛙跳到水裡，發出了清響。 [12]

問：你認為這首詩寫得好嗎？

答：我並不認為寫得不高明。不過，如果把「青蛙」改成「河童」就更精彩了。

問：為什麼呢？

答：因為我們河童在任何藝術中都迫不及待地要找到河童的形象。

此時會長培喀先生提醒我等十七名會員，此乃靈學會的臨時調查會，並不是評論會。

問：各位魂靈的生活如何？

答：與諸位毫無二致。

問：那麼你後悔自殺嗎？

答：未必後悔。如果魂靈生活過膩了，我也可以用手槍「自活」。

問：「自活」，容易做到嗎？

託喀君的魂靈提出另一個反問答覆了這個問題。對於瞭解託喀君的河童來說，這樣應答是不足為奇的。

答：自殺，容易做到嗎？

問：諸位的生命是永恆的嗎？

答：關於我們的生命，眾說不一。請不要忘記，幸而我們當中也有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拜火教等各種宗教。

問：你信什麼教？

答：我一向是個懷疑派。

問：然而你至少不懷疑魂靈的存在吧？

答：我信得沒有諸位那樣深。

問：你結交了多少朋友？

答：我交的朋友，古人今人、東方西方的都有，不下三個。其中著名的有克萊斯特^[13]、邁蘭德^[14]、魏寧格爾^[15]

……

問：你所結交的都是自殺的嗎？

答：那也不一定。為自殺做辯護的蒙坦^[16]是我的畏友之一。但是不曾自殺的厭世主義者——叔本華^[17]之流，我是不跟他往來的。

問：叔本華還健在嗎？

答：他目前創立了魂靈厭世主義，議論著可否實行「自活」。可是自從他曉得了霍亂也是細菌引起的疾病之後，心情似乎頗為踏實了。

我等會員相繼打聽拿破崙、孔子、陀思妥耶夫斯基、達爾文、克莉奧佩特拉^[18]、釋迦牟尼、德漠斯特涅斯^[19]、但丁、千利休^[20]等魂靈的訊息。可惜託喀君未能詳細地予以答覆。託喀君卻反過來詢問起關於他自己的種種流言蜚語。

問：我死後名聲如何？

答：一位評論家說你是「小詩人之一」。

問：他恐怕是由於我沒有贈送詩集而懷恨的河童之一吧。我的全集出版了沒有？

答：雖然出版了，可是銷路不佳。

問：三百年後——即著作權失效之後，我的全集將為萬人所爭購。跟我同居的女友呢？

答：她做了書商拉喀君的夫人了。

問：可惜她還不知道拉喀君的眼睛是假的。我的兒子呢？

答：聽說是在國立孤兒院裡。

託喀君沉默了一會兒，又問起來了。

問：我的家呢？

答：成了某攝影師的工作室。

問：我的書桌呢？

答：誰都不知道它的下落。

問：我在書桌的抽屜裡珍藏著一束信件——然而這和忙碌的諸位沒關係。我們魂靈界馬上就進入黃昏了。我將與諸位訣別。再見，諸位。再見，善良的諸位。

隨著這最後一句話，赫忒夫人又猛地清醒過來了。我等十七名會員向在天之神發誓，這番交談是千真萬確的。(再者，對我等所信任的赫忒夫人的報酬，已經按照夫人過去當女演員時的日薪標準償付了。)

十六

我讀了這些報道之後，逐漸覺得待在這個國家裡也怪憋悶的，就千方百計想回到人間。可是不管怎麼拼命找，也找不到我掉進去的那個洞。後來聽那個打魚的河童巴咯說，在這個國家的邊界上有一隻年邁的河童，他讀書吹笛自娛，獨自安安靜靜地過著日子。我心想也許能向他打聽出逃離這個國家的途徑，就馬上到邊界上去。跑去一看，哪裡是什麼老河童呢，在一座小房子裡，有一隻剛夠十二三歲、連腦袋上的凹坑還沒長硬的河童在悠然自得地吹著笛子。我以為走錯了

門。為慎重起見問問他的名字，果然他就是巴咯告訴我的那隻老河童。

「可你像是個娃娃呢……」

「你還不曉得嗎？不知道我交的是什麼運，出孃胎的時候是白髮蒼蒼的。以後越來越年輕，如今變成這麼個娃娃相了。可是計算一下年齡嘛，沒生下來以前算是六十歲，加上說不定有一百十五六歲啦。」

我四下裡打量了一下這個房間。也許是心理作用，總覺得那樸素的桌椅之間瀰漫著純真的幸福。

「你好像比其他河童過得幸福哩。」

「嗯，興許是的。我年輕的時候是蒼老的，到老又年輕了。所以我不像老河童那樣慾望枯竭，也不像年輕河童那樣沉湎於色。反正我的生活即使算不得幸福，也是安寧的。」

「果然，照你這麼說是安寧的。」

「單憑這一點還算不上是安寧。我的身體也健康，還有一輩子吃用不盡的財產。但我認為，我最幸福的一點是生下來的時候是個老頭子。」

我同這隻河童扯了一會兒關於自殺的託喀以及每天請醫生看病的嘎爾的閒話。不知怎的，看老河童那副神情好像對我的話不大感興趣。

「那麼你並不像其他河童那樣貪生嘍？」

老河童瞅著我的臉，恬靜地回答說：「我也跟其他河童一樣，經爹事先問過我願不願意生到這個國家來，才脫離孃胎的。」

「而我呢，是偶然滾落到這個國家來的。請你務必告訴我離開這個國家的路子。」

「只有一條出路。」

「你的意思是說……」

「那就是你來的那條路。」

我乍一聽到他這話，不知怎的感到毛骨悚然。

「可我偏偏找不到這條路啦。」

老河童用那雙水汪汪的眼睛審視了我一會兒。他這才直起了身，走到屋角，拽了拽從頂棚耷拉下來的一根繩子。於是，我原先不曾注意到的一扇天窗開啟了。那扇圓天窗外面，晴空萬里，松柏舒展著桠杈。還可以瞥見那猶如巨大的箭頭一樣高聳的槍嶽峰。我就像是孩子看到飛機般地高興得跳起來了。

「喏，你從那兒出去好了。」老河童說著，指了指剛才那根繩子。

我起先以為是繩子，原來是繩梯。

「那麼我就從那兒出去啦。」

「不過我預先告訴你一聲。出去以後可不要後悔。」

「你放心，我才不會後悔呢。」

話音未落，我已經在攀登繩梯了，回首遙遙地俯瞰著老河童腦袋上那凹陷的部分。

十七

我從河童國回來後，有一個時期我們人類的面板的氣味簡直使我受不住。相比之下，河童實在清潔。而且我見慣了河童，只覺得我們人類的腦袋怪可怕的。這一點也許你不能理解。眼睛和嘴且不去說它，鼻子這玩意兒真是使人發怵。我當然設法不去見任何人，但我好像跟我們人類也逐漸處慣了，過了約莫半年，就隨便什麼地方都去了。糟糕的是，說著話的當兒，一不小心就冒出一句河童話。

「你明天在家嗎？」

「Qua。」

「你說什麼？」

「嗯，我的意思是說在家。」

大致就是這個樣子。

可是從河童國回來後，剛好過了一年光景，我由於一樁事業失敗了……(他剛說到這裡，S博士就提醒他說：「不要去談這個了。」據博士說，他每逢談到這件事，就鬧得看護人束手無策。)

那麼就不談這個了。由於一樁事業失敗了，我又想回河童國去。是的。不是「想去」，而是「想回去」。當時在我看來，河童國就是故鄉。

我從家裡溜出去，想搭乘中央線火車。不巧讓警察抓住了，終於被送進醫院。我乍一進這個醫院，還一直惦念河童國。醫生查咯怎樣

了呢？哲學家馬咯說不定仍在七彩玻璃燈籠下想心思呢。尤其是我的好友——爛了嘴巴的學生拉卞……就在一個像今天這樣陰霾的下午，我正追思往事，不由得差點兒喊出聲來。不知是什麼時候進來的，只見打魚的河童巴咯正站在我面前，連連鞠躬呢。我鎮靜下來之後——我不記得自己究竟是哭了還是笑了，反正隔了這麼久又說起河童話來，這事確實使我感動了。

「喂，巴咯，你怎麼來啦？」

「來看望你，聽說你生病了。」

「你怎麼知道的？」

「從收音機的廣播裡知道的。」巴咯得意揚揚地笑著。

「真難為你呀。」

「這算不了什麼。對河童來說，東京的河也罷溝也罷，就跟大馬路一樣嘛。」

我這才想起，河童跟青蛙一樣，也是水陸兩棲動物。

「可是這一帶沒有河呀。」

「我是從自來水管裡鑽到這兒來的。然後擰開消火栓……」

「擰開消火栓？」

「老爺，您忘了嗎？河童也有工匠呀。」

打那以後，每隔兩三天就有形形色色的河童來探望我。據S博士的診斷，我的病叫早發性痴呆症。可是那位查喀大夫說，我的病不是

早發性痴呆症，而患早發性痴呆症的是S博士以及你們自己。(我這麼說，恐怕對你也很失禮。)連醫生查喀都來探望了，學生拉卞和哲學家馬咯就更不用說了。但是除了漁夫巴咯之外，白天誰都不來。只是到了晚上——尤其月夜，就三三兩兩地一道來了。昨晚我還在月光下和玻璃公司老闆嘎爾以及哲學家馬咯談話來著呢。音樂家庫拉巴喀還用小提琴為我奏了一支曲子。喏，那邊桌子上不是有一束黑百合花嗎？那就是昨天晚上庫拉巴喀帶來的禮物。……

(我回頭看了看。當然，桌子上什麼花束也沒有。)

這本書也是哲學家馬咯特地給我帶來的。請你讀一讀第一首詩。哦，你不可能懂得河童文。我念給你聽吧。這是新近出版的《託喀全集》當中的一冊。

(他攤開一本舊電話簿，大聲朗誦起這樣一首詩來了：)

在椰子花和竹叢裡，
佛陀老早就安息了。
路旁的無花果已枯萎，
基督似乎也隨著嚙了氣。
我們也必須休息，
儘管置身於舞臺佈景前。

(所謂舞臺佈景不過是一些打滿了補丁的畫布而已。)

可是我不像這位詩人那樣厭世。只要河童們肯經常來看看我……啊，我忘記告訴你了，你還記得我的朋友——審判官培卞吧？他失業後，真發瘋了。聽說現在住在河童國的精神病院裡。要是S博士允許的話，我很想去探望他呢。……

- [1] 日本民間傳說中的一種兩棲動物，面似虎，身上有鱗，形如四五歲的兒童。
- [2] 德文，意為「歌曲——庫拉巴喀」。
- [3] 分離派是一種反學院派的美術流派，1897年創始於維也納。
- [4] 柳田國男(1875—1962)，日本民俗學家。
- [5] 古希臘的城市，以產泥人著稱。
- [6] 歌德長篇小說《威廉·邁斯特的學習時代》(1795)裡的一首插曲。
- [7] ism是英語的詞尾，一般表示主義、學說、制度。
- [8] 尼古萊教堂是1891年俄國東正教傳教士尼古萊(1836—1912)在東京修建的教堂。
- [9] 科林斯式是古希臘奴隸制城邦科林斯的建築樣式，尤指帶葉形裝飾的鐘狀柱頂。
- [10] 國木田獨步(1871—1908)，日本小說家、詩人。他的短篇小說《窮死》寫一個搬運工人因貧病交迫而臥軌自殺。
- [11] 瓦格納(1813—1883)，德國作曲家、文學家。1849年參加資產階級革命，事敗後流亡瑞士。1864年應巴伐利亞王路德維希二世之召，返慕尼黑；所作歌劇宣揚了宗教神祕及「超人」思想。
- [12] 這是松尾芭蕉所作的一首膾炙人口的俳句。
- [13] 克萊斯特(1777—1811)，德國戲劇家、小說家，後自殺。
- [14] 邁蘭德(1841—1876)，德國哲學家，受叔本華影響頗深，後自殺。
- [15] 魏寧格爾(1880—1903)，澳大利亞思想家。
- [16] 蒙坦(1533—1592)，法國思想家。
- [17] 叔本華(1788—1860)，德國哲學家，唯意志論者。
- [18] 克莉奧佩特拉(公元前69—前30)，埃及女王，自殺而死。
- [19] 德漠斯特涅斯(公元前382—前322)，希臘雄辯家，自殺而死。
- [20] 千利休(1522—1519)，日本茶道的創始人，自殺而死。

某傻子的一生

文學樸 譯

久米正雄 [1] 君：

此稿可否發表，什麼時候在哪兒發表，我願意完全委託給你。

稿中所出現的人物你大概都知道。但是發表之際，希望你不要加上註解。

我目前生活在最不幸的幸福當中。但奇怪的是我並不懊悔。我只是對有了我這樣的惡夫、惡子、惡父的親人感到遺憾。那麼，再見了。在此稿中，我至少還不曾有意識地替自己辯護。

最後再說一句：我之所以特地將此稿委託給你，乃是因為我相信你恐怕比任何人都更瞭解我(一旦揭掉我這張城裡人的皮)。我在此稿中表現出的傻勁兒供你一笑。

昭和二年六月二十日

芥川龍之介

一 時代

那是某書店的二樓。年方二十的他登上靠在書架上的西式梯子，尋找新書。莫泊桑、波德萊爾 [2]、斯特林堡、易卜生、蕭伯納、托爾斯泰……

天色逐漸黑下來了。他卻還熱心地繼續讀書脊上的字。那裡陳列的，與其說是書籍，毋寧說是世紀本身。尼采、魏爾倫、龔古爾兄弟^[3]、陀思妥耶夫斯基、霍普特曼^[4]、福樓拜……

他在薄暮中掙扎，數著他們的名字，可是書籍自然而然地湮沒在陰鬱的暮色中。他終於失去耐性，想從西式梯子上下來。他頭上剛好懸著個禿燈泡，忽然亮了。他就立在梯子上，俯視在書籍之間移動的店員和顧客。他們顯得怪渺小的，而且非常寒磣。

人生還不如波德萊爾的一行詩。

他立在梯子上，朝著這些人望了片刻。

二 母親

瘋子們都清一色地穿著灰衣服。寬闊的屋子因而越發顯得憂鬱。其中的一個對著風琴，熱衷於彈讚美歌。同時，其中另外一個站在屋子正中間，與其說是跳舞，不如說是亂蹦著。

他和紅光滿面的醫生一起看著這樣的情景。十年前，他母親也跟他們毫無二致。毫無——說實在的，他從他們的氣味中嗅到了母親的氣味。

「那麼，走吧？」

醫生走在他的前面，沿著走廊進入一個房間。房間的角落裡有個裝滿酒精的大玻璃瓶，裡面浸著幾副腦髓。他在其中的一副上發現了略微發白的東西，有些像是撒上了點蛋白。他同醫生站著談話，又想起了自己的母親。

「這是××電燈公司的一個技師生前的腦髓。他一直認定自己是黑油油的大發電機。」

為了避開醫生的視線，他就朝玻璃窗外面望去。除了插著空瓶碎片的磚牆以外，那裡什麼也沒有。不過磚牆上長的薄薄青苔斑駁地泛著白色。

三 家

他住在郊外的一個二樓的房間裡。由於地基鬆軟了，這座房子的二樓有些傾斜。

他的姑媽常常跟他在樓上吵架。他的養父養母有時出面調解。可是他最愛這位姑媽。姑媽終身未嫁，當他二十歲的時候，她已接近六十歲了。

他在某郊外的樓上屢屢思索：莫非相愛的人就得彼此折磨嗎？這當兒，他感到二樓歪斜得有點可怖。

四 東京

隅田川陰沉沉的。他從行駛中的小汽船視窗眺望向島的櫻樹。在他眼裡，盛開的櫻花恍若一片敗絮般令人憂鬱。可是他在那些櫻樹中——江戶時代以來的向島的櫻樹中發現了他自己。

五 自我

他和他的前輩一起坐在某咖啡館的桌邊，不斷地吸著紙菸。他不大開口講話，卻熱心地聽著前輩的話。

「今天乘了半天汽車。」

「有什麼事情嗎？」

他的前輩手託著腮，漫不經心地回答說：「沒有什麼事，只不過想坐坐罷了。」

這句話把他自己解放到不可知的世界——接近諸神的「自我」的世界。他覺得有點痛苦，同時也感到歡樂。

那個咖啡館很小。牧羊神的相框下面卻有一棵栽在赭色盆中的橡樹，肥厚的葉片耷拉著。

六 病

潮風不斷刮來，他攤開英語大詞典，指划著找詞條。

Talaria：生了翼的鞋，或作Sandal。

Tale：故事。

Talipot：印度東部產的椰子。樹幹高達五十尺至一百尺，葉子可用於制傘、扇子、帽子等。七十年開花一次……

他憑想象清晰地描繪出這種椰子的花。他的喉嚨從來沒這麼癢過，不由得往詞典上吐了口痰。痰？——那卻不是痰。他想到短暫的生命，又一次想象著椰子花——在遙遠的大海彼岸高高聳立的椰子花。

七 畫

他突然地——實在是突然地……站在某書店的店頭翻閱梵高的畫集時，他突然地領悟了畫這個東西。當然，梵高的畫集無疑是影印版。他從影印版中也感到了鮮明地浮現的大自然。

對這幅畫的熱情使他的眼界一新。他不知不覺間密切注意著樹枝的彎曲和女人面頰的豐腴。

在一個下雨的秋日傍晚，他走過郊外的陸橋下面。陸橋對面的堤壩下停著一輛貨運馬車。他經過那裡時，感到有人曾走過這條路。是誰呢？——無須問他本人。二十三歲的他，心目中浮現出一個割去了耳朵的荷蘭人，叼著長煙鬥，銳利的目光注視著這幅憂鬱的風景畫……

八 火花

他淋著雨，在柏油路上行走。雨下得相當大。在飛濺的雨水中，他嗅到了橡膠雨衣的氣味。

眼前的一根架空線冒出紫色火花。他格外感動。他的上衣口袋裡藏著準備在同人雜誌上發表的原稿。他冒雨走著，再次仰望了一下後面的架空線。

架空線依然放出耀眼的火花。他展望人生，並沒有特別稀罕的東西。但是隻有這紫色的火花——只有這可怕的空中的火花，哪怕用生命來換取，他也想把它抓住。

九 屍體

那些屍體的拇指上都掛著穿上鐵絲的牌子，上面記著姓名、年齡等。他的朋友彎著腰，靈活地運用解剖刀，開始剝一具屍體臉上的皮。皮下佈滿了美麗的黃色脂肪。

他望著那具屍體。為了完成一個短篇——以王朝時代為背景的一個短篇，他非這麼做不可。可是，像腐爛了的杏子一樣的屍臭是難聞的。他的朋友皺起眉頭，靜靜地動著解剖刀。

「近來屍體也不夠用。」他的朋友說。

不知什麼時候，他早已準備好了答覆：「如果屍體不夠用，我就會沒有任何惡意地去殺人。」可是他當然只把這話放在心裡。

十 先生

他在一棵大柳樹下讀著先生的書。榭樹沐浴在秋天的陽光下，連一片葉子也不動。遠處的空中有一架吊著玻璃秤盤的天平，剛好保持平衡。——他邊讀著先生的書，邊遐想著這樣的情景。……

十一 拂曉

天逐漸亮了。有一次，他在某街的拐角望著廣闊的市場。市場上熙熙攘攘的人和車子都染成了玫瑰色。

他點燃一支紙菸，安詳地走進市場。一條黑色瘦狗突然向他吠起來。可是他不驚慌。他甚至愛起那條狗來。

市場正中有一棵法國梧桐樹，樹枝向四面挖挲著。他站在樹幹下，透過樹枝仰望高空。正好在他頭頂上空，閃爍著一顆星星。

這是他二十五歲的時候——會見先生以後的第三個月。

十二 軍港

潛水艇內部是陰暗的。周圍都是機器，他彎著腰，透過小小的方鏡望去。映在方鏡裡的是明亮的軍港風光。

「那邊還可以看到‘金剛’呢。」一個海軍高階軍官對他說。

他看著方鏡上的小軍艦，不知怎的，忽然想起了荷蘭芹菜——每份三毛錢的牛排上也有荷蘭芹菜，散發著清香。

十三 先生之死

雨後起了風，他在一個新車站的站臺上走著。天剛矇矇亮。站臺那面，三四名鐵路工人一齊掄著鎬，高聲唱著什麼。

雨後的風吹散了工人的歌聲和他的感情。他拿著沒有點燃的香菸，感到近於歡樂的痛苦。「先生病危」的電報揣在大衣兜裡。……

這時，從對面松山的背陰處，上午六點的上行列車拖著一縷輕煙，蜿蜒向這邊駛來。

十四 結婚

婚後第二天他就數落妻子道：「剛來就浪費可不行啊。」然而，這種數落的話，與其說是他自己要說的，不如說是他的姑媽叫他「說」的。當然，他的妻子不但向他本人，也向他的姑媽賠了不是。為他買來的那鉢黃水仙花就擺在她前面。……

十五 他們

在大芭蕉葉的寬闊陰影下，他們和平地生活著。——他們的家在從東京乘火車要足足一小時的海濱某鎮上。

十六 枕頭

他枕著散發玫瑰葉香的懷疑主義，讀著阿納托爾·法朗士的書。可是，他沒有注意到枕中還有半人半馬神。

十七 蝴蝶

在充滿海藻氣味的風中，一隻蝴蝶在踮躑飛舞。一眨眼的工夫，他感到這隻蝴蝶的翅膀碰了一下他那乾燥的嘴脣。可是沾在他嘴脣上的翅粉卻在幾年後還閃著光。

十八 月

他在某飯店的臺階上偶然遇見了她。就連在這樣的白晝，她的臉也跟月光下一樣。他目送著她(他倆素昧平生)，感到從來沒有過的寂寞……

十九 人工翼

他從阿納托爾·法朗士轉向18世紀的哲學家去了，但是他沒有接近盧梭。那或許是他本人的一面——容易感情用事的一面跟盧梭相近之故。他卻去接近跟他本身的另一面——富於冷靜的理智的一面——相近的《天真漢》^[5]的哲學家了。

對二十九歲的他來說，人生已經一點也不光明瞭。可是伏爾泰給了這樣的他以人工翼。

他張開這人工翼，輕而易舉地飛上天空。同時，理智之光照耀的人生的悲歡沉淪在他的眼底下。他向窮街陋巷投以諷刺與微笑，穿過一無遮攔的太空，徑直飛向太陽。他似乎忘記了古代希臘人因這樣的人工翼被陽光晒化而終於落進海里死去的事^[6]。……

二十 桎梏

由於他要到某報社去工作，他們夫婦就跟他的養父養母同住在一座房子裡了。他依靠的是寫在黃紙上的合同。後來才知道，報社對這份合同不承擔任何義務，只由他承擔義務。

二十一 狂人的女兒

兩輛人力車在冷冷清清的陰天的鄉間道路上跑著。海風習習，這條路顯然通向海邊。他坐在後面這輛人力車上，邊納悶著為什麼自己對這次的幽會興致索然，邊思索是什麼把他引到這裡來的。這絕不是戀愛。倘若不是戀愛——他為了迴避這個答覆，不得不想：總之，我們是平等的。

坐在前面那輛人力車上的是一個狂人的女兒。不僅如此，她的妹妹是因嫉妒而自殺的。

——事到如今，怎麼也沒辦法了。

他對這個狂人的女兒——她只有強烈的動物本能——已經感到某種憎惡了。

這當兒，兩輛人力車經過有鹹腥氣味的墓地外面。粘著蠟殼的矮樹籬裡面，有幾座黑黝黝的石塔。他眺望著在那些石塔後面微微閃爍的海洋，不知怎的，忽然對她的丈夫——沒能抓住她的心地的丈夫，感到蔑視……

二十二 某畫家

那是某雜誌的插圖。一隻公雞的水墨畫表現出明顯的個性。他向某友人打聽這位畫家的情況。

大約一週後，這位畫家訪問了他。在他的一生，這是一件頗不尋常的事情。他在這位畫家身上發現了誰都不知道的那一面。不但如此，還發現了連畫家本人也一直不知道的畫家的靈魂。

在一個微寒的秋日傍晚，他因看到一株玉米，驀地聯想起這位畫家。長得高高的玉米，披著粗糙的葉子，培在根部的土裡露出像神經那樣纖細的根鬚。這無疑又是容易受傷的他的自畫像。可是這樣的發現只有使他憂鬱罷了。

——已經晚了。可是到了節骨眼兒上……

二十三 她

某廣場前面，暮色蒼茫。他的身體發著低燒，在廣場上踱步。晴空略呈銀色，大廈林立，視窗燈火輝煌。

他在路邊停下腳步，等候她到來。大約過了五分鐘，她好像有些憔悴似的向他走來。她看到了他的臉，就微笑著說：「累啦。」他們並肩在依稀有些亮光的廣場上走著。對他們來說，這是第一次。為了跟她在一起，他無論拋掉什麼都在所不惜。

他們乘上汽車後，她凝視著他的臉說：「你不後悔嗎？」他斬釘截鐵地說：「不後悔。」她按著他的手說道：「我也不後悔。」這樣講的時候，她的臉好像沐浴在月光下。

二十四 分娩

他佇立在紙榻扇旁邊，俯視著穿白色手術衣的一名接生婆在給嬰兒洗澡。每當肥皂浸進眼裡，嬰兒就可愛地反覆皺起眉頭，還不斷地大聲哭。他一面覺得嬰兒的氣味有點像鼠崽子，一面不由得深刻地想道：「為什麼這娃娃也出生了呢？生到這個充滿俗世之苦的世界上來。——為什麼他命中註定要有我這個爸爸呢？」

而且這是他的妻子頭胎生的男孩。

二十五 斯特林堡

他站在房間門口，看著在開著石榴花的月光底下幾個衣冠不整的中國人在打麻將。然後回到房間裡，在矮矮的油燈下開始讀《痴人的告白》。可是還沒有讀上兩頁，就不知不覺苦笑起來。——斯特林堡在給情婦伯爵夫人的信中，寫著和他差不離的謊言。……

二十六 古代

彩色剝落了的佛像、天人、馬和蓮花座幾乎使他為之傾倒。他仰望著它們，把一切拋在腦後。甚至忘記了他本人僥倖得以擺脫狂人的女兒。……

二十七 斯巴達式訓練

他同他的朋友在一條巷子裡走著。一輛上篷的人力車徑直迎面跑來。而且出人意料的是車上坐的正是昨晚的她。在這樣的白晝，她的面容恍若沐浴在月光下。當著他朋友的面，他們當然連招呼也沒打。

「真漂亮。」他的朋友這樣說。

他望著巷子盡頭的春天的山，毫不猶豫地回答說：「是啊，真漂亮。」

二十八 殺人

鄉間道路沐浴在陽光下，散發著牛糞的臭氣。他揩著汗，踏著上坡路走去。道路兩旁飄著熟麥的香氣。

「殺吧，殺吧……」他不知不覺間嘴裡反覆嘟囔著。殺誰呢？——這他是清楚的。他想起一個極卑鄙的留平頭的男子。

黃色麥地的那面，不知何時露出了一座天主教堂的圓屋頂。……

二十九 形象

那是一把鐵製酒壺。這把細紋酒壺使他懂得了「造型」的美。

三十 雨

他在大床上同她聊著天，寢室窗外下著雨。在這場雨中，木棉花說不上什麼時候就會爛掉吧。她的面容仍像是沐浴在月光下。可是同她交談，他未免感到無聊。他匍匐著，靜靜地點起一支紙菸，想起同她一起生活已有七年了。

「我愛著這個女人嗎？」他問他自己道。

「我還愛著。」——這個答覆使注視著自己的他也感到意外。

三十一 大地震

那種氣味和熟透了的杏子差不多。他在火災後的廢墟上走著，微微嗅到這樣的氣味，於是想道：炎天的腐屍，氣味居然也不太難聞。可是當他站在屍骸累累的池畔望去的時候，才發現「鼻子發酸」這句話在感覺上絕不是誇張的。尤其使他動心的是十二三歲的小孩的屍體。他看著那具屍體，有點覺得羨慕。他想起「上帝所愛者不長命」這句話。他的姐姐和異母兄弟的家都焚燬了。而且他的姐夫是犯了偽證罪而緩期服刑的。……

他站在灰燼中，不由得深深地想道：人人都死掉才好呢。

三十二 打架

他和同父異母兄弟扭打起來了。他弟弟無疑地由於他的緣故經常受到壓迫。同時，他也因為弟弟而失掉了自由。他的親戚一個勁兒地對他的弟弟說：「你要學他。」然而這不啻是把他本人的手腳都綁了起來。他們扭作一團，終於滾到廊子上了。他還記得，廊外的庭院中有一棵百日紅，在醞釀著一場雨的天空下開著紅彤彤的花。

三十三 英雄

不知什麼時候，他從伏爾泰家的視窗仰望著高山。那掛著冰河的山上，連禿鷹的影子也看不見。可是有一個身材矮小的俄羅斯人在頑強地沿著山路攀登。

夜幕降臨到伏爾泰家後，他在明亮的燈光下回憶著攀登山路的俄羅斯人的身姿，寫了這樣一首有傾向性的詩：

你比誰都恪守十誡，
又比誰都違反十誡。
你比誰都愛護民眾，
又比誰都輕視民眾。
你比誰都富於理想，
又比誰都瞭解現實。
你是我們東洋誕生的，
散發草花香氣的電氣機車。

三十四 色彩

三十歲的他不知什麼時候愛上了某塊空地。那裡，長著青苔的地面上只散著一些殘磚碎瓦。可是在他眼裡這與塞尚^[7]的風景畫沒有什

麼兩樣。

他忽然想起了七八年前他的激情。同時發現他在七八年前是不懂得色彩的。

三十五 假人

他打算過一種激烈到不論何時死去也不會後悔的生活。可是在養父養母和姑媽面前，他的日子依然過得很拘謹。這就使他的生活形成了陰陽兩面。他看見立在某西服店裡的一個人體模型，就想到究竟他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像這個模型。但是意識之外的他——可以說是第二個他，早已把這樣的心情寫入一篇短篇小說裡了。

三十六 倦怠

他同一個大學生在長滿狗尾草的野地上行走。

「你們仍有旺盛的生活欲吧？」

「嗯……可是你也……」

「可是我沒有了。只是有創作欲罷了。」

這是他的真情。說實在的，他不知不覺間已對生活失去了興趣。

「創作欲也是生活欲吧。」

他沒有回答。曾幾何時，野地的紅穗上清晰地映現出一座噴火山。他覺得有些羨慕這座噴火山。可是他自己也莫名其妙所以然……

三十七 過來人

他遇到了在才力上也能夠同他匹敵的女人。他寫了《過來人》等抒情詩，才擺脫了這個危機。這是一種百無聊賴的心情，宛如把凍在樹幹上的閃閃發光的雪拍了下來。

草笠隨風舞，
飄搖落道旁；
我名何所惜，
但願君名揚。

三十八 復仇

那是某飯店的陽臺，周圍滿是剛萌芽的樹木。他在那裡畫著畫，哄一個少年玩。這是七年前分手的狂人的女兒的獨生子。

狂人的女兒點燃紙菸，看著他們玩。他在心情沉重地繼續描繪火車和飛機。幸虧這個少年不是他的兒子。可是，使他感到痛苦的莫過於這個少年叫他「叔叔」。

少年不知跑到哪兒去了，狂人的女兒邊抽著煙，邊帶點媚態地對他說：「那孩子不像你嗎？」

「不像。第一……」

「可是，還有胎教的說法呢。」

他默不作聲，眼睛望著一旁。可是他心裡並非沒有殘忍的願望，恨不得把他掐死……

三十九 鏡子

他在某咖啡館的一個角落裡同朋友談話。他的朋友吃著烤蘋果，談論著近來天氣寒冷之類的話。他突然感到這樣的話裡有矛盾。

「你還是獨身呀。」

「不，下個月就結婚。」

他不由得默不作聲了。嵌在咖啡館牆壁上的鏡子映出他無數的形象。冷冰冰的，像威脅什麼似的。……

四十 問答

你為什麼要攻擊現代的社會制度？

因為我看到了資本主義所產生的罪惡。

罪惡？我還只當你分辨不出善惡的差別呢，那麼，你的生活呢？

——他就這樣同天使一問一答。當然是體體面面地戴著大禮帽的天使。……

四十一 病

他患了失眠病，並且體力也開始衰弱了。好幾位醫生各自給他的病做了兩三種診斷：胃酸過多、胃弛緩、乾性肋膜炎、神經衰弱、慢性結膜炎、腦疲勞……

可是他知道自己的病源。那就是對他自己感到羞愧，同時又害怕他們的心情。害怕他們——害怕他所蔑視的社會！

在一個要下雪的陰沉的下午，他在某咖啡館的一個角落裡銜著點燃了的雪茄煙，傾聽對面留聲機放出的音樂。樂聲沁人心脾。等到那

段音樂結束後，他就走到留聲機前，看看唱片上貼的說明：Magic Flute—Mozart [8]。

他頓時領悟了。破了十誡的莫扎特也還是有過苦悶的。可是，該不至於像他這樣……他垂著頭，靜靜地回到自己的桌邊。

四十二 眾神的笑聲

在春光明媚的松林中，三十五歲的他邊踱步邊回憶著自己兩三年前寫過的話：

我最同情的是神不能自殺。

四十三 夜

夜幕又快降臨了。要鬧天氣了，半明半暗中，海上浪花滾滾。在這樣的天空下，他同妻子第二次結婚了。這給他們帶來了歡樂，同時又帶來痛苦。三個孩子和他們一起看著海上的閃電。他的妻子抱著一個孩子，好像忍著眼淚。

「那邊有一隻船。」

「嗯。」

「檣杆斷了的船。」

四十四 死

他趁著獨自睡覺的機會，把腰帶掛在窗櫺子上想自縊。可是把脖子伸進帶子時忽然又怕死了。並不是害怕死的那一瞬間的痛苦。他第二次自縊時拿著懷錶試測縊死的時間。稍感痛苦以後，神志就有些恍惚了。只要過了這一關，準會進入死境。他看了看錶針，發現感到痛

苦的過程為一分二十幾秒。窗櫺子外一片漆黑。從黑暗中傳來了粗獷的雞鳴。

四十五 Divan [9]

Divan即將再次給他的心靈傾注以新的力量。那是他所不知道的「東洋的歌德」。他看見超脫一切善惡，悠然站在彼岸的歌德，感到近乎絕望的羨慕。在他眼裡，詩人歌德比詩人基督更偉大。在這位詩人的心中，除了阿克羅波利斯 [10] 和各各他 [11] 之外，還有阿拉伯玫瑰花在怒放。倘若多少有力量追蹤這位詩人的足跡的話……他讀完詩集，當極為激動的情緒平息以後，不禁深深蔑視自己，因為他在生活中就像宦官一樣。

四十六 謊言

他的姐夫的自殺猝然使他受了打擊。今後連姐姐一家人也得由他來照顧了。至少對他來說，未來就像日暮那樣昏暗。他對自己精神上的破產有一種近乎冷笑的感覺(他完全明白自己的罪孽和弱點)，繼續閱讀各種書籍。可是連盧梭的《懺悔錄》也充滿英雄的謊言。尤其是《新生》 [12] 他從來沒有遇見過像《新生》的主人公那樣老奸巨猾的偽善者。可是隻有弗朗梭瓦·維龍 [13] 浸透了他的心。他在幾篇詩裡發現了「美麗的女性」。

等待絞刑的維龍的形象出現在他的夢裡。他幾次差點兒像維龍那樣墜入人生的底層。但是他的境遇和體力不允許這樣。他漸漸衰弱下去，恰似從前斯威夫特 [14] 見到過的從樹梢枯萎起來的樹木那樣。……

四十七 玩火

她容光煥發，猶如晨光照耀下的薄冰似的。他對她抱有好感，但是沒有戀愛的感覺。而且連碰也沒碰過她的身體。

「聽說你想死。」

「是。——不，與其說想死，不如說活膩了。」

他們這樣一問一答，約好一起死。

「這是精神自殺。」

「雙雙精神自殺。」

他對他自己這樣鎮靜自若，不由得感到奇怪。

四十八 死

他沒有同她一起死。至今連碰也沒碰過她的身體這一點，似乎使他感到滿意。她若無其事地時常同他談，並且把她帶著的一瓶氰化鉀遞給他，還說：「有了這個，彼此心裡都有仗勢了。」

那確實使他心裡有了仗勢。他獨自坐在藤椅上，看著柯樹的嫩葉，不由得反覆思索死亡將給予他的和平。

四十九 剝製的天鵝

他想盡最後的力量寫自傳。可是這對他來說竟然並不容易。那是由於他還殘留著自尊心、懷疑主義和利害打算。他不得不輕蔑這樣的自己。可是另一方面，他又不由自主地想：如果剝開一層皮來看，誰都是一樣的。他總是想，《詩與真實》這個書名好像是一切自傳的書名。他還清楚地知道，文藝作品不一定使人人都感動。他還產生了這

樣的念頭：只有那些與他的生涯相近並且和他相似的人們才會為他的作品所感動。因此，他決定簡短地把自己的《詩與真實》寫出來。

他寫完《某傻子的一生》後，偶然在某舊傢俱店看見了剝製的天鵝。它伸長了頸立著，連發黃的羽毛也被蛀蝕了。他回想自己的一生，不禁熱淚盈眶，發出冷笑。他的前途不是發瘋就是自殺。他獨自在日落的街上走著，決心等待慢慢把他毀滅的命運的到來。

五十 俘虜

他的朋友之一發瘋了。他對這個朋友一向有某種親近的感覺。因為他比別人更深刻地理解這個朋友的孤獨——快活的假面掩蓋下的孤獨。這個朋友發瘋後他去看望過兩三次。

「你和我都給惡魔附體了——給所謂世紀末的惡魔附體了。」

這位朋友曾低聲對他這樣說。聽說兩三天以後，這位朋友在去某溫泉旅館的途中，甚至吃起玫瑰花來了。這個朋友住院後，他想起了過去曾送給這個朋友一座赤陶半身像。那是這個朋友所喜歡的《欽差大臣》一書的作者的半身像。他想起果戈理也是發瘋而死的，不由得感到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在支配他們。

他已精疲力竭之際，偶爾讀到拉迪格^[15]臨終的話，又一次覺得聽見了眾神的笑聲。那句話是：「神兵來捉我。」他想對他的迷信和感傷主義做鬥爭。可是從肉體上來說，他已經不可能進行任何鬥爭了。「世紀末的惡魔」無疑正在摧殘他。他對虔信神的中世紀的人們感到羨慕。可是他終究不可能信神——信仰神的愛。連柯克託^[16]都是信神的啊！

五十一 敗北

他執筆的手顫抖起來了，甚至還流了口水。除非服用0.8毫克的佛羅那^[17]，他的頭腦沒有一次清醒過。而且也不過清醒半小時或一小時。他只有在幽暗中挨著時光，直好像是將一把崩了刃的細劍當拐杖拄著。

[1] 久米正雄(1891—1952)，日本小說家、劇作家。

[2] 波德萊爾(1821—1867)，法國詩人。詩中歌詠死亡，充滿悲觀厭世情緒。

[3] 指艾德蒙·德·龔古爾(1822—1896)和朱爾斯·德·龔古爾(1830—1870)，均為法國小說家。

[4] 霍普特曼(1862—1946)，德國劇作家。

[5] 《天真漢》是法國啟蒙思想家、哲學家、作家伏爾泰(1694—1778)的哲理小說。

[6] 見希臘神話中的故事《代達羅斯和伊卡洛斯》。伊卡洛斯和他的父親代達羅斯一起逃離克瑞忒，伊卡洛斯不聽父親的話，飛近太陽，人工翼上的蠟被晒化，墜海而死。

[7] 塞尚(1831—1906)，法國畫家，後期印象派的代表人物。

[8] 英文，意為「《魔笛》——莫扎特」。

[9] 英語，意為「詩集(尤指用波斯文或阿拉伯文寫的個人詩集)」。

[10] 雅典的衛城。

[11] 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地方。

[12] 《新生》(1918—1919)是島崎藤村的自傳體長篇小說，描寫作者做出了背離社會道德的事情後，交代了事實經過，從而獲得「新生」。

[13] 弗朗梭瓦·維龍(1431—約1463)，法國抒情詩人，貧民出身，一生顛沛流離。

[14] 斯威夫特(1667—1745)，英國諷刺作家，生於愛爾蘭貧苦家庭，著有《格列佛遊記》。他曾參加愛爾蘭人民反抗英國統治者的鬥爭，晚年發瘋。

[15] 拉迪格(1903—1923)，法國小說家、詩人。

[16] 柯克託(1889—1963)，法國詩人、小說家。

[17] 佛羅那，一種安眠藥。

點鬼簿

文潔若 譯

—

我母親是個狂人。我從未對母親有過骨肉之情。我母親用梳子把頭髮卷在頭頂上，總是獨自坐在位於芝^[1]的孃家，咕嚕咕嚕地吸菸袋。她的臉小，身體也小。不知為什麼，那張臉是灰色的，沒有朝氣。我曾經讀過《西廂記》，讀到「土氣息，泥滋味」一語時，一下就想起了我母親那張臉——消瘦的側臉。

說這番話的我，從未被母親照料過。有一次，養母帶著我，特意到樓上去問候母親，她竟然冷不防用菸袋打了我的腦袋。我對此事記憶猶新。不過，總的來說，我母親是一位實在文靜的狂人。我或我的姐姐迫使她畫畫的時候，她就在折成四折的日本紙上為我們畫。非但用墨筆畫，還把我姐姐的水彩畫顏料塗在她自己所畫男男女女的衣服、草木和花上面。只不過這些畫上的人物個個都長著活脫兒是狐狸的臉。

我十一歲那一年的秋天，我母親去世了。與其說是生病而死，毋寧說是衰弱而死的吧。唯獨她逝世前前後後的記憶卻比較清晰地留在我的記憶裡。

大概是由於接到了病篤的電報吧。在一個無風的深夜，我和養母同乘一輛人力車，從本所^[2]趕到芝。迄今我還沒使用過叫作圍巾的玩意兒。然而，特別在這個夜晚，我記得圍了一條畫了南畫^[3]裡一些山

水風景的薄綢手絹兒。也記得那條手絹兒發出的叫作「蝴蝶花」的香水氣味。

我母親躺在二樓下方的那間八榻榻米的客廳裡。我和比我大四歲的姐姐跪在母親的枕畔，兩個人都不斷地號啕大哭。尤其是有人在我背後唸誦「駕鶴西去，駕鶴西去」，當時我越發感到悲傷不禁湧上心頭。然而，一直閉著眼睛、幾乎是死者的母親突然睜開雙目，說了些話。我們儘管悽愴，卻小聲哧哧地笑起來了。

次日晚上，我依然在母親的枕邊坐到將近拂曉。不過，不知為何，這一晚我一滴眼淚也流不出來。我在幾乎不停地號哭的姐姐面前覺得丟臉，於是拼命地假裝哭泣。同時，我又相信既然自己哭不出來，母親必定不會死。

第三天的夜晚，我母親幾乎沒怎麼痛苦就嚥了氣。死前她大概清醒過來了，凝視著我們的面孔，撲簌簌地落淚。不過，依然像平素那樣什麼話也不說。

入殮之後，我也不禁經常哭泣。有一位叫作「王子^[4]的姑媽」的遠親說：「實在使人欽佩。」我當時唯一的想法就是，她是那種對玄妙的事感到欽佩的人。

我母親出殯的哪一天，姐姐拿著靈牌，我跟在後邊，拿著香爐。兩個人都是乘人力車去的。我有時打盹兒，總會在險些把香爐掉下去的時候，突然驚醒。一直就這樣，我們好像永遠也到不了谷中^[5]似的。相當長的送葬行列靜悄悄地沿著秋季那總是晴朗的東京的大街前進。

我母親的忌辰是十一月二十八日，戒名是「歸命院妙成日進大師」。可是二十年後，我卻不記得自己的親生父親的忌辰與戒名。多

半是因為對十一歲的我而言，記住忌辰與戒名也是值得誇耀的一件事吧。

二

我有一位姐姐。儘管她身體多病，卻成了兩個孩子的母親。想新增在我《點鬼簿》中的，當然不是這位姐姐的事，而是那位恰好在我出生前，突然夭折了的姐姐的事。據說，我們三姐弟中，她最聰明。

這位姐姐叫作初子，或許是由於她生為長女。我家的佛盒上至今有一張「小初」的相片，裝在小小的鏡框裡。「小初」一點也不像是衰弱的孩子。長著小酒窩兒的兩頰，就像熟杏子一般，滑溜溜的……

被父母過多地寵愛的終究是「小初」。他們把「小初」從芝的新錢座特意帶到位於築地的薩姆納夫人擔任園長的幼兒園。然而，星期六至星期日，必定到我母親的孃家——坐落在本所的芥川家過夜。像這樣出門的時候，「小初」穿的是就連在明治二十年代^[6]都夠時興的西裝。我記得上小學的時候，得到了給「小初」做西裝的下腳布料。我把它們裹在人造橡膠玩具娃娃身上。那些下腳布料無一例外，全都是進口的平紋細白棉布，上面點綴著細碎的印花或樂器花樣。

一個早春的星期日下午，「小初」一邊在院子裡踱來踱去，一邊跟坐在房間裡的伯媽說話。（我當然想象著當時姐姐依然穿著西裝）

「伯媽，這棵樹叫什麼呀？」

「哪一棵樹？」

「這棵有花骨朵的樹。」

我外婆家的院子裡有一棵低矮的木瓜樹。樹枝耷拉到一口古老的井裡。估計梳著小辮兒的「小初」杏眼圓睜，當時正凝視著枝子帶刺兒的木瓜樹吧。

「這棵樹的名字跟你的一樣。」

偏巧「小初」未能理解伯媽的戲謔語。

「那麼，這棵樹就叫作‘傻瓜樹’咯。」

至今，只要有人提到「小初」，伯媽就反覆地說她們之間曾經怎樣一問一答。實際上，此外，「小初」說過的話，一句也沒留存。大概這之後沒過幾天她就走進了棺材。我不記得刻在小小的靈牌上的「小初」的戒名。然而，「小初」的忌辰是四月五日。玄妙的是，我對此記憶猶新。

不知為什麼，我對這位姐姐——素昧平生的姐姐，有一種親密感情。倘若「小初」至今健在，已經四十多歲了吧。過了不惑之年的「小初」那張臉也許活脫兒像是坐落於芝的孀家二樓茫然地抽菸的母親的臉吧。我時常宛若幻想一般覺得：弄不清是我母親還是姐姐的一位四十來歲的女人，不知從何處守望著我的一生。難道還是喝咖啡啦，抽菸啦，搞得疲憊不堪的我，神經遭到摧殘了嗎？抑或是超自然的力量藉著什麼機會出現在真實的世界，並幹出了這樣的勾當吧？

三

由於母親瘋了，我剛生下來就到收養我的家來啦(那是舅父的家)，所以對親生父親也冷淡。我父親經營牛奶鋪，似乎是一位有些成功的人。教給我認識在當時而言還蠻時髦的水果與飲料的也統統是父親。香蕉、冰激凌、菠蘿、朗姆酒——或許還有其他的。我記得曾在

當時坐落於新宿的牧場外邊那棵槲樹的樹葉陰影下喝朗姆酒的往事。朗姆酒是酒精極少、橙黃色的飲料。

我父親勸幼小的我吃喝如此新奇的東西，試圖把我從收養我的家庭弄回來。我還記得有一天晚上，在大森^[7]的魚榮餐館，父親一邊勸我吃冰激凌，一邊露骨地說服我逃回自個兒家來。說這番話的時候，我父親發揮了巧言令色的本事。然而，遺憾的是他的勸說誘導一次也未奏效。因為我愛收養我的那一家的父母——尤其是舅媽。

我父親還性急，屢次跟隨便什麼人吵架。我在中學三年級時，與父親玩相撲，我用現代柔道的特殊招數巧妙地把他摔倒了。我父親剛站起來就說「再來個回合」，並朝著我走過來。我再度沒費什麼力氣就把他摔倒了。我父親第三次一邊說「再來個回合」，一邊勃然變色猛撲過來。我的後母在觀看——她是我母親的妹妹，又是我父親的繼室——朝我使了兩三個眼神。我與父親較量了一番，故意摔了個四仰八叉。然而，倘若那時我沒敗給父親，他必定要揪住我吧。

我二十八歲時——那時還在當教師，接到了「父住進醫院」的電報，遂倉皇地從鎌倉直奔東京。我父親是由於患流行性感冒而住進東京醫院的。我與收養我的舅母和後母在病房的角落住宿了約莫三天。這當兒我逐漸感到鬱悶了。正在此時，跟我有交情的一位愛爾蘭新聞記者打電話來邀請我到築地的一家酒館去吃飯。我以那位新聞記者最近要赴美國為藉口，丟下奄奄一息的父親，前往築地的那家酒館。

我們跟四五位藝伎一道，愉快地吃了日本風味的飯。大概是十點鐘吃完的。有人從背後招呼我：「先生。」我在中段止步，回頭朝寬踏板的樓梯上邊望著。一位恰好在場的藝伎聚精會神地俯視著我。我一言不發地走下樓梯，坐上停在正門外邊的出租汽車。出租汽車立即

開動了。然而，出現在我的腦海中的與其說是父親，毋寧說是縮著嬌豔的西式髮簪的她的臉——尤其是她的眼睛。

我回到醫院，只見父親正等得不耐煩。不但如此，他讓其他人全都離開，到兩扇屏風外邊去。要麼握住我的手，要麼就撫摸它；談起我不知道的往事——當年跟我母親結婚時的事。左不過是與我母親出門去買衣櫃啦，購買了壽司啦，一些瑣碎的事罷了。不過，正說著的時候，我的眼瞼不知不覺地灼熱起來了，眼淚也沿著我父親那消瘦的臉蛋流下來。

我父親在次日早晨沒怎麼痛苦地駕鶴西去，死前好像發瘋了，說什麼：「來了一艘軍艦，瞧那些飄揚著的旗子！大夥兒都喊萬歲吧！」我壓根兒不記得自己父親的喪禮情況。不過，依然記得把父親的遺體護送到他本人之家時，春季的一輪大月亮的光照耀在靈柩車上。

四

今年三月中旬我懷揣著懷爐時，隔了好久才第一次跟妻子一道去上墳。已經過去了這麼久——然而，小小的墳墓自不待言，就連將枝子伸到墳墓上的一株赤松也沒有變化。

新增在《點鬼簿》裡的三個人的骸骨都埋在谷中墓地的角落——而且在同一座墓碑下面。我想起了母親的棺材被靜悄悄地降下到這座墓碑下邊時的往事。「小初」大概也是這樣的。唯獨我父親——我記得父親的骸骨發白、細碎，夾雜著金牙……

我並不喜歡上墳。倘若能忘掉，巴望把雙親與姐姐也忘記。然而，尤其是那一天，或許是身體衰弱的緣故，一邊眺望早春的陽光中那座發黑的墓碑，一邊思索：究竟他們三個人當中，誰幸福呢？

升騰起陽氣

我獨自住在 墳地外邊

說實在的，我從來沒有像這時那樣，感到這麼寫的丈草 [8] 的心境逼近自己過。

[1] 東京都港區的一個街區。

[2] 東京都墨田區的一個街區。

[3] 南畫也叫文人畫。是18世紀、19世紀很多日本畫家採用的一種繪畫風格。在江戶中期和後期，一些具有獨特創作能力的畫家屬於這一畫派。其畫風是依據17至18世紀具有個性的中國清代繪畫形成的。同時，南畫畫家們在構圖及筆法上改變了中國文人畫的誇張手法，作品中常帶有一種幽默感。

[4] 東京都北區內的一個街區。

[5] 東京都臺東區的一個街區。

[6] 明治二十年代是1887年至1896年。

[7] 東京都大田區的一個街區。

[8] 內藤丈草(1662—1704)，江戶前期的俳句、和歌詩人。

人生

——致石黑定一^[1]君

文潔若 譯

倘若有人命令從未學過鳧水者去游泳，不論誰都會認為是沒有道理的吧。倘若有人命令從未學過賽跑者去參加賽跑，也不得不認為是不講理。然而，我們自從出生的時候起，就不啻是接受了這種愚蠢的命令。

難道我們在孺胎裡的時候學過處世之道嗎？可是剛一離開孺胎，好歹就踏進了恰似大競技場的人生。當然，不曾學過鳧水者是不可能暢快地游泳的。同樣，不曾學過賽跑者大抵會落在別人後面。這麼說來，我們非滿身瘡痍地走出人生的競技場不可。

誠然，世人興許會說：「瞧瞧前人的足跡，引以為鑑吧。」但是，哪怕你看過一百名鳧水者或一千名賽跑運動員，也不可能立即學會游泳或賽跑。何況鳧水者統統喝過水，賽跑者也一個不剩地渾身沾滿了競技場的泥土。看吧，就連舉世聞名的選手不是也大都用得意的微笑來遮掩愁眉苦臉嗎？

人生猶如瘋子所主辦的奧林匹克運動會。我們必須一邊與人生搏鬥，一邊學會與人生搏鬥。凡是對這種荒謬的比賽感到憤慨不已者，就趕緊到場子外面去好了。自殺也確實是一種簡便的辦法。然而，想留在人生競技場上的人，唯有不畏創傷地搏鬥下去。

又

人生恰似一盒火柴。慎用是愚蠢的，不慎用是危險的。

又

人生像是缺頁很多的書，難以把它說成是一部書。然而，它好歹是一部書。

[1] 石黑定一是芥川龍之介於1927年3月以新聞社海外特派員身份到中國遊覽時所結識的一個日本人。本文選自《侏儒的話》(1923—1927)。

芥川龍之介別冊



芥川龍之介

芥川龍之介大事記

1892年 出生

3月1日，生於東京。

10月，母親精神失常，芥川龍之介被送去了母親的孀家芥川家。

1902年 10歲

11月，親生母親去世。

1904年 12歲

8月，正式成為芥川家的養子。

1910年 18歲

9月，以優異的成績進入第一高等學校，與久米正雄、菊池寬、松岡讓、山本有三、土尾文明成為同學。

1913年 21歲

9月，進入東京帝國大學英文系。

1914年 22歲

2月，與豐島與志雄、山宮允、久米正雄、菊池寬、松岡讓、成瀨正一、山本有三、土屋文明等一起復刊《新思潮》，並以柳川隆之助為筆名，在創刊號上發表自己翻譯的葉芝及法郎士的作品。

1915年 23歲

2月，由於養父母的反對，與吉田彌生的戀情破滅。

11月，在雜誌《帝國文學》上發表《羅生門》。

12月，經同學介紹，芥川龍之介參加了漱石山房的「星期四聚會」，後來入夏目漱石門下。

1916年 24歲

2月，在《新思潮》上發表《鼻子》，受到夏目漱石的讚賞。

7月，從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畢業論文題目為《威廉·莫里斯研究》。

12月，經介紹，到海軍機關學校當了臨時教官。

1917年 25歲

5月，第一部短篇小說集《羅生門》由阿蘭陀書房出版。

1919年 27歲

3月，與海軍少佐的女兒冢本文結婚。辭去在海軍機關學校的工作，成為大阪每日新聞社的會員，為該社寫小說賺取薪金。

1920年 28歲

3月，長子芥川比呂志出生。

1921年 29歲

3月，作為大阪每日新聞社的海外視察員訪問中國。他從上海出發，一路遊覽了杭州、蘇州、揚州、南京、蕪湖、漢口、長沙、鄭州、洛陽、龍門等地，最後到達北京。

1922年 30歲

11月，次子芥川多加志出生。

1925年 33歲

7月，幼子芥川也寸志出生。

1926年 34歲

1月，因胃病、神經衰弱和失眠症在湯河原療養。

1927年 35歲

3月，發表《河童》。

7月24日，服用過量安眠藥自殺身亡。

芥川龍之介與其他作家

1915年，芥川龍之介發表《羅生門》之後，入**夏目漱石**門下。夏目漱石去世後的第二年，芥川龍之介的首個作品集《羅生門》出版，書中的獻詞正是獻給老師夏目漱石的。

1921年，芥川龍之介作為大阪每日新聞社特派員來到中國，拜訪了一些文化名人，其中包括**辜鴻銘**和**胡適**。

1923年，**魯迅**與**周作人**合譯的《現代日本小說集》出版，其中便有《羅生門》和《鼻子》。1925年，芥川龍之介撰文評價此書，並讚

賞了《羅生門》的譯文精準，註釋恰到好處。

川端康成 在關東大地震之後，曾與芥川龍之介一起去受災現場瞭解情況，據川端康成後來描述，芥川龍之介穿著浴衣、戴著安全帽，如駿馬一般快活地穿行在滿是燒痕的受災現場。

菊池寬 是芥川龍之介在第一高等學校時期便結識的好友，芥川龍之介自殺前寫下的遺書，其中一封就是給菊池寬的。芥川龍之介去世後第8年，菊池寬設立了「芥川獎」，現在已成為日本最重要的文學獎項之一。

芥川龍之介曾與**谷崎潤一郎** 關於小說的趣味性展開激烈爭論，但爭論並沒有影響兩人親切的關係。芥川龍之介還曾寫過一篇短文——《谷崎潤一郎氏》，記錄了兩人於某個初夏午後一起外出閒逛的趣事。

太宰治 十分崇拜芥川龍之介，他中學時期的筆記上曾經寫滿芥川龍之介的名字。芥川龍之介的自殺對當時僅18歲的太宰治帶來了極大的打擊，據說太宰治的第一次自殺就是受到了芥川龍之介的影響。

2007年，日本新潮社出版了《芥川龍之介短篇集》，**村上春樹** 為其作序，詳細講述了自己對芥川龍之介作品的理解。

關於芥川獎

1935年，為鼓勵純文學領域的新人作家，日本文藝春秋的創辦者菊池寬以好友芥川龍之介的名字設立了芥川龍之介獎。這個獎項一年頒發兩次，由評審委員從報刊雜誌上選出最優秀的中短篇作品予以獎勵，獎品是一塊懷錶以及100萬日元，獲獎作品還會被刊載在《文藝春秋》上。

作為日本最權威的純文學獎項，芥川獎對日本當代文學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較為知名的獲獎作品一覽

- 第1回 石川達三《蒼氓》
- 第22回 井上靖《鬥牛》
- 第25回 安部公房《壁》
- 第28回 松本清張《某‘小倉日記’傳》
- 第33回 遠藤周作《白種人》
- 第34回 石原慎太郎《太陽的季節》
- 第39回 大江健三郎《飼養》(大江健三郎同時也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 第44回 三浦哲郎《忍川》
- 第50回 田邊聖子《感傷旅行》
- 第74回 中上健次《岬》
- 第75回 村上龍《無限近似於透明的藍》
- 第97回 村田喜代子《鍋之中》
- 第104回 小川洋子《妊娠月曆》
- 第115回 川上弘美《踩蛇》

第120回 平野啟一郎 《日蝕》

第127回 吉田修一 《公園生活》

第130回 金原瞳 《蛇環》、綿矢莉莎 《欠踎的背影》 (綿矢莉莎為史上最年輕的芥川獎得主，時年19歲)

第136回 青山七惠 《一個人的好天氣》

第139回 楊逸 《浸著時光的早晨》 (第一位獲得芥川獎的中國籍作家)

第143回 赤染晶子 《少女的告密》

第146回 田中慎彌 《自相殘殺》

第148回 黑田夏子 《ab珊瑚》 (年齡最大的芥川獎得主，時年75歲)

第153回 又吉直樹 《火花》、羽田圭介 《廢舊建新》

第155回 村田沙耶香 《便利店人生》

芥川龍之介的畫作



西唐玩掃之圖

家只畫

·水虎晚歸圖·

水虎問答之圖



三拙漢人



·水虎問答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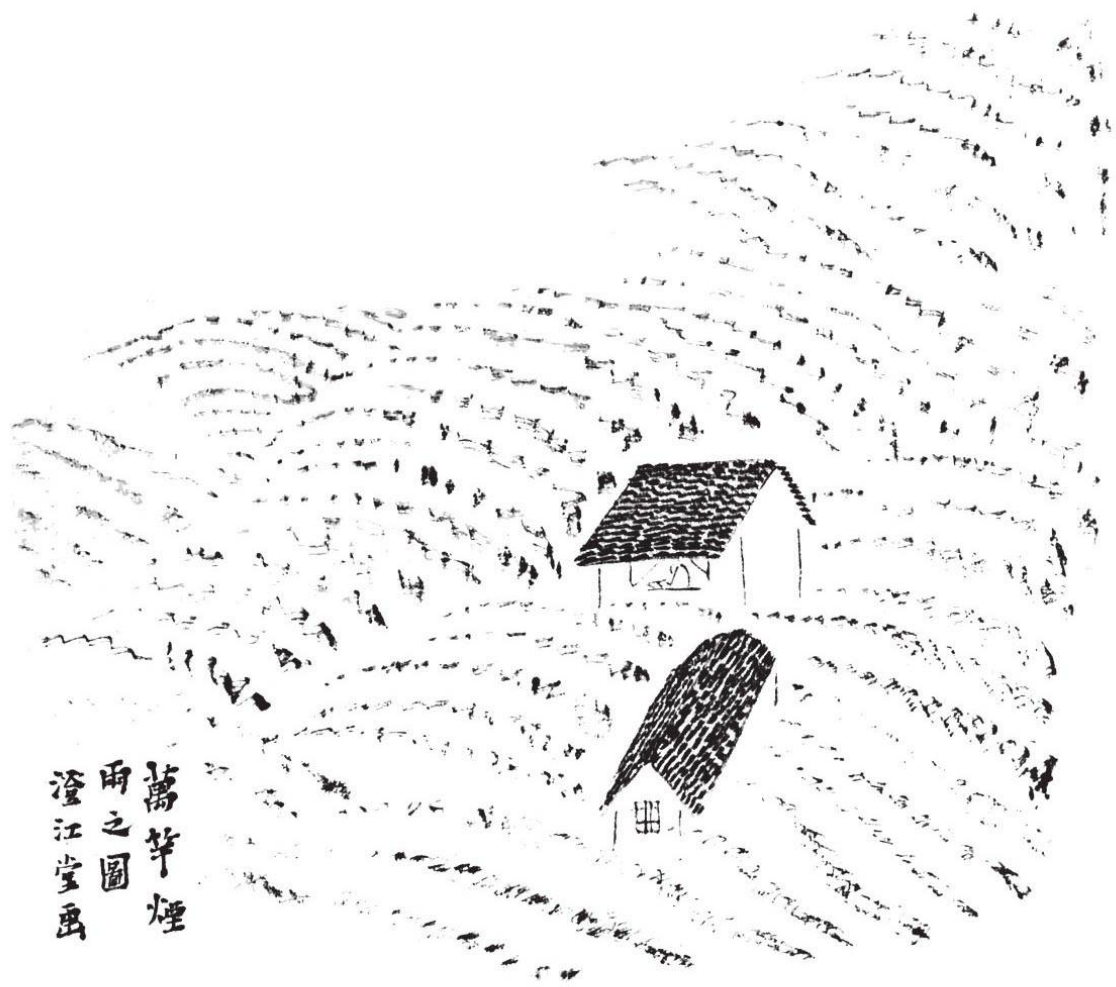
樽の上は胡瓜をこれに
かぶりのあま
かぶりのあま

おろこのふた

我皇御年



·水虎圖·



·萬竿煙雨圖·

橋の上
胡瓜をく
何れにき
すまは
見下す
流す歌
文三介



·逃避俗世的河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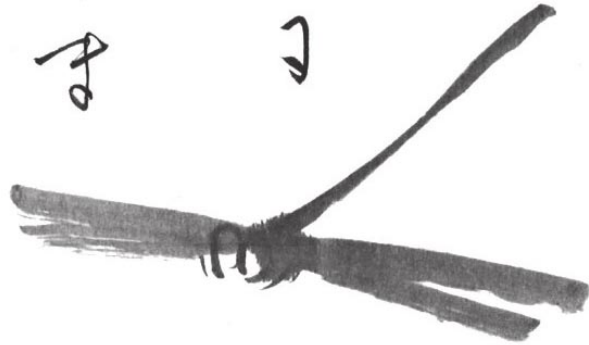
蜻蛉圖

蜻蛉圖

るははの

のらま

野
次



·蜻蛉圖·

歡迎你從《羅生門》進入

讀客經典文庫

不同的精神成長書單，為你提供更多選擇

读客经典文库001



《小王子三部曲》

[法] 圣-埃克苏佩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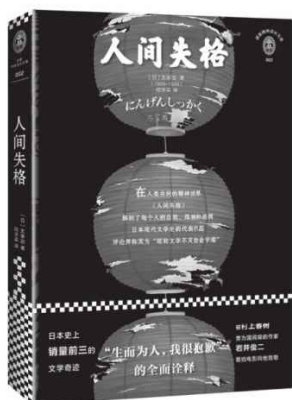
一直以来，我们只读了
《小王子》的三分之一！

纪念小王子诞生75周年完整珍藏版
全新译本、全新彩色插图完整重现
《小王子》原貌



定价 99.90元

读客经典文库002



《人间失格》

[日] 太宰治

“生而为人，我很抱歉”
的全面诠释

日本史上销量前三的文学奇迹
太宰治逝世70周年无删节典藏版



定价 39.90元



读客经典文库025

《漫长的告别》

[美] 雷蒙德·钱德勒

怪不得村上春树读了12遍!

每每陷入困境，村上春树便打开《漫长的告别》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告别，说一声再见，
就是死去一点点。



定价 69.00元



读客经典文库035

《羊脂球》

[法] 莫泊桑

世界短篇小说巨匠
莫泊桑的扛鼎之作

每一篇都是一出小小的喜剧，
一出小小的完整的戏剧，
打开一扇生活的窗口，
令人豁然开朗。

——左拉



定价：49.90元



激發個人成長

多年以來，千千萬萬有經驗的讀者，都會定期檢視熊貓君家的最新書目，挑選滿足自己成長需求的新書。

讀客圖書以「激發個人成長」為使命，在以下三個方面為您精選優質圖書：

1. 精神成長

熊貓君家精彩絕倫的小說文庫和人文類圖書，幫助你成為永遠充滿夢想、勇氣和愛的人！

2. 知識結構成長

熊貓君家的歷史類、社科類圖書，幫助你瞭解從宇宙誕生、文明演變直至今日世界之形成的方方面面。

3. 工作技能成長

熊貓君家的經管類、家教類圖書，指引你更好地工作、更有效率地生活，減少人生中的煩惱。

每一本讀客圖書都輕鬆好讀，精彩絕倫，充滿無窮閱讀樂趣！

認準讀客熊貓

讀客所有圖書，在書脊、腰封、封底和前後勒口都有「讀客熊貓」標誌。

兩步幫你快速找到讀客圖書

1.找讀客熊貓



2.找黑白格子





马上扫二维码，关注“熊猫君”
和千万读者一起成长吧！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罗生门 / (日) 芥川龙之介著; 鲁迅, 文洁若, 文学朴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4
(读客经典文库)

ISBN 978-7-5594-3372-5

I . ①罗… II . ①芥… ②鲁… ③文… ④文… III .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34655 号

罗生门

[日] 芥川龙之介 著
鲁 迅 文洁若 文学朴 译

责任编辑 丁小卉
特约编辑 陶 旒 宋如月
装帧设计 读客文化 021-33608311
责任印制 刘 巍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3372-5
定 价 59.9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